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〇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1/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〇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增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〇九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唐詩選七卷附録一卷 〔明〕李攀龍選 蔣一葵箋釋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一

尺牘清裁六十卷補遺一卷 〔明〕王世貞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自刻本 …… 一六三

文章正論二十卷（一） 〔明〕劉祜選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徐圖揚州官署刻本 …… 四二三

唐詩選七卷附錄一卷

〔明〕李攀龍選　蔣一葵箋釋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詩選七卷》提要

唐詩選註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頗失焉五

言律排律諸家概多佳句七
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
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隆衆
憒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
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
兹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
此

旹

大明萬曆癸巳仲秋哉生日

李攀龍于鱗譔

箋釋李選唐詩序

濟南藻嗣青蓮音調白雪其
選唐也飛翰牛毛拔毫麐角
其人億之一即收其撰亦億
之一故曰維其有之是以似
之知言哉弇州也欲問濟南
奇絕處峨眉天半雪中看以
是選唐寧渠錦甃之什靡當
素絲之紕即絲花應制夜珠
傳賞其人眛爽心必無幾矣

蔣仲舒氏劇鉢文心詮釋詩
聖原本遡於八關幽奇徵於
三鹽其用心抑何勤也噫嘻
六代淄澠理樂方之東箭三
乘水月喻禪叵彼兩来求詩
而鴻爪於釋者其龍轡於唐
者乎即旦莫遇濟南當獨秀
峨眉之雪矣

肯

萬曆癸巳王正晉陵吳亮書

唐詩選註附録

〇總論 二章

高廷禮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詩爲然然以世次不同故其所作亦異畧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晩唐之不同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眞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暦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徐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

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
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
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
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
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
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羣玉輩尚
能黽勉氣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
遺風餘韻猶有存者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
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

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
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學者須要
識得何者爲初唐何者爲盛唐何者爲中唐
爲晚唐又何者爲王楊盧駱又何者爲沈宋
又何者爲陳拾遺又何者爲李杜又何者爲孟
儲爲二王爲高岑爲常劉韋柳爲韓李張王
元白郊島之製辯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
者

本寧曰譚者曰唐以詩進士童而習之故盛
士以詩應舉追趨逐嗜故衰少陵宗工曾不
得一第右丞雜伶人而奏技主家于詩品何
損也貞觀開元二帝以豪爽典則先天下詩
宜盛而最開弱者中宗能大振雅道即德文
兩朝不及中晚人才楪遊詩宜衰彼元白錢
劉柳州始無論昌黎望若山斗猶且服膺工
部供奉而避其光燄何也古者上自人主下
自學士大夫以及細民莫不爲詩而詩盛衰
之機在上後世細民不知詩人主罕言詩僅

學士大夫私其緒而詩盛衰之機在下長慶
西崑至臺能爲體以自標異而無能使人盡
爲其體少陵詩盛行適在革命之代其轉移
化導之力詎足望人主乎則唐與古殊矣樂
八音皆詩詩三百皆樂唐人樂府已非漢魏
六朝之舊自郊廟而外時采五七言絕句長
篇中雋語被絃管而歌之代不數人人不數
章則唐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選詩名
目小別大致固同至唐而益以律絕歌行諸

體變不相侔夫一家之言易工而衆妙之門
難窺則唐與古殊矣先王辯論官才勸懲嬾
惡于詩焉資其極至于饗神祇而若鳥獸善
作詩者如周公輩可數他皆太史所采。稍
爲潤色春秋列國卿大夫稱詩觀志大抵述
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于三百篇。一切慶
弔問遺。緣以充筐篚餼牽用愈濫而趨愈下。
則唐與古殊矣。三百篇刪自仲尼。材高而不
炫奇。學富而不務華漢魏近古。十尚二三。六

朝厭爲卑近而求勝於字與句。然其材相萬
矣故博而傷雅。巧而傷質唐人監六朝之弊。
而劇濯其字句。以當於溫柔敦厚之旨。然其
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窺。要其盛衰
可畧而言。律體情勝則俚才勝則雕法嚴而
韻諧意貫而語秀。初盛奪千古之幟後無來
者絶句不必長才而可以情勝。初盛饒爲之。
中晩固無讓也。歌行伸縮由人。即情才俱勝
俱不失體。中晩人議論多而敦琢疎。故無取

焉。初盛諸子啜六朝餘瀝爲古選不足論于
鱗應物復失之形迹之內。李杜一二大家。故
自濯濯要之不越唐調不敢目以漢魏況三
百乎漢魏六朝遞變其體爲唐而唐體迄于
今自如後唐而詩衰莫如宋有出于中晩之
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于初盛之上。譬
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
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乎。不佞竊謂
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即事對

物情與景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
彩。唐詩如是止爾。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
道者而稱之弔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
宴遊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存莊麗。邊
塞征伐則悽惋悲壯睽離患難則沈痛懷慨
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惟其
格之卑也而偏求之於悽惋悲壯沈痛感慨
過也律體出而才下者沿襲爲應酬之具才
偏者馳騁爲誇詡之資。而選古幾廢矣好大

者復諱其短，強其所未至，而務收各家之長，振諸體之勝。攬擷多而精華少，擧擬勤而本眞僞，是皆不善學唐者也。

○雜論八十二則

殷璠曰：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膚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艷。雖滿篋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

蔡寬夫曰：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巧為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度越前古。

嚴儀卿曰：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

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

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劉會孟曰絕句難作要一句一絕短語長事愈讀愈有味爲正

范德機曰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是截律詩後四句四句皆對是截律詩中四句皆不對者是絕律詩之首尾是雖正變不齊而首尾布置亦由四句爲起承轉合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

起承轉合四字施之絕句則可施之於律則未盡然如遊何將軍山林十首第一首是起第十首是合中間八首是反復賦其山林之盛易而置之便不可後五詩亦然前後出塞之類則無不然矣有一題而二首則前者不可置後蓋起句在前首而合句在後首故也惟秦州雜詩及秋興八首又咏懷古跡五首之類每詩各指一事則一首中自備首尾夫作經義文論之法惟大講爲貫故昔人作論謂之論腹作詩亦然何獨第二聯爲承第三

聯為轉耶泥此則非律詩之法度矣

詩要賦比興或興而兼比或比而兼興三百篇多以興比重複置之章首唐詩多以比興就作景聯古詩則比興或在起處或在合處或在轉處

長篇古體參差中出整齊語猶是筆力最戒似對非對但涉江湖熱閙語便即鄙俗但用通用字無法即輭弱輭弱易療鄙俗難醫

作詩不可使一字無用須是字字少不得又

不可使一字不佳須是字字穩當又不可使一字無來歷字字要有出處要無鄙俗

詩貴乎實實則隨事命意遇景得情如傳神寫真各盡其態自不至有重複蹈襲之患

楊仲弘曰詩當取材於選效法於唐

詩要鋪叙正波瀾濶用意深琢句雅使字當下字響

詩不可鑿空强作待境而生自工

詩要首尾相應多見人中間一聯儘有奇拙全篇湊合如出二手便不家數此一句一字必須著意聯合也

詩中用事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易說意要圓活說景要微妙譏人不可露使人不覺

人所多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則自不俗

詩要錬字字者眼也如老杜詩飛星過水白落月動簷虛錬中間一字地坼江帆隱天晴木葉聞錬末後一字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色新錬第二字非錬歸入字則是兒童詩又曰暝色赴春愁又曰無因覺來往非錬赴覺字便是俗詩如劉滄詩云香消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是錬銷入字殘柳宫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烟波是錬空浩二字最是妙處

長律妙在鋪叙時將一聯挑轉又平平說去如此轉換數匝却將數語收拾妙矣

五言短古只是選詩結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意自然悠長

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七言下字較麄實五言下字較細嫩七言若可截作五言便不成詩須字字去不得方是所以句要藏字字要藏意如聯珠不斷方妙

絶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絶而意不絶多以第三句爲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

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大抵起
承二句固難然不過平直叙起爲佳從容承
之爲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
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
馬伯庸曰四方偏氣之語不相通曉唯中原漢
音四方可以通行蓋中原天地之中得氣之
正聲音散布各能相入是以詩中宜用中原
之韻則便官樣不凡押韻不可用啞韻如五
支二十四鹽窄韻也
皇甫子循曰詩家音律久諧終非妙境故無取
拗體也
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蓋一字之瑕足以爲
玷片語之類并棄其餘此劉生所謂改章難
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者也
皎然論詩有三偷謂語意勢也若陳后主月
月光天德出於傅長虞沈佺期高樹早涼歸
出於柳文暢王昌齡手持雙鯉魚目送千里
雁出於嵇中散然辭相發明語或閒合于美
湛湛長江去同於湛湛長江水江平不肯流
同於潮平似不流此類蓋多矣
何元朗曰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其力
已自勁挺蓋當與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
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孰謂文章不關於
氣運哉
三偷之中偷語最爲鈍賊如蕭何定漢律令
厥罪不書應爲鄧侯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
使弱手無才公行劫剝若許貪道片言可折
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
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
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閫域之中偷狐白裘
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
詩式云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
由我衷而得若神表又曰詩有二要要力全
而不苦澁要氣足而不怒張此語皆切中詩
家肯綮古今論詩無有能出其右
謝茂秦曰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

作率多平叉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
朝千變萬化。至盛唐極矣。
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
其迹可也。
用事多則流於議論。子美雖爲詩史。氣格自
高。
作詩譬諸用兵。慎敵則勝。命題雖易。不可率
然下筆。至於渾化。無施不可。
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大曆以下稍

有旁出者。作者當以盛唐爲法。盛唐人突然
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
得句。以韻發端。渾成無迹。此所以爲盛唐也。
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
傍韻牽強成章。此所以爲宋也。
長篇之法。如波濤初作。一層緊於一層。拙句
不失大體。巧句最害正氣。
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
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

韻勝似海棠。欲韻勝者易。欲格高者難。兼此
二者。孟浩然得之。
長篇古風最忌鋪叙。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
有變化之妙。
氣格高雖的對不害爲大家。氣格卑雖不拘
對偶。亦是小家。
詩有四格。曰興曰趣曰意曰理。太白贈汪倫
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此興
也。陸龜蒙詠白蓮曰。無情有限何人見。月曉

風清欲墮時。此趣也。王建宮詞曰。自是桃花
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此意也。李涉上于
襄陽曰。下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
此理也。悟者得之。庸心以求。或失之矣。
盛唐人以漢魏之氣爲主。以六朝之辭爲輔
晚唐人專以六朝爲主。所以造就有差等。
五言律首句用韻。宜突然而起。勢不可遏。若
子美落日在簾鉤是也。若許渾天晚日沉沉
便無力矣。

造句易，得趣難。非深於詩者不能也。

空同子曰：古詩妙在形容，所謂水月鏡花，言外之象。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求工於句字，心勞而日拙也。枚氏七發，非必爲七也。文漁而成七，後之作者無七而必爲七，然皆俳語也。杜甫見道過韓愈，如白小羣分命，文章有神交有道，隨風潛入夜，水流心不競，出門流水住等語，皆是道也。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人心，係則難脫。

王元美曰：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見一班。歌行覺自陡健。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截，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云。余謂七言絕句，王江陵與李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辯。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王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

渢雄為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稱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遒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為正宗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

摩詰才勝浩然由工入微不犯痕迹所以為佳間有失檢點者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畧玄黃取其神檢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其佳句眞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青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己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

謝氏俳之始也陳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極也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志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矣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

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乎三謝。橐
鑰于陳隋也。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
無兒舉家聞若欬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
其累句。不必曲為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
大家。

揚用修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
淫亂。則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
近前承相嗔。曰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
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
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
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
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也。其言甚辯
而覈。然不如嚮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
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
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
曰豺虎不受。投畀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

用修何如貶剝也。且慎莫近前承相嗔。樂府
雅語。用修烏足知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
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
顯。一時遊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
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
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
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為捷。使
事餖飣以為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
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峩。多是將相私人。至
主司舊者。乃律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璫。
身為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憐。主司推其後
進。是以性情之眞境。為名利之鉤途。詩道日
卑。寧非其故。

汪伯玉曰。初唐則醴醆。盛唐則粢醍。中則澄。晚
則皆。

方子及曰。初盛以無意得之。其調常合。中晚以

有意得之其調當離。
王敬美曰。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
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
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
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
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
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
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
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

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浡牛溲。咸成鬱
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
靚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
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顧
所以用之如何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
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
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
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摸倣。
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
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
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
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
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
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
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
無繇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

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
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
別爲大家。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
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
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
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
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
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

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溢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挦剥，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為律者。然不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為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為兩失而已。

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海内為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刺鶩。至使人厭。余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構自為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為韓為柳。吾却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為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支節而傳會。或即一意以支吾。掣衿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牀。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詩。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豈非柏梁之餘材。剏為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晚唐詩萎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至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無處捉著。盛唐

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有稱大曆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中邪盛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韻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温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眞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沉思久之，如瓴水去室，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坌集。却於此時要下翦裁手段，寧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略，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營處貼葛營，百萬衆求之，詩家誰當爲比。

詩不在體顧，取諸情性何如耳。不惟情性之求，而但以新奇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難，識亦不易。

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正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沉思忽至，種種眞相見矣。

卷之首終

唐詩選註卷之一目錄

五言古

○魏徵
述懷

○張九齡
感遇

○陳子昂
薊丘覽古

○李白
子夜吳歌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杜甫
後出塞
玉華宮

○王維
送別

○常建
西山

○高適
宋中

○岑參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

○韋應物
幽居

○柳宗元
南磵中題

○崔署
早發交崖山還太室作

唐詩選註卷之一目錄畢

唐詩選註卷之一

濟南　李攀龍　編選
晉陵　蔣一癸　箋釋

五言古
五言起於蘇李然更歌楚謠間用五字成句雖詩體未全是五言之濫觴也

（一）魏徵 玄成鉅鹿下曲陽人鄭國公初唐

述懷 一作出關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逝魂。一作久逝 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謂秦失其國如鹿人之失鹿也○投筆班超事別見○戰國蘇秦說六國合從張儀說五國連横而關東地從長六國共居之秦相六國令合從而擯秦故曰合從關西地横廣秦獨居之儀相秦欲散關東從道欲連秦之横故秦曰連衡○漢遣終軍使南越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漢初酈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宋玉招魂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歸來兮哀江南○趙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欲爲故趙襄子曰予不肯事范中行氏乎豫讓曰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漢書季布爲氣任俠有名於楚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戰國魏侯嬴爲夷門監者公子無忌用其計竊符救趙嬴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刎以送公子后果然

蓋詩自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大雅之音幾於不振唐太宗天才秀發英賢一時虞世南魏徵輩歌詠和其唱斯道爲唐世五言古風之始

（二）張九齡 子壽韶州曲江人文獻公初唐

感遇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

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爲珠○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慕作篡篡取也

高廷禮曰神龍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前論沈宋比肩後稱燕許手筆又如薛少保之郊陝篇張曲江感遇等作雅正沖澹體合風騷駸駸乎盛唐矣

附記薛稷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隔河望鄉邑秋風水增波西登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傅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採薇有遺歌客遊節迴換人生知幾何杜甫詩少保有古風得之郊陝篇即此

○陳子昂 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官左拾遺初唐

薊丘覽古 贈盧居士藏用○薊丘故燕國即古薊門

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

史記燕昭王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黃金臺在易水南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故名

子伯玉因感切律體解華班陸青節乘奚屬梁陳之說滌雖末路之靡漸可謂盛矣而古詩之流尚阻吸徑拾遺洗滌浮華斬新瓊楔然自樹興寄頗遠自餘七言諸體乃非所長也

○李白 太白生蜀之青蓮鄉稱青蓮居士官翰林供奉稱李翰林亦稱李供奉盛唐

子夜吳歌 樂錄清商曲晉女子名子夜造此歌歌聲過哀後人更為四時行樂詞謂之子夜四時歌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前四句是最妙絕句長安玉關別見臞仙詩譜以太白此篇為張李膺作三五七言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為無名氏作不知何據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今淮安邳州本夏邳國秦置下邳縣

隷旁沂水飛長利池溢上亦為即黃石公授張良素書處也按史記子房授書圯上 圯音怡楚人謂橋為圯二字不應複用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為英雄生色 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張良本韓人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悲以家財求客刺秦王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狙擊秦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索之急乃亡匿下邳當遊圯上有一老父墮履圯下命良取履良取履跪進之老父與良期後五日夜半至其所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良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祠之○泗水出山東泗水縣西南過徐州又東南過邳州入淮

○杜甫 子美本襄陽人居京兆杜陵故稱少陵官左拾遺又官工部員外郎盛唐

後出塞 乾元時在秦州思天寶間事作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東門洛都門河陽洛都也○詩小雅車攻篇蕭蕭馬鳴○漢書霍去病為嫖姚校尉荀悅

漫記作罪鷄栗與鷄同鷄
鷄皆幼疾与九此作平音
劉會孟曰此詩之妙可以想還復起一許彥
周曰詩有力量知古之闕力未挽時不知其
難也又其悅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
塞曲云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
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
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
不容他人到

玉華宮 在坊州宜君縣鳳凰谷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 奇語 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 惡景 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 宮近有晉苻堅墓此段傷堅也 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末更自傷非意所及

〔震宇記〕玉華宮前有溪曰醹醁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正殿覆瓦餘皆葺茅○〔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注〕兵死之血為鬼火燐若火之名○〔莊子〕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注謂下風之起自止

劉會孟曰哀思苦語轉換隨遇有長篇餘韵○又曰起結悽黯讀者殆難為情○李賓之曰五七言古詩子美多用側調如玉華宮哀江頭等篇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為矯健○〔補〕

禹金曰宋張文潛愛此章曰風雅古次自謂極力摸擬惟黃州一篇稍似之今讀其詩甫丹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已有愁色至云山回地勢卷老成何語

○王維 字摩詰太原人進士第官尚書右丞盛唐

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第五句一撥便轉承上問答意再反之

○常建 長進士盱眙尉盛唐

西山

一身為輕舟落日西山際常隨去帆影遠接長天勢物象歸餘清林巒分夕麗亭亭碧流暗日入孤霞繼渚遠陰映湖雲尚明齊林昏楚色來岸遠荊門閉至夜轉清迥蕭蕭北風厲沙邊雁鷺泊宿處蒹葭蔽圓月逗前浦孤琴又搖曳泠然夜遂深白露沾人袂 平鋪直敘自是出世語

○高適 字達夫滄州人五十始為詩工官左散騎常侍盛唐

宋中 今河南商丘古宋地漢代梁孝王都之即睢陽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迹唯

高臺寂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漢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大修宮室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司馬相如鄒陽枚乘之徒客遊其門○平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曾築此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字為雪賦名雪臺

○岑參鄧州棘陽人居杜陵嘉州刺史盛唐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寺在長安曲江也側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故名永徽中沙門玄奘建浮圖於寺西院大級高三百尺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走似朝東。青松夾馳道。宮觀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誓將挂冠去。覺道資無窮。帝京曰神州○關中即雍州今陝西東有函谷關南有嶢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漢高惠景武昭五陵俱在長安北○淨理謂清淨妙理出瓔珞經勝因頭陀修行之業也○王莽殺其子宇北海逢萌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又向秋景曰吾丹宜朝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高適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白可知州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高廷禮曰唐人倡和多是感激各據其妙如早朝大明宮杜甫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王維云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登慈恩寺詩杜甫云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高適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岑參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是皆雄渾悲壯可以凌跨百代

○韋應物京兆人左司郎中蘇州刺史中唐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自多所得

劉會孟曰古調本色發而一樣似亦以慢得之○何元朗曰左司性情閒遠最近風雅其恬淡之趣不減陶靖節唐人中五言古詩有陶淵餘韻者僅左司一人○徐伯臣曰當時詞流襲郁感蕩成風其視蘇州淡泊無文未為高蹈而太羹玄味足配元英雖不足以睹香弄物要之心鬥野俗自歐上列不宜為世爭長矣

○柳宗元子厚河東人禮部員外郎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中唐

南磵中題 永州

秋氣集南磵，獨遊亭午時。子厚原詩起語如法此更峭崛奇整迴風一蕭瑟，林景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精神在此一字遂覺一篇若然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結得平淡味不可言

梁元帝纂要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於東謂之反景在下曰倒景

蘇子瞻曰柳儀曹南磵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妙絕古今矣○曾吉甫曰子厚田家詩有雞鳴村巷白里胥夜經過等語迥有淵明風味南磵詩平淡有天工在與崔策登西山詩上西山語奇故也○劉坦之曰初秋篇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枝發語頗新巧猶未失爲沈謝此獨遊亭下時自是唐韻

附記子厚田家詩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已長世世還復然○又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蛩鳴疏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扑恣狼藉努力慎經營肌膚眞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與崔策登西山詩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迴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頹波遙風遞寒篠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夭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疏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崔曙 宋州人開元中以試明堂火珠詩得名盛唐

早發交崖山還太室作 嵩高山五岳之中岳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以其下皆有石室故名

東林氣微白，寒鳥忽高翔。吾亦自茲去，北山歸草堂。秋冬正三五，日月遙相望。肅肅過潁上，朧

朧辨夕陽。川水生積雪，野火出枯桑。獨往路難盡，窮陰人易傷。署此下有傷此無依客如何蒙雨霜二句

十五夜曰三五本禮記謝靈運詩朔在三五夕李詩娟娟嫦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潁上卽潁川按嵩山在河南登封縣究登封古陽城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卽此漢置潁川郡

唐詩卷之一

唐詩選註卷之二目録

〔七言古〕

○王勃

滕王閣

○盧照鄰

長安古意

○劉庭之

公子行

代悲白頭翁

○宋之問

下山歌

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詠

○李白

烏夜啼

江上吟

○杜甫

貧交行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高都護驄馬行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飲中八僊歌

哀江頭

韋諷録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高適

邯鄲少年行

人日寄杜二拾遺

○岑參

登古鄴城

韋員外家花樹歌

○李頎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河隴

崔五丈圖屛風賦得烏孫佩刀

○王維

答張五弟

○崔顥
孟門行
○張謂
贈喬林
湖中對酒作
○王昌齡
城傍曲
○薛業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
○衛萬
吳宮怨
○駱賓王
帝京篇
○丁仙芝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唐詩選註卷之一目錄畢

唐詩選註卷之二

七言古

七言起於柏梁然歌謠等作出門戶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調辭曲一遂止

○王勃 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初唐

滕王閣 洪州今江西南昌府唐高祖子滕王元嬰為刺史時建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咸亨初閻伯嶼為洪州牧九月大會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誇客席間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勃年最少受之不辭閻怒遣吏伺其文報一再報語益奇閻瞿然曰天才也因請成文并賦此詩極歡而罷

胡元瑞曰滕王閣序神俊無敵此詩於一變初唐畫棟珠簾四韻亦唐人絕歌之絕

○蔣市凡曰盧長安古意局面雖闊機智則同

○盧照鄰 字昇之幽州范陽人新都尉初唐

長安古意 唐都長安秦漢故都也今陝西省城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

吐流蘇帶晚霞。百丈游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煙，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隱隱朱城臨玉道，遥遥翠幰沒金堤。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為君解，燕歌趙舞為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虯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只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末段見得歌舞驕奢者不及清貧遠甚

俠斜秦中路名。○七香車貴遊之所乘者四面好以辟邪芬香故名梁簡文詩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娼家○幃帳間所懸五絲同心而下垂者曰流蘇○架木空中以涵往來曰複道上下有道故名○長安漢宮闕有合歡殿○星上飛簷曰甍○梁家畫閣漢帝金臺不必有有妄擬蓋文取富麗故多入此等語○比目魚不比則不行其名謂之鰈○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制蟬鬢縹緲如蟬○鴉黃謂額上塗黃漢宮妝也虞世南詩學畫鴉黃半未成或謂後周天元帝令天下婦人黃眉墨粉隋唐尚沿之備考○鐵連錢謂馬文縣纓如錢也○盤龍梁冀妻所制釵名○屈膝當是屈戌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膝屈戌又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陶宗儀謂鉸具之金鋪者比方名為屈戌田子稱謂即今之妙蝶翁鉸可以屈伸摺疊故名亦書縣鉞○爽關府烏夜啼詩御史府中何長宿洛陽城頭那得棲○東觀曰幰○杜陵漢宣帝陵○吳王以歐治子所作

鈎五示秦薛燭々善相劍見純鈞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々如芙蓉始生於湖○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數道交錯謂之劇長安城面三門々三道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九市西都賦披三條之廣路逵三達之路也、秦有中尉漢武帝更名執金吾按金吾烏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先主導以禦非常故曰以名官○舜蘇庵名古有居此造酒者後世因以名酒○灌夫漢景帝時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蕭相即相國何也○張湯蕭望之馮奉世史冊張安世爲五公○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吾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清淺方平曰海中行復揚塵矣○漢揚雄字子雲家素貧人希至其門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

顧華玉曰語有來歷非學問之力不及此○春甫兒曰意謂一切豪華終歸於盡而其言富麗足以聞之

○劉廷芝 希夷汝州人廣文進士初唐

公子行 樂府題游俠二十一曲之一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迴合青雲外。人影搖動綠波裏。綠波清迴玉爲砂青雲離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此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娼家美女鬱金香。飛去飛來公子傍。的的朱簾白日映娥娥王顏紅粉妝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邊顧步兩鴛鴦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古來容光人所羨況復今日遙相見願作輕羅著細腰願爲粉鏡分嬌面 入裏 底 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 遂輔到傷賦處 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

天津橋架洛水隋煬帝建○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鬱金草名○娥々美貌古詩娥々紅粉妝纖々出素手○漢武帝時李延年善歌有寵其妹色殊美延年侍

帝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帝聞之乃召入宮是爲李夫人○宋玉高唐賦楚襄王宿於高唐夢見神女曰妾本巫山之神女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北邙山名在洛陽北上多丘墓謝茂秦曰秦嘉妻徐淑曰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陽方曰惟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劉希夷曰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張籍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何仲默曰與君非一身安得不離別數語同出一律

代悲白頭翁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

年花開後誰在已見松栢摧爲薪更聞桑田變
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
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半惟半俗正作寄言全
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
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
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僊一
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
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
黃昏鳥雀悲

洛陽古都會繁麗地故詩家往々用之○桑
田成海事已見○秦末多失國故當時每用
公子王孫○光祿池臺將軍樓
閣只取富麗不必各有所指
王元美曰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
王集落花一歌見劉希夷集好事者遂謂宋
作靈隱起聯爲駱所續成劉客落花二句爲
宋所撲死今究其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
宋落花故
應歸劉
附記希夷少有文華好爲宮体詩詞旨悲苦
咏白頭翁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
誰在既而自悔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
歸何異乃更作一聯云年々歲々花相似歲
歲年々人不同既而嘆曰此句復似向讖矣
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朞
爲奸人所殺或云其舅宋之問愛花落
二句懇乞許而不與怒以土囊壓殺之

○宋之問 字延清西河汾州人考功員外郎初唐

下山歌

下嵩山兮多所思攜佳人兮步遲遲松間明月
長如此君再遊兮復何時河清可待人壽難期一言兩語道盡

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
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咏端州在嶺南故

日南 中

逐臣北地承嚴譴謂到南中每相見豈意南中
岐路多千山萬水分鄉縣雲摇雨散各翻飛海
濶天長音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
人歸

○李白 再出

烏夜啼 樂律清商曲始於宋臨川王義慶白外篇稍翻其意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
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
宿空房淚如雨無非語外見情

黃雲謂塵埃與雲相連而黃也淮南子黃泉
之埃上爲黃雲○前秦符堅時秦州刺史竇
滔妻蘇氏善文詞滔鎮襄陽挈其妾行音問
久絕蘇織錦爲迴文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

名璇璣圖發蒼頭齎至襄陽滔感其妙邀迎蘇氏太白贈用此事庾開府詩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

〔劉會孟曰〕語有深於此者然情之所至皆不必以則可不必深也凡言各所若不足以知此讀構為婉詩多不可點李詩好處亦難點點之則全篇有所不可擇烏啼此篇與烏棲曲可謂精金粹玉矣

〔所記〕太白烏棲曲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〇初白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請觀所為文白出以蜀道難知章曰公非人間人豈太白星精耶解金貂換酒醉歸又見烏夜啼曰此詩可哭鬼神也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反結

〔楚詞〕木蘭下枻沙棠舟按任昉述異記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般刻為舟崑崙山有沙棠木食其實不溺為舟不沉〇〔列仙傳〕竇子安仙成黃鶴迎去〇〔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〇屈原名平楚同姓作離騷淮南王謂可與日月爭光〇楚靈王作章華臺〇五嶽東岱南恆西華北衡中嵩〇滄洲在海中去中國數萬里人多不死所居金闕銀臺玉樓紫閣〇漢水出隴西嶓冢山東南流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江

〇杜甫 再見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史記〕管仲少與鮑叔牙遊仲貧用常欺叔叔遇之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劉會孟曰〕只從俗諺畧翻古意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唐百官志司直掌糾劾官僚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棹再有筆意 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下以謂王司直在蜀我後今何門可依 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續博物志〕豫章城南有樟高七十尺大二十五圍垂陰數畝因名豫章〇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〇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依劉表於荊州嘗登樓而賦因名仲宣樓〇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齎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

劉會孟曰豪氣激人堂堂復堂堂○范德機曰此詩法度與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篇合結句七字而含無限之意勢力如截奔馬前記子美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沖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鳥行驚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

高都護驄馬行 開元末高仙芝為安西副都護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亦是累句 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此氣骨不可少 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郤出橫門道。只如此語絕异

唐安西都護府去交河七百里東至烏耆南都吐蕃西連疏勒北距突厥貞觀中切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因建安西大都護府○顏延年赭白馬賦頤終惠養蔭本枝兮○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體容與兮馳萬里霑赤汗兮沫流赭○相馬經馬腕欲促促則健步○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王良馬星也馬鬣剪為五花或三花者象天文生義○古樂府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第一門曰橫門擺亍光

楊用修曰馬之為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神杜工部蘇東坡諸清隱作形容始盡下又變杜公作九馬贊云姚求顏安李邵諸與帝下毛龍以取群贊何其雄偉此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

少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未幾永王璘以從事知名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避由是白坐受璘辟為府僚辟以夜郎為帝之謂子美兼呈李白不無微意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術出入之又玄眾妙之門 蓬萊織女回龍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請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掉頭字見莊子淵明詩鼓棹爰示年掉頭不肯住○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左傳

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空中書見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詩書事乃蓬萊仙人也見姚寬西溪叢語謂馬足書者非是○禹穴本在蜀之石泉禹生之地古碑刻有太白書禹穴二字今爲俗不有禹穴乃定之所也天寶初白忽禹穴精故云

劉會孟曰其跌蕩創體頗自得意故成一家言

飲中八仙歌

唐史李白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一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二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三 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四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五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六 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七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八

晉阮咸醉騎馬欹傾人皆指而笑曰此老子騎馬似乘船行於波浪中○唐史檢遣汝陽王璡嘗於明皇前醉不能下殿上命掖出之璡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漢郭弘

好飲酒嘗曰得封酒泉郡實出望外按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漢福祿縣地武帝始置郡城下有泉味甘如酒○李適之天寶初爲左相後爲李林甫所中罷有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子美正用其語避俗本作世○晉何曾日食萬錢○崔宗之爲侍御史謫金陵與李白共詩酒唱和○毛曾與夏侯並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蘇晉珦之子學浮屠術得胡僧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米汁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彌勒佛即布袋和尚嘗於市中飲酒食猪頭人無識之者逃禪謂逃去而禪坐也○李白爲供奉詔玄宗泛白蓮池召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掖登舟說者以船爲襟紐近鑿○張旭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及醒自以爲神因呼曰顛○後乘張之工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酢如注射時目爲酒吃

蔡寬夫曰此歌重疊用韻古無其體嘗質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劉會孟曰八篇近之吾意復如題畫人目一二語集之成歌又曰不倫不理各極醉趣古無此體無此妙

哀江頭

曲江爲唐都勝賞之地曲池坊西南有南苑明皇與貴妃遊其間○祿山反帝西幸行次馬嵬賜貴妃死而曲江亂後荒涼矣公故有感云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此貴妃同輦隨

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貴妃自盡淸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渭水在長安劒閣在蜀時帝尚留蜀未還長安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昭陽漢殿名趙飛燕所居事別見〇唐制內宮才人九人正五品〇一箭箕膺直註作一笑楊用修謂用賈大夫妻射雉事

蘇子由曰大雅綿九章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此最爲文之高致若杜哀江頭詩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蓦澗如履平地得詩人遺法白樂天詩詞甚工拙於記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〇李耆卿曰此詩妙在淸渭東流二句明皇在蜀肅宗在秦一去一住兩無消息父子之際人所難言子美獨能言之此但細柳新蒲之感而已

附記唐文宗嘗吟杜甫曲江篇至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乃知天寶以前樓臺之盛命神策軍淘曲江昆明二池許公卿立亭館西岸建紫雲樓綵霞亭內出樓額賜之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明皇有馬名照夜白嘗令曹將軍霸寫以爲圖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眞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黃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都似活的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合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以主人對支遁豪氣橫出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此下感玄宗西幸事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門去盡鳥呼風

名畫記江都王緒多才藝畫鞍馬擅名〇曹霸圖騰黃者神馬也色黃一名乘黃有肉角〇唐登豐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開元中爲興慶宮〇詳見七言律〇漢制婕妤唐制才人並女官〇唐太宗有六駿皆平盜時所乘拳毛騧乃平劉黑闥時乘一也〇郭子儀收復京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名獅子驄〇世說支遁好養馬人問之曰貧道愛其神駿耳〇明皇幸新豐溫泉宮王毛仲以廄馬數萬從每色爲一隊〇穆天子傳天子至

陽紆山馮夷河伯之所居是為河宗沉璧禮○
馬河伯與天子披圖之視典以觀天下寶器○
（前漢志）元封五年漢武自尋陽浮江親射蛟
江中獲之○（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
金粟山○（漢禮樂志）天馬歌天馬徠龍之媒
注天馬者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
之
没
劉會孟曰長篇
意外淪痛除絕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
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
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
浮雲。亦偶然語而斟無逸以為自然極至劉會孟稱其非思致所及過矣開元之

中嘗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
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
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雄颯爽來酣戰。亦如
書出
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
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
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
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
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蚤
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
驊騮氣凋喪。名言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
寫真。謂未遇佳士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
人。途窮返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
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霸魏武帝髦之後其門第清高明皇末年得
罪削為庶人○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
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
之○唐貞觀中太宗嘗畫功臣李靖等二十
四人於凌煙閣玄宗時顏色之暗而曹將軍
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進賢冠古委貌之
遺象也後漢志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太
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製以旌武功

○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照夜白玉
花驄並玄宗所乘良馬見（明皇雜錄）○陸機
文賦意同契而為匠○禮天子之門九重○
圉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韓幹大梁人善
寫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見畫記
坎壈身困窮也（楚詞志）坎壈而不遑
（劉會孟）曰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葛常之
曰）元微之去杭州詩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
百代為清門則知老杜於當時已為詩人欽
服如此○（許彥周）曰老杜贈曹將軍丹青引
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
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此兩
句二公之詩
各可以當之

○高適 再見

邯鄲少年行 樂府題 雜曲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讐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日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感慨之語自別以兹感嘆辭舊遊。更為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終歸少年不失故步

邯鄲古趙地邯山名鄲盡也今趙州○平原君趙公子勝也與魏信陵齊孟嘗楚春申號四豪並喜待士食客數千人

殷璠曰適詩多胸臆兼有氣骨故朝野通賞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多奇句且余所最

深愛者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吟諷不厭矣

（附記）高適燕歌行漢家烟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揄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羽書飛翰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人日寄杜二拾遺　子美入蜀上元初始有草堂適寄詩當在此時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子美時寓荊楚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二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適時刺蜀州媿爾東西南北人。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龍鍾竹名言人衰老之態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二千石太守祿秩○東西南北人用孔子語子美嘗有詩甫也東西南北人

（洪景盧曰古人酬和詩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高適寄杜云媿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

東西南北正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如鐘磬在簴叩之則應往來反復有餘味矣

○岑參　再見

登古鄴城　今彰德府臨漳縣本戰國魏之鄴邑三國時魏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

下馬登鄴城。城空復何見。東風吹野火。暮入飛雲殿。城隅南對望陵臺。漳水東流不復回。武帝宮中人去盡。年年春色為誰來。隻言片語不盡欷歔

望陵臺即銅雀臺也曹操建三臺於鄴都名銅雀中名冰井後名金虎相去各六十

共上復道樓閣相通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頂臨終遺令施繐帳於上朝晡使宮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西陵葬操處也○漳水其源有二一濁漳一清漳合流經臨漳入衛河

○韋員外家花樹歌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恒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鄉。結語蕩起一篇之意

胡笳歌送顏眞卿使赴河隴 樂府有胡笳曲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也○開元中眞卿以監察御史使河隴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第五句以下又詳說一番 凉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頭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胡笳胡中樂器名多於馬上吹之一說胡人捲蘆葉而吹謂之胡笳○樓蘭西域國名蕭關秦北關也在平凉府鎮原縣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即此○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在沙河城北崑崙山去中國五萬里高萬一千里秦隴二山俱在隴州西北

山即天水大坂也其坂九回

○李頎 東川人賈幼鄰榜進士新鄉尉盛唐

崔五丈圖屏風賦得烏孫佩刀

烏孫腰間佩兩刀。刀可吹毛錦為帶。握中枕宿穹廬室。馬上割飛蠮螉。塞執之魍魎誰能前。氣凜清風沙漠邊。磨用陰山一片玉。洗將胡地獨流泉。穹廬沙漠陰山胡地俱切烏孫上來 主人屏風寫奇狀。鐵鞘金環儼相向。回頭瞪目時一看。使予心在江湖上

烏孫西域國名在大宛東北其形最異○穹廬旃帳也○蠮螉細腰蜂也塞形險隘因名杜魏溫子昇詩蠮螉塞邊絕候鴈鴛鴦樓上望天狼○魍魎水石之怪鬼也好效人聲而迷惑人或曰顓頊氏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若水為魍魎蜮鬼○陰山在韃靼國東千餘里漢時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後為漢所奪

○王維 再見

答張五弟 諲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長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閒。四終字弄出奇趣然亦非安排可得 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終南山在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潘岳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

○崔顥 汴人司勳員外郎盛唐

孟門行 樂府題都邑三十四曲孟門山名在平陽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前四句喻已 金罍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良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諛言反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中六句喻讒 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後四句喻聽讒者

後漢楊寶行華山見一黃雀被瘡因投於巾箱採黃花飼之瘡愈旦去暮來一日變為黃衣年少與玉環一雙報曰好掌此環累世為三公 此詩起語暗使此事

顧華玉曰古辭中意自佳

○張謂 正言江南人侍郎盛唐

贈喬林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羨君有酒能便醉，羨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入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論。可想其人

漢成帝同日封舅五人王譚王商王根王立王逢時為侯世謂五侯○七貴並后族呂霍上官丁傅也西征賦七貴於漢之○飛篇述五侯同拜舜七貴各垂纓

顧華玉曰此二詩俱於憨弟前密後歇當慎取法耳

湖中對酒作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便是楚狀 眼前一尊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閒。主人有粟萬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即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萸灣頭歸路賒，願君且宿黃公家。風光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寫得情真

揚州有茱萸灣隋時開以通漕運者傍有茱萸村因名○晉王戎為尚書令過黃公酒壚下過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殷璠曰詞精緒外但代北州老翁答之湖中對酒行在物情外但恐人未曾識耳亦何必歷遠探

古逆然後為賓樓

始記謂代北

附記湖開生北州老翁答云負薪老翁往北州

北州客愁自言老翁有三子兩人已

向黃沙如今小兒新長成明年聞道又徵兵

定知此別必零落不及相隨同死生

兵謂官借隨伍且復作傳去鄉土在生本求多子孫及有誰知更

有近傳天子尊武臣強

亦欲何靜胡塵安邊有合

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

○王昌齡 少伯江寧人龍標尉盛唐

城傍曲 樂府題

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皁鵰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却月佩弓鞘出 猶得

○薛業 天寶間處士吳郡人柳芳友爲校試唐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去年燕巢主人屋今年花發路傍枝年年爲客不到舍舊國存亡那得知胡塵一起亂天下何處春風無別離 語不須而意盡足開爽之業

○張若虛 揚州人與賀知章包融張旭號吳中四士初唐

春江花月夜 樂府題陳后主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採其尤豔者名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灎灎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 紆迴曲折 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 點轉思入言念愛婦深惻之者 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捲不去擣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閒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碣石㩀傍山也按禹貢在冀州北平郡南河口三國時已淪入海去岸百餘里○湘水源出廣西陽海山流出分水嶺分派北流入長沙界湘猶相也言有所合也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注於洞庭

胡元瑞曰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流暢宛轉出劉希夷白頭翁詩上辭其體製固初唐時高倡也

○衛萬 初唐

吳宮怨

君不見吳王宮閣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

氣晴來雙闕，閒潮聲夜落千門裏。句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秖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二句用李白絕句

越絕書句踐小城山陰是也有走馬岡伏兵路跡[illegible]之遺下[illegible]故址[illegible]其說可[illegible]姑蘇臺在吳縣西[illegible]姑蘇山上始於闔門成於夫差姑蘇山[illegible]名[illegible]姑蘇乃姑胥山尊臺皆以伍子胥得名吳人語以胥為蘇故誤[illegible]姑胥後遂名蘇州非也開元當[illegible]時[illegible]吳[illegible]然一時[illegible]可與王勃滕王閣詩對[illegible]又[illegible]此時自是初唐極致婉麗和平極[illegible]師法中歌[illegible]作頗多第八句為章平[illegible]相[illegible]軌[illegible]一定[illegible]不可除君近[illegible]歌行中律體矣

駱賓王 賓王義烏人臨江丞初唐

帝京篇 唐都城即秦漢故都故多引用秦漢舊跡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嶔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鳷鵲觀，高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鉤陳肅蘭苑，璧沼浮槐市。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扉通戚里。已上賦長安山川之勝與其宮殿之盛 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將燕喜，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已上賦長安第宅之華與其貴遊之多

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幰紅塵度。俠客金彈垂楊道，娼婦銀鉤採桑路。娼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事輕肥。延年女弟雙鳳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春朝桂尊〻百味，秋夜蘭燈〻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已上賦長安娼俠之人不知其非也 古來名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金陵氣，先開石槨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相顧百齡皆有待，居

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栢梁高宴今
何在。春去春來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久留
郎署終難遇。空掃相門誰見知。莫矜一日盛繁
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
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此段言貴盛不足恃
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
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淪。新知無
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此段言交情不足託已矣
哉。歸去來。此下自寫馬卿辭蜀多文藻。楊雄仕漢乏

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邅迴。汲黯
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傳。獨負洛陽才。
漢書關中左崤函右隴蜀金城千里天府之
國也注崤山在永寧函谷在桃林○自井至
所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渭以長安城
隋文帝作新都於龍首山山首入渭水尾達
樊川○禹貢五百里甸服王城外四面若沂
百里供田賦第故謂甸服五百里侯服向服
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侯國之服○五綏五
星也漢元年五星聚於東井井爲秦分野州
内八水一涇二渭三灞四滻五澇六潏七灃
八潏○括地象云地有三千六百軸地常持
坂以軸言○秦地險二萬之衆可敵百萬故
云互二○總宮謂天子行在別署所在之處
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漢宮儀皇后
以椒塗壁取其溫暖辟惡氣亦取椒扶書衍

之義○三條開三達之路也評已見○長安
城中八街九陌○漢武帝作建章宮千門萬
戶鳷鵲觀在甘泉宮亦武帝建○鳳凰臺即
新臺秦弄玉簫史吹簫之地漢武帝鑄金鳳
風於其上在成州東南○漢建尚書百官府
名曰南宮○左傳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
以臨照百官謂火龍黼獻昭!!文也五色北
象照其物也錫鳥和銘昭其辯也三衣旂旗
昭其明也後人用昇名文物本以○蚼陣星
名衛飛衛宮○漢元始間大學中列搜數百
行諸生飛宮舍市門外有水以飾親者環造
如璧○建章宮南有玉堂階陛皆玉為之鑄
翔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鳳
若翔○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左
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漢武帝作承露盤
銅杜高二十丈上有仙人掌擎玉盃以取雲
表之露○天祿閣在未央宮漢劉向校書於
此○昆明西南夷國名今雲南地漢武帝欲

注征之以其地有滇池因作池名昆明以習
水戰○漢制宮殿門皆黃以象土德故云黃
乘○石奮傳徙其家長安戚里注於上有姻
戚者胄居之故名戚里○漢世祖於接上施
青漆謂之青樓後人名倡居亦曰青樓○漢
高帝遣陸賈使南海尉佗為王佗送賈橐中
裝直千金孝惠時呂后用事賈度不能爭出
思橐分其五子賈乘安車馳馬歌舞琴瑟侍
者卜人因傳食馬○談陳遵每大飲報閉門
取客市轄投井中飛有急豁不得去○阮猶
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注謂李夫人趙
飛燕非也李見武帝特趙是成帝時二人原
不同時或大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好
然不應與使好游揚川修謂趙季李敖二人
冒陽翟大便王雖詩亦有日後經過趙李家
當即是此二人何也朗又謂當有遊咸陽而
經過陽翟之趙李者或當時偶有此二家遺
過從耳日前漢

蕭育萊帝時為尚公吾少與御史大夫朱博
為友著聞當世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
冠○長安號為鳳凰城○西京雜記韓嫣以
金為丸每出兒童輒隨之以拾所落長安語
曰苦飢寒逐金丸○延年女弟已見秦符巨
寵菜容皇后具弟恭容沖亦以男色進人為
之幸以一雄段一惟雙飛入米容○羅數秦
氏女出爲邑人斤仁及仁後為趙上宋令羅
放出際系陪上王容熱見而悅之因欲奪馬
羅教綿等作陌七柔以自明乃止其爵有羅
數前肖辭使萬一何憩使若自有婦羅鼓自
有夫又東方千餘騎大等落上頭坐甲數千
人皆言夫妬殊○楚雕桂稱兮蘭裝謂切桂
置酒中也○九微燈名漫時外閃術首武帝
內傳張雲錦之悴紫九微之登○古詩但使
百年餘日醉郡來三萬六十揭○蔓伯玉行
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漢田吟賓廣
國皆貴盛以勢相傾衛青霍去病函有軍功
○秦始皇以金陵有王氣因東遊以厭之衛
靈公卒葬沙丘穿塚得石槨有銘云不憑其
子止靈公奪我里後始皇東巡崩於此○漢
成帝好微行自稱張公子張安世予張放也
○漢李廣屏居數歲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
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
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
也止廣宿亭下廣以為發後為將召而殺之
○柏梁臺名漢武帝元鼎初建以香柏為之
晉置酒其上詔群臣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
忠○漢武帝見顏駟龐眉皓首問何時為郎
對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
乎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老矣久留
卻書賓用此事左太中詠史詩馬唐豈不老
白皆不見招後人承其說逐作馮唐○曹多
為齊相有觀勃欲見參家貧無以自通乃早
夜掃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詞之
勃勃曰願見相君舍因故為午掃欲以求

於是令人見物炎以為舍人漢武帝時漢
曰註刺華不賓黃老果其誰故為人所詩
為人所憐○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
衣貧種瓜長安城東青門長安東門名也○
漢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後坐法抵罪
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
乎○史記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
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
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前漢司馬
相如字長卿成郡人武帝明磨家務陽巴蜀
遣相如諭之有諭巴蜀檄難蜀父老檄詩人
循古人姓名多翁戲便於音前故稱馬卿○
楊雄成帝時為郎給事黃門○東方朔字曼
倩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為騎郎十歲不得調又
成帝時劉向上年不調官○及無給列為九
鄭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已而弘至丞相湯至
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
用過之黯見武帝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
耳後來者居上上黙然○公孫弘開東閣以
待四方賢者○賈誼洛陽人年廿八河南守
吳公薦其才召為博士絳
灌華娛之黙為長沙太守
高廷禮曰歌行長篇唐初猶略賓王有帝京
篇詩昔篇文採富麗至盛唐從以汴和後元
白始相尚此製世號元白體然句樂天每有
所作今老姬紙解則綠之故格調句而不高
○王元美曰賓王長篇維極浮葬麻有微
殺而綴綿貫珠酒酒洪遠故足千秋絕葵
削記賓王時昔篇少年重英俠豹歲我衣冠
既說哀中嘗方承膝下歎遊遊瀚陵由風月
洛城端且知無王撰非肯逐金九金光玉俳
盛禁華自言輕侮季倫家九陌争馳千里馬
三斷競駕七香車擁映飛軒承落照參差步
憧刻朝霞池中舊水同懸鏡屋裏新妝不讓

花意氣風雲候如昕歲月春秋屢迴薄上范
頬輕柳絮飛中圍幾番梅花落富昨門客今
何在時昔交游已涼奇言悲序損容儀會
將高秋雲霧鄉池留坐佇鄉無事價炎涼一
朝披短褐六戟奉長鄉賦文愁昔馬挑戟慕
前揚揮戈出武帳荷筆入文昌文尚悠七皇
城褒由來爽爽多才子漸陞詞鋒餘辭飛張
曹論花縱橫起卿相未曾識王侯寧見擬垂
釣其成白首翁負蘇何處逢知已判將運令
賊窮通從來奇絆任西東不應永棄同窮狗
且復颯颯任轉逢客參年年與春花歲歲同
茶觀木畫豈稠主欲申功脂率秣馬辭卿國
笨懲內南史仰使王畢俐梁不易拳地角天
涯激雖測輝鳴鶯特有悲望鴻來厲慶無尊
息陽閑積霧萬香香蜩閑迹雲千里色蜀幽
何悠悠眠峰田且修廻腸垂九折遲淚忽雙
流寒光千里暮霞氣二江秋長途看東馬平
水且沉牛華陽舊地標神制石魏賊昭真秀

麗諸葛才雄已號能公孫躍馬猶稱帝五下
卓犖多奇力四士英盡富文藝雲氣發開八
陣形橋影逸分七星勢川平烟霧開路盛錦
城限猶高龜望出水崢鷗文迴尋姝入酒肆
訪客上琴臺不識金銘重偏惜王山權他鄉
蒲苒消年月帝里沉沉限城闕不見遠華助
客音惟聞旅思將花發我家逝透閣山栗閉
山迢迢不可越故園猗柳尚餘春赤來勿使
芳沂欲解秩欲言崢執抉恰多違北泯俱捉
手南浦共治衣別情觴去盡雖僉惜但評知
音何所託木落雁南飛回來望平陸春來酒
應熟相將前闊望清溪且用藤杯沉荒菊十
年不調為貧賤百日屢遷誰尚伏紙為須求
負郭田使我而千州郎待有年髮卜少騰遙
萬里迢迢入鏡川吳江沸湖衝白日涯海長
波接遠天叢竹舍朝露沁山廻歎烟賴有邊
成月長伴客旌懸東南英許鄉吳會名都陰
杪三江外峰山執王憲昌期曲水開襟董文

會仙錦流音鳴隴嶺賓勉分輝若詠瀨未看
白馬對蘆荀且覺浮雲似車蓋江南節亭多
文酒蟹經過共沉春江曲時倡採菱歌舟移
疑入鏡櫂樂若乘波鳳兆無限極歸楓醴池
荷朧聽烟霞正流脅即從王事船檣轉芝田
花笑晏椒徊金谷詩成垂降衍鄧高南適嶺
梁男憑軾西征想滷條争開華狀葉提連水
波能門息如箭人事謝光於賊遺霜鬱從僉
斧仁尺影分沒几泉深窮迷行泣王閒將方
藏金茹茶徒有嘆賃摘獨傷心咋來歲去成
銷錄依拖心期漸參落掛冠裂是巳游禁南
敵東阜事耕鬱宵階客院常殊波芒生[illegible]齋
終寂寞自有靈泉耕何枝何必中山字丘壹
我住青門外家臨素源濱遙瞻卌鳳闕斜望
黑龍津葩霄通猶騎翁秋抵撫綸特有襟源
客來訪竹林人咏夜不聲春悲調旭旦含譯
不成禁果乘蟬馬發蕗書復道郎官寨綸諸
治長非罪曾隰緤長觴然灰也經酒府門有

閒不曾封岑筆無閒欲教沙適隆宗兆誘還
從卿府彈炎感資夏景平曲沉秋猶豎池終
難入書空不自安吹毛未可符搖毛且求狼
大夫坎懷多愁疾契淵池遼靈令月無蜀寂
漲雨造辭叢科直供三章律部陽舍悲繁梁
獄李斯抱怨拘添格不鷹白擊頒成絲直為
黃泌暗如漆紫禁終離叫朱門不易排驚魂
閒葉落危鬼迷輪埋綉威逸有厲雪社更無
階舍究欲誰道飲氣蜀居懷忽閒驛使癸閒
東傳道天波萬里勇調散去辭終新海幽含
釋網便翊空辭澤兜儀方有極謀言巧後倘
無貂誰能蹈迹依三榭魯就尚山訪四翁
惠初王楊蓋駱調之四陳然揚盈川為文好
以古文姓名述用如張平子之署賦陸十貸
之所記潘安仁空其陋矣帅長統何足知之
人號為點鬼簿賓王好以數對如泰地垂闕
一百二渠家雜宮三十六又小堂綺帳三千
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又且論三萬六千足寧

知四十九年非人號爲第偶士

○丁仙芝 曲阿人餘杭尉初唐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餘杭本秦舊縣今屬杭州

曉幙紅襟燕春城白項烏只來梁上語不向府中趨 首四句前吳山人 城頭坎坎鼓聲嘈渝庭新種櫻桃樹桃花昨夜撩亂開當軒發色映樓臺十千兌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杯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回 結有悠趣

宋中記胡燕斑胸聲小越燕紅襟聲大○詩小雅伐木篇坎坎鼓我○曹子建詩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唐詩選註卷之

唐詩選註卷之三目錄

五言律

○王績

野望

○楊炯

從軍行

○王勃

杜少府之任蜀州

○陳子昂

晚次樂鄉縣

春夜別友人

送別崔著作東征

○杜審言

蓬萊三殿侍宴奉敕咏終南山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和康五望月有懷

送崔融

○宋之問

扈從登科途中作

送汴門弘景道俊玄莊還荆州應制

○李嶠

長寧公主東莊侍宴

○張說

恩敕麗正殿書院賜宴應制得林字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幽州夜飲

○孫逖

宿雲門寺閣

○玄宗皇帝

幸蜀西至劍門

○李白

塞下曲

秋思

送友人

送友人入蜀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孟浩然

臨洞庭

題義公禪房

○王維

終南山

過香積寺

登覺寺

送平淡然判官

送劉司直赴安西

送邢桂州

使至塞上

觀獵

○岑參

送子尉南海

寄左省杜拾遺

登總持閣

○高適

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

送鄭侍御謫閩中
使青夷軍入居庸
自薊北歸
醉後贈張九旭
○杜甫
登兗州城樓
房兵曹胡馬
春宿左省
秦州雜詩

送遠
題玄武禪師屋壁
玉臺觀
觀李固請司馬題山水圖
禹廟
旅夜書懷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别王十
二判官
登岳陽樓

○王灣
次北固山下
○祖詠
江南旅情
蘇氏別業
○李頎
望秦川
○綦毋潛
宿龍興寺

○王昌齡
胡笳曲
○張謂
同王徵君洞庭有懷
○常建
破山寺後禪院
○丁仙芝
渡揚子江
○張巡

聞笛

○張均 岳陽晚景

○劉長卿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張祜 題松汀驛

○釋處默 聖果寺

唐詩選註目錄三卷

唐詩選註卷之三

五言律 律體之興雖自唐始蓋由梁陳以來儷句之漸也唐人工之甚[illegible]冒尚相尚逐迹美妙

○王績 無功龍門人稱東皐子又號斗酒學士初唐

●野望

東皐薄暮望 起句即破題 徙倚欲何依 樹樹皆秋色 秋色補題不足且生結意 山山惟落暉 落暉應薄暮且生下返歸二句 牧人驅犢返 獵馬帶禽歸 相顧無相識 長歌懷采薇

文選步遲遲以徙倚 尚謂遷徙而倚互也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何元朗曰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遺習而無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又嗜酒放誕脫落世事故於性情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有魏晉之風

○楊炯 華陰人神童終盈川令初唐

從軍行 題樂府

烽火照西京 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 鐵騎遶龍城 不貲而壯 雪暗凋旗畫 風多雜鼓聲 不虛而辨 寧為
夫長 勝作一書生

[illegible]方俗胡[illegible]夜燃火以相告曰烽望其烟[illegible]○漢光武都洛陽以長安為西京○[illegible]以起[illegible]中旅周宮與瑞掌之一西[illegible]皆[illegible]龍神名大會蘢為龍城○漢有千夫長萬夫長

○王勃 再見

○杜少府之任蜀州 今崇慶州

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岐路。兒女共沾巾。後四句言雖遠而情若對故不欲如兒女子之態

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故曰三秦○天江自湔堰至犍為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海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

顧華玉曰多少嘆息不見愁語○胡元瑞曰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窮路城闕輔三秦等作終篇不著景物而興象宛然氣骨蒼然實首啓盛中妙境

附記勃別薛華詩送送多窮路皇皇獨問津悲涼千里道悽斷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

○陳子昂 再見

晚次樂鄉縣 縣在荊州江陵之地

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川原迷舊國。道路入邊城。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當此境纔有此語無句法無字眼天然之妙

如何此時恨。噭噭夜猿鳴。亦一轉法妙

方萬里曰起兩句言題中四句言景末兩句擺開言意感君詩多如此○胡元瑞曰唐五言律又起高古者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士有不得志栖栖吳楚間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illegible]陵近九月在南徐苦不多杜善[illegible]然多削工偶起中[illegible]半弱無見歎資得陵為[illegible]歎樂[illegible]衰夜前事落大星不[illegible]句塘洛今知帶五[illegible]令交却州月閨中只[illegible]斧帶甲袖天地胡的居悠行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illegible]曲花無賴家七樓我人皆雄深渾橫慧末無窮然[illegible]以成唐則氣骨有餘風韻火之[illegible]風林纖月落花隱掖垣暮絕工亦盛唐所無也又曰[illegible]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等句平淡簡遠王孟二家之祖

春夜別友人 送之河南

銀燭吐清烟。起語奇拔後來岑參多用此語金尊對綺筵。離堂思琴瑟。別路繞山川。明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五六語佳第明月長河似秋夜不見春字景悠悠洛陽去。此會在何年。

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燭也梁簡文詩銀燭逾漢女寶鍔虞昆吾江淹貞女峽賦含照雕之燭銀沂滌溪之青王唐人詩用銀燭字本此田子藝曰八腰字皆又發不覺其病然亦當戒○胡元瑞曰唐五言律起句之妙者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illegible]氣滿林香春遊不可忘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銀燭吐青烟金

亭對綺疏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萬杵樹
參天千山稞札鵲飛功角秀鳥將軍滅渭殘
動上柳枝黃鸝濕正香大吹水紛中挑花
帶雨濃片雨過城頭黃鸝上成樓騎馬以風
戲鳥觀出渭亦巫山十二峯皆在碧空中
古雅或幽亦或精工或典麗各極所長

送別崔著作東征 陳拾

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王師非樂戰。之子慎佳兵。首二句方秋兩字見因持而動二收以此二句承之 海氣侵南部。邊風掃北平。莫賣盧龍塞。歸邀麟閣名。

西方金行之氣收秋為金天○月令天子以
七月白露降命將選士專征不義○鍾士秀
數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老子)佳兵者
不祥之器注謂喜用兵也○今承平府天賣

問為北平郡其地有盧龍塞盧龍即黑水也
北人謂黑為盧謂水為龍○漢宣帝圖功臣
於麒麟閣按武帝作閣
時獲麒麟故以為名
方萬里曰此篇平仄
不粘唐詩多有此體
附記杜審言亦有詩杜詩
並此詩活杜詩混以詩規

○杜審言 必簡襄陽人修文館直學士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子美之祖初郎也

○蓬萊三殿侍宴奉勅詠終南山 唐大明宮內次北有紫宸蓬萊合元等殿

北斗掛城邊。南山倚殿前。看他下掛倚兩字 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半嶺通佳氣。中峯繞瑞烟。小臣持獻壽。長此戴堯天。結見稱題

唐詩多以南山北斗作聯本義南山近墜仙
樓上北斗平臨北闕前岑參南山近獻仙杯
上北斗平臨御衣前蘇頲宮中下見南山盡
城上平臨北斗懸宋之問文移北斗成天象
酒近南山作壽杯○史記索之為君也
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後人稱堯天本此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吾閏漢為毗陵晉更晉陵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獨有偏驚間是指物 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四句 忽聞歌古調。歸思欲霑巾。二句應宦遊

范德機曰世有謂此詩雲霞海柳是早春
於六義是賦黃鳥綠蘋詩是早春景物於六義
是興司空曙早發寶慶寺詩池塘龜出曝物擇
與鵲飛迥兩句言景物於六義是興古見物
橫草陰賦蕭蕭雞苔言句就之人事於六義則言賦
非也蓋賦早春則苔言早春之景賦寥寺則言
寥寺之景此詩中四句皆早春未嘗以寺前
賦後為興也鷁出將飛迴則寺無僧可知
矣且橫草雅苔則寺久矣亦未皆以前
為興後橫為賦也大九律詩題有所指其詩皆
賦題無所指然後既物以興如春轉枝黃鳥近
之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四細
晉興也鸞影微七落津七流針野七船明句
火洛鸞聚圓沙野月荒七流春流低七清渚
蕭疏處有材徑蒞門成此題皆無所指但造
與漫成故前四句亦以興起若直賦一事何
待於興周伯弼以此詩中聯為四實詩中
那為四虛因失之求其分賦與興者亦失之

矣

和庚五望月有懷

明月高秋迥，愁人獨夜看。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團。三四近俗，俗人頗稱之。其佳思乃在五六。露濯清輝苦，風飄素影寒。羅衣一此鑒，頓使別離難。班婕妤團扇詩團團似明月，此詩翻用其語。方萬里曰：起句似與其孫子美一同，以終篇味之，乃少陵翁家法也。

送崔融

君王行出將，書記遠從征。祖帳連河闕，軍麾動洛城。旌旗朝朔氣，笳吹夜邊聲。坐覺烟塵掃，秋風古北平。唐帥幕皆有掌書記之官，以掌書札，或稱表記、管記者是。○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黃帝之子壘祖好遠行，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祖，酒饌也。○河闕即伊闕，河水所經處，故名。

○宋之問 再見

扈從登封途中作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回。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扈遊良可賦，終之掞天才。天子出行所在，以帷帳設為宮，殿曰帷宮帳殿。○蜀都賦：蔚若相如，嘩若君平，王褒暐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

送沙門弘景道俊玄莊還荊州應制 沙門即桑門也，精於佛教之僧號曰桑門。

一乘歸淨域，萬騎餞通莊。就日離亭近，彌天別路長。荊南旋杖缽，渭北限津梁。何日紆真果，還來入帝鄉。法華經：惟一佛乘。佛乘即大乘也。佛家有三乘：一曰声聞乘，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声聞為名；二曰緣覺乘，辟支佛得道，或以因緣而解，或所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三曰菩薩乘，菩薩者，佛也，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修萬行，功不為已，志存濟故，以大道為名。三乘以菩薩乘為大乘。○廣僧行圓蒲曰：彌天真果，禪證也。

○李嶠 巨山，趙州人。中書令，初唐。

長寧公主東莊侍宴 公主，中宗女

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長筵鵷鷺集，仙管鳳凰調。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遙。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別業，猶云別第。青甸，東郊也。鵷鷺班立有序，謂侍宴者。

○張說 道濟洛陽人封燕國公故稱張燕公初唐

○恩敕麗正殿書院賜宴應制得林字 開元十二年玄宗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說為書院使

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 說枕東都 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 宴見賜 載歌春興曲情竭為知音 本非應制体

天文志東壁二星主文籍天下圖書之府○魏志陳思王置西園於鄴與諸才子夜遊賦詩○說命篇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高宗命傅說之辭 詩大雅既醉篇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臣子答君恩詩也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詠 題與宋延清同七言古詩

舊館分江口凄然望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衣昔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

○幽州夜飲 舜置十二州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即今京師之地唐改為范陽郡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孫逖 博州人開元初舉隱淪屠釣策一人初唐

○宿雲門寺閣 雲門寺在浙之紹興山陰今名廣孝

香閣東山下烟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捲幔五湖秋畫壁餘鴻雁紗窗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 多寫高逸

○玄宗皇帝

幸蜀西至劍門 帝幸蜀回車駕次劍門顧謂侍臣曰劍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耶因駐蹕題詩

劍閣橫雲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

水經注小劍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名劍閣○秦惠王欲伐蜀開蜀市五丁力士北勇乃以鐵作牛五頭詐稱其能食糞日金冬斗蜀侯聞之使五丁開山入秦取牛秦蜀之路遂通五丁死秦滅蜀○在德不在險吳起對魏武侯語○漢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出塞三千餘里命中護軍班固勒銘燕然山紀漢威德而還○王元美曰明皇藻艷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境則馬

色分朝景雞棲送暝風謌氣則君倚下隆
月帶五丁開語故川豈不息賢雄其如高尚
心歎使照部章劄化
不但色亦不過也
三見
○李白
塞下曲　樂府題十五曲之一　征戍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
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如未入。少
婦莫長嗟。
漢書匈奴至秋馬肥弓勁則入塞○漢致郡
國將置銅虎符竹使符各分一半左留京右
與之發兵遣至郡合符符合乃發○龍沙者
龍庭之沙漠文帝叙傳曰龍荒朔漠莫不來
賓○後漢班超久在西域年老上疏
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胡元瑞曰李白塞下曲溫泉宮別宋之悌南
陽送客度荆門孟浩然岳陽樓王維枝王應
歎秋宵寓直觀獵岑參送李太保王灣北固
山丁崔顥潼關祖詠江南旅情張均岳陽晚
眺俱盛唐絕作視初唐格調如一
而神韵興云氣象閎逸時或過之
附記李白侍從遊宿溫泉宮作羽林十二將
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卷夜雲嚴更
千戶肅清樂九天聞日出瞻佳氣葱葱繞聖
君○江夏別宋之悌楚水清若空遙將碧海
通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谷鳥吟晴日江
猿嘯晚風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南陽
送客斗酒勿為薄寸心貴不忘坐惜故人去
偏令遊子傷離顏恐芳草春思結垂楊揮手
再三別臨岐空斷腸○渡荆門送別渡遠荆
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
送行舟○王維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楊
子談經處淮王載酒過興闌啼鳥換坐久落
花多徑轉迴銀燭林開散玉珂嚴城時未啟
前路擁笙歌○同崔員外秋宵寓直建禮高
秋夜承明候曉過九門寒漏徹萬井曙鐘多
月迥藏珠斗雲消出絳河更慚衰朽質南陌
共鳴珂○岑參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
北節度使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
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
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崔顥題潼關樓
客行逢雨霽歇馬上津樓山勢雄三輔關門
扼九州川從陝路去河遶華陰流向
晚登臨處風烟萬里愁○遂餘詩竝選
秋思　樂府題　征婦詞也
燕支黃葉落。妾望自登臺。海上碧雲斷。單于秋
色來。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
悲蕙草摧。
燕支山在陝西山丹衛城東南亦蜀闕支山
燕支字雖不同即今胭脂也山出此草染造
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
○蕙婦人所佩以宜男者
○送友人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
里征。不如此接便無生氣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
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蓬草之無根而隨風飄轉者　左傳有班馬
之辭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

聲也

○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足貞境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用蜀事達生之言

蠶叢始開蜀之人也黃帝子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歷夏商始稱王首名蠶叢○○路險不容行架木而濟名曰棧道在漢中○○漢嚴君平嘗居成都賣卦○胡元瑞曰唐五言律結句之妙者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辭君向天姥拂石臥秋霜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坐看霞色起疑是赤城標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君王好長袖新作舞衣寬杜則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覩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長流萬里橫山北圓林白露中無由觀雄畧大樹日蕭蕭唐人五言律對結者甚少惟杜最多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之類即不盡如對起神境而句格天然故非餘子所辯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朓南齊時為宣城內史有高齋諸詩 樓即高齋唐改今名在郡中

江城如畫裏。山曉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中二聯言景所謂江城如畫

此指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

宣州圖經宛溪句溪源水遶郡城各有橋

王元美曰太白有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之句而黃魯直更之曰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只改兩字而醜態畢具真點金作鐵手耳

○孟浩然 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四十年盛唐

○臨洞庭 湖在岳州橫亘七八百里

八月湖水平。八月補題不足涵虛混太清。五字分明秋水澄潭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後四句寓已意

太清元氣之清者也見淮南子注。〔禹貢〕雲土夢作乂雲與夢本二澤而相連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皆其地也合樂之則曰雲夢〔劉會孟曰〕起得渾渾稱題蒸撼自然不是下字而氣繁橫絕朴不可易端居感興深厚末語言有盡而意無窮。〔楊用修曰〕五言律起句最難六朝人稱謝朓工於發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雖壓千古矣唐人多以對偶起雖森嚴而乏高古宋周伯弼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江天清更愁風雨入江樓是也語誠工而氣衰颯余愛柳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和吳均陟春草芳泰帝巷衣裳又春從何處來拂水徊驚梅梁元帝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南唐蘇題北風吹早雁日夕度河飛張柬之淮南方小山蟲女隱其間王維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杜甫將軍膽氣雄清悲而角弓鳴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雖律也而分古晉
皆起句之妙可以為法〇皮謨矣曰北亦美
蕭慇大苔露下落揚柳月中疏先生則有微
雲澹河漢踈雨滴梧桐絳府芙王融日齋沙
喚明風物甘泉烟光生則有氣燕雲夢澤波
撼岳陽城謝眺有露濕東啼乾月映清淮源
先生則有衛風送香氣作露御清
凱此與古人爭滕於毫盤間也
附記明皇以張說之載乃告然令誦所作乃
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
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
不寐松月夜窗虛帝曰卿不求朕豈朕棄卿
何不云氣蒸雲夢澤
波撼岳陽城遂放還

○題義公禪房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峯秀堦前衆

洽集三卷　五古

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

知不染心

禪寂性空也維摩詰一心禪寂攝
諸亂惡心佛家以蓮花為心清淨

○王維 三見

○終南山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
看無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
水問樵夫

終南山一名太乙詳已見〇東方為海隅見
（呂氏春秋）〇（宋文志）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

辰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故謂分野曰斗牽
變者中峯之北為雍為井鬼其南則為梁為
荊為翼
軫也
劉會孟曰語不必深辭清奪衆妙〇皇甫子
循曰李君虞受降城聞笛詩教坊取為度曲
往人夢曉行詩好事寫為圖畫若王摩詰欲
按人歌宿隔水問樵夫孟浩然再來迷處所
花下酬漁舟
並可作畫
附記李益征人歌曉行詩胡風凍合鸊鵜泉
牧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無盡日年年移
帳雪中天破訥沙頭鴈正飛鸊鵜泉上戰初
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寒光生鐵衣〇受
降聞笛即回樂峯
前沙似雪是也選

○過香積寺 長安南山子午谷中

洽集三卷　五古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
人徑深山何處鐘（不知字玄妙 模寫幽深處）（甚淺易甚深 遠非尋常語）泉聲咽危石日
色冷青松（即景觀貼 龍深意）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維摩詰經上方有國號香積以鉢盛滿香飯
悉飽衆會寺名香積取此〇毒龍佛喻慾心
也大灌頂神呪經莫令
諸小毒龍害於人民
（顧）維新曰一正副幽深本色語
不雜一句絜淨玄微無聲無色

○登辨覺寺

竹逕從初地蓮峯出化城窗中三楚盡林上九
江平（三四詠共地餘 皆從寺裏來）嫩草承趺坐長松響梵

空居法雲外觀世得無生

初地化城皆佛寺之稱（楞嚴經）長者論初地
菩薩見自身眞如佛姓名見道位○（法華經
法華導師多諸方便於險道中化作一城是
時疲極之衆前入大城生已度想生安穩想
○沛陳汝南等地為西楚彭城廣陵等地為
東楚豫章長沙等地為南楚○九江即洞庭
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皆合於洞庭是名九
江○尚書江於此分九道○（華嚴經）地草柔軟
結跏趺坐○（長阿含經）梵聲有五種一正直
二和雅三清徹四深滿五周遍遠聞○菩薩
有十地一歡喜地達物境界二離垢地同異
性滅三發光地淨極明生四焰慧地明極覺
滿五現前地同異不至六難勝地世淨明露
七遠行地盡眞如際八不動地一眞如心丸
菩慧地發眞如用十法雲地慈陰妙雲覆涅
槃海○（瓔珞經）觀世如幻化○（楞伽經）除住
三昧是
名無生
分萬里曰此似是盧山僧寺三四形容廣大
其語即無雕刻而總中林外四字一了數千
里佳
甚

送平淡然判官

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
邊愁○瀚海經年別○交河出塞流○須令外國使○知
飲月支頭○

唐書燉煌郡西有陽關在玉門關南故名曰
陽○後漢班超出征西域安集五十餘國封
定遠侯○瀚海地皆沙磧群鳥解羽於此因
名交河源出天山其水分流繞斷岸下俱在

今肅州衛西北肅州即燉煌也○月支在大
宛西漢建元中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
器今涼甘肅延沙
等州本月氏地

送劉司直赴安西

安西已見今陝
西行都司是

絕域陽關道○胡烟與塞塵○三春時有鴈○萬里少
行人○乇兮兩語苜蓿隨天馬○蒲萄逐漢臣○當令外國
懼○不敢覓和親○

漢西域傳大宛人嗜葡萄酒馬嗜苜蓿草武
帝遣李廣利伐大宛取其善馬并苜蓿種而
歸○高帝時用婁敬
議與匈奴結和親

劉會孟曰
無意之意

送邢桂州

唐武德間置桂州都督
府今廣西桂林府是

鐃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赭圻將赤岸○擊汰復
揚舲○三四各自為對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五六非對境不
見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

京口今鎮江地按爾雅絕高為京以其城因
山為壘緣江為境故名京口○赭圻吳所置
屯所也與赤岸山俱臨六江○船有艙戶曰
舲汰水波也楚詞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
以擊汰○漢順帝朝孟嘗遷合浦太守合浦
産珠貢守貪穢珠徙他境嘗蕪介不取去珠
復還○後漢李郃知星夜見二
使星向益都時果遣使入蜀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鴈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
曠遠之景孤烟如何直須要理會
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
漢武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故以屬國○居延古流沙也城在陝西甘州○燕然山名出塞外三千里後漢竇憲大破北單于登燕然山命班固刻石勒功

觀獵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
發端近古武元衡草枯馬蹄輕角弓勁如石正用右丞語
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
枯而疾盡而輕甚幽便是寫鷹駛馬矯健當前
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結處淡而有味

渭城秦咸陽孝公所都漢高帝名新城為長安武帝名渭城○漢高帝因太上皇思故豐里乃移置豐縣於驪山下徙豐人实之并移枌榆舊社置街衢棟宇一如豐里舊制故曰新豐○細柳營漢周亞夫屯兵處在渭水北○射鵰李廣事又北史斛斯光嘗射一大禽形如車輪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曰此真射鵰手
〔劉會孟曰〕極是畫意○〔胡元瑞曰〕右丞五言工麗閒澹自有二派建礼高秋夜楚塞三湘接風勁角弓鳴揚子談經處等篇綺麗精工沈宋合調者也寒山轉蒼翠一從歸白社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靜等篇幽閒古澹儲孟同聲者也
附記右丞漢江臨泛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

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輞川閒居贈裴迪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又輞川閒居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山居即事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鶴巢松樹遍人訪蓽門稀嫩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渡頭烟火起處處採菱歸酬張少府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餘二詩已見

○岑參 再見

送子尉南海 廣州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樓臺重蜃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

蜃蛟類海旁秋時常有蜃吐氣如樓臺人物之形謂之海市○〔南部賦〕注鮫人水底居從水中出寄寓人家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三山番山禺山堯山也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
徐子擴曰首尾有規意始言養親故不擇小官終言守己故不貪重寶

寄左省杜拾遺 參時為補闕

聯步趨丹陛
言同朝
分曹限紫微
言不同署
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五六敘老

揄新進年少翺用者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結體有

唐中書省植紫薇花時參為補闕為中書居右省甫為拾遺為門下居左署故云分曹甫答詩窃花清禁闈罷朝端不同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登總持閣

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烟檻外低秦嶺窻中小渭川評者以為低秦嶺見得高小渭川見得遠余謂總是高意早知清淨理常願奉金仙佛書有諸天言勝境事也金仙佛稱

○高適三見

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古樂府有征馬嘶曲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思深常帶別聲斷為兼秋做造出來岐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愁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唐詩於月多連用關山亦樂府曲名也大刀頭有環環音協還義取於還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送鄭侍御謫閩中今福建省周時為七閩地秦置閩中郡

謫去君無恨閩中我舊過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道得真率自然勢亦流走東路雲山合南天瘴癘和自當逢雨露行矣慎風波

使青夷軍入居庸唐志嬀州懷戎縣東南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寔外直上尤軍調興右居庸關在幽州昌平縣西淮南子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也

匹馬行將久征途去轉難難叶不知邊地別秖訝客衣單溪冷泉聲苦山空木葉乾莫言關塞極雨雪尚漫漫

自薊北歸

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五將已深入前軍止半迴誰憐不得意長劍獨歸來薊州本秦漁陽郡唐取古薊門關以名以東北十口漢宣帝本始二年遣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匈奴遠遁還者不能十一史記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見孟嘗君傳

醉後贈張九旭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興來書自聖醉後語

右顛白髮老閒事青雲在目前牀頭一壺酒能更幾回眠起來不犯斷手如此

張旭善草書當時以草聖名每大醉狂叫人呼曰顛辭已見

○杜甫 三見

登兗州城樓 天寶初客東都作後接致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中聯皆眼目所見俯仰天地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上下古今寓 哉
許感慨之思
有照映曰從來則平昔懷抱可
見曰獨則登樓者未必同知之

兗州漢之東郡子美父閑為此州司馬時甫侍之故云趨庭○海岱東海泰山青徐二州與兗相接○史記泰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兗州魯所都漢以封共王餘共王好治宮室有靈光殿王文考存云遺漢中微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悉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

〔趙子常曰〕公詩法實出於其祖審言審言登襄陽城詩云旅客三秋至層城四望開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迴冠蓋非新里章華只舊臺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陳無已又學公詩者也其登山詩云小試登山腳今年不用扶微微交脊梁歷歷數青徐朴嶔猶虎力安流尚兩說終年聊一快吾病失腳虛看此二詩則其源流蓋可見矣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似韓幹畫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言其可貴者此驍騰有如此文總上萬里可橫行闊應空

〔相〕馬〔經〕耳欲竦而小如削

小捎白馬欲然甚驍騰

〔唐〕緣機曰下漢泄總詩故犯龍寬緣須知動

把毛看雲休恨則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前

孤形辛未高且無鷹隼處可得滑莫御芳此未

兒大泥只是龍中水烏皆可何必鴛鵷如此

詩便自施當〔趙子常曰〕前求言詠物詩

粘皮著骨公此詩之氣落落飛行萬里之者

如在目中所謂索之於牝黃北牡之外者

區區模寫体貼以為詠物者何足語此

春宿左省 左省已見公時為左拾遺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前四句皆省中夜景此晚春星臨萬戶動與風連西極動相近星動欶奇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後四句見宿省之情

〔長安志〕宣政殿東有東上閤門西有西上閤門故以掖稱○建章宮千門萬戶已見詩中或用万戶或用千門多指此○凡喻帝王所居曰九霄○唐車服制五品以上有珂傘珂朝馬飾也馬行則響謂之鳴珂

〔趙子常曰〕凡唐人五言工在一字謂之句眼如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乃眼之在句底者早枝低結子淺葉暗巢鶯低與暗乃眼之在第三字者雨怨

金鏁甲苔臥綠沉鎗抛共臥乃眼之在第二字皆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四句皆一句中具二眼剩破殘開垂折綻肥是也山谷云拾遺句中有眼篇篇有之析此可見

秦州雜詩 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時公以關輔饑棄華州司功參客秦州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峻。懸軍幕井乾。時西有吐蕃之亂 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結句若非有懷定是自負

唐志河州有鳳林關桑欽水經河水又東歷鳳林注鳳林山名五巒俱峙魚海縣名卽子儀取魚海五縣是也〇易井卦上六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幕勿覆幕之也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注謂為軍穿井挈壺懸其上令軍士知也下有井〇漢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曰飛將軍〇史記漢高帝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

〇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如出塞圖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兩言兩意別離則昨日矣往往古人亦如我自悵其情之非也

題玄武禪師屋壁 梓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是畫 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後四句著帶師此引二高僧言師之不凡見圖中有鶴有鷗 似得廬山路。眞隨惠遠遊。

晉顧愷之小字虎頭舊丹青滄洲仙人所居也詳已見王介甫書史雜兆頡虎頭遐能滿壁畫滄洲祖此〇梁僧誌公與白鶴道人並欲居舒州潛山山麓謀於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各以所識處築室焉〇高僧傳杯渡皆不知其名姓嘗乘木杯渡水因名杯度師〇晉僧慧遠居廬山東林陶淵明從之庭結白蓮社

胡元瑞曰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杜用事入化處然不作用事看則古廟之荒涼畫壁之飛動亦更無人可著語此杜老千古絕技未易追也

玉臺觀 滕王元嬰任閬州刺史時造太乙天帝所在以玉為臺

浩刼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觀內有滕王亭 文字魯恭留。又以魯恭比滕王亭觀內必有滕王文書遺跡 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水心觀宇故云 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結署用意

道書以往古為浩劫釋家言無窮之世也一云宮殿大階級曰浩劫〇漢梁孝王有平臺

已見○列仙傳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公主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居數年並仙去○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十洲並是神仙所居人跡絕處○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後仙去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頂

觀李固請司馬題山水圖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自傷老力之不繼也上句亦足娛人之不征往者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二事作聯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

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神仙之所窟宅詳洲見○史范蠡為越破吳功成乃乘扁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王喬有三其一周靈王太子其一漢葉縣令其一蜀益都人並有仙術此以鶴言則太子晉也見上

禹廟 忠州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只如此起自好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中四句永共荒凉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末二句追念禹功

求玉招魂仰觀刻桷畫為龍蛇些孫華老謂驅龍蛇橘柚錫貢皆禹事因此有感近鑒○孔氏書傳四載謂禹平水土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

疏鑿三巴記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又十道記巴孫并巴東巴西為三巴閬會至典劉光庭論及此詩言禹功疏鑿自三巴始為可在上流故三巴皆控持於斗早知言其氣力盛壯時也無謂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夜景之近而小者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夜景之遠而大者○此二句與後二句俱用單字起是句法等閑星月著一湧字便覺不同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後乃言脩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此范德機曰作詩要有驚人句語險詩便驚人如子美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

峽自奇險峽坼雲埋龍虎雖江清日抱黿鼉遊抱字便險竹光團野色含影漾江流圖字亦險他如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閣星垂平野闊城湧大江流春風波浪笑滲城白日雷霆夾城洪李賀黑雲壓城城欲推甲光照日金鱗開此等語任是人道不到○謝茂秦曰有對則切對若子美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是也無對不必切對若子美鳴禹殘時到江湖秋水多是也○明元瑞曰山隨平野闊江入大荒流太白壯語也杜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骨力過之九衢爽霧欽萬井曙鐘多右丞壯語也杜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精彩過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氣象尚之子抱閑西月旗翻渭北屋鼎川壯語也又杜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氣神過之讀唐諸家至杜隊今人自失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情意不刻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偏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言不如他舟此來自如一

不堂是夔川住處偏一作烟艤予常謂二句有誤

登岳陽樓樓在岳州下瞰洞庭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句律渾朴盛唐起語大率類此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二字移不去坼與浮句中眼也親朋無一字不獲相存問老病有孤舟言其無家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時吐蕃犯京邑○按公自嚴武卒即去蜀都草堂遊雲安客夔蜀亂又去之岳陽而吐蕃後入寇老病日侵亂雖未已宜其詩哀而傷也

【唐子西曰】子美詩四十字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終不逮也○【蔡寬夫曰】洞庭天下壯觀題者衆矣如水含天影潤山拔地形高四顧旋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隨帆遠卻如淵往往見彌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則有洞庭空曠氣如在目前不無于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水陽舒中吞幾雲夢也○【劉會孟曰】此而浴氣驟為代為五言雄渾之絕下而句咎不用意而情景適等○【劉潛夫曰】杜五言感時傷中如親見無一字老病句孤用八句中不此一騷安皆不

洿步乎若全集千四百篇無此等句為氣骨篇く都做閒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則似近人詩矣

○王灣洛陽人滎陽主簿後為洛陽尉獻曆

次北固山下鎮江府治北拔高徐泥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可次广大其勢險固號曰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濶風正一帆懸三四工而易擬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五六淡而難求

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外前邊北

【李】東子循曰尼父刪詩悉剪無累梁昭選軌特采菁英如崔顥鶴樓之詠太白觀而毀翰

王灣北固之作燕公揭以表署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晚間兩語已款眼於帝公不見紙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留不終篇遠曾悲於時主美豈在多哉○【胡元瑞曰】盛唐句如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中唐句如風兼殘雪起何帶斷水流晚唐句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皆形容景物妙絕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斬然故知文章究關氣運非人力能也

【附記】灣此詩一作江南意前後四句不同始語云南國多新意東行何早天未聯云結日觀氣象惟向此中偏旗燕公居撰府手題海日生殘夜一聯於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李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樓詩歎服之不後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其後一評謂用此事作偈云一拳搥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孟浩然閑遊秘省時秋月新霽諸英華聯句次當浩然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衆欽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為繼○天寶末明皇乘月登花萼樓有歌李嶠詩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帝為悽然問誰詩或對李嶠因悽然泣下遽起曰嶠真才子也及其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良久又歌是詞復曰嶠誠才子也高力士以下欷歔久之

○祖詠 洛陽人駕部員外郎盛唐

江南旅情

楚山不可極。歸路但蕭條。瀧而阴 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江声一作鐘声 劒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為報空潭橘。無媒寄洛陽。寄字重作贈字一

晉張華為司空見斗牛間常有紫氣問雷煥觀之曰此寶劒之祥也在豐城華即補煥豐城令到縣掘獄得雌雄二劒是夕斗牛間氣不復見按唐詩於劒每用煥事互覽乃悲○王元美曰剽竊模擬詩之大病唐人詩云海色晴看雨鐘聲夜聽潮至周以言則云海色晴看近鐘聲夜聽長唐僧詩云經求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至皇甫于衛則云地走赤烏分教後僧同白馬賜經時離以則流僧名北錯未見大決撒獨太白有人烟其滿柚秋色老梧桐句黃字亦更之曰人家開橘柚秋色老梧桐只改兩字而醜態畢具矣又有點色成鐵者少陵有句云昨夜月同行陳無見則云勤也有月共同歸少陵云聽飛螢自照陳則云飛螢元失照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陳則云文章平日事火陵云乾坤一腐儒陳則云乾坤一腐儒少陵云寒花只暫香陳則云寒花只自香一覽可見

蘇氏別業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灃水映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閑坐聽春禽。似作待者之詠

謝延年詩庭昏見野陰山明望公宣州詩庭昏未夕陰本此

○李頎 而見

望秦川 三秦記函谷西至隴底相去千里曰關中亦曰秦川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峰。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歟歎。淒其霜露濃。

○綦毋潛 字季通荊南人著作郎盛唐

宿龍興寺 襄陽

香剎夜忘歸。松清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梵語剎者旛竿也建於塔上後人遂指剎為塔將而稱寺皆相沿耳○西域國有維摩詰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比丘即僧也華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

茲惠命下於施主乞食以資其色身○青蓮佛所變化也佛圖澄以鉢盛水須臾鉢中生青蓮花法華經有人聞是品能隨喜讚善出是人口中出青蓮香○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所說法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皆落至弟子便著不墜

○王昌齡 再見

胡笳曲 樂府題 已見

城南虜已合。一夜幾重圍。自有金笳引。能令出塞飛。聽臨關月苦。清入海風微。三奏高樓曉。胡人掩淚歸。氣當然雕琢處 樂府胡角十曲有出關入關出塞入塞○關月海風亦並樂府曲○晉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

○張謂 再見

同王徵君洞庭有懷 時謂以尚書郎出使夏口

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還家萬里夢。為客五更愁。不用開書帙。偏宜上酒樓。故人京洛滿。何日復同遊。

○常建 再見

破山寺後禪院 今常熟縣虞山興福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三四不必偶自是一體蓋亦古詩律詩之間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空去聲與天空無影同 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歐陽永叔曰嘗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首竟不可得始知造意者為難工也○方萬里曰全篇自然之妙流水閑閑而細潤已入淡而不晦者可取者也○幽矣味自然常建清浦輕物可取也幽矣王維清遠入古際隨之又月曰徑曲幽處長禪房中微遠未有雅淡之致月曰潭影又性淨影空人之通五言律之好者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通幽處禪房入律者

右丞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五言絕句入禪者

附記常建宿王昌齡隱居清溪深不測隱處唯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羣○

主簿歸嵩山詩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山下歸來且閉關○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滯還期

○丁仙芝 再見

渡楊子 江即大江在鎮江府城西北一名京江東注大海北至廣陵

桂楫中流望。空波兩畔明。林開楊子驛。山出潤州城。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更聞楓葉下。淅歷度秋聲。

晉志揚州廣陵郡永淳初淅江江都縣界楊子縣七有瓜步鎮即渡江處也〇三國時吳初都鎮江後遷於廣置京口鎮劉宋為南徐州隋開皇中置潤州宋開寶末始名鎮江軍

〇張巡 鄧州人真源縣令或唐

聞笛 時守睢陽一題作軍中二字

岧嶤試一臨。虜騎附城陰。附一作傅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illegible]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音。結句方見題叫題當有平中字

〇張均 說長子盛唐

岳陽晚景

晚景寒鴉集。秋風旅鴈歸。水光浮日出。霞彩映江飛。洲白蘆花吐。園紅柿葉稀。長沙卑濕地。九月未成衣。岳陽漢屬長沙西自浙江東來萬里故曰長沙賈誼傳長沙卑濕〇詩豳風七月篇九月授衣

〇劉長卿 文房河間人隨州刺史中唐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逢君穆陵路。匹馬向桑乾。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處處蓬蒿遍。歸

人掩淚看。穆陵關在青州大峴山上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即此〇桑乾河在大同府南源出馬邑縣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盧溝河〇漁陽唐為幽州亦為范陽今京師涿雲之郊全文美劉隨州五言長城如此州白日寒語不可名得惜十章以還便自爾同不耐檢

〇張祜 承吉南陽人以處士僑寓丹陽中唐

題松汀驛

山色遠含空。蒼茫澤國東。海明先見日。江白迥聞風。鳥道高原去。人烟小徑通。那知舊遺逸。不在五湖中。

〇釋靈澈 越州會晚唐

聖果寺 杭州南鳳凰山

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杭郡遂為武林佳偶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錢塘分吳越之境故有吳地越山之稱許渾送杭州牧詩亦云吳江水色連天闊越俗春聲隔岸還程泰之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鄙其語不文曰是分界堠子耳及後山在錢

塘行有句云吳越到亡分此如李光弼用郭
子儀旗幟士卒號令所及精采皆變者也○
頭示端門自求自門非手入之說詩流往往
惑之州大不解事者感唐志中三楚書林外
九江不宁吉東屯滄海閩南瀼洞庭寬既唐
到江吳地書隔岸越山多皆一時警句朴如
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尤不勝數惟近
時作者勢帶皮骨太甚乃覺有味斯言耳
附記吳越飯事處默詩輒有奇句羅隱嘗
見吳地越山之勝處曰此吾句也失之久矣
乃為師所得耶
聞者鄙其偎薄

唐詩選註卷之三終

唐詩選註卷之四目録

五言排律

○楊炯
送劉校書從軍
○駱賓王
靈隱寺
宿温城望軍營
○蘇味道
在廣閒崔馬二御史並登相臺
○李嶠
奉和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陳子昂
白帝懐古
峴山懐古
○杜審言
贈蘇味道
○沈佺期
酬蘇員外味玄夏晩寓直省中見贈

同韋舍人早朝

○宋之問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和姚給事寓直之作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蘇頲

同餞楊將軍兼原州都督御史中丞

○張說

奉和聖製途經華嶽

○張九齡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酬趙二侍御史西軍贈兩省舊僚之作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王維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送李太守赴上洛陽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

○李白

送儲邕之武昌

○孟浩然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高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陪竇侍御泛靈雲池

○杜甫

重經昭陵

至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春歸

江陵望幸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

行次昭陵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

○李頎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岑參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

○祖詠

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

○鄭審

奉使巡檢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秦因詠歌

○劉長卿

行營酬呂侍御

送鄭說之歙州謁薛侍御

唐詩選註四卷終

唐詩選註卷之四

五言排律

排律之作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與古詩差別

○楊炯 再見

送劉校書從軍

天將下三宮星門列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雄 校書從軍 赤土流星劒烏號明月弓秋陰生蜀道殺氣繞湟中 無一絕字最俗 風雨何年別琴尊此日同離亭不可望溝水自西東 寬緩

天文志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左星為左將軍右星為右將軍見隋書將軍星即旄頭星也○營壘之府衛曰宮星門軍門也○五戎即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又兵車有五亦謂五戎○吳大帝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紫電三辟邪四流星五青冥六百里○晉雷煥為豐城令掘獄得二寶劍以西山北巖下土拭之光芒豔發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以一斤致煥煥拭之倍益精明○庾開府詩流星抱劍文○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庾開府詩明月動弓梢○湟中今陝西臨洮之地○卓文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駱賓王 賓王義烏人臨海丞初唐

靈隱寺 杭州晉咸和初西僧慧理登靈鷲天竺兩山之間歎曰此中天竺國靈鷲山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因結庵名曰靈隱命其峰曰飛來山有靈鷲塔亦慧理遺跡

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冊末二句亦自結得

昔闍崛山中山形如鷲佛常居此故號鷲嶺出(法華經)○龍宮佛寺也○滄海在海寧縣南西通浙江○江口有山潮水投山十折而曲故名○唐天聖中秋月甚朗降實於靈隱狀若珠璣璨李目有異人識之因謂月中桂子也○山中舊有峻泉人禮泉臥因名啜泉○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上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萬丈深澗

王元美曰唐人無宋延清二事吾皆疑之其一謂延清夜投靈隱得句云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冥搜苦吟甚苦一老僧云少年何不言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遂終篇之乃駱賓王也其二謂劉希夷去年花落顏色改今年花開復誰在延清愛而欲得之不許遂以土囊壓殺之夫落花句雖自妍婉要非至者延清自多佳境何至苦欲得之其與駱賓王年輩不甚相遠賓王又有江南贈宋五之問及兗州餞別詩何得言非舊識若賓王果為僧而之問後漸遁杭亦且老矣不得乎久年此由二詩並見集中而好事者欲以證希夷之償死賓王之幸生故令延清受此長誣耳○(胡元瑞曰)靈隱寺詩舊傳賓王續成王元美謂詳其格調自當為宋最為得之然本事詩但稱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二句為駱末云曾所贈句乃一篇警策即餘皆宋作甚明吳聰二字自是垂供作法路果為僧未可知也

宿溫城望軍營 溫城即溫池城屬靈州今寧夏中衛地

虜地寒膠折。邊城夜柝聞。兵符關帝闕。天策動將軍。塞靜胡笳徹。沙明楚練分。風旗翻翼影。杜詩旌旗日暖龍蛇動即此意然此五字尤勝霜劍轉龍文。白羽搖如月。青山斷若雲。烟疏疑卷幔。塵滅似銷氛。投筆懷班業。臨戎想召勳。還應雪漢恥。持此報明君。

(漢書)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注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兵符漢制也有銅竹之與剖而二之一藏禁中一以與將凡用兵必以合之而行之○唐武德初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特置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諸葛孔明每出師持白羽扇指麾三軍○後漢班超家貧為官傭書嘗投筆曰大丈夫當立功西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後果封侯○召勳一本作顏勳甚注謂召虎也周宣王時召穆公嘗平淮南之夷○漢高帝七年匈奴冒頓圍帝於白登七日九年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並為漢恥

楊用脩曰此篇與邊城落日一首大意同其寫景畫胷中之悲壯用事寫軍中之容態所

難以爲

附記）賓王遠城落日篇云紫塞流沙北黃圖渭水東一朝辭俎豆萬里逐沙蓬候月長持滿李頎憂驚空野昏迷亂今爭近戍烟通資力風塵倦疆場歲月窮河流控積石山路遠空削壯志變蒼兒精神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劍有雌雄

〇蘇味道 趙州欒城人鳳閣舍人與李嶠俱以文翰顯號蘇李初唐

在廣聞崔馬二御史並登相臺 周官宗伯之屬有御史掌贊書御侍也後世以爲糾察之官〇唐置門下中書兩省爲左右相所治而尚書左右僕射亦宰相職並稱相臺

振鷺繞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侍漏清覽各披雲喜得郎廟舉嗟爲臺閣分故林欣柏樹新渥阻蘭薰冠去神羊影車迎瑞雉羣遠從南斗外遙望列星文

振鷺前官之遷轉〇漢官典職尚書奏事於明光殿〇晉樂廣爲尚書郎衛瓘見而奇之曰每見此人瑩然猶披雲霧而覩青天也〇晉索靖子綝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吾兒廊廟之才〇州郡吏不足汚吾兒也綝秀才除郎中〇唐龍朔二年更名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中臺光宅初又更名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尚書省爲文昌臺其郎各因臺閣改易爲名意亦人必一拜四下郎或尚書郎一拜中書郎故云臺閣分〇前漢御史府井舍百餘區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止朝去暮集因名柏臺又名烏臺〇唐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〇神羊即獬豸也知人曲直觸邪佞楚莊王獲之爲冠賜執法者服之〇漢蕭芝除尚書郎有野雉成羣當車送至岐路及下殿於前〇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以郎官上應列宿不許授郎位凡五星在帝座東北方萬里曰唐人自御史除省郎以爲至榮此詩曲盡體貼

〇李嶠 巨山

奉和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景龍三年中宗幸嗣立山莊命從官賦詩制序冠篇令西安府有逍遙公園故蹟

南洛師臣契東巖王佐居幽情遺紱冕宸眷屬樵漁制下峒山蹕恩回灞水輿松門駐旌旱蓽

幄引簪裾石磴平黃陸煙樓半紫虛雲霞仙路近琴酒俗塵疏喬木千齡外懸泉百丈餘崖深經鍊藥穴古舊藏書樹宿摶風鳥池潛縱壑魚寧知天子貴尚憶武侯廬 實語貼題有假借處

嗣立山莊在驪山鳳凰原之鸚鵡谷驪山長安東山北又東南二百里爲上洛任洛水南張說東山記韋公体含貞靜思叶幽曠朗亮卿廟而綿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烟出俗石潭竹岸松齋藥畹泉亭射雲木盡汾恍惚夢間閣念御筵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皇上聞而賞之廼命掌舍設帝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䌸樂停輿輦於青藹竹華榆於紫氣百神朝於谷口千官於池上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其

居曰清虛原内坡谷口峒山即崆峒在平凉上有問道宮軒于清黃帝李道於廣成子蓋在此山口灞水在長安城東本名滋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口後天子漢洪書於大酉山小酉山之中又方輿記秦人隱於小酉山中石穴有所藏書千餘卷口蜀志除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未嘗枉自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陳子昂 三見

白帝懷古 漢光武時公孫述據成都自稱白帝以蜀居四方之西而白西方色也因更名巴郡曰白帝城唐改夔州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

唐渝州周時為巴子國今重慶府巴縣是口蜀漢先主征吳為陸遜所敗還至白帝改魚復為永安宮居之諸葛亮受遺於此口禹貢五百里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以共荒野故謂荒服

峴山懷古 山在襄陽

秣馬臨荒甸登高覽舊都猶悲墮淚碣尚想臥龍圖城邑遙分楚山川半入吳丘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野樹蒼烟斷津樓晚氣孤誰知萬里客懷古正踟躕

晉羊祜鎮襄陽樂遊峴山有惠澤後卒人為立碑山上望者墮淚杜預因號墮淚碑口襄陽西北有隆中山武侯嘗隱於此口西王母白雲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方萬里曰此老杜前律詩也悲壯感慨即無譏口又曰陳子昂人但知其能為古詩一掃南北朝不知律詩甚精如白帝峴山二懷古詩即真老杜集中亦恐難別乃唐人律詩之祖也

○杜審言 再見

贈蘇味道

北地寒應苦南庭戍不歸邊聲亂羌笛朔氣卷戎衣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胡兵戰欲盡漢卒尚重圍雲淨妖星落秋高塞馬肥前只說邊景後說歸據鞍雄劍動插筆羽書飛輿駕還京邑朋遊滿帝畿方期來獻凱歌舞共春暉

少林羅可汗建庭於此合水謂之南庭此陸可汗建牙於雖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為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口後漢馬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口羽書徵兵檄也軍中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

明元瑞曰唐初無七言律五言尤未超然二
休之妙杜審言實為首倡五言則行止皆典
地迹有守遊人排律則六位乾坤動地地實
恐古七言則季冬除夜毘陵震澤皆極高華
雄整少陵繼也斤
代模楷有自來矣

附注杜審言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霜白宵鐘徹風清曉漏聞坐攜餘興往還似未離群

○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云

六位乾坤動三微歷數遷謳歌移大德圖識在金天子月開階統房星受命年禎符龍馬出寶錄鳳凰傳地即交風雨都仍卜澗瀍明堂推御極清廟乃尊先不宰神功運無私大象懸八荒平物土四海候人烟已晷辟生來統言至道偏甄書傍問俗維節近推貫秩此司空位官臨御史員旅詞執刀筆直諫罪楧船国有大臣器朝加小會從將行偷禮衆送

別仰神仙城開周京博閱河灰服遠捎覘分
水曲戕指絳臺前姑射聊長望平陽遂宛然
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昔出諸侯戟無何
霸業全中軍歸戰敵外府絕兵擁隂陰不卹
遠瞻聆肅命虞西河般風俗東壁桂星聚井
邑紛榆社陵闈松栢田榮光朝掩代佳氣曉
侵燕雨霈鴻私滌風行睿旨宣惇婆妨疢苦
冢釣絛貞堅人樂逢刑措時康洽賞筵暘晱
秦氏級恩信漢家錢擁傳咸翊首稱觴詠比
有拜迎洏道路舞詠溢郊御鍛氣兩衡白勞
除北慎玄飛霜遣度海殘月迴臨盛細漁朝
近門周流制塞旋興來睞馬策後尒抱麗泉
學慣八千卷文頒二百篇澄清符使者作須
有人焉禾以崇班開而云勝化捐偉才何磊
落酒賀發翻朝江海窄為該巴渝賦白牢一
聞歌聖道助曲荷陶勤○守歲侍燕應制云

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宮闕星河低拂樹殿庭燈燭上薰天彈弦奏節梅風入對局探花栢酒傳欲向正元歌萬壽暫留歡賞寄春前

○大酺云

毗陵震澤九州通士女歡娛萬國同伐鼓撞鐘驚海上新妝袨服照江東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火德雲官逢道泰天長地久屬年豐

○沈佺期 雲卿相州內黃人 太子詹事初唐

酬蘇員外味玄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蜀尚書省自漢以來尚書諸曹有郎中侍郎無員外唐制每曹置一員外郎寓直謂宿禁中以備非常也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衛諸宮殿

並命登仙閣。通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卷幔天河入。開牕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

樹早涼歸。冠劍無時釋。軒居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者有光輝。

此等題便用明朝

漢制尚書省在神仙門內故云仙閣崇檯門即尚書下舍門故云禮闈尚書郎更直五日○秦漢官大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唐尚書郎入直官給帷帳氈褥侍史二人執香爐護衣服○漢田鳳為尚書郎容儀端正每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秦初置郎令其署官有郎中侍郎凡三署毛執戟侍宮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王元美曰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當為最勝

同韋舍人早朝 舍人掌詔誥之官屬中書晉時始置

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玉珂龍影度，珠履鴈行來。長樂宵鐘盡，明光曉奏催。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材。儼若神仙去，紛從霄漢回。千春奉休曆，分禁喜趨陪。

閶闔天門也紫微宮門曰閶闔以象天門也○董仲舒傳游於巖廊之上晉灼注謂巖峻之廊也○長樂漢宮明光已見○漢韋賢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魏晉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草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之中書郎鍾會察有憂色問松取草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如此可大用真王佐才也裴休中書舍人制詞綸閣回五字之春任禮自中書除侍制詞禁垣揮翰五字曰宣皆用此事

胡元瑞曰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語唐人可法者盧照鄰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杜審言六位乾坤動三微曆數遷沈佺期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宋之問鍾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張說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李白蜀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高適雲紀軒皇代星高太白言此類最為得體

○宋之問 三見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長安故城在西府西北本秦離宮漢高帝自櫟陽徙都此未央宮在其西景龍二年中宗幸焉

漢王未息戰，蕭相乃營宮。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皇明帳前跡，置酒宴羣公。寒輕綵仗外，春發幔城中。樂思回斜日，歌詞繼大風。大風對斜日不同 今朝天子貴，不假叔孫通。未央宮用漢事佳

漢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前殿建北闕周迴二十里九十五步街道周回七十里臺閣四十三所宮門闕凡九十五帝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亡以重威帝悅○幔城幔帷似城也庾肩吾詩雜舟卷幔城○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漢高帝過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酒酣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初遂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厭之叔孫通起朝儀諸侯王以下莫不震肅帝曰吾今日乃知為皇帝之貴也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池在上林苑景龍三年正月晦日中宗幸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篇為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之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詞氣已竭宋詩猶陡健舉沈佺期遂服不敢復爭論也

春豫靈池會，用春豫字便好 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

槎拂斗牛廻。節晦蓂全落，要見得是正月晦急，香偶句以足其意

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用事淵切

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

來。影顯思巧

昆明池注三見池中有豫章臺刻石為鯨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有二石人象牽牛織女於池之東西○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如州府望宮中有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河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堯時蓂莢生庭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足十六日一莢落

月大至晦而盡月小則存一莢不落○漢武帝初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及後天竺僧法蘭至帝問之蘭曰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劫燒之餘灰也○詩大雅魚藻篇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周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漢武故事帝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帝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僧皎然曰此詩家射鵰手假使曹劉降格來知勝○王元美曰時小許公有聯云二石分河瀉雙珠代月移亦自工麗惜全篇不須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佺期結語

見翠句中眾句之間結語甚佳句中佳句梅禹金曰皇甫孝云宋詩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李詩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足以抑揚予謂宋詩意含而遠李詩意竭而終當宋勝

附記沈佺期詩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迴雙星移舊石孤月隱殘灰戰鷁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緹綺繞堤柳幔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臣彫朽質羞覩豫章材

和姚給事寓直之作秦有給事黃門之職漢因之後改侍中侍郎唐為門下省省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常時二人扮書一人

清論滿朝陽，高才拜夕郎。還從避馬路，來接珥

貂行。寵就黃扉日，威廻白簡霜。栢臺遷鳥茂，蘭署得人芳。語語足給事寓直起脫之甚與他對偶迥別禁靜鐘初徹，更疎漏更長。曉河低武庫，流火度文昌。寓直光輝重，乘秋藻翰揚。暗投空欲報，下調不成章。

詩大雅卷阿篇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以比明君之出盛世也○漢制給事黃門之職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唐貞觀初復置散騎常侍分左右皆戴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則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則右貂珥插也貂尾飾冠取其潤也○御史為風霜之任寫彈劾文於白簡南史沈約為中丞彈文皆曰奉白簡以聞○漢御史中丞兼典蘭臺秘書故

名衛晉〻天官書北斗魁前六星曰文昌武
廓即武曲也二星皆與紫微相聯〻將投字
出郢陽書別此〻詩小雅大東篇則
上章不成報章〇黃身栢臺漸已此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江在廣東韶州府亦名曲江

候曉踰閩嶂。乗春望越臺。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薜荔搖青氣。椰榔翳碧苔。桂香多露裛。石響細泉回。抱葉玄猿嘯。銜花翡翠來。南中雖可悅。北思日悠哉。似散不散收來 髩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何當首歸路。行剪故園來。

越王臺在廣州越秀山南越尉佗因山爲之
〇凡木蔓生皆曰薜荔在石曰石鮫在地曰
地錦繞叢木曰長春藤又曰扶芳藤
〇廣州誌椰樹無枝至其頂生葉
胡元瑞曰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一葉秋
賞慶孤雲帶鴈來勁風吹雪聚鴻鳥家水開
皆奇絕語能別此乃具眼〻蘇茂秦曰宋之
問賞髮能成素丹心已作灰子美白髮千莖
雪丹心一寸灰張說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
流子美殊無殘月影高枕聽江聲李華玉水
流宰有意雲泛本無心子美水流心不競雲
在意俱遲餘溢翡翠巢書聚鴛鴦之約戍子
美指聚寫來析蜻蜓立釣絲韋莊百年流水
盡萬事落花空子美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
空諸公句意相
類子美自勝
〇蘇頲廷碩雍州人襲封許世稱小許公與
張燕公並以文章顯號燕許大手筆

唐

同餞陽將軍兼原州都督御史中丞 原州屬關內道〇原州都督府今平涼府其一縣也〇御史大夫本有兩丞其一曰御史丞其一曰御史中丞秦官也隋世諱中字中丞唐貞觀末復舊

古地接龜沙。良家使虎牙。然明方改俗。去病不爲家。將禮登壇盛。軍容出塞華。朔風搖漢鼓。邊月思胡笳。旗合無邀正。冠危有觸邪。當看勞旋日。及此御溝花。

秦惠王建張儀築以爲之行迹築城故云
龜沙武元衡兵行張斛谷詩折衝古地接龜
沙句〇虎牙漢將軍之號〻後漢岑彭與字然
明桓典問三爲虎牙將軍〇已武化大行或
以爲鄭大夫既明與此無涉〇後漢武帝爲霍
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〇漢高
常元年設壇具禮拜韓信爲大將〇唐李靖
兵法諸軍將五旗各准方色太宗白方色五
旗爲正令擇麾折衝爲奇手分合爲變其隊
數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
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則兩旗交十隊合則
五旗相交閉五交之旗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
之旗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一復
散而爲三其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
〇御史多此取
御之義詳已見
〇張說 再見

奉和聖製途經華嶽

西嶽鎮皇京中峰入太清玉鑾重嶠度縱騎遊
雲迎華嶽景物備出先述紀華嶽語雖備工在三四句白日懸高掌寒
空映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宰聞仙情情字未安情字可激
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羣臣願封岱迴駕勒
鴻名

華嶽西嶽華山也在西安府華陰縣南句虎通云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一說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人服之羽化故名○華山記華山四面峻如削成上有五崖比岳一坡巍而列自下遠望儼為掌形說二華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掌跡具在近涇○黃帝晝夢遊華胥氏國既覺怡然自得天下大治如其國○漢武帝造望仙臺歲時祈禱幸焉○洛書五十六字皆綠○岱泰山也為五嶽之長故曰岱宗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云云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張九齡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蒲關即蒲津關在蒲州府河東縣

在蒲州則黃河西岸在西安則黃河東岸

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迴長堤春樹發高掌曙
雲開龍負王舟度人沾仙氣來后六句與前三四句競爽而較典
河津會日月天仗役風雷東顧重關盡西馳
萬國陪還開股肱郡元首詠康哉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莊子黃帝問廣成子於空同之上往見之曰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禹南省方濟江黃龍負舟而視龍猶蜒然願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列仙傳老子西遊函谷關令尹喜先見東來有紫氣知真人當過此○漢文帝召河東守季布至闕歸郡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虞書皋陶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胡元瑞曰初唐沈宋外蘇李諸子未見大篇獨曲江諸作含清拔於綺繪之中寓神俊於莊嚴之內如度蒲關登太行和許給事酬趙侍御等作同時燕許稱大手皆莫及也

附記九齡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孟月攝提貞乘時我后征晨發九折度艱戒六軍行日御馳中道風旆卷太清戈鋋林表出組練雪間明順動希皇豫高深奉睿情陪遊七聖列望幸百神迎氣色烟絕吞貝光草尚崇之衆稱萬歲兮此岁同聲○餘光並選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未央鐘漏晚仙宇藹沉沉武衛千廬合嚴局萬
戶深左掖知天近南牕見月臨樹搖金掌露庭

接王樓陰。他日聞更直中，省屬所欽。輦華大國實。夙夜侍臣心。逖與乘高闥。雄飛在禁林。寧思竊抃者，情發爲知音。

不狥不帶，律之高者

禁中直舍曰廬。○給事黃門下省故稱左掖。○金掌即仙人掌，巳見。

酬趙二侍御史西軍贈兩省舊寮之作

唐制門下中書在宣政殿東西，總稱北省；而尚書在外，謂之南省。又別稱門下爲左省、東省，中書爲右省、西省，而復通謂之兩省。

石室先鳴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常願割。持斧竟稱雄。應敵兵初起。緣邊虜欲空。使車經隴月。征旆繞河風。忽枉兼金訊。非徒秣馬功。氣清蒲海曲。聲滿柏臺中。顧已塵華省。欣君震遠戎。明時獨匪報。常欲退微躬。

漢藏秘書於蘭臺石室，以御史中丞主之。○漢書賈誼云：操刀必割。西征賦：制者必割。實杏操刀本此。○漢侍御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指盜。○交河界中有蒲昌海，一名鹽澤，比北地之水卑，名曰海，小而大之也。○柏臺已見。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暫揚旌。寵賜從仙禁。光華出漢京。山川勤遠略。原隰軫皇情。爲奏薰琴倡。仍題瑾劍名。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侯功復成。歌鐘旋可望。枕席豈難行。四牡何時入。吾君聽履聲。

漢書蕭何曹參爲一代之宗臣。式謂唐重世系，曲江與燕公同姓，故以稱之。張嘉貞和詩亦云：天賜我宗盟。○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比，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次二星曰中台，東二星曰下台，在人爲三公位。○宋檀道濟見收，憤曰：壞汝萬里長城。○詩小雅天子遣使臣曰皇皇者華，於彼原隰。勞使臣曰四牡。非〻周道陵遲。○本作鳴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晉書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鮮餉二丞刺類姓曰龍[illegible][illegible]曰。太阿。○漢初置材官於郡國。武帝時[illegible]明符。郢門丹以遠地大郡良家子補羽林郎[illegible]兩。方爲有當往つ周宣王命仲山甫城齊戶吉。甬[illegible][illegible]通之曰仲山甫但齊式遇其歸夕張。良拂[illegible][illegible]南於留頭封留乃封留侯○百得。公伐[illegible]章發蕭魚部伯如女肆二八數鐘二。肆公賜配株文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纂。人和我輕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猴。人無不得志，請與予共樂之。歌鍾歌時所奏。凡懸鍾磬全爲肆，半爲堵。○漢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計有功曰：明皇賜說詩云：命將綏邊服，雄圖出廟堂。議應制詩有後來恩侍望，許囚不漆身之句。報嘉貞云：山川育是陣，草木想爲文。遷從懸云佇聞歌缺杜凱入禁色玉除加仁

云向來詞論者今見勢然然皆取制誥之壽獨九齡詩宗臣事有征蠻靖在休兵天與三台座入當萬里城翻南方唯華河古晉揭旌又開府六部勇許日五戍平山南縣懸疾留伏功徒成大議取旋師但武之意求得許云以旨泉亭渴其徐海自清亦有深意四鼎

○王維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自外入朝與計班省日朝集使

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玉乘迎大客。金節送諸侯。祖席傾三省。褰帷向九州。楊花飛上路。槐色蔭通溝。來預鈞天樂。此句因前下句而說亦承起句而來歸分漢主憂。宸章類河漢。垂象滿中州。

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皆都關中鎬為宗周○禮天子冕有十二旒維早朝詩即用此首而句縮為一句云萬國衣冠拜冕旒○周禮王之五輅一曰玉輅又小行人掌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上國人節澤國龍節皆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竹為之虎人龍三者諸侯使臣所執○刺史以何中為之令為三省○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行部台郎者褰其帷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鈞天樂天帝樂也中央為鈞天說見列子又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

送李太守赴上洛今陝西西安府商縣本契始封地唐天寶初為上洛郡

商山包楚鄧。積翠藹沉沉。驛路飛泉灑。關門落照深。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晝欲陰。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荊岑。若見西山爽。應知黃綺心。

商洛山四皓隱處亦名楚山在商縣東南又東為武關○詩秦風小戎篇在其板屋蓋西戎之俗皆然○丹水出上洛西南冢嶺山東流至南陽內鄉縣與淅水合內鄉本楚之白羽地在周為中鄧伯州之封春秋并於楚故略即今虢州唐為虢略縣之荊山在西安府富平縣登後賦薛荊山之高岑○晉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見世說新語○陳留志云辛夏字宣明常居東國中世謂東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為友避秦亂隱入商山是為四皓

顧與新曰全篇敘行色結句著界古意詞多老成靜雅

送祕書晁監還日本日本古倭奴國後惡倭名更號日本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貞觀初遣使入朝其有願留中國授經辭業者久乃請還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神龍且到送日本無過之者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

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

積水謂海也。本呂氏春秋。○以九州用騶衍語。史記騶衍好為閎大之言，言中國名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中國外如神州赤縣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列子渤海之東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皆仙人所居。五山之根無連著，隨潮上下，帝恐流於西極，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始不動。○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三千餘圍，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稱為扶桑公。集中又有送鼂監還日本序，其內云鯨魚噴浪，鷁首乘雲，扶桑若薺，鬱島如萍等語，與詩義頗合，或一時贈別所作。皇甫子循曰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亦可謂工於發端矣。謝靈運登海口盤嶼山詩莫辨洪波極，誰知大壑東，良自有本。

○李白 四見

送儲邕之武昌 武昌即古之鄂地，孫權破關羽，自公安徙都此，因名武昌。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為別，啣盃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滄浪吾有曲，寄入櫂歌聲。

黃鶴樓在武昌城西南隅，詳別見。○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謝朓詩洞庭張樂地，蕭湘帝子遊。○史季布傳曹丘生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屈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孟浩然 十見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楫師。寧忘經濟日，不憚沍寒時。洗幘豈獨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息鳥無疑。雲物吟孤嶼，江山辨四維。晚來風稍緊，冬至日行遲。極有惟致，思索所及。作 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辭。激字有生意。渚宮何處是，川暝欲安之。

松滋江在荊州府松滋縣北，岷江至此分為三派，下流三十里復合為一，達於江陵，即今川江也。渚宮在江陵故城東南，楚襄王之離宮，宋王之故宅。○楚狂士陸通高臥松間，以受霞氣，幘掛松須，有鶴銜去水濱，通洗之，因與鶴同去。○濯纓屈原事，今荊州有濯纓臺，云是屈原濯纓處。漁歌見上。劉會孟曰工處渾然，不似深思者。

○高適 四見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今兩廣，唐貞觀中置嶺南道。

嶺外資雄鎮，朝端寵節旄。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是鸞壽對 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風霜驅瘴

篤忠信涉波濤。便（宋人用忠信字）酸那復得此別恨隨流水。交
情脱寶刀。有才無不適。行矣莫徒勞。
凡將命者必持節以爲信上下相重取象竹
節因名曰節以毛爲之故云節旄○(尚書)鄉
士悵月詩用月卿本此大有使星因稱使臣
曰星使○(尚)禹雜記廣州昔有五仙騎五羊
而至遂名五羊此似有理廣州記所載五羊
銜穀楚庭却不常以此名廣州也工兀美有
鮮○柳州古爲累郡領南有象山其形似象
郡名因之○晉吕虔有寶刀以授長史王祥
曰苟非其人刀反爲決君有令德宜
佩之凡詩中虔刀己刀並用此事
謝茂秦曰詩有簡而妙者若劉禎仰視白日
光皎皎高且懸不如偉玄日月光太清阮籍
一身不自保何況淹妻子不知裴說遊亂一
身多戴叔倫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裡遠不知
司空曙乍見翻疑夢沈約及爾同衾長悲從
別離時不如雀滄老別故交難衛萬不可來
集見江水不如子淡江色映跳蕭劉猛聖恥
垂拱光水作在家父不如浩然端居恥色不明
徐劉千古還同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寄
如慾文賓飛泉界石門張九齡有肯爲打幾
免良理人術不如韋應物是色流奇條道
張良器龍門可涉忠信舟楫不古愧高劉
忠信涕波濤塗漸與骨肉遠梁於知沒若
不如王維文客催憶僕亦有簡轉常奴者鳥
鮑象夕爲飛向月不昔孟德而明佳詩慈
鵲南飛烏鵲雙珠代知後不如月之星不應
明月盡蘇頗珠來月爲錫不末江門淺意
如遠別自有夜太白劉君試欲問流添別剃
與之誰情不知機三精歡同東江水淨如
樹有花短長陸王初河別梁同株不知許不悵
手美騎兄弟樂日照我征衣上征衣衡夢
春風到洛城不如填兒婦夢不知湖水澗旋

來還到洛陽城陸季良曲崖山青不如我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李義山江上晴雲
雜雨雲不如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
無情卻有情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不如卿
午厚日午睡覺無除
聲山童隔竹敲一音

陪賀侍御泛靈雲池 涼州

白露先時降。清川思不窮。江湖仍塞上。舟楫在
軍中。舞換臨津樹。歌饒向晚風。夕陽連積水。
邊色滿秋空。乘興宜投轄。邀歡莫避驄。誰憐持
弱羽。猶欲伴鵷鴻。
適又有陪侍御靈雲南亭宴詩其序曰涼州
近湖高下貫池亭盃以暇蕃落也白簡在邊
清秋多興況水具舟楫小兼亭臺始臨泛而
寫煩慮登陟以寄傲絺桐徐奏林木更爽湖
天一望雲物蒼然與此詩盃
一時作○按靈雲避驄盃已見

○杜甫 四見

重經昭陵 唐太宗陵在醴泉縣西○天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
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人用經入詩他郡此使批節
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
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草昧不齊昧而不明言隋末之亂也○庾信
詩道永昧二天物長捲一戎衣○(書)予欲左佑

有民汝冀又使宄百撥亮采恵嗨又玉刹哉武王烈○熊羆淵兵衛護陵寢眢○京房易飛候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崩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彩雲在松下如車蓋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時有吐蕃之黨項與僕固懷恩之亂○唐廣德初年自梓州暫往閬州作閬州即今之保寧郡

萬壑樹聲蒲。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廓。別酒寄江濤。句 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群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悵然起淒然結

陳無己曰杜牧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為警絶而子美纔用一句千崖秋氣高語益工

春歸 廣德初公再歸成都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歸家。歸字重一作為字

范元實曰杜有喜用字如備物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卻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警策要自穩愜○葉少蘊曰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著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淰燕體輕弱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得其氣格超勝居末諸子為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細柳織金梭體矣

江陵望幸 上元初以江陵府為南都○廣德初吐蕃入寇代宗幸陝以衛伯玉拜荊南節度使○是時代宗議幸江陵故有此作

雄都尤壯麗。望幸欻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烟含越鳥。舟楫控吳人。中四句應首句 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後六句應次句

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漢武帝初幸分陰至洛陽優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千里○宗臣指郭子儀代宗幸陝郭子儀從復京師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洛陽雲臺漢明帝圖畫中興二十八將於上○涸鱗涸轍魚也莊子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活耳君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蓋寓言詩用涸鱗本此

劉會孟曰且悲且喜愈卒有氣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沲江圖（嚴武幕中作）

沲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蕊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城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指嚴鄭公）丘壑道難忘。

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岷山江水所出也在成都府茂州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岷水自江出為沱江在成都府新繁縣○玄圃海外神仙所居十洲之一○晉謝安官太傅初臥東山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楊庭秀曰）杜詩排律多矣獨此變枝寸寸是玉攢枝梗片片皆香也然排律但可止此至五十韻或百韻非古法矣又曰老杜山水圖云沱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甫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劉會孟曰此篇句句皆畫意正似未離本處謂義畫明兒童之見也○春甫兄曰子美題畫不分妙者粗亦是畫景所助據愚見如毫末繪事等字不用亦尤妙子美以為然乎

行次昭陵（天寶五載自東都歸長安應詔道中作）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有典有則）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狀他父子間意）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上句寂寞下句精爽實入玄矣　思）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唐書）隋煬帝末天下大亂李密竇建德等並起太宗奉高祖舉兵太原李靖等為將首定關中逐平天下○太宗方四歲時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蘇秦傳）秦虎狼之國也○天屬父子也高宗即位禪於太宗故云尊堯典太宗功德可歌如禹故云協禹謨○風雲本易雲從龍風從虎此謂李靖從高祖而起也○黃帝鼎成先去後人名其地為鼎湖詳已見○（漢書）宣帝賜霍光玉衣梓宮漢武故事高皇殿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又平帝時帝廟衣自在匣外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天寶初老子降於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天寧坊追尊聖祖大道玄元皇帝仍詔州郡立紫極宮畫像事之五聖則列侍左右五聖高祖太宗中宗高宗睿宗也天寶間並加大聖皇帝之稱）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

非常。碧甃初寒外，金莖一氣旁。金莖凡語變化象上句正欲如此清狹耳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唐尊老子為聖故曰盤根曰奕葉曰祕曰飾皆以祖廟事言之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筝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恰恙者

老子

廟在洛城北，故曰配極。○玄都，丹臺仙眞之所。○屢會肯義禁籞者，禁苑之籞，斯竹以懸絕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分官守祧，注：遠廟曰祧，遷主之所藏也。又地官掌節，注：節猶信也。○老子生指李樹為姓，而唐李姓，依以仙李尊稱之。○漢景帝后夢日入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奕葉猶累世也。○史記老子不作世家，置於列傳。○明皇皆親注道德經。○吳道子，陽翟人，工畫，事圖史補。云：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鄴發尚升平公主燕集，李端擅場。送別相廻江淮，錢起擅場。乃知子美詩吳生遠擅場，唐人素有此語。○衮衣裳九章，一曰龍。天子之龍，一升一降，龍首卷然，成謂之衮。○風箏詩鈞也。古人殿閣譽發閒有風琴風箏。○銀牀井蘭也。古舞歌後圖靈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棄去。漢文帝崇尚其術，皆傳河上丈人經。

詩意謂在周時為柱史，卑矣，然能使後世拱而師事之。○谷神謂虛中之神也。老子道德經：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胡元瑞曰：杜謂玄元皇帝廟十四韻，清麗奇偉，勢欲飛動，可與吳生畫手並絕古今。岷山閬詩氣象筆力，迥然不侔矣。

○李頎　三見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雲華滿高閣，苔色上勾欄。藥草空堦靜，梧桐返照寒。清吟可愈疾，攜手暫同歡。墜葉和金磬，饑烏鳴露盤。伊流惜東別，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署，雲霄何足難。結處見入京意

勾闌猶云曲欄。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重金勾欄。○李長吉詩：蟪蛄弔月勾欄下。字又作鉤。○伊水在河南府，自盧氏縣流經洛陽、偃師入洛。灞水，長安八水之一也。○漢官儀：尚書郎含雞舌香奏事。舊說漢侍中刁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後遂為故事。

○岑參　四見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　虢州今河南府陝州，周封虢仲於此

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園萬嶺低。殘虹掛陝北，急雨過關西。（登慈恩寺浮圖五言古吳與此作幾有同處）酒榼緣青壁，瓜田傍綠溪。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攜。唯有鄉園處，依依望不迷。

○祖詠 再見

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

田家復近臣，行樂不違親。霽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以文常會友，惟德自成鄰。（用經語入詩得此聯為工穩）池照窗陰晚，杯香藥味春。欄前花覆地，竹外鳥窺人。何必桃源裏，深居作隱淪。

寒華下歲時記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貴戚清明詩將風吹柳絮新火起厨烟詩朝來新火起新烟○桃源在武陵即所謂武陵源也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壺山東帶鉢羅溪周迴三十二里秦時人避亂居此晉太元中漁郎捕魚逐道誤入其境問所從來不知人世已更漢記也陶淵明有記

殷璠曰詠詩覺刻省静則思不亂雖不高調頗凌俗至如霽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亦可稱為才子

○鄭審 大曆初為秘書監 有寄鄭監一百韻 盛唐

奉使巡檢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秦川

詠歌

聖德周天壤，韶華滿帝畿。九重承渙汗，千里樹芳菲。陝塞餘陰薄，關河舊色微。發生和氣動，封植眾心歸。春露條應弱，秋霜果定肥。影移行子蓋，香撲使臣衣。入徑迷馳道，分行接禁闈。（說詩沉擇）何當扈仙蹕，攀折奉恩輝。（香池用何當）

王言曰渙汗易渙卦九五大號渙汗大號謂散其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劉長卿 再見

行營酬呂侍御（公自注時[illegible]陽軍大夫[illegible]）

以舟臨賊舊復有水火迫於征稅詩以毫御

不敢淮南臥，來趨漢將營。受辭瞻左鉞，扶疾拜前旌。井稅鶉衣樂，壺漿鶴髮迎。水歸餘斷岸，烽至掩孤城。晚日當千騎，秋風合五兵。孔璋才素健，（健一作重）早晚檄書成。

漢武帝使汲黯守淮陽不欲行上曰吾欲得公之重臥而治之○武王伐紂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非稅非田之稅鶉衣謂衣敝懸結如鶉也見荀子○陳琳字孔璋時記袁紹使典文章辟為曹操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觀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

高仲武曰長卿詩体雖不新奇甚能鍊飾大抵十首已上語意稍同於落句尤甚思銳才窄也如草色加湖綠松聲小雪寒又沙鷗驚小吏湖色上高枝又氷歸餘斷岸烽至掩臥城又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哉長積指蓋餘之類與其將軍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謂傷而不怨亦足以發揮風雅

送鄭說之歙州謁薛侍郎（歙州今徽州薛為歙郡郡晉為新安）

漂泊來千里。謳歌滿百城。漢家尊太守。魯國重諸生。俗變人難理。江傳水至清。船經危石住。路入亂山行。老得滄洲趣。春傷白首情。（滄白暇射）嘗聞馬南郡。門下有康成。（恰是送鄭說語）

（後漢馬融為南郡太守鄭康成受業其門業成辭歸融嘆曰大道東矣）

唐詩選註卷之五目錄

七言律

沈佺期

古意

龍池篇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紅樓院應制

再入道場紀事應制

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

韋元旦

興慶池侍宴應制

蘇頲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張說

幽州新歲作

邕湖山寺

遙同蔡起居偃松篇

○賈曾

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李邕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孫逖

和左司張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

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及諸公

○崔顥

黃鶴樓

行經華陰

○李白

登金陵鳳凰臺

○賈至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王維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

覩聖恩便賜燕樂敢書即事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

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敕賜百官櫻桃

酌酒與裴迪

酬郭給事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李憕

奉和聖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

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李頎

送魏萬之京

寄盧司勳員外

題璿公山池

寄綦毋三

送李回

宿瑩公禪房聞梵

贈盧五舊居

○祖詠

望薊門

○崔著

九月登仙臺呈劉明府

○萬楚

五日觀妓

○張謂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高適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夜別韋司士

○岑參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西掖省即事

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

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

○王昌齡

萬歲樓

○杜甫

題張氏隱居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曲江對酒

九日藍田崔氏莊

望野

登樓

秋興

吹笛

閣夜

返照

登高

○錢起

闕下贈裴舍人

和王員外晴雪早朝

○韋應物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

○郎士元

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

○盧綸

長安春望

○張南史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同前

○李益

鹽州過胡兒飲馬泉

○柳宗元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

○韓愈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卷之五目錄畢

唐詩選註卷之五

七言律 七言律詩又五言八句之變也唐以前沈君攸七言儷句已近其詞至唐人始專此體

○沈佺期 再見

古意 樂府作獨不見

盧家少婦鬱金堂 堂一作香按下句堂與梁相承為切當以堂為是 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玄菟城南秋夜長 一本作 。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年來十二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白狼河玄菟城皆在胡地漢昭帝時朝鮮為樂浪玄菟二郡六朝皆始經玄塞絡繞白狼河梁元帝以黃龍對玄菟城夜開府以玄菟郡對朱鳶城○龍出詩多用流黃機中婦織流黃殘石崇詩流黃題疊機中所織黃黑之間色也楊用修曰嚴滄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此篇為第一二詩未易優劣或以問予予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胡元瑞曰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用樂語為合

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黄同樂府詩也同一
人詩也然起句千古驪珠結語成就足學
者竹出此關則青
龍號秋可盡火矣

龍池篇

武后時長安隆慶坊南民家井溢浸成大池彌亘數十頃丕相王子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神龍五年中宗泛舟池上宴群臣以壓之號曰龍池即龍慶池也後玄宗即位以隆慶坊舊邸為興慶宮作龍池樂辭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
分黄道龍向天門入紫微五龍四天兩池律詩下字重著惟此為多
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鳧鴈有光輝分明故意是亦一法

為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收緒

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以天文言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文志日之所行曰黄道黄色之中也黄道即中道也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王昌齡詩亦以黄道對紫微○西京雜紀○漢武帝作太液池池中鳧雛鴈子○安樂其間○尚書大傳大水小水東流歸海○田子執曰人但知李太白鳳凰臺出於黄鶴而不知崔顥又出於龍池篇也若鸚鵡洲又鳳凰臺餘意耳沈詩五龍二池四天崔詩二白雲二黄鶴二去二空二人二悠悠歷七美疊字李詩三鳳二凰二臺六鶴二地二江三川二青青字四篇凡犯一軸天錦爛然各用疊字成章尤為奇也

附記太白鸚鵡洲詩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烟開蘭葉香風起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公主中宗女也帝遷房陵而主生神龍初制太平安樂等七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皇家貴主好神仙別業初開雲漢邊山出盡如
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粧樓翠幌教春住舞
閣金鋪借日懸敬從乘輿來此地稱觴獻壽樂
鈞天

鳳翔府有鳴鳳山○飲龍川即渭水也嘗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金鋪謂門扇鐶鈕也夾有金玉龍獸以銜環者按鋪古器名鑑方鋪圓乃禮器也漢門銜瑣處有鋪首正象其圓彩蓋或代已有之或以章泰或以螺蚌或以金卑各貴其所王之德也西都賦以排玉戶而兕金鋪蜀都賦金鋪交映長門賦排玉戶而撼金鋪張正見詩飛閣掖金鋪

紅樓院應制

長安嘉猷坊中

紅樓疑見白毫光無端却生出白毫光亦奇寺逼宸居福感
唐支遁愛山情漫切曇摩泛海路空長經聲夜
息聞天語爐氣晨飄接御香誰謂此中難可到
自憐深院得徊翔

白毫光是佛光也晉支遁愛剡東岇山就深公買之深公笑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見世

說○傳燈錄二十八祖達摩自天竺國泛海見梁武帝不契食滯上嵩山面壁九年端居危坐而逝

册入道場紀事應制

南方歸去再生天。內殿今年異昔年。見闢乾坤香葉新定位。看題日月更高懸。行隨香輦登仙路。登仙四字不斷好、坐近爐烟講法筵。自喜深恩陪侍從。兩朝長在聖人前。南方爲火盛無之地故佛有南無之稱號生天猶云度世

送同杜員外審言過嶺 題中闕字嫌。雲卿時爲給事中考功郎以張易之敗長流驩州杜亦通易之流峰州並嶺外驩州今安南國又安府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崇山一作青山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鴈幾羣。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同謁聖明君

崇山距越裳四十里佺期有從崇山向越裳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杉谷度北上竹溪深竹溪道明水所谷古崇岑以北証之崇山當在交廣之域所謂放驩兜於崇山即此○安南志大海環交州等府東南佺期文有漲海詩云嘗聞交趾郡南與貫胸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越人遙捧翟漢將下看鳶北斗橫山掛南風漲海牽別離頻破月容鬢驟催年處道崩城波明心不應天擬此一時所作○衡陽有回鴈峯鴈至此不南去今衡州用城南

王歐美曰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稽詬之將併古人無所容喙也然古今寬嚴不同作詩者既知是病不妨併去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三壓情字如杜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書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三何至王摩詰暮雲空磧玉鞭角弓二馬俱罷任下白社青門青稼白鳥一首互用此皆是失被點處必不可備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雨有二聯中龍用者一二三四有入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耶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郎景後必不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高山石淙前聯行遍香爐天聯神鼎寰蓋遙壓本字本嘉州聖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抑旒旗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惹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嚴有在使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免人掃論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骨參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各有微瑕如吾人不能遙便自誦不流觴不爲可也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樂人濫觴尤不可學

○韋元旦 京兆人中書舍人初唐

興慶池侍宴應制 池在長安城東初名隆慶後以玄宗諱改爲即龍池也詳已見

滄池漭沆帝城邊。殊勝昆明鑿漢年。夾岸旌旗

疏鑿道中流。簫鼓振橫船。雲峯四起迎宸幄。水樹千重入御筵。宴樂已深魚藻咏。承恩更欲奏甘泉。

張衡西京賦。顧臨太液滄池漭沆。太液池色蒼。故曰滄池。漭沆。大貌。○天子行道曰輦道。○通典。樓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狀如城壘。漢武帝秋風辭曰。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此用其語。○甘泉。山名。漢置宮于上以祈祀。成帝時郊祀甘泉泰畤以求嗣。楊雄上甘泉賦諷之。○見明魚藻。西已見

○蘇頲 再見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沈佺期有詩見前

騕褭羽騎歷城池。帝女樓臺向晚披。露灑旌旗雲外出。風迴巖岫雨中移。當軒半落天河水。遶逕全低月樹枝。三四不及沈佺期。五六過之。簫鼓寧辭遊陪宴日。和鳴雙鳳喜來儀。

王元美曰。開元彩筆無過燕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慨多工。而賞傑不知始興。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宮在灞水西。隋文帝建。煬帝改曰長樂宮。後名望春。

東望望春春可憐。望春。春眺。更逢晴日柳含煙。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下宮平懸內。字盡高故。細草偏承回輦處。飛花故落舞觴前。二字偏故。有形不見。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絃。有情。

楊用修曰。唐自貞觀至景龍。人之作應制初盛唐間。[illegible]之新[illegible]。獨蘇頲一首[illegible]。其[illegible]。又一見中[illegible]。桃花[illegible]。小臣一絕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illegible]。新梅從今結子。十歲預[illegible]仙源。詩一出。舉作皆廢。中宗[illegible]。分占女門之作。號桃花行。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公主。武后女。所生。后愛之。傾諸女。曆分即佐主權。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主第山門起灞川。宸遊風景入初年。鳳凰樓下交天仗。烏鵲橋頭敞御筵。繞是主家。往往花間逢綵石。時時竹裏見紅泉。今朝扈蹕平陽館。不羨乘槎雲漢邊。

唐人賦主第詩多用鳳凰樓烏鵲橋作對。李嶠詩。鸞將已辭烏鵲渚。簫聲猶繞鳳凰臺。沈佺期詩。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宗楚客詩。[illegible]。歎烏鵲橋前似畫川。松蘿之契。接秦僊公女登樓吹簫。乘鸞仙去。詳已見。七月七日。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以會牽牛。○平陽公主。漢武帝之女也。帝嘗幸其館。○乘槎已見。

○張說 三見

幽州新歲作

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嘗定，且喜年華去復來。氣洛 邊鎮戍歌連日動，京城燎火徹明開。遥遥西向長安日，願上南山壽一杯。

何遜與范雲聯句云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明帝幼聰慧為人……上問以日近長安近答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未聞人從日……又問之對日近舉頭見日不見長安○詩小雅天保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也

灉湖山寺 湖在岳州沅湘瀟汨之餘波也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遥野鳥聲。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巢由堯時二隱士○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遥同蔡起居偃松篇

清都衆木總榮芬，傳道孤松最出群。名接天庭多景色，氣連宮闕借氛氳。懸池的的停華露，偃蓋重重拂瑞雲。不惜流膏助仙鼎，願將楨幹捧明君。

說集此下有莫比靈樊南樹朽老江邊代不聞二句 王策記云千歲之松四邊披起上枝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也○松脂淪入地千年即為茯苓

○賈曾 洛陽人中書舍人初唐

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玄宗為太子時有詩曾時為太子舍人使在東都

銅門曉闢問安迴，金輅春遊博望開。渭水晴光摇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從商山老，托乘還徵鄴下才。臣在東南獨留滯，忻逢睿藻日邊來。

漢書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燕之為名也○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至寢門外問內豎安否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博望苑漢武帝為戾太子置使通賓客○漢高帝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迎致商山四皓從太子出帝顧謂戚夫人曰羽翼成矣太子位遂定○託乘引擾之意本楚辭鄴下才即建安七才子魏志陳留王曹植置西園於鄴與王粲瑒阮瑀陳琳徐幹劉楨諸才子夜遊賦詩○書洪範思曰睿睿作聖故天子之思慮曰睿想天子之文章曰睿藻

李邕 泰和江夏人北海太守初唐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蘇頲有詩 前已見

傳聞銀漢支機石復見金輿出紫微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 與小許公作 鄭為兄弟 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濺舞衣今日還同犯牛斗乘槎共泛海潮歸

博物志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還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此與乘槎撼一事

○孫逖 再見

和左司張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及諸公 題妙

婉曲可法○唐中書省有左右司

忽覩雲間數鴈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髙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共言東閣招賢地自有西征作賦才

長題不斷得覺難於氣貫此作得之第雲閒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東閣西征太泛

漢儀注御史多以立秋蒞以風霜始厲鷹隼初擊故云秋憲○春卿禮部郎之別稱○東閣公孫弘事已見○晉潘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

○崔顥 再見

黄鶴樓 在武昌城西南隅黄鶴磯上世所傳費文禕登仙乘黄鶴返憩於此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黄鶴樓黄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前四句叙樓名之由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後四句寓感慨之情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漢陽東樓武昌隔江七里○鸚鵡洲尾直貫鸚鵡黄祖殺禰衡處衡嘗作鸚鵡賦故遇害

顧華玉曰此篇太白所推服一氣渾成太白所以見屈想是一時登臨高興流出未必常有此作○劉會孟曰但以滔滔莽莽有疎宕之氣故勝巧思○田子藝曰篇中凡疊十字只以四十六字成章尤奇尤妙○范德機曰絶句若先得後二句律詩先得中聯此最作詩大病有起而後有承有承而後有轉有轉而後有合此秩然之序也若先得後二句則斷起承必不貫串先得中聯而後得首尾則起語必不出於自然且如老杜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蕩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前

原缺第十三、十四葉

起四句一氣而成此豈先得中聯者又如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使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一百五日又吹來桃花梨花參差開行人自笑不歸去瘦馬獨吟眞可哀此亦豈先作中聯者乎詩最難得起句中聯但變出古意古調不可以律拘亭寅之曰律詩開元之古意不可以古詩論涉一時傳不而後門移於池塘生春草不可雖黃要自不厭後之流於十餘而不覺紅深如出古韵勝以飾口泛為濟之長悠悠矣乃為猶以樹芳草要餘日之工崔顥人雖為律漢陽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洲為三山半落青天自有餘味也後世取鷺洲氣格白詩律不為律縛固意味索然矣所謂詩有青蓮白起然然而切也別才是宇雖然也

行經華陰華縣以在華山之陰故名華州

岧嶤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翻成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時平。一作畤借問路傍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

先輩評前六句皆雅結語以中唐獨

華山記曰太華西曰少華其山削成四方有蓮花毛女松檜三峯及仙掌石月之勝○華陰東有瀍關秦置歷代皆為要地○奈處曰時漢武帝立太乙及帝祠壇於甘泉宮是為泰時

○李白 五見

登金陵鳳凰臺

金陵今應天府楚威王因其地有王氣埋金鎮

失為盛唐太白曰劉君小好平鐘柳水號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范合詹炙人口謂有含蓄則綦矣

○王維 五見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不帳子語頗重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向鳳池頭。賈舍人結著

漢官儀衛士候於朱雀門外著絳幘專傳雞唱按周禮雞人掌夜呼旦以叫百官○宋陵云余來黃開人歌知雞唱與朝堂中所聞相似曉籌猶宮中五更初之舞也○人傳漏子之物曰尚唐制宮中有尚衣尚藥尚食等天官○宋玉獄上曰翠雲之裘○九天謂中央八方也猶一言為九數之極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九泉之類○鄭中記後趙王石虎詔書用五色紙著木鳳口中飛出閶闔覽燕仙業家龍鳳池口並中見已

頷華王曰右丞此篇典重與老杜頡頏後參及之他皆不及蓋氣象闊大音律雄渾句法與重用衣服字新清無所不備故也或問於其以用字太多耳○不謝茂秦曰白雨高宇雪裡高山頭白早贈白樂天兩聯用兩高字山高門白使于公必有高門發白社曰高山本高門為之高二義不同白如此兩聯最高於其字或把首尾可換子美曰江閣然賓許馬迎附於為上往來輕王維曰尚衣方進翠雲裘萬周衣冠拜冕旒二公疊字不害為大家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驪山有溫湯唐時治湯為池環山列宮

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回。只拈而前意思詩有別才如斗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

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乃止驪山東南露臺同在焉不存存者即風雨迷道。夕陽樓在驪山上小苑在長安東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新豐甘泉獻賦並已見。楊用修曰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獻賦則其託諷可知。○謝茂秦曰子美居夔州上句曰春知催柳別農事聞人說別說同韻王維溫泉上句曰新豐樹裏行人度聞道甘泉能獻賦度賦同韻此非詩家正法章碍上曰皆用韻額尤可怪也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覩聖恩便賜燕樂敢書即事開元初以

隆慶舊邸為興慶宮後又將邸遂為南內其正殿曰大同東北即龍池殿天寶中有玉芝產大同殿柱上

欲笑周文歌燕鎬。還輕漢武樂橫汾。豈知玉殿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燕鎬頒汾並已見沈約詩宴鎬鏘玉鑾遊汾衆仙伏[汾陰]期詩吳池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宋之問詩]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皆以二事作聯。○漢宣帝元年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色如金銅池承露也以銅為之。○[楚詞]采三秀於山間[謝惠連詩]靈芝望三秀注三秀歲三結實也。○雲五色為慶三色為矞。○尊酒器總名堯瓦尊虞泰尊[張說詩]侍酹爵尊蕭[姚崇詩]堯尊臨上席[程行諶詩]堯尊承帝澤。○[楚詞]援北斗兮酌桂漿以比斗言酒器者大之也。○史記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詳已見

頷與頸曰宏麗亦雅寫出修辭氣象一時君臣相悅意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大明宮初名蓬萊興慶閣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繞漢宮斜。鑾輿迥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迥曰迴盛唐用字只如此不類小家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豈亦不到為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結歸於正有回護

漢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杜注]記吾御宿自逢遊其詩黃山舊遶漢宮斜即

事也其字頌詩鎬鴻欲度千門雪〔虛綸詩〕封
體千門年色開此詩鶯與迎出千門御承光
章宮千門也建改劍在建章宮東之閣道即
梅之元和志秦始皇作閣道至驪山八十里
人行橋上車行橋下○〔禮記月令〕立春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郊
命相布德和令行
慶施惠下及兆民
〔顏華〕下〔口〕其尚狀出題景谷容與重用宇游
學不見工方綵錦之工足以縱逸○〔顏與〕行
〔口〕溫麗自然景象如書〔同〕予〔以〕上縱下
朝云方朋金門待言滑稽弄臣也班孔下筆
迎言游內變也仍開達方士東方朔蓬瀛
紛明以奈皇漢武神仙華色雙貝君非體也
〔宗〕楚客〔以〕龍遊開苑無芬尚里訪蓬
瀛可謂有歲幸觀八結句如太白君王多樂事
羨與萬方同樂元日仙榜承恩爭既醉方知
朝野更歡娛此詩為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
遊玩物華方待
邑從應制之體

敕賜百官櫻桃〔唐李湖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百官各有差
維時為文部郎中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闌。纔是寢園春薦後。纔字與下句方有照應今本作總非非關御苑鳥啣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將無作有見君恩有餘

芙蓉闕在京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有殿
故曰闕下〔子美詩〕芙蓉別殿謾焚香亦謂此殿
○上闌漢觀名在上林中○〔月令〕仲夏天子
羞先以含桃薦寢廟注櫻桃為鳥所食故曰

含桃○漢明帝夏筆臣大官進櫻桃盛以赤
英盤月下視之同色皆笑云空盤○〔梵詞〕標
數炒至有
蔗漿此
〔明元任曰〕韓退之有謝賜櫻桃詩失家舊
種明光殿炎帝還者本草經當以滿朝承雨
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
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
皇句二許五六語頗相以
然摩詰渾然勝退之詩

酌酒與裴迪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中四句正說人情反覆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

晉陸機君子行曰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漢鄒陽上梁王
書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
也又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
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由而至前也
○前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貢禹與陽為友
果為之遷光祿大夫世
言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顧華玉曰〕此篇以朋友反覆為諷諸者或
小人讒沮之類故以為此以解之草色花枝固
是時景然亦比喻小人冒寵君子顛頓耳○
〔王元美曰〕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
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
反法此足以盛唐所無尤不可學居庸城外
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然
兩字俱貴難易或惜可改者暮雲向馬字耳

又曰摩詰此篇與岑參□給事急官雜青□
狠端金尊映果省使君此上能相送河尹天
明生莫翻春城月出人皆歸戍花深馬去
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
晤我行日夜見江梅風葉盧花秋興長平白
忽迷天遠近青山從與船低昂青州已見白
石塔短棹又轉黄舁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
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物觀也然自有唐宋
之
辞
附居摩詰出塞作居庸城外獵天驕白草連
大野火燒原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
鵰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度遼
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酬郭給事

洞門高閣靄餘暉。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裡疏鐘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景色可想朝搖玉珮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强欲從君無那老。將因臥病解朝衣。省裡結中下字見盛唐温厚

洞門謂門之相當也見漢書董賢傳
黃門郎每夕對青瑣門拜謂已見
顏華王曰右丞善作宮麗語自其質
本色間口氣是結語深厚作者少及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嵩丘即嵩山梵

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智度論云遠
離處按字義蘭香草若乾草即清淨
之意
早廢

無著天親弟與兄。此禪師與居士嵩丘蘭若一峰晴。食隨鳴磬巢烏下。行踏空林落葉聲。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牀平。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生。上即佛謂禪師居

初天竺國無著大士及其弟天親菩薩明
大乘相與製論各五百部見楞古要解□果
篇詩公同作傳無水自錫千地泉湧數尺
□梁武帝同內賓光法師講經金陵感天雨花
天廚獻食因築雨花臺入西昇經
老君西昇開道竺乾號古皇先生

○李憕太原州人清河守盛唐

春和聖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王維有詩見前隆慶興慶閣

望春唐之三字

別館春還淑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遙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睿才。與王作亦相敵

○李頎四見

送魏萬之京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其致其語酸楚流利關城曙色

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工巧

空今歲月易蹉跎結語奇與含蓄不露

莫是長安行樂處

顏華玉曰不知多少宛轉誦之悠然○須元
常曰盛唐人多少火如李頎調川遊子鴻誰
歌昨夜微霜初渡河朝聞遊子唱曉色白用
其語御苑砧聲向晚多朝煞一曙照葉向子色白
惟其詩又工故名借之不敗然照向上衣聲勃荒務哀
璧之張如衣服宋字春朝詩終千門上衣荒斃闕
龍家珮聲五用字字出塞詩許暮雲空頭時
萬馬玉闕宮石勒雨用馬字地柳州字詩衡
驅馬洞庭三湘實夏口珠城長沙用字名字巢
山洞庭三湘

共詩神骨冷然絕出烟火要不免于万雜高
岑即無此等而氣韻遠輸燕斯二美獨見杜
陵然百七十首中利鈍雜陳汇變互
出後來沾沾者無窮註誤者亦不少

寄盧司勳員外

流澌臘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有高雅致

流澌水流也字出楚辭漢書王霸傳河
水流澌無船不可濟亦出其字○須晉書有
大史為有監有公○書曹郎入直供青縑
白綾被式以錦繒為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
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
囊護衣服薛退之紅綿花詩萬知侍史歸天
上故伴仙郎宿禁中又唐人詩春風侍女護
朝衣皆指此○漢魏以來名夜有五起甲乙

戊○漢成帝時客有薦揚雄文似相如者上
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後從帝至射熊館上長
楊賦

題璿公山池

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片石孤雲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孤雲一作白雲一作孤峯皓月一作孤峯言片月

華玉曰七言律忌後然易窮結句易涼何
此詩前雖五言後雖七言而不善五言後與之七也
○明人物在端詳不佳流斷連賦月言律作
之寺僧荒宮仙覺全工容而不織遠公極其淨而遂不
之朝閑遊子之婉皆可獨步千載跡

石又曰孤峯不免疊林孑若白月則指揮如
爾雅訪本只是杜撰改換字之端耳

意天花落坐臥，閑房春草深。看他不是外俗塵胸處，都不染唯餘玄度得相尋。

晉僧慧遠至潯陽見廬峯清靜結宇東林自
年六十不復出山○須達多長者白佛言第
子欲營精舍請佛住祇陀太子園裏八
十頃林木鬱茂可居何大子太子戲曰滿以
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
成凡千餘百區亦日給孤園見金剛經註○
菩薩本經佛者有大神力身紫金色三十二
相所智無窮却觀無極○圓覺經云譬清淨
摩尼珠映於五色註梵言摩尼漢言如意也
晉高僧竺常將如意塵尾以資談興○天花
已見○玄度許詢字
與遠公為方外友
全數英選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
公遁跡詩第二句下一拗體除七句皆平

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
函居文理不按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
合也余謂必有謊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
一字而對仗流轉盡法四失矣後觀即士元
詩曰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知號用李
傾詩盃以自信○王元美曰遺公逍迹處山
岑詗本十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調不諧仰
意亡征以吾弟懋定以為開士甚妙蓋言昔
日各公乖迹之岑今為開
十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

（）寄秦母三

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
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粳稻花侵縣，西
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

岑集五卷　二十四

臺郎

漢董巴輿服志二千石青綬千石六百石墨
綬○丞尉三百石長相二百石皆黃綬○荀彧
為中書令好薰香其坐處常三日香人稱令
公香亦曰令君香○漢定元功位次賜丞相
何劍履上殿帝曰吾聞進賢受
上賞乃封鄂千秋為安平侯
胡元瑞曰唐七言律起語之妙自盧家少婦
外崔顥岧嶢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
王維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賈
至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李頎朝
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杜甫西北
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花近高樓傷
客念萬方多難此登臨中天積翠玉臺遙上
帝郊居絳節朝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宮閣
迥添愁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皆鈿裳
宏龍久家正脉可法催騎詩洪入皇市有丙
臺出日登臨暫色開老杜卧老羅前江岸回
柴門不正逐江開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
下雨翻盆青城皓齒在樓船棲笛短簫悲遠
天鴉黃與栖白鶴撥城上攀掛復鳥啼岑參
滿樹枇把各若花卷倚相見具象蒼李頎新
加入邑以行苦近與單車去洛陽劉長卿若
為天畔獨歸秦對水看山欲暮春郎士元石
林精舍虎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杜牧江涵
秋影鴈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
雖意稍踈野亦自一種風致

送李回

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
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千巖曙雪旗門上，十
月寒花輦路中。不覩聲名與文物，自傷留滯去

岑集五卷　二十五

關東

太司農秦官名主錢穀金帛邊鄉調度皆為
報給即治粟內史也○聲名文物詳已見

宿瑩公禪房聞梵 梵音亦曰梵唄讚詠聲也

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
驚落葉，曉聞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
沓仍隨秋雨飛。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
歸依。覺緣絕難

花宮佛所處也亦曰花宮○心地本經語菩
薩心淨如地○僧有三皈謂歸依佛歸依法

界歸依
倍也
〔顧華玉曰〕詠物絶唱無以踰此起句帶景敘
其寓麗兩聯形容艶聲清切奇放結歸釋理
乃見本色

題盧五舊居

物在人亾無見期閑庭繫馬不勝悲窓前綠竹
生空地門外青山似舊時悵望青天鳴墜葉巑
岏枯柳宿寒鵄憶君淚落東流水歲歲花開知
為誰。

鄒子謂襄公曰其器在其人亡君以
此思哀將安不在乎見劉向新序

〔王元美曰〕李頎花宮仙梵物在人亾二章高
適黃鳥翩翩笑共此別二詠張謂星韶計日
之十孟浩然嘶城南面之篇不作奇
事龍語以平淡行之却足一唱三歎
〔附記〕高適送前衛縣李寀少府詩黃鳥翩翩
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
論交却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遶梁
山匹馬遲此地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淒
其○乘謂別草郎中星韶討日起峨峨雲樹
連大山吳歌南入洞庭陷愬去西過匹峽聽
猿多瑚峰洲上飛黃蝶齡剔堆沒起白波不
帳鯽中落落酒歎人無李別雖何○亂浩然
公安易城讀照城南面漢江流江峰開成南
不此十十來春來鳴宮午公瑕口坐館多樓
已箭秋青山郭羅綺晴綺綠水洲向夕波惊
明月動更疑神女弄珠遊○餘對並見潛
○祖咏三見

望薊門

燕臺一去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
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
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
長纓

薊門古燕地燕臺即黃金臺也投
筆班超事請纓終軍事並已見

○崔署 再見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臺在河南陝州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
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
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
花杯 結處了九日呈劉明府

〔神仙傳〕河上公漢文帝時結廬于河之濱帝
讀老子有不解因遣其所屬下車稽首公授素
書老子章句二卷遂失其所在帝築臺以望祭
之○三晉韓趙魏地○〔左傳〕肴有二陵焉其
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
也肴山在河南永寧府○關門令尹即關尹
喜也老子授以長生之術○晉陶潛為彭澤
令世稱陶彭澤嘗九日無酒出宅邊叢菊中
坐久之忽江州刺史王弘使白
衣人送酒至便於此所然獨醉
〔顧華玉曰〕此篇句律典重通篇句稱情景分
明又一意直下固足為法但看意律不離渾

○萬楚 開元進士李頎有東郊寄楚詩盛唐

五日觀妓

西施謾道浣春沙。碧玉今時鬬麗華。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奪將妒殺甚奇 新歌一曲令人豔。醉舞雙眸斂鬢斜。欲鬟斜對不同 誰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用五日事得趣

吳越春秋西施苧蘿山鬻薪女也今諸暨有浣浦俗傳西子浣紗於此○碧玉宋汝南王妾名梁元帝歌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庭又閱府詩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直將劉碧玉來過陰麗華又定迎劉碧玉將遇陰麗華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疑此指張遇○陰漢明帝宮人拂青黛蛾眉○梁元帝詩芙蓉為帶石榴裙○風俗通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名續命縷

王元美曰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為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妓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真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鱗極嚴刻却收此吾所不解又起句西施謾道浣春沙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鬬麗華又不相比

○張謂 二見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銅柱朱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越人自貢珊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三四譏御史不當貢獻自貢何勞供用意 字眼 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由來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意欲以不貴異物諷君不忍看三字 最佳

後漢馬援南征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在分茅嶺朱崖即崖州在大海中崖岸之出故名○伏波漢將軍之號○珊瑚樹海中有大赤黑二種漢初南越王趙佗獻珊瑚樹名樹○獬豸即神羊已見○老子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田子藝曰張正言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李義山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皆得忠君愛國之意結句須得此法

○高適 五見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二人同時

共一題妙○峽中即巫峽夔州也二國時吳分長沙為衡陽郡也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起句總說二人謫官 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疏。中聯以二人謫地分說却好切峽中長沙 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

李何等工雖凡中便含別態 末後收拾[illegible]以應首句

夜別韋司士

高館張燈酒復清。夜鐘殘月鴈歸聲。只言啼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黃河曲裏沙為岸。白馬津邊柳向城。莫怨他鄉暫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首從句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即此詩結意黃河每千里一曲一直其九曲白馬津即黎陽津也今滑縣地胡元瑞曰大率唐人詩主神韻不主氣格故結句率弱者多如杜審言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沈佺期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崔顥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高適聖代只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莫道他鄉怨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姚合誰得似君將雨露海求萬里酒扶桑惟老杜不爾如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之類極為深厚渾雄然風格亦與盛唐稍異間有濫觴宋人者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類是也

○岑參 五見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黃紫假對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劒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唐儀衛志朝會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外號曰內仗朝罷放仗○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胡元瑞曰岑參最善七言興意音律不減王維以盛唐宋以此篇頗頗王杜千古膾炙中二聯分入小景貴乎皆見早朝二字結對故李劉的贊鵲雨子雅曰諸公倡和此當為首常宋閒乾難四韻不佳耳○務庭秀曰七言衣須功德知員至諸公得和大明宮乃為異重和此詩者惟岑參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一聯最佳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長安雪後似春歸。積素凝華連曙暉。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首錬成字千錬成句工不可言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闈。聞道仙郎歌白雪。由來此曲和人稀。顧華玉曰此篇題添雪後二字句句見之用字溫麗清灑音律雄渾行乎其中絕用故實若出天造精金美玉自無瑕疵

西掖省即事

西掖重雲開曙暉。北山疎雨點朝衣。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平明端笏陪鵷列。薄暮垂鞭信馬歸。官拙自悲頭白盡。不如巖下偃

荆扉

【唐史】左補闕屬中書省在西故曰西掖○【南
部新書】麟德殿三面以三殿名故杜審言○有
蓬萊三殿侍宴詩謂蓬萊紫宸含元三殿○
鳳之青色者曰鵷古詩鷺鷥鵷鷺行謂朝官
班也○平明海際並本漢書李詩亦以此
作對平明忽劍制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

九月使君帶奉薦衛中丞赴長水

節使橫行西出師。鳴弓擐甲羽林兒。臺上霜威
凌草木。軍中殺氣傍旌旗。預知漢將宣威日。正
是胡塵欲滅時。前六句說下半題 為報使君多泛菊。更
將絲管醉東籬。後二句說上半題

天文志危虛南有衆星為羽林府蓋虛危愁
室近多奸邪故設羽林為軍衛漢武帝太初
元年置建章營因更名羽
林唐沿隋制有十二衛

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藍田縣屬西安府

回風度雨渭城西。細草新花踏作泥。秦女峯頭
雪未盡。胡公陂上日初低。愁窺白髮羞微祿。悔
別青山憶舊溪。愁羞悔憶四字並用一聯中非大手老筆不能妙妙 閑道
輞川多勝事。玉壺春酒正堪攜。

秦嶺在藍田界上有秦女峯○胡公陂在鄠
縣旁有虞思胡公陂○藍田縣西南有輞公
其地多勝王維置別業於此○晉武帝時紅
甲進一白玉壺容酒斗餘溫嶠勝人意詩用
玉壺
本此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扶風今鳳翔府

柳陌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起語皓麗而音沏急 下面遂寬發 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三林 語最要頻悟 籬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西
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結意深長音却畧急以數 上文妙甚

磻溪在鳳翔府寶雞縣東
南旁有石室蓋太公所居

【顧華玉】曰此篇深厚宛轉盛唐用虛之最高
者然亦畧帶景事不作全虛○【胡元瑞】曰七
言律對起則杜之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
白鳥飛迴實為妙絕而岑參雞鳴紫陌柳解
鶯橋二老工麗娛約亦可諷詠右丞多及說
對起無風韻不足多斂謐互起宜五言不宜
七言也○【王元美】曰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
徒飛為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有不自
知只隨者如則來為谷愁中月歸占砧淚發
裏山燭雁不堪愁裡聽雲山況是客中聽中
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對非不得數
隱隱逗滴錢別山來至百年蹊牛化三已五
啟啟旅天一涯便是長變以後手段○王啟
【罘】曰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
維錢起實相侶酬和予美全集半是大曆以
後共問逗滿實有可言如右丞明到衡山藉

嘉州函谷豬溪句閒隱峨眉盧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因執其言詩矣

○王昌齡 三見

萬歲樓 潤州城上西南隅晉刺史王恭建

江上巍巍萬歲樓。不知經歷幾千秋。年年喜見山長在。日日悲看水獨流。猨狖何曾離暮嶺。鸕鷀空自泛寒洲。誰堪登望雲烟裏。向晚茫茫發旅愁。

顧元緯曰盛唐有偶落晚唐者如李頎盧五舊居岑參秋夕讀書之類又王昌齡孟浩然二君非七言律手俱有題萬歲樓作不必護其所短亦不得掩其所長

○杜甫 五見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起借伐木詩意賦而興也 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二四寫日倚處幽棲之地以上總紀來訪隱居之事後乃美張 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上二字成句下五字即解上二字是折腰體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處作去聲虛舟正對出處

詩小雅伐木篇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言求友也王籍詩鳥鳴山更幽○史天官書敗軍破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上皆有氣○麋鹿遊註謂用伍子胥語按史記吳王敗越越進西施吳王得西施荒淫無度日遊姑蘇子胥諫曰臣恐姑蘇不久為麋鹿之遊也與許子忠來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其孰能害之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舊史含元殿後曰宣政○公時為拾遺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熏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珮。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中四句應春時 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蓬萊殿鳷鵲並已見蓬萊天子正朝故常有五色雲氣鳷鵲在內紫因日出春晴故久矣雪猶○詩周風羔羊篇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奏伯玉曰前六句皆賦朝會時所見第七方言退朝第八方言晚出而全篇完矣與後篇同體○春字見上早朝四詩淬律大雅唐人之執於必論定了然不退杜作雅其後半弱也有此下二作同不用和賈至詩乎

紫宸殿退朝口號 紫宸帝內殿在宣政殿後○比舊史太極殿朔望視朝兩儀殿常日聽政東內大明宮之宣政紫宸延英等殿不時御門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前六句言入朝之景與郎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結言退朝中

昭容正二品係九嬪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後天私閒張引言雙瞻指兩形容之面內卻行也○紫宸內閣書漏必待對延高閣傳報特一報故稀聞拾遺末然不得宮侍故天顏有喜惟近臣先知○唐制左拾遺為門下省在宣政殿東故曰東省右省臣中書為等故自禁中送出左掖三省華僚必會送省相至中書而後分散○夔龍舜二臣名杜元賓曰上自併洺公下至判暮得溫興[illegible]杜杜以詩飛鳳花累其近氣其為在送

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詩麗其模寫景物亦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言春閒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則旌旗動燈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共吊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理盡性移奪造化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四句亦自恣肆協自對桃白自對黃溯之自對格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此聯疑已被謗時被譴故有拂衣之感

曲江在芙蓉苑北○陵漢孔融開曹操殺楊彪曰孔融嘗謂劉子便當拂衣去矣詩用拂衣本此徐士彥曰戎錄公是時救房琯論從故有是許然誨從貶夜得從容對酒意公別有所謂入曰公方徐一官而曲江諸作不曰暫時即曰暫醉不曰傾朝即曰拂衣亦可以見公不合於人而不安於朝之意○梅禹金曰一揚用修謂楊聖俞詩南隴鳥過北隴叶高田水入低田流山谷詩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來李若水詩近村得雨遠村同上圳波

唐詩選 卷五 廿七

流下圳通其句法皆自杜詩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來余謂此本非子美極致而宋人若效之何耶○李商老曰徐師川嘗見老杜墨跡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去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

附記子美曲江二首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又曲江值雨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强自寛。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流水聯仗七言尤難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以落字映起寒字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結連前之言子細方言而雅

晉桓溫鎮荊州孟嘉爲參軍九日從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爲文嘲之嘉請紙作答舉止自若○藍田有川方三十里合溪谷水爲藍水○藍田山出美玉因名玉山西峯指泰山華山也○西京雜記漢宮人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楊廷秀曰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難之惟子美九日詩入句

俱字宋對爲三四聯蓋古人公案五六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詩結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劉會孟曰此詩經廷秀說盡舊曾手寫棋作好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其妙○陳無已曰孟嘉落帽前世以爲勝絕子美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其文雅蹉不減昔人故翻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耳

而子瞻曰九日登高落帽人人用之惟高適杜甫能翻案使事逆夫云閑門無不可何帚更覺高又云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子美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誠詩家起死回生之手也最正平則十日詩宿醉猶落帽華簪扶冠亦妙○劉茂秦曰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王績曰衆人盡醉何忍獨爲醒左思曰功成不受爵

長揖歸田廬太白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王李二公善於翻案子美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劉浚曰不用茱萸子細看管取明年各强健太拙而無意未得誠齋翻案法事情宋人非也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望中所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遥。語出自家衷聯妙在眞處然一身衹以供多病而不以報聖朝則人遲暮矣豈徒以哭而私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寓望意

西山即雪山又名雪嶺在城都西正控吐蕃高適傳西山三城列戍民罷於役適上書論之不內唐志注唐興有羊灌田朋笮繩橋三城杜五言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萬里橋在浣花溪南故曰南浦少陵草堂在焉相傳孔明送費禕聘吳至此曰萬里之行始於此矣因是得名

登樓時在閬州聞嚴武復鎮蜀再歸浣花草堂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二句呼應後六句皆所以傷心之實錦江春色來天地。野馬絪縕陌日萬里玉壘浮雲變古今。蒼狗幻化瞬息千年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因登樓而望西北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

梁甫吟 上句有興亡之感 落句公以自況

秦李冰為蜀守穿二江通成都一謂外江一謂內江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故又名錦江○玉壘山在灌縣前水出焉[illegible]成都作東別之標是也[illegible]○蜀先主廟在成都南朝中有後主還[illegible]可以已之詞○諸葛亮在隆中常為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illegible]齊景公有士三人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恃功無禮晏子請公饋以二桃計功而食田古論功先食公孫自別田古愁亦自刎

葉少蘊曰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之句後常恨無繼者及韓退之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

秋興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中四句交股應巫山巫峽四字叢菊兩開他日淚。感時濺淚孤舟一繫故園心。恨別驚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末句擣下一字中宵千杵萬杵

巫山在夔州有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十二峯也

峽比字所鑿以通江水連山七百里累無問斷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

劉會孟曰秋興八詩大體沉雄富麗哀傷無限盡在言外今人讀此故自不厭若小家數不可彷彿

所長○鄭曰戒謂杜萬景皆實李萬景皆虛乃[illegible]

[illegible]

文質無所不有其家言其兼雅俗文質無所不諱朴野[illegible]

則多得之矣悲壯瑰麗沈鬱頓挫至其不避麤者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根據當時稱雄百代者

疾不諱朴野固云無所不有亦其質性則然

老杜所稱[illegible]不在岸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如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如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如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烟接地陰○如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如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如[illegible]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如[illegible]

[illegible]

生虛壁江萍走白沙○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如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如[illegible]

發去碑到百蠻開○如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如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如浮雲連海

氐平野入青徐如綿江春色來天地王璽浮
雲變古今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
秋大如江光陳見霜罷寵石勢參差烏鵲翳
不天黑翠乎○如落月蒲座梁猶短見頭色
如力寒戎袖薄川家倚隂竹如勿為拆縱念
努炎來與行如姿身來分明何以拜姑綵如
信傷無寒適問身望川梁如孰知是死別且
從其共如○如火壯飛時奈老何向來哀菜
何如多緣古人白骨生首苔如問不飲今心
哀王青泳給頭為右老何由知出狀門通如
君花舊春分人貴轉見千秋萬古情如野館
濃堂發露帆細雨來如騎水流花經春星帶
草哭如馬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如親明畫
一如轅武去孤城如江肯淚扇底野臘舞衣
前燈龍然新罪渠駐華哭蓉別殿漫步香如
陳職自風孤帆宿新月猶縣雙拚鳥如畫圖
首予春老面之美其大若灼灼若是乃一切

勢老杜
不論
茫德機
亦有全
盡遇日
路難感
俗自相
情裘有
添亦何
嘗不使

而須取其鹿朴以為捶
有靈不胡地下乎
曰作詩貿宇多則健虛宇多則濟但
盡而意味無窮者如杜詩萬事無成
百年多難未還仰世亂鬱鬱久為客
感長傍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
觀南南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
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國心此等

其二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燕對漁是假對泊之生計浦口賤頭燕之

營巢春來秋去曰信宿曰清秋公以況己之在夔不久

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既前後不相涉只用二人名亦哭知其意之所在落落自可式謂公以直言失官又嘗歎三六謀數故大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法語令人酸心古合同哉

信宿衡言再宿故以對清秋以澳匡衡字稚
非乏帝時上疏言日似地要之使劉向字子
安未名更生漢宣帝時初主教學春秋數劉
向受穀梁春秋講論五經於禾渠○不倦巴
見漢初徙齊楚大族於長陵後世徙二千石
高貲富人及豪傑名家於諸陵故五陵為豪
俠所
裘

其三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閒。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以事寫景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因開宮扇故識聖顏有欲帶法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蓬萊金臺並見。漢武帝傳七月七日西
王母嘗降武帝別殿瑤池見列子周穆王命
駕陵遊昇崑崙之丘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
池之上〔列仙傳〕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校
史書玄宗晚年尊玄元聖祖朝獻太清頻修
漢武故事微以為言。〔古今注〕商高宗有雊
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點字
揚用修謂與班同古詩多用之束晳補亡詩
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又左思唐林兄弟贊二
惠絜己乃點乃汙陸機答內兄希叔詩覽物
金馬署後點銅駝門〔杜子美詩〕正歌諸賢果
字側地焦弱侯則謂若作去字不得用幾則

宇王建詩駁前傳點各家班召對西來入怨學盖唐人璺用之亦可譏杜詩之不音玷矣正作之〔涂士彭曰以下幾詩但追憶秦中之事而故宮離黍之感因寓其中蓬萊宮闕言明皇之事神仙罷樂吹口言明皇之事時衆之昆明池水言明皇之事邊功而未但寓感意慨之

其四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玄宗嘗有事南詔故有肖以漢為之〕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極言割漁亦假對上句極險遠之狀不句拙留滯〕

昆明池左右石作牽牛織女又有石鯨長三丈每至雷雨鬣尾皆動詳並見〇西京雜記菰米一名彫胡生池中至秋實如米〔楊用脩曰唐任希古昆明池應制詩回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便見太平日宴樂氣象圓今一變云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烟野草之悲見於言外矣〔西京雜記太液池中有彫菰紫蘀綠節鳧雛鴈子安棠其間〔三輔舊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為巴人擢歌使見人物遊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兵戈雜亂之狀具見矣杜詩之妙在翻古而此與三百篇之牂羊墳首三星在罶同比之晚唐亂殺平人不怕天抽旗亂插死人堆豈但天壤之隔

附記秋興八首是杜律中最有力量者具[illegible]響自別除錄之〇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〇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〇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〇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吹笛〔作夔州〕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出風月二字分應首句〕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見其整能斷腸應第二句然北走南征借以寓意非特以桓伊善弄己也〕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此以曲名翻意而結愁中字亦與斷腸字相應〕

〔樂志〕聲有陽伴陰律各六〇關山月折楊柳皆笛曲名已見〇〔升菴有誤用事者衛懿公好鶴鶴有乘則門指軒車之忻也予美軒舜曾龍鶴則誤以為呼乘槎至天河漸上客也奉使虛隨八月槎則誤為漢之張騫劉越石為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并集閣奔去胡騎中宵堪北走則誤用為笛詩李正巳曰喝庭中樂欄槧字義與節同樂即關獨

即欄也采興最長看藥闌與王右丞蔡翻花徑衡門裏則誤為花藥之欄○（樂府）解嘆馬援南征門人袁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武溪深曲方萬里曰慷慨悲怨自是一種風味○春甫兄曰大手筆發律極細然有對意不對辭對辭不對意者

閣夜 夔州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風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閣上所聞三峽星河影動搖。閣上所見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問聞野哭也起夷歌也蜀中華夷雜處華人愁夷人樂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霜天清則鼓角之聲特響故悲壯天將曉則星河之影爭明故動搖蔡西清詩話謂此乃用故事禰衡撾漁陽摻其聲悲壯漢武時星辰影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又周紫芝詩話太史公天官書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此皆用遷語乃有用兵之意並豎○臥龍謂孔明夔州城外有孔明廟○（左思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謂公孫述也夔州城上有白帝祠或謂蔡澤事見本傳劉會孟曰三四對看自是無窮俯仰之悲兩句共見互差若上句何凡表異評許未易以此又曰臥龍周是躍馬何限古人開口自信為故實如此○梅禹金曰東坡志林公七言之偉麗者子美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至歐陽永叔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余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宋人往往苦不自知乎曉不應爾

返照 川風雨後晚景非自敘耳詩既成摘其中字眼為題非專賦返照也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應上句落照搖波故城西猶明歸雲擁樹失山村。應首句晴雲迷樹故失字以上昏○此聯字字着意以翻字寫返照以失字寫歸雲如畫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惟高枕形容病肺早閉門形容愁時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應有未招魂。招魂應楚古楚宮在巫山縣西北楚襄王所遊地黃庭堅所謂細腰宮是也○宋玉屈原弟子痛其師之亡作招魂篇以弔之劉會孟曰語不極易感恨更多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雖起聯而句中各自對老杜中聯亦多用此法無邊落木蕭蕭下，寫聲應風急天高不盡長江滾滾來。寫勢應渚清沙白萬里悲秋常作客，宗見無百年多病獨登臺。呂見無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通篇排場結後鄭重

王元美曰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為七言律壓卷二詩固佳

勝丙尺絲杖身亭獨上在賦帶中要不得爲
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莊起法是賦
哥歌行語如織官錦間一尺繡繡則錦欠如
令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給
示散弱曰淚凋傷老去悲秋消色夕倩內斤
耳不足且明池水纔麗池切指多平淵合不
七葬散申耳然苑當於四草求之口翠於戕
旦蓮詐皆就花中彭意不萬詩者人意下事
果石杜詩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
來鍊燈伯照孤物宿新月猶懸雙作明妙力
落日亦悵笑故同猶前內鶴來即果物之中
含蕭多少然根意思若況出愁根字使意思
短凌然亦有就意中言景而意思深追有如
苦遺內髮不相放蕭見黄花無數開季順詩
遠樹依依如送客平田漠漠獨傷春韋應物
詩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亦自
淵永〇葉少蘊曰詩下雙字極難須是精神
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為工妙唐人記水田飛

白鷺夏木轉黄鸝為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
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
乃摩詰為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嘉祐本
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使如老杜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
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句乃為超
絕近世王荊公有云新霜浦漵綿綿白薄晚
林巒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
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〇楊廷秀
曰全以蕭蕭索索喚起精神見得連綿不是
裝褒贅語

〇錢起 仲文吳興人考功郎中 中唐

闕下贈裴舍人

二月黄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鐘

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霄
漢常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
華簪。

晉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途窮則
哭而返詩用窮途本此〇餘並別見
高仲武曰右丞歿後員外為雄芟齊宋之浮
游削梁陳之靡嫚迥然獨立莫之與京凡加
鳥道挂疎雨人家殘夕陽又牛羊上山小煙
火隔林深又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
中深皆精出意
表標準古今

和王員外晴雪早朝

紫微晴雪帶恩光。繞仗偏隨鴛鷺行。長信月留
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獨看積素凝清禁。已
覺輕寒讓太陽。題柱盛名兼絕唱。風流誰繼漢
田郎。

長信漢宮在渭水南別見〇唐[illegible]圖故秦
宜春苑地又華清宮外有宜春亭〇題柱田
風事
已見
〔王敬美曰〕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
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
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
〇〔王元美曰〕錢劉並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
意揚劉意沈錢調輕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
中樹佳氣常浮代外峯是錢最得意句然上
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翩
翩春草綠昭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數

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録又所未解

（附記）劉長卿獻淮寧軍節度使李相公詩建牙吹角不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草緑邵陵西去獵平原

○韋應物 再見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 洛水源出陝西冢嶺山東流經鞏縣入於河鞏古鞏伯地屬河南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游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蕭洒不之法度

○郎士元 君胄中山人郢州刺史時與錢起齊名中唐

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

石林精舍武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語墜天花足雖妙悄 蒼苔古道行應遍。落木寒泉聽不窮。更憶雙峯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

僧寺言精舍本見佛經王觀國學林晉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以居沙門以爲非也蓋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武因之耳擬漢書有則號舍諸教又有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者則號舍三教並可用之乞方是僧寺最深處僧爭曰偈西方金仙宮作半偈不盡法同宗明曰中唐人詩如月到上方諸品靜心持特半偈萬緣空之句與象外傳可詣石心謂瘦語鮮高僧留蜀荊第山道上送書來則詩月辭巢舊為重陽月到上如詩等細知者之亦然索然者而世傳留以爲佳何哉宜承熟然久亦世之耳鑒者多也

○盧綸 允言河中人戶部郎中與韓翃錢起司空曙耿湋李端等十人皆有詩名號大曆才子中唐下

長安春望

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閒。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爲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中唐中寬徐者

○張南史 季直幽州人避亂居雉楊中唐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同前

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閒園偶辟疆。已被秋風教憶鱠。憶鱠事切已 更聞寒雨勸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服從沾九日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是處有垂楊。

易同八於野○顧辟疆吳郡人張翰郡功曹
北參軍有名園○東晉時最著○張翰字季鷹
晉惠帝時齊王冏辟為司馬東曹掾見秋風
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
適意耳遂命駕歸○其鄉賦注松江分東
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者為東江併松江為
三江(吳越春秋)范蠡
乘舟出三江口即此

高中武曰(以)君中歲感歎苦吟學文敢問
稍入詩境如已被秋風教憔悴更聞寒雨勸
飛觴可謂協理
其具精致頗深

○李益 君虞姑臧人時稱文章李益中唐

鹽州過胡兒飲馬泉（唐志鹽州五原郡本鹽川正觀二年置州鹽州城北有鸊鵜泉胡人飲馬於此鹽曹並爲關內道今山西大同宣府地）

綠楊著水草如烟。舊是胡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劒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路。今日分流漢使前。莫遣行人容鬢照。恐驚憔悴入新年。

吹笳劉琨事已見○宋玉大言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掛扶桑長劒倚天外

○柳宗元 册見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永貞元年子厚與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準程异韋執誼皆以附王叔文貶號八司馬準執誼皆卒貶所憲宗用元和十年子厚等五人例召至京師又皆出為刺史子厚柳州泰漳州曄汀州諫封州禹錫連州漳汀閩地封連柳並廣地）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唐人下中一格）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粵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爾雅)大荒海外彌廣無所不達左思吳都賦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司馬遷書腸一日而九迴○粵與越同吳越南越閩越之總名故史楚大敗越殺王無疆越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為君或為王故為百越○越人剌身為龍鳳紋故曰文身(說苑)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冠冕乃處海垂之際而安龍又與我爭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象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韓愈 退之南陽人四門博士終吏部侍郎諡文封昌黎伯中唐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車部學戎）

謂鹵簿儀仗者

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鷄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珮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身難遇。郎署何須歎

二毛

唐書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天子將出前二日大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晝漏之上五刻駕發前七刻擊一鼓爲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爲再嚴前一刻三鼓爲三嚴諸衛各督其隊以次入陳○晡若非而無用漢書敢階楯陛楯則埸乡帥改月姘上之階曰端頭唐制起居郎舍分侍左右夾香案立冠第一綿頭○雉尾扇名已見唐制大了輦動必以雉毛扇障面○羿半白黑曰二毛本左傳

唐詩選註卷之六目錄

五言絶句

○賀知章

題袁氏別業

○楊烱

夜送趙縱

○駱賓王

易水送別

○陳子昂

贈喬侍御

○郭振

子夜春歌

○盧僎

南樓望

○蘇頲

汾水驚秋

○張說

蜀道後期

○張九齡
照鏡見白髮
○孫逖
同洛陽李少府觀永樂公主入蕃
○李白
靜夜思
怨情
秋浦歌
獨坐敬亭山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王維
臨高臺
班婕妤
雜詩
鹿柴
竹里館
○崔國輔
長信草

少年行
○孟浩然
送朱大入秦
春曉
洛陽訪拾遺不遇
○儲光羲
洛陽道
長安道
關山月

○王昌齡
送郭司倉
答武陵田太守
○裴迪
孟城坳
鹿柴
○杜甫
復愁
絕句

○崔顥
長干行
○高適
詠史
田家春望
○岑參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見渭水思秦州
○王之渙
登鸛鵲樓
○祖詠
終南望餘雪
○李適之
罷相作
○李頎
奉送五叔入京兼寄綦毋三
○丘爲
左掖梨花

○蕭穎士
九日陪元魯山登北城留別
○劉長卿
平蕃曲二首
○錢起
逢俠者
江行無題
○韋應物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聽江笛送陸侍御
聞鴈
答李澣
○皇甫冉
婕妤怨
○朱放
題竹林寺
○耿湋
秋日

○盧　綸
和張僕射塞下曲
○司空曙
別盧秦卿
○李　益
幽州
○戴叔倫
三閭廟
○令狐楚

思君恩
○柳宗元
登柳州峨山
○劉禹錫
秋風引
○呂　溫
輦路感懷
○孟　郊
古別離

○賈　島
尋隱者不遇
○文宗皇帝
宮中題
○于武陵
勸酒
○薛　瑩
秋日湖上
○荆　叔

題慈恩塔
○蓋嘉運
伊州歌 二首
○西鄙人
哥舒歌
○太上隱者
答人
唐詩選註目録六卷 畢

唐詩選註卷之六

五言絕句 五言始自漢魏樂府如白頭吟出塞曲排辭歌欸問歌長干曲團扇郎等篇皆是也六代沿作到唐入唐尤盛

○賀知章 字季真越州人官秘書監故稱賀監又自號四明狂客初唐

題袁氏別業

主人不相識。偶坐為林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

○楊炯 三見

夜送趙縱

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因姓趙故用趙事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

趙得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故稱連城

○駱賓王 再見

易水送別 燕地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並不說到自身如此已足。

史記荊軻為燕太子丹入秦。將別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刺秦王不中死

胡元瑞曰王無功眼皆人嘉許何忍遽為醒洛賓王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初唐絕句精巧備是六朝餘習○春甫兄曰前篇用意因人而生此篇用意因地而生

○陳子昂 四見

贈喬侍御

漢庭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為誰雄。

汲黯姑姊子司馬安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漢宮閣號凌雲閣秦二世造○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

○郭振 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封代國公初唐

子夜春歌 樂府題四時歌

陌頭楊柳枝。已被春風吹。妾心正斷絕。君懷那得知。

○盧僎 相州人吏部員外郎初唐

南樓望

去國三巴遠。登樓萬里春。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

○蘇頲 三見

汾上驚秋 太原

壯風吹白雲萬里渡河汾。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

○張說 四見

蜀道後期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張九齡 三見

照鏡見白髮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裏。形影自相憐。

○孫逖 三見

同洛陽李少府觀永樂公主入蕃

邊地鶯花少。年來未覺新。美人天上落。龍塞始應春。

○李白 六見

靜夜思 樂府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劉會孟曰。只是古意。不須言笑。○范德機曰。五言短古。不可明白說盡。含糊則有餘味。如此篇是也。人步出城來門帳別以南路前日風所中故人從此去開簾見新月便即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胡元瑞曰太白五言如靜夜思玉階怨等妙絕古今然亦齊梁體格他作視七言絕句覺神韻小減緣句短逸氣未舒耳

附李白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怨情

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秋浦歌 池州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

獨坐敬亭山 宣城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

求張雲州沃地。雲州南部產珠。〇亦

雎州日南郡產珠

〔謝茂秦曰〕詩用淚字若沾衣沾裳之類不為新穎亦有出奇者如宋之問淚憐情問予美近淚垂珠李太白淚盡日南珠劉禹錫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淚落故山遠孟雲卿不哀人魚淚何大韋應物三年淚李空同萬古關山淚

〇王維 六首

臨高臺 鼓吹曲名言臨望傷情也。〇送黎拾遺 斯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景中寓情不盡。

班婕妤 樂府題即婕妤怨也。婕妤班彪之姑，有才而能文，初為漢成帝所寵，後幸趙飛燕，婕妤自知見薄，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作賦及紈扇詩以自悼，後人傷之，為婕妤怨。

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首句呼下三句應。

〔劉會孟曰〕語不刻而近。〔顧與新曰〕詠婕妤而借為含嚬希寵之語，似非婕妤本相。

雜詩 當是宮詞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愁心視春草。畏向玉階生。

〔顧璘新曰〕謝用楚詞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意，脫胎換骨，更為深婉。

鹿柴 維別墅在輞川地，有孟城坳、華子岡、鹿柴、竹里館等，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各二十絕句。〇柴本作砦，籬落也。柴音寨，字亦通。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劉會孟曰〕無言而有畫意。〔李賓之曰〕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如杜詩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李詩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摩詰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皆淡而濃，近而遠，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附記〕宋秦觀為汝南學官，嘗臥疾，高符仲攜輞川圖示之曰：閱此可以愈疾。直中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垞，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係於汝南也。數日疾良已。上即愈。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顧華玉曰〕一時清興適與景會。

〇崔國輔 吳郡人，禮部員外郎，盛唐。

長信草 樂府題長信宮名 班婕妤退居於此

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與前雜詩意同。

少年行 樂府題遊俠二十一曲之一

遺卻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傍情。章臺長安街名名柳街漢張敞為京兆尹走馬街即此

○孟浩然 三見

送朱大人入秦 長安

遊人五陵去，寶劍值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性俠 摘題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劉會孟曰：風流閑美，正不在多。○顧華玉曰：真景實情，人皆不到，高興奇語，惟吾孟公。〕

洛陽訪袁拾遺不遇

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聞說梅花早，何如此地春。後二句

……然亦自深怨

○儲光羲 兖州人，又云潤州 監察御史 盛唐

洛陽道 樂府題 漢鼓角橫吹有洛陽長安道關山月等曲

大道直如髮，春日佳氣多。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

長安道 樂府題 見上

鳴鞭過酒肆，袨服遊倡門。百萬一時盡，含情無片言。

關山月 樂府題 見上

一鳴過連營，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處，半夜起邊聲。三詩皆刻畫筆難

○王昌齡 四見

送郭司倉

映門淮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掾，春潮夜夜深。

答武陵田太守 武陵郡即朗州，今常德府

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大梁訓信陵
魏公子無忌

○裴迪 關中人蜀州刺史子美有贈裴十詩盛唐

孟城坳 遊王維輞川別業同賦堂道謂之坳謂有坳垤形也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

〔顧〕華王曰王右丞詩所寄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此篇亦離意而語興輕淡

鹿柴 見前

月夕見寒山，便為獨往客。不知松林事，但有麏麚跡。

〔顧〕與新曰亦自閑悠
右丞便不涉鹿字

○杜甫 六見

復愁

萬國尚戎馬，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曰昔已今又可知
見得復愁意出

絕句 客中之作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崔顥 三見

長干行 樂府題都邑三十四曲之一○山謙曰于金陵南有人長干長干也

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吳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在金陵[illegible]
吳前城橫塘查下接臺之處天下莫比
劉會孟曰只寫相問語其情自見○〔胡〕元瑞
曰唐五言絕初盛前多作樂府然初唐只是
陳隋遺習開元以後句格方超如崔國輔
[illegible]曲採蓮曲儲光羲江南曲王維班婕妤崔
[illegible]干行劉方平採蓮曲韓翃漢宮曲李端
拜新月[illegible]曲張仲素春閨[illegible]令狐楚從軍
行長相思權德輿玉臺體[illegible]建節[illegible]王涯
贈遠曲施肩吾幼女詞皆酷得六朝意象高
者可攀皆平平者不失齊梁
唐人五言絕佳者大半此矣
〔附〕記崔國輔流水曲不歸來日尚半更欲向芳
州渡口水流急迴船不自由○採蓮曲玉溆
花爭發金塘水亂流相逢畏相失並著採蓮
舟○儲光羲江南曲日暮長江裏相邀歸渡
頭落花如有意來去逐船流○劉方平採蓮
曲落日清江裏荊歌豔楚腰採蓮從小慣十
五即乘潮○[illegible]
[illegible]李端
[illegible]箏曲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
顧時時誤拂絃○張仲素春閨思裊裊城邊
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
令狐楚從軍行胡[illegible]漢月五更明縱
有還家夢猶聞出塞聲又[illegible]
[illegible]征人幾多在又[illegible]○長相思

殘度春眠覺紗窗曉望迷蘇醒愛夢裡猶有
在遼西○維忠與王臺體作夜然帶解今朝
婚予飛蓬不可棄貞是藁砧歸○又詩萬
里人行至冢閒夜未眠雙眉樣下歸不作蛾
臺前○王建新嫁娘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
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王涯暗遊曲
遠戍功名淺深閨年絕匣虛成對春閨不語
淚千行○又鶯啼綠樹深深語雕梁晚不肯
出門行步步知近遠○羞看兵幼女詞幼女
纔六歲未知巧與拙向夜在堂前學人拜新
月絲見
文選

○高適 六見

詠史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
衣看○天下上布衣俱指范叔
說見人不易識耳
范雎魏人字叔先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齊
范雎從齊王聞雎辯口賜金十斤賈疑雎以
國陰事告齊歸語其相魏齊魏齊大怒笞擊雎
折脅摺齒雎佯死佯匿更姓名曰張祿秦
歸秦昭王昭王拜為相賈使秦雎微行見賈賈
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
綈袍以賜之雎因為賈御入秦相府雎先入賈
待良久問門下大驚自知見賣肉袒膝行入謝
死雎曰汝罪有三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
戀戀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盡請諸侯使
與坐堂上而坐賈於堂下
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

田家春望

出門何所見春色滿平蕪可歎無知己高陽一

酒徒
草色遍布如平地然故云平蕪陸機詩安步
遊平蕪謝朓詩平楚正蒼然並此意○史記
酈食其落魄無衣食業初欲見沛公公以儒
生不見酈生按劍曰吾高陽酒徒非儒生也
高陽今開
封杞縣

○岑參 六見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時未復長安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
場開○但點戰場二字無限悲愴
登高送酒並九日事詳別見

頷華玉曰參題三會寺蒼頡造字臺云蒂寺
荒臺晚寒天古木悲空階有鳥跡猶似造書
時所貴二十字中備見題意此
詩亦貴二十字中備見題意

見渭水思秦川

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
園流○本詩此等處令人哭不得笑不得是鬼王語
渭水出渭源縣鳥鼠山東流經咸陽
渭南至華陰入黃河咸陽古雍州地

○王之渙 太原人與兄之咸之賁皆有文名盛唐

登鸛鵲樓 蒲州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

雀樓

蒲州東南爲中條山黃河自龍門而下歷郃陽至朝邑稍折而東入蒲州境流存中日彼前瞭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多矣惟王之渙李益暢當三詩能狀其景當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李益曰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烟并是思歸望遠目非春亦自傷○胡元瑞曰對結者須意盡如王之渙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高適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添著一語不得乃可

○祖詠 四見

終南望餘雪 詠應試賦此題詠得四句即納於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illegible]

○李適之 京兆人常山愍王孫盛唐

罷相作 天寶初適之代牛仙客為左相朝退每邀賓客談諧賦詩曾賦云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更如何後為李林甫所譖罷相賦此詩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illegible]箇來 在罷之感今得含蓄 樂聖謂飲酒樂也魏略太祖禁酒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適之飲酒一斗不亂與李白輩為酒八仙了美歌銜盃樂聖稱避賢即用此詩已見敖予發曰此詩良有風刺然不如錢起暮春歸故山草堂詩云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牕下不解清陰待我歸謝疊山歸來惟有竹陰如舊可見人情物態大不如前久較之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戊深自見不同大抵風刺時事有難以言者宜用比休又貴有溫柔敦厚之意若稍露圭角則近於怨鄰罵座故夢得看花詩不免輕薄之誚東坡詠檜諸詩不免詩案之禍也

○李頎 五見

奉送五叔入京兼寄綦毋三

陰雲帶殘日。悵別此何時。欲望黃山道。無由見所思 [illegible]

○丘爲 嘉興人太子右庶子盛唐

左掖梨花 與王維同賦

冷豔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寓意在彼。[illegible]

○蕭穎士 茂挺官秘書正字盛唐

九日陪元魯山登北城留別 元德秀為魯山令今南陽魯山縣

綿連滍川迥。杳渺鴉路深。彭澤興不淺。臨風動

歸心。耳然以留別明切

巢水源出商山左傳楚人與晉師夾泜而軍即此三鴉路在南陽府北行人趣西洛之便路也相傳漢光武北趨河朔至北失路得鴉引出馬前因名鴉路

○劉長卿 三見

平蕃曲 唐曲

渺渺戍烟孤，茫茫塞草枯。隴頭那用閉，萬里不防胡。

其二

絕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閒。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二詩妝點太平語意平直

○錢起 再見

逢俠者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古語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 劇孟雒陽人漢景帝時以俠顯名吳楚

江行無題 題只作望匡廬

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秪疑雲霧窟，猶有六朝

僧。

廬山在彭蠡之上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周威王時匡俗先生結廬於此故名

○韋應物 三見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蘇州本色

聽江笛送陸侍御

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還愁獨宿夜，更向郡齋聞。

就中主意

聞鴈

故園眇何處，歸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鴈來。

更不說愁愁自不可言

答李澣

林中觀易罷，溪上對鷗閒。楚俗饒詞客，何人最往還。

○皇甫冉 茂政丹陽人玄晏先生之後壯終左補闕中唐

婕妤怨 已見樂府題

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

飛燕居昭陽宮別見漢趙宮人好書長門

○朱放 長通襄州人江西命謀中唐

題竹林寺 廬山

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迴過 雖方外亦不可乃見其促[illegible]

○耿湋 河東人左拾遺中唐

秋日

返照入閭巷憂來誰共語古道少人行秋風動禾黍 [illegible]

○盧綸 再見

和張僕射塞下曲

月黑鴈飛高單于遠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illegible]

(顧華玉曰)中唐音律柔弱所謂古樂府者獨此篇可參盛唐高作

○司空曙 文明廣平人虞部郎中中唐

別盧秦卿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 阻風尚久住見故人酒而不惜留乎[illegible]

石尤風打頭逆風也(番禺雜記)以爲飛燕唐人詩多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府云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按宋武帝丁都護歌云都護北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唐詩本此

(楊用修曰)語意甚工○(顧華玉曰)此多所以難得

○李益 再見

幽州

征戍在桑乾年年薊水寒殷勤驛西路此去向長安 客思 唐表見 [illegible]

○戴叔倫 幼公金壇人蕭穎士門人中唐

三閭廟 湘陰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便是騷思 [illegible]

沅湘楚地二水已見○屈原仕楚懷王爲三閭大夫掌王族昭屈景三姓同列妬害其能共譖而疏之乃作離騷襄王立復用讒謫原於江南原於是作漁父諸篇以見志遂自沉汨羅江而死○宋玉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顧華玉曰)此詩豈盡三閭只如此一結便不可測

○令狐楚 殼士燉煌人自號白雲孺子元和中相中唐

思君恩 宮詞

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輦不曾過。

寫出望幸之情如許如許

小苑即芙蓉苑長門漢宮名別見侯夫人詩庭絕玉輦跡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令狐公議此詩

○柳宗元 三見

登柳州蛾山 蛾或作峨 山非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劉會孟曰漸近自然

○劉禹錫 字夢得彭城人太子賓客中唐

秋風引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鴈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不曰不堪聞而曰最先聞語意遂深

○呂溫 字和叔河中人刺史中唐

鞏路感懷

馬嘶白日暮劍鳴秋氣來我心渺無際河上空徘徊

意在言外

○孟郊 字東野湖州人貞曜先生中唐

古別離 樂府題別離十九曲之一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卭去。

牽獨思巧直是片言有餘

司馬相如與臨卭令王吉善臨卭富人卓王孫聞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客以百數相如至一座盡傾酒酣令請奏琴於相如為令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夜亡奔相如

○賈島 字閬仙范陽人初為僧名無本後來東都韓愈教為文舉進士中唐

尋隱者不遇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首句問下三句答直中有曲曲中有直

俞仲蔚曰唐人多有訪隱者不遇詩惟宋問雅率皆屑矣人口高騈云落花流水認天台半醉閑吟獨自來惆悵仙翁何處去滿庭紅杏碧桃開李義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路江白石樵漁路日暮歸來雪滿衣裳蘇州云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遇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文宗皇帝

宮中題

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含情無限

太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肯行
樂往〻柱月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賦此詩
翌日對牡丹吟罷歎息泣下因命作樂自適
宮人沈翹翹者歌河蒲子有浮雲蔽白日之
句其聲宛轉上因歔欷問曰汝知之耶此文
選古詩弟一首蓋忠臣爲姦邪所蔽也乃賦
金臂
環

○于武陵 杜曲人或云即于鄴也晚唐

勸酒

勸君金屈卮。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

卮圜器也一名觛夢華錄御宴酒盞皆金屈
卮如菜椀而有手把子又李適之有幾乎卮
唐昭宗有
雞鵠卮

○薛瑩 晚唐

秋日湖上

落日五湖遊。烟波處處愁。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

五湖太湖別名蘇州西南水五道故名禹
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
謂之五湖

○荊叔 洪景盧隨筆慈恩塔有荊叔一絕字極小而端勁其詞旨高遠最爲感人必唐世詩流也

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

○蓋嘉運 西涼節度使 盛唐

伊州歌 商調曲開元中進前五疊爲歌後五疊爲入破貞觀初伊吾城主舉七城來降以其地爲伊西州罷黃花戍

聞道黃花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漢家營。 輕輕說來更沉著

其二 此篇或以爲金昌緒春怨詩昌緒餘杭人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劉會孟曰恨恨無極○敖子發曰此詩淺淺
語提筆便難前輩教人作絕句令誦三日入
府下打起黃鶯兒步出城東門與畫松一以
眞於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合山上見
石播南畔第三抹皆自肺腑中流出無牽强
斧鑿痕○謝茂秦曰杜詩日出籬東水雲生
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此一句一
意摘一句亦成詩也蓋嘉運此詩一篇一意
摘一句不成詩矣○王元美曰與陶弘景山
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一法不唯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圓
緊中閒增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起結極斷
絕然其中自紆緩
無餘法而有餘味

○西鄙人

哥舒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哥舒突騎施別部之號。洮即隴西地，漢為天水。

○太上隱者

答人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人莫知隱者本末，好事者問其姓名，不荅，留此詩。楊用脩詩話：山谷一足之怪自稱太上隱者，時號民間。取酒為詩云：酒盡君莫沽，乾我當發城市，多置壚還山，弄明月。東坡所謂山中木客解吟詩，即此。

唐詩卷之六終

唐詩選註卷之七目錄

七言絶句

○王勃

蜀中九日

○杜審言

渡湘江

贈蘇綰書記

戲贈趙使君美人

○劉廷琦

銅雀臺

○沈佺期

邙山

○宋之問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張說

送梁六

○王翰

涼州詞

○李 白
清平調詞 三首
客中行
峨眉山月歌
上皇西巡南京歌 二首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遙有此寄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舍人賈至
遊洞庭湖

望天門山
早發白帝城
秋下荊門
蘇臺覽古
越中懷古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春夜洛城聞笛
○王昌齡
春宮曲
西宮春怨
西宮秋怨
長信秋詞
青樓曲
閨怨
出塞行
從軍行 三首
梁苑
芙蓉樓送辛漸

送薛太赴安陸
送別魏三
盧溪別人
重別李評事
○王 維
少年行
九月九日憶山中兄弟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送韋評事

送沈子福之江南
○賈　至
春思 二首
西亭春望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同泛洞庭湖
送李侍郎赴常州
岳陽樓重宴別王八員外貶長沙
○岑　參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二首

背岶峰寄家人
玉關寄長安李主簿
逢入京使
磧中作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晉絳得秋字
送人還京
赴北庭度隴思家
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送劉判官赴磧西
山房春事
○儲光義
寄孫山人
○杜　甫
贈花卿
重贈鄭鍊
奉和嚴武軍城早秋
解悶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

○常　建
塞下曲 二首
送宇文六
三日尋李九莊
○高　適
九曲詞
除夜作
塞上聞吹笛
別董大

○孟浩然
送杜十四之江南
○李頎
寄韓鵬
○崔國輔
九日
○張謂
題長安主人壁
送人使河源
○王之渙
涼州詞
九日送別
○蔡希寂
洛陽客舍逢祖詠留宴
○吳象之
少年行
○張潮
江南行

○嚴武
軍城早秋
○李華
春行寄興
○劉長卿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錢起
歸雁
○韋應物
登樓寄王卿
酬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國見別之作
○皇甫冉
送魏十六還蘇州
曾山送別
○韓翃
寒食
送客知鄂州

宿石邑山中
○李 端
送劉侍郎
○張 繼
楓橋夜泊
○顧 況
聽角思歸
宿昭應
湖中
○戴叔倫
夜發袁江寄潁川劉侍郎
○包 何
寄楊侍御
○李 益
汴河曲
聽曉角
夜上受降城聞笛
從軍北征

○劉禹錫
楊柳枝詞
與歌者何戡
浪淘沙詞
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張 籍
涼州詞
○王 建
十五夜月
○武元衡
送盧起居
嘉陵驛
○張仲素
漢苑行
塞下曲二首
秋閨思
○令狐楚
郡中即事

登樓
〇柳宗元
酬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見貽
〇歐陽詹
題延平劍潭
〇元稹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〇張祜
胡渭州

雨淋鈴
虢夫人
〇賈島
度桑乾
〇王表
成德樂
〇李商隱
漢宮詞
夜雨寄北

寄令狐郎中
〇許渾
秋思
〇趙嘏
江樓書感
〇溫庭筠
楊柳枝
〇段成式
折楊柳

〇司馬禮
宮怨
〇張喬
宴邊將
〇李拯
退朝望終南山
〇崔魯
華清宮
〇韋莊

古別離
○李廷勳
宮詞
○張子容
水調歌第一疊
凉州歌第二疊
水鼓子第一曲
○陳祐
雜詩

○無名氏
初過漢江
胡笳曲
○王烈
塞上曲二首
○張敬忠
邊詞
○張謂
九日宴

○樓穎
西施石
○盧弼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二首
○崔敏童
宴城東莊
○崔惠童
奉和同前
○王周

宿疎帔驛
○釋皎然
塞下曲
○釋靈一
僧院

唐詩選註卷之七

七言絶句 古樂府挾琵琶歌梁元帝烏棲曲江總悲詩行等作皆七言四句唐人始隱順辭勢定為絶句

○王勃 三見

蜀中九日 勃為沛王府修撰高宗時以作鬬雞檄文斥出既廢客劍南有九日登玄武山旅眺詩即此

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情已厭
南中苦。鴻鴈那從北地來。

望鄉臺在成都隋蜀王秀所築

〔王元美曰〕首二句與于鱗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童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早情稍濃

○杜審言 三見

渡湘江 長沙時審言竄嶺外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
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與前篇末二句意相似配偶處不對而對對而不對佳

○贈蘇綰書記 唐仲蔡之官已見

知君書記本翩翩。為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
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

紅粉燕支巧有應帶

魏文帝與吳季重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紅粉樓指其室家燕支山已見山下多美女故以室家勤之漢匈奴失此山歌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今白塞上胡不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花色

胡曰唐初五言絶子安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變梁陳音律未諧韻度尚乏惟審言渡湘江贈蘇綰二首結皆作對而工緻天然風味可掬至張說巴陵之什王翰出塞之吟句格成就漸入盛唐矣

戲贈趙使君美人

紅粉青娥映楚雲。桃花馬上石榴裙。羅敷獨向
東方去。謾學他家作使君。

〔方言〕秦晉間美貌者謂之娥宋南平王白紵曲佳人舉袖耀青娥○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雲氣生王曰此何氣也宋玉曰所謂朝雲者是也後時人用楚雲本此羅敷事已見

○劉廷琦 開元初與張諤從岐王範飲酒賦詩貶雅州司戶初唐

銅雀臺 臨漳曹操建詳已見

銅臺宮觀委灰塵。魏主園陵漳水濱。即今西望
猶堪思。況復當時歌舞人。

○沈佺期 三見

邙山

北邙山上列墳塋萬古千秋對洛城城中日夕
歌鍾起山上惟聞松柏聲。

○宋之問 四見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山屬台州上連台星故曰天台

羽客笙歌此地違離筵數處白雲飛蓬萊闕下
長相憶桐栢山頭去不歸。

羽客佾云羽人（王子年拾遺記）周昭王□□
夢白雲中人人服皆羽毛毛求仙術受絕慾
之教因名羽人又楚詞仍羽人於丹丘留不
死之舊鄉○蓬萊在東海中以黃金白銀為
宮闕乃神仙遊息之所○稠拓山即天台之
別名葛玄嘗煉丹於此○（按隱逸傳）司馬承
禎河內人事潘師正嘗遊名山盧天台不
出睿宗召至問道固辭還山朝士贈詩者百
餘人答宋之問詩曰旣暮兮節欲春山林
家兮懷幽人登奇峯兮望白雲悵緬邈兮象
欲紛紛白雲悠悠去不返寒風颼颼吹日晚不
見其人誰與言歸坐彈琴思逾遠開元中再
被召
卒

○張說 五見

送梁六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峯水上浮。聞道神仙
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詩中但言悠遠而別意自見美人飲水之思尚羨別後意耳

巴陵岳州府治郡附巴蛇於洞庭積骨為丘
故名○洞庭中有君山狀如十二螺髻君山
東有艑山在洞庭涯
相望縹渺浮其狀如舟

○王翰 子羽晉陽人駕部員外郎盛唐

涼州詞 唐明皇樂曲多以邊地為名如涼州伊州甘州並開元天寶間作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
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語意遠乃得雋永

大宛國造葡萄酒西涼州亦出涼州今甘肅
地○琵琶胡中馬上樂推手向前曰琵卻手
向後曰琶

（王元美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
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為前二句
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葡萄美酒一
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附記）陳陶隴西行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
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
裡人

○李白 七見

清平調詞三首 （禮樂志）唐中樂有清調平調○天寶中白供奉
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植興慶池東
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
以步輦從選梨園中弟子得樂十六
色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上曰

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命龜年持
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
龜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
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上調玉笛以
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
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會高力士
終恥脫靴重吟前詞力士曰以飛
燕指妃子賤甚矣妃頗然之上嘗三
欲命白官卒爲
宮中所捍而止

一作葉想衣裳

雲想衣裳花想容。以想形想容妙也難春風拂檻露華濃。

下句陡然令人不知

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天子西登
崑崙見王母曰登已至於羣玉之上先王所
謂策府也○離騷望瑤臺
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

一枝濃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
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巫山雲雨用楚襄王神女事詳已見○趙飛
燕長安人入陽阿主家學歌舞漢成帝微行
過主樂見之召入大幸立爲后
家合德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
梅禹金曰巫山以夢昭陽
稱昭微文隱諷風人之旨

其三 [illegible]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
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畫出妃態 [illegible]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椀盛來琥珀光。下語富但使
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乃其本相故佳

晉志蘭陵縣隸沂州○鬱金香草釀秬黍爲
酒[illegible]鬱金黃而和之○龍血入地爲琥珀酒
色以之太白古 [illegible]
詩家作者號的

峨眉山月歌 [illegible]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
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平羌江在嘉州圖經云在雅州按峨眉山在
嘉州疑此指嘉州○唐資州有清溪驛宋省入
內江渝州今重慶府有明月峽溫湯峽石洞
峽又夔州西陵峽歸鄉峽巫峽並播三峽○
劉會孟曰含情悽惋有竹枝縹緲之音○王
元美曰此足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
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
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王敬美曰
炎仍皆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
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
亦具昔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神
情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跡縱使一向
兩入兩句重化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
歌四句入出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
欹重峰疑鶴膝變降疊韻休文三尺
決也古今作首不少寧盡被汰邪
附記蘇子瞻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有映射
心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難
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北格即本於謫仙其
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蓋

發江淨如練即玄暉全句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

上皇西巡南京歌 天寶十五載六月安祿山陷京師明皇出奔蜀七月肅宗即位靈武尊明皇曰上皇明年上皇歸自蜀即蜀郡為南京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回護題意只拈好處說有體

天子五輅駕六馬故曰六龍〔舊註〕易時乘六龍以御天故以喻天子○錦江玉壘渭水長安並已見絕句中多用此等凡已經見者從不復贅。

其二

劒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末句結上皇少帝兩意絕妙

〔古劒閣銘〕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千仞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遙有此寄

〔唐志〕沅州有龍標縣沅州漢武陵郡地今為辰州昌齡自江寧丞貶此有詩云昨從金陵邑遠謫沅溪濱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起花與次賦事

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末二句寫情

酈道元水經沅水經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皆蠻夷所居○漢夜郎縣屬牂牁

邵唐蜀珍州今播州界太白以永王璘事長流夜郎即此

〔梅禹金曰〕曹植然詩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又齊梁將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懷而白此詩乃以其意翻成奇語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天寶初年改揚州為廣陵郡也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送別之作多在個中生意

〔敖子發曰〕黃鶴樓別之地也揚州所之之地也三月別之時也烟花別之景也末二句寫別時悵望之景而情在其中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舍人賈至遊洞庭湖 曄至謫岳州司馬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與白雲明月參看

長沙在洞庭上堯二女葬此按〔湘川記〕堯二女妻舜舜南巡崩於蒼梧二妃追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為湘水神世稱湘君

〔敖子發曰〕遊覽詩妙在綴景而畧寓懷古之意此詩縱景宏闊不可湖山之氣落句感慨之情深矣○〔田子執曰〕太白所長在此他人自不能及

望天門山 太平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
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天門山在當塗西南二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對峙如門又名東梁山西梁山

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
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楊用修曰)盛弘之荊州記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詩)朝發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世謂李杜不可優劣論亦大牘憒

秋下荊門 荊門本山名唐因山名縣今為州隸荊門府

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秋風。掛字最得趣此
行不為鱸魚鱠。自愛名山入剡中。
(世說)晉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在荊門還仲堪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與仲堪箋曰行人安穩布帆無恙。剡地名會稽多名山水

蘇臺覽古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
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結句與謝萬吳宮怨同
(吳越外記)吳王夫差都蘇州有姑蘇臺作天池日與西施為水戲越王勾踐滅之。
張景陽七命曰燕人奏採菱之樂歌曰乘鳧舟兮為水戲臨洪瀠兮掇雲芝

越中懷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
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秦甫范曰)前篇傷今思古此篇思古傷今其得力處全在只今惟有四字。(敖子發曰)前三句試昔日豪華之盛落句詠今日凄涼之景大抵吊古之作多以今昔盛衰構意而縱橫變化存乎體裁又曰此與韓退之曲江寄白舍人元微之劉阮天台三詩皆以落句轉合有抑揚有開闔此格唐詩中亦不多得
(附錄)韓退之同張員外遊曲江寄白舍人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

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元微之劉阮天台芙蓉脂肉綠雲鬟罨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
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無限羇情笛裏吹來詩寫出
晉桓伊善笛撰落梅花曲太白又有觀胡人吹笛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數升
一(謝茂秦曰)葉平叢詩雙雙乳燕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若截上二字則語約而意足太白此詩截上二字語意亦足太減精彩殊之聲調非

太白之作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其他下字下句鍊工妙

胡元瑞曰太白七言絶如楊花落盡子規啼朝辭白帝彩雲間誰家玉笛暗飛聲天門中斷楚江開等作讀之眞有揮斥八極凌厲九霄意賀監謂為謫仙良不虛也

○王昌齡 五見

春宮曲 樂府題 宮詞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漢武帝幸平陽公主見謳者衛子夫善歌舞歡回立為后

顧子發曰唐人作宮詞或賦事或寫風刺或其人負才抱志不得於君藉答無聊託此以自況如此詩末二句見書官家又別用一番人其特恩異數類如此

西宮春怨 樂府題 怨思二十五曲有閨怨西宮春怨西宮秋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朧朧樹色隱昭陽。

雲和地名此地所產良木用為琴瑟其聲清亮因以名焉

胡元瑞曰太白長門怨天廻北斗掛西樓四句意盡語中江寧西宮曲西宮夜靜百花四句意在言外然二詩各有至處不可執一端大抵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王宮詞樂府李不能為李樂府王不能作

附記李太白長門怨詩天廻北斗掛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西宮秋怨 樂府題 見上

芙蓉不及美人粧，水殿風來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芙蓉本荷花也拒霜花一名木芙蓉今止稱荷花而木芙蓉遂專芙蓉之名

長信秋詞 樂府題 宮詞

眞成薄命久尋思，夢見君王覺後疑。火照西宮知夜飲，分明複道奉恩時。

胡元瑞曰江寧長信詞西宮曲青樓曲閨怨從軍行皆優柔婉麗意味無窮風骨內含精芒外隱如清廟朱弦一唱三歎又曰五言絶唐樂府多法齊梁體裁自別七言亦有作樂府體者如太白橫江詞少年行等尚是古詞至少伯宮詞從軍出塞雖樂府題實唐人絶句不涉六朝然亦前無六朝矣

青樓曲 樂府題 宮詞十九曲之一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遥見飛塵入建章。影響然形聲

長楊宮在盩厔縣南其地垂楊數畝本秦宮漢因之（李詩）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顧華玉曰）宮情閨怨作者多矣未有此篇矣下篇班容卑含明白簡易絕句中極品也

閨怨 見上 樂府題 [illegible]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不知忽見悔教有轉折是章法

（謝君直曰）此本人情而言唐人有遠將歸出末句云去車輪遲回思馬蹄人迷但令在家相對貧不願天涯金遊身亦是此意○（楊用修曰）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春閨怨也而李頎春閨怨亦云紅粉女兒窓下羞畫眉夫婿隴西顧自怨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王勃九日詩云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而盧照鄰九日詩亦云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烟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杜牧邊上聞胡笳詩云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烟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禁十九年（胡曾詩云）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曾消十九年或是湘浦曲云）虞帝南巡不復還翠娥幽怨水雲間昨夜月明湘浦宿閨中環珮度巴山（高駢云）帝舜南去不復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白樂天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劉禹錫云）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杜工部詩）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李太白詩）萬里關塞斷何日是歸年（鶯鶯詩）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為傍人羞不起因郎顧頓知羞郎（歐陽詹）太原妓詩自從消瘦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卿欲識舊時雲髻樣開取牀上鏤金箱（李賀詠竹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烟啼千萬枝（皮日休詠白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崔櫓菊送恭客詩）蕭日山川以奕恭光當秋野止科飛金門若召羊玄保略取江東太守歸（溫庭筠挽奕云）開對奕秋須一盡吉羊伴上墅成都他肖謫帝鄉池水佇皆宣城太守鳥

出塞行 樂府題鼓角橫吹十曲之一

白草原頭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秋天曠野行人絕。馬首東來知是誰。

末句出人不意

白草原一作百草原舊註胡地多白草其高平處因名○皆狄伐秦苟服令日塞井夷麾世余馬首是瞻欒黶曰 [illegible] 余馬首欲東乃歸 [illegible]

（顧華玉曰）慘淡可傷又曰音律雖弱終是盛唐骨格

從軍行 樂府題 [illegible]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三首各一意結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臨羌西有卑禾海謂之青海唐哥舒翰築神威軍於上近吐谷渾城○雪山即天山冬夏有雪故名○（漢書）傅介子傳樓蘭數遣漢使介子使大宛至樓蘭與其王飲使壯士段

刺殺之并首級漢

其二 [illegible]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illegible]

王元美曰：于鱗言唐人絶句當以秦時明月爲壓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别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

梁苑

梁園秋竹古時煙。城外風悲欲暮天。萬乘旌旗何處在。平臺賓客有誰憐。[illegible]

漢梁孝王出入建天子旂，衛西苑方二百里，築兔園，園中有鴈池鶴洲鳧渚，宮觀相連延亘，平臺數十里，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芙蓉樓送辛漸 樓在潤州西北隅城上，與萬歲樓對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送客有此一法者。

玉壺冰言清且絜也。鮑[illegible]參軍詩：清如玉壺冰。

送薛大赴安陸 今景山雲夢二縣古安陸郡地

津頭雲雨暗湘山。遷客離憂楚地顏。遥送扁舟安陸郡。天邊何處穆陵關。見待安陸沼遠

湘山在洞庭湖中，即君山也，一名洞庭山。穆陵關已見郎士元送别詩：穆陵關上秋雲起，安陸城邊遠行子。薄暮寒蟬三兩聲，回望故鄉千萬里。[illegible]

送别魏二 [illegible]

醉别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遥在湘山月。愁聽清猿夢裏長。爲他想出陸共

盧溪别人 盧溪水名，屬辰州府 [illegible]

武陵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行到荆門上三峽。莫將孤月對猿愁。當莫又下莫將一字其思愈婉

重别李評事 [illegible]

莫道秋江離别難。舟船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隨意照應，是句眼。

○王維 已見

少年行 已見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少年場中語。太白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正與此同。[illegible]

羽林已見。○漢武帝元狩四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將五萬騎出代、右北平二

千餘里

九月九日憶山中兄弟 [illegible]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

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在兄弟處想來便遙知少一人正應獨字

九日登高起於漢桓景費長房遊數年長房忽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可急去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繫臂登高飲此禍可免景如其言舉家登高夕還見千羊雞犬皆暴死

劉會孟曰一語無限苦情孕懷〇〔鼓子發〕曰陳商齋九日詩讀此中表重九日又思曾謂安放東籬下沙上望西風今誰折黃花寄西宮合而觀之一則成時思親一時感時懷君忠厚惻怛皆可風也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illegible]

科頭謂不冠也〔魏管寧云〕吾嘗一朋科頭三最晏起〇〔漢張耳〕陳高祖箕踞慢罵之謂伸兩足其形如箕也〇晉阮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白眼對之凡共〔顧與新曰〕亦自有俊不中俊處句自清雅

〇送韋評事 [illegible]

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遙知漢使

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 雨隨情思結做一些

匈奴右賢王數侵邊叛方漢武帝令將軍衛青將騎擊之得右賢裨將十餘人

送沈子福之江南

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盪槳向臨圻 [illegible]

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 [illegible]加送之情隨春色所之何其[illegible]懷全

〔顧璘〕曰蓮詩一聯折柏參錯注折曲調頭

〇賈至 再見

春思二首 梁蕭子雲春思秋思並樂府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爲

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 不去故愁句法字法皆妙

〔田子〕曰詩中用惹字有情之惹有無情之惹隋煬帝詩惹香蘇綾古辭至今衣袖惹天香賈至衣冠身惹御爐香春日偏能惹恨長溫庭筠詩夢驚鴛鴦路迷光惹有紫苔春愁皆有情之惹王維楊花惹暮春李賀古竹老梢惹碧雲皆無情之惹然香與雲又皆有形之惹而春與愁爲無形之惹此又大奇 [illegible]

其二

紅粉當壚弱柳垂金花臘酒解酴醾笙歌日暮

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 意在此前有意在此後有巧思

青西后累上爲甕以爲酒器形如甖壜調之酒爐司馬相如臨卬賣酒滌器滌濡令卓文君當壚○蜀也多酴醿花蜀人取以造酒西蜀郫縣晉山濤治郫時用筒管釀酴醿作酒東坡方開香聞百步故蜀人傳其法○漢書孝寶劍劉歆自覽成數光武聞之告鄧禹曰孝孫來益當是長○子美[illegible]安輕薄兒悞之耳

西亭春望

日長風煖柳青青北鴈歸飛入窅冥岳陽城上聞吹笛能使春心滿洞庭 [illegible]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同泛洞庭湖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末句[illegible] 李白集

送李侍郎赴常州 隋煬帝中改晉陵郡置常州

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 今日明朝淹爲送別常語

顧華玉曰不須深語自露深情○胡震亨曰此詩與王維贈元二使安西詩相類送思明朝相憶路漫漫所以今日須盡醉遲思西出陽關無故人所以勸君更盡一杯酒又以明朝相憶路漫漫兩句論之今日送君不可不醉以明朝相憶道路漫漫故也據四句論之雪晴雲散北風寒所以送君須盡醉楚水吳山道路非所以相望路漫漫橫豎錯綜秩然不亂蓋規矩法度之作

附記王維贈元二使安西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illegible]

岳陽樓重宴別王八員外貶長沙 [illegible]

江路東連千里潮青雲北望紫微遙莫道巴陵湖水闊長沙南畔更蕭條 [illegible]

○岑參 七見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天寶六載高仙芝爲安西節度破吐蕃以封常清爲判官岑參嘗從常清軍

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祗今誰數貳師功 三情漢爲北故下二句俱用漢事

大宛國有善馬在二師城匿不與漢武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二師將軍伐宛得善馬數匹封海西侯 [illegible]

其二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群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illegible]

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白龍堆地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謂之龍堆

〔明〕元瑞曰自少陵絕句對語詩家率以半律讀之然絕句自有此體特杜非當行耳如岑參凱歌太白胡鷹印鐘送月大將龍旗掣作雲卷燕然萬海雲迎拂秣馬龍堆月照營等句皆雄渾高華後世或所取法即半作何害若杜審言紛紛紛中思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偶懷京國人何處不以相江水北崇則語鈔流對偶不對也

首蓿峰寄家人

首蓿峰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他人只說閨思已足此更深一層

〔晉〕三藏西域記塞上無驛亭又無山嶺止以峰火爲識瓜門關外有五峰苜蓿峰其一也胡蘆河上狹下廣迴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即西域之襟喉也

敖子發曰　實歷苦語

玉關寄長安李主簿

東去長安萬里餘。故人那惜一行書。玉關西望腸堪斷。況復明朝是歲除。又添一意　孟復深除

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劉會孟曰辭達口　段于騎曰丘文莊公嘗言眼前景致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詞觀此篇及晉閣仙遊柔軌賀季眞回鄉偶書三詩良然

〔附記〕賀季眞回鄉偶書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賈

閬仙詩選

磧中作　磧水中有石曰磧沙州有磧長五百里廣五十里

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幾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得秋字　絳州屬山西平陽府春秋晉之故絳

西原驛路掛城頭。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汾水源出岢嵐州在汾州南歷絳州等處注於黃河

〔胡〕濟男曰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雲亦差似云而非復漢時舊物也以此推之衛輝出亭去國問驛可以浩然矣。敦子發曰未二句蓋以同視萬古之意寬之使其知盛衰相尋於無窮繁華轉眼如一夢何以區區得失交戚于中

送人還京

匹馬西從天外歸。揚鞭只共鳥爭飛。送君九月交河北。雪裏題詩淚滿衣。

赴北庭度隴思家

西向輪臺萬里餘。也知鄉信日應疏。隴山鸚鵡

能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

輪臺西域地名在車師國西北千餘里

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漢置酒泉郡隋廢郡置肅州唐因之後復名酒泉

酒泉太守能劒舞。高堂置酒夜擊鼓。胡笳一曲斷人腸。坐客相看淚如雨。

送劉判官赴磧西

火山五月人行少。看君馬去疾如鳥。又用楊只用鳥 都使行營太白西。角聲一動胡天曉。

火山在陝西山丹衛城北其山七色多紅太白亦山名谷深積雪春夏不消古金平地今肅州

山房春事 梁園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儲光羲 前見

寄孫山人

新林二月孤舟還。水滿青江花滿山。借問故園隱君子。時時來往住人間。

○杜甫 七見

贈花卿 花卿敬定特蜀將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春。

（楊用修曰）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杜子美七言絕近百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譏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指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於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獨絕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麼諸家是其眞識冥契猶在唐世數人之下乎○（徐觀瀾曰）杜贈花卿絕句云此曲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又歌曰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與取守京都二詩皆亂人與刺絕句箴僭適之亦長歌幾跋麾之適曰能得曰何不特語婉詞涌詩者當言外求之○（胡元瑞曰）杜少年行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門下馬坐人床不通名姓粗豪甚指點銀缾索酒嘗殊有古意然自是少陵絕句與樂府無干惟錦城絲管一首近太白花卿蓋歌妓此曲秪應天上有本自目前語而楊慎以措大語釋之何杜之不幸也○按此詩譚者皆謂花卿爲花敬定獨胡元瑞以爲歌妓之姓凡謂用修爲措大語見之

重贈鄭鍊 鍊特赴襄陽前有詩贈之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

奉和嚴武軍城早秋 武幕中作時武破吐蕃於當狗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後人謂將軍帳曰玉帳本此兵書有玉帳經

○滴博西山城名蓬婆吐蕃城名雪山之外

解悶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

秦時邵平種瓜長安東門甫長安人故感秋瓜而懷故鄉○鄭瓜州公自注謂今鄭秘監審也

(劉會孟曰)因瓜憶鄭審爲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皆詞人風流佚蕩之態亦多類此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遮莫猶言儘教盖唐人俚語故當時有遮莫之語古時五常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薦鄉(元微之詩)罷馳騖遮其寸陰斜

○常建三見

塞下曲已見

王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爲日月光。

其二

北海陰風動地來。明君祠上望龍堆。髑髏皆是長城卒。日暮沙場飛作灰。

送宇文六

花映垂楊漢水清。微風林裏一枝輕。即今江北還如此。愁殺江南離別情。

三日尋李九莊

雨歇楊林東渡頭。永和三日盪輕舟。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門前溪水流。

永和三日王羲之蘭亭事永和晉穆帝年之號也○慕容暐載記盪輕舟於曲光之海

○高適七見

九曲詞

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

邏逤吐蕃國地名

除夜作

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淒然。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

(顧華玉曰)此篇音律似中唐，但四句中意態俱足自別。○(敖子發曰)此詩自為問答，首句已自淒然，後二句又說出轉淒然之情。客邊除夕，怕誦此詩。○(徐子擴曰)獨普號人不然轉者，此常乞甚二字為詩眼。○(胡齊角曰)轉之一字與起後二句，唐絶句諸最一字不敢下，此類可見。

塞上聞吹笛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此篇似中唐。

別董大

十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鴈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慷慨悲壯

○孟浩然 四見

送杜十四之江南

荊吳相接水為鄉。君去春江正渺茫。日暮孤舟何處泊。天涯一望斷人腸。

○李頎 六見

寄韓鵬 授令河中

為政心閑物自閑。朝看飛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

山西平陽，參棠皆為河東郡地，城西五十里有姑射山，即莊子所謂有神人居焉者。

○崔國輔 再見

九日

江邊楓落菊花黃。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雖載酒。三年楚客已霑裳。

楚客，崔自謂也。或云暗用楚鍾儀事。使鍾儀囚於晉，晉侯問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王導謂附楚囚對泣，即此事。

○張謂 四見

題長安主人壁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譏切世情

送人使河源

河源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隋煬帝初置郡，李靖代吐谷渾，經積石河源即此。

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不少留。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竹為君愁。

句法用意與日暮孤舟何處泊相似。

○王之渙 再見

凉州詞 見說巳

黄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王敬美曰：于鱗選唐詩七言絶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為第一。于鱗意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黄河遠上二詩求之。

（附記）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艶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可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為優。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絶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高適引手畫壁曰：一絶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强將團扇共徘徊。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絶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巴人下俚詞耳，陽春白雪之曲，俗物豈敢近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吾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史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黄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乞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九日送别

薊庭蕭瑟故人稀。何處登高且送歸。（一句盡題相别）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

○蔡希寂 曲阿人渭南尉盛唐

洛陽客舍逢祖詠留宴

綿綿鐘漏洛陽城。客舍貧居絶送迎。逢君貰酒因成醉。醉後焉知世上情。

○吳象之 諸家選本俱作盛唐

少年行

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遊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

平津鄉漢故高城縣，今滄州鹽山縣界。公孫弘以宰相封平津侯，即此。○節度使中貴人，從廣服處曰內臣之貴幸者。○司馬相如家貧徒有四壁，更無資産，見本傳。

○張潮 曲阿人大曆時處士盛唐

江南行 樂府題

茨菰葉爛别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

茨菰小草，何宰入詩。鳳凰山南北有數十處，不必泥其所指。

楊用修曰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遠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裊ヽ庭前柳青ヽ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卽卷耳詩首章意也又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晩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卽卷耳詩後章意也今詩傳解為北言而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風人寄興深而唐人度若使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按楊用修嘗解卷耳後三章云陟閑文王陟之之馬玄黄文王馬也僕痛文王僕也金墨兒賦眞文王爵以消憂也盖身在閑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許程應龍到梁州又許程應龍到常山之意也

○嚴武　季鷹華州人西川節度使最厚杜甫盛唐

軍城早秋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匈奴遣漢書自稱天之驕子

田子批曰氣槩雄壯武將本色

○李華　遐叔趙州人監察御史盛唐

春行寄興

宜陽城下草萋萋。澗水東流復向西。芳樹無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鳥空啼。

宜陽在河南府周為召伯聽訟之所

○劉長卿　四見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今江西吉安府時長卿貶長沙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兩自字有情無情之別最佳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孤舟上加一字

唐人要用一孤舟連字如孟浩然風鳥雨岸葉月照一孤舟賈至江邊數盃酒海內一孤舟到青處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外參豐上一孤舟壯萬山深處一孤舟推加一字安

盡覺孤舟之懷楚客人病其為複非知詩者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陵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留行客。草色青青送馬蹄。送字反佳江春不留草色又送殆難為情

○錢起　三見

歸鴈

瀟湘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下三句荅首句

黄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破為二十五絃○琴中有歸鴈操

○韋應物 四見

登樓寄王卿 [illegible]

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數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荊榛寒雨中。登樓愁思，悽然下泪 [illegible]

酬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國見別之作

廣陵三月花正開。花裏逢君醉一迴。南北相過殊不遠，暮潮歸去早潮來。[illegible]

○皇甫冉 再見

送魏十六還蘇州

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毘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意在言外 [illegible]

曾山送別 [illegible]

凄凄遊子若飄蓬。明月清樽祗暫同。南望千山如黛色，愁君客路在其中。還從去路得境落句用助語入妙

○韓翃 君平南陽人中書舍人 中唐

寒食 [illegible]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唐時京城寒食禁火極嚴，以雞羽入火有焦者皆罪之。清明日乃取榆柳火以賜近臣戚，所以傳火（元稹詩）。特勑宮中許燃燭，是也。〔漢書〕宦者傳：桓帝封單超等五人為縣侯，世謂之五侯。自是權歸宦者，朝政日亂。唐自代以來宦者權盛，歐之衰類，幾漢矣，此詩蓋諷之也。

〔附記〕侯希逸鎮青淄，翃為從事。罷府閑居十年，李勉鎮夷門，復辟之。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將半，客扣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書寒食詩，末又批曰：與此韓翃。員外詩非耶？翃曰：是也。是不誤矣。

送客知鄂州 武昌

江口千家帶楚雲。江花亂點雪紛紛。春風落日誰相見。青翰舟中有鄂君。[illegible]

〔王侯〕舟曰青翰舟。說苑：鄂君乘青翰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搴舟中流；今日何日，與子同舟。鄂君乃以繡被覆之。

宿石邑山中 今真定府井陘獲鹿，本戰國趙之石邑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千樹裏，秋河隔在數峰西。句意 [illegible]

〔明元瑞曰〕中唐錢劉雖有風味，氣骨頓衰，不必所為近體，惟韓翃諸絕最高，如江南曲宿

山中照張千牛送齊山人寒食騎馬皆可參
入仍盛間又曰韓翃七言絶如青樓不閉茂
鞋鎖緑水迴通宛轉橋玉勒乍翔初貫沫金
數欲下不成漸急管畫催乎梁酒春衣夜宿
社陸花豔月皆飛千樹裏秋河潤在數峰西
皆全有為華明秀而古意内含非初非盡直
足梁陳妙許行以虐洞耳人不易鶯君柴門
流水依然任一照寒山爲木中寒天暮雨秋
風黄裴處變家兄上人則自足
錢劉格雍衆所共稱非其至也
閑託韓翃江南曲長樂花枝雨點銷江城日
春好相邀青樓不閉藏粧鎖緑水迴通宛轉
橋○贈張千牛詩逢萊閣下送天家上路新
迴口泉翳急管青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
花○送齊山人歸長白山舊舉山人白兎公
桿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
山萬木中○看調馬曲鶯嬌指白齒新齊晩
日花中散碧瑤玉勒乍迴初貫沫金鞭紛下
不成 漸

○李端 趙州人杭州司馬中唐

送劉侍郎

幾人同入謝宣城。未及酬恩隔死生。唯有夜猿知客恨。嶧陽溪路第三聲。[illegible]

(南史謝朓為宣城太守世稱謝宣城)

○張繼 字懿孫兗州人祠部員外郎中唐

楓橋夜泊 蘇州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

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詒不言 粗為聽

寒山寺在吳縣西計有功謂此地有夜半鐘
名無常鐘歐陽以為語病非也然亦不止姑
蘇有之于鵠遙聽緱山半夜鐘白樂天半夜
鐘聲後皇甫冉夜半隔山鐘温庭筠無復松
窓半夜鐘陳羽隔水悠揚午
夜鐘乃知唐人詩多用此
胡元瑞曰韋蘇州滁州西澗詩獨憐幽草澗
邊生上有黄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晩來急野
度無人舟自横宋人謂滁州西澗春潮絶不
能至不知詩人遇興遣詞大則須彌小則芥
子寧此拘拘癡人前政自難說夢也又夜半
鐘聲到客船談者紛紛皆為昔人愚弄詩流
借景立言惟在聲律之調興象之合區區事
實彼豈暇計無論夜半是非即鐘聲聞否未
可知。[illegible]
也

○顧況 字逋翁姑蘇人著作郎 自號華陽真逸中唐

聽角思歸 [illegible]

故園黄葉滿青苔。夢後城頭曉角哀。此夜斷腸人不見。起行殘月影徘徊。此結真可斷腸 足見無聊之態

宿昭應 驪山

武帝祈靈太乙壇。新豐樹色繞千官。那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illegible] 言今人不勝今古之感 知今宇與舊宇皆然

繞閑切。

太乙壇在陝西臨潼縣東南驪山上漢書亳
人謬忌奏祠太乙方天子許之令大祝領

之驪山古驪戎國秦爲驪邑漢祖徙豊民實
命之曰新豊山之麓温泉所出唐玄宗天寶
初析置會昌縣於温泉改曰昭應
省新豊入焉長生殿在温泉宫内
孩子發曰北詩前二句自昔日言後二句自
今日言與李約華清宫吳融華清宫詩相類
附見李約華清宫詩君十疋紫鸞鐵一曲
霓裳四海兵玉輦升天人已盡故宫惟有樹
長生〇吳融華清宫詩漁陽烽火照函關玉
輦匆匆下此山一曲霓裳聽不盡至今遺恨
水潺潺

湖中

青草湖邊日色低。黃茅瘴裏鷓鴣啼。丈夫飄蕩[illegible]
今如此。一曲長歌楚水西。[illegible]

青草湖在岳州一名巴丘湖每夏秋水漲
洞庭湖爲一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
詩云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白[illegible]南海
歲有瘴風瘴氣爲炎夏謂之青草瘴秋謂之
黃茅
瘴

〇戴叔倫 再見

夜發袁江寄李潁川劉侍郎 江在江西袁州府[illegible]臨江府 爲袁州時二[illegible] 公流貶在此

半夜回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叫
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淺淺語 覺思深 轉

〇包何 幼嗣潤州人 起[illegible]唐

寄楊侍御

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今日莫論
腰下組。請君看取鬢邊絲。[illegible]

〇李益 三見

汴河曲 與劉禹錫揚柳枝詞皆歌隋之曲

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宫闕已成塵。行人莫上
長隄望。風起揚花愁殺人。[illegible]

汴水源出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
東經開封府城又東合蔡河達泗洲下入于
淮〇隋煬帝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
河呼築道樹柳名曰隋堤在汴河故道

聽曉角

邊霜昨夜墮關榆。吹角當城片月孤。無限塞鴻
飛不度。秋風吹入小單于。[illegible]

秦蒙恬破胡植榆爲塞故塞下多榆木〇小
單于角調也唐人詩又有一曲單于暮風起
扶蘇城上月如鉤新月高城
三百雉角聲吹徹小單于

夜上受降城聞笛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
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illegible]

回樂峰在山西大同府西五百里隋榆林[illegible]
地唐改東勝州景龍間朔方總管張仁愿[illegible]

三受降城於此開元初西城為河水所圮總管張說於河東別置新城

〔王元美曰〕元和以後絕句李益為勝韓翃次之迥樂半一籌何必王龍標李供奉○〔胡元瑞曰〕十言絕從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為弟一如夜上西城從軍北征受降春夜聞笛諸篇皆可與太白龍標比爽非中唐所得有也

附記李益夜上西城聽涼州曲鴻雁新從北地來聞聲一半却飛向金河戍客腸應斷更在秋風百尺臺○春夜聞笛寒山吹笛喚春歸遷客相看淚滿衣洞庭一夜無窮雁不待天明盡北飛

從軍北征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古樂府道路六曲有行路難

○劉禹錫 再見

楊柳枝詞 說見李益汴河曲題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楊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

〔胡[illegible]曰〕不見人三字只是無人之意二聖北狩時前輩有憶君王詞云依依楊柳拂宮牆庭院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還自忙憶君王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此之謂也[illegible]謂即花如雪飛入宮牆於君着見時人者則故不字為羞乃佳○〔徐子擴曰〕此詩只是形

容古國荒涼之態臺山蕭蓋不見人非也李君虞青宮燕詩燕語如傷舊國春宮花一落已成塵自從一閉風光後幾度飛來不見人亦此意

與歌者何戡

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唐人餞別多唱渭城即王右丞渭城朝雨浥輕塵詩也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故曰陽關三疊宋劉原父別官妓詩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更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是此詩翻出

浪淘沙詞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朗州即武陵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長安有玄都觀正元二十一年禹錫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桃花是歲坐王叔文黨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宰相憐其才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賦此詩其意以譏新貴滿朝也時論以為[illegible]濟又黜後十年召還重遊此觀蕩然無復一樹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題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

何處前度劉郎今又
來時亭亭滿之耳
衆子發曰風判
時事全用此體

○張籍字文昌和州人國子司業中唐

涼州詞 說已見

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
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王建字仲初潁州人陝州司馬中唐

十五夜望月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
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武元衡字北蒼河南人門下侍郎中唐

送盧起居

相如擁傳有光輝。何事闌干淚濕衣。舊府東山
餘妓在。重將歌舞送君歸。

漢武帝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乃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馳傳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晉謝安居東山每遊賞必攜妓以往

嘉陵驛 四川保寧府亦利州

悠悠風旆遶山川。山驛空濛雨作烟。路半嘉陵
頭已白。蜀門西更上青天。

○張仲素字繪之建封子翰林學士中唐

漢苑行

回鴈高飛太液池。新花低發上林枝。年光到處
皆堪賞。春色人間總未知。

太液池在漢建章宮北以象海其間兒鳥充滿及鵁鶄鸀鳿之屬動輒成群○上林本秦苑漢武開廣之

塞下曲

三戍漁陽再度遼。騂弓在臂箭橫腰。匈奴似欲
知名姓。休傍陰山更射雕。見自負 與後曲同

舜分冀東北為幽州青東北為營州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漢因之○李廣傳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擊匈奴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廣曰是必射雕者也乃縱百騎往馳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

又

朔雪飄飄開鴈門。平沙歷亂捲蓬根。功名恥計
擒生數。直斬樓蘭報國恩。

代州有鴈門塞在鴈門山絕頂

秋閨思

碧牕斜月藹深煇，愁聽寒螿淚濕衣。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道破

螿小寒蟬也○金微山名在塞外七十餘里

數子參曰閨思皆溫然張潮江南行王駕古意仲宗秋閨思皆悠然不怨不怒得風人之遺○胡元瑞曰江南曲不知何路向金微又曰欲寄征衣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皆不知邊塞分明見閥城又曰瑞曲思秋閨塞下曲人兵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又曰夫王駕古意夫戍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

○羊士諤 太山人刺史中唐

郡中即事

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紅袖倚闌干。

（附記）謝茂秦賦牡丹曰花神默默春殘京洛名家識面難國色從來有人妬莫教紅袖倚闌干因讀此詩遂刪已作

登樓

槐柳蕭疏繞郡城，夜添山雨作江聲。秋風南陌無車馬，獨上高樓故國情。

○柳宗元 四見

酬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見貽 山在柳州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淮南子崑崙中有增城九重珠樹玉樹○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山遠望之則翠近之則翠微○高僧傳有神僧飛錫凌空而行

○歐陽詹 行周泉州人四門助教中唐

題延平劍潭 延平府南平縣城東在閩宇武二水合流之所

晉雷煥得二劍於豐城以一與張華留一自佩華死失其劍之所在其後煥子佩劍渡延平津劍忽于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尺因名劍潭亦名劍津

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餘千載凌霜色，長與澄潭白日寒。

○元稹 微之河南人尚書右丞宮中號元才子中唐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江州今之九江府秦為九江郡地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附）景盧曰白樂天云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識夫詩之悲甚[illegible]

勸哭此
語誠然

○張祜 再見

胡渭州 商調曲蓋嘉運所製與雙帶子
盐𨁝縫水數子皆絶句述逸戎
行旅之懷與
題全無干涉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
何處是。雲山漫漫使人愁。

雨霖鈴 明皇所
製曲

雨霖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
垂淚教。月明南内更無人。

【明皇別錄】帝幸蜀南入斜谷屬霖雨旬
於棧道中聞鈴聲與雨相應帝既悼貴妃因
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善威
樂工張徽從帝以其曲授之泊至德中復
幸華清宮從官嬪御皆非舊人帝於望京樓
命張徽奏此曲不覺悽愴流涕其曲後入法
部○南内唐興
慶宮也詳已見

號夫人 又見杜集一
題作集靈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
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唐書】楊貴妃有姊三人長封韓國夫人並
承恩寵出入宮掖又明皇雖封虢國常乘驄
馬入
禁

○賈島 再見

度桑乾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
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近而不可見故曰憶近而可見故曰望故
任
字

并州太原皆地名并初以冀州地廣分置咸陽
長安秦都在九嵕山渭水北山俱在南故名
陽
咸

【王元美曰】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
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處而三
年始得一吟淚流如并州及三月三十日二
絶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置之

盛唐不復可別○【王敬美曰】一日偶摘賈島
度桑乾之絶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
遊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
桑乾而望并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余
謂此閬仙自思鄉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
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
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并州且不得
住何況得歸咸陽此閬仙意也謝註有分毫
相似
否

【附記】賈島三月晦日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
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
是春○憶江上吳處士閩國揚帆去蟾蜍
虧復圓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此地聚會夕
當時雷雨寒蘭橈殊
未返消息海雲端

○王表 貞元元和間與竇
常同唱和中庚

成德樂 唐曲

趙女乘春上畫樓。一聲歌發滿城秋。無端更唱關山曲。不是征人亦淚流。與戴叔倫夜發袁江作向法絕相似而更字不見[illegible]字亦字。

〇李商隱 義山懷州人自稱玉溪子許號西崑體晚唐

漢宮詞 [illegible]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望幸之情良然

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齋居乾承殿忽有青鳥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又去許帝以三年後復來後竟不來○集靈臺在漢井泉宮○司馬相如有消渴疾

夜雨寄北 [illegible]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一又翻出一層

寄令狐郎中 當是商隱客梁時作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illegible]

〔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楊用修謂據此詩古人尺素結如鯉魚形也非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下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亦譬況之言非真烹也〔奚白齋詩話〕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耳蓋魚沉潛之物故云五臣及劉後習古人多於魚腹得書引陳涉罩魚倡禍事為證謬矣引馬卿知音喻游梁後以病免客居茂陵〔發子發曰〕落句以相如自況此足用古事為今事相州死中為活事如絕奇匹馬隨李廣為報惠連詩不惜仙用東山謝安石自保留參下數人憑誰說與謝玄暉皆此法

〇許渾 用晦丹陽人郢州刺史晚唐

秋思 [illegible]

琪樹西風枕簟秋。楚雲湘水憶同遊。高歌一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掩字有意恐見鬢而驚感耳落句憶少年不見如昨而傷今之白頭與太白將進酒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同意

〇趙嘏 承祐山陽人渭南尉晚唐

江樓書感

獨上江樓思渺然。月光如水水連天。同來翫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illegible]

〔謝君直曰〕崔護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莫若此詩後兩句有味○〔胡濟鼎曰〕崔詩清雅此詩明響各有好處因獨上之時思同來之友因水月連天思去年風景皆有針線同獨二字小巧

○溫庭筠 飛卿并州人方山尉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唐

楊柳枝 即古折楊柳枝裁也白居易有愛妓小蠻善舞乃作楊柳枝辭以託意此自是為白氏楊柳枝而作今人淮為一題繆甚

館娃宮外鄴城西遠狀征帆近拂堤繫得王孫歸意切不關春草綠萋萋

館娃宮在靈巖山上前臨姑蘇臺吳人謂美女為娃蓋以西施得名○鄴城已見三國魏後趙前燕東魏北齊皆都此

楊用修曰王孫芳草剏自楚騷而來入詩句則自謝陸始如靈運云萋萋春草生王孫遊有情士衡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illegible]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是也後人遞相致慕好以此作點如杜甫云秋色將春草王孫若箇邊又短晴帶碧草悵望思王孫皇甫冉云青青芳草色終是待王孫又無限青青草王孫去不迷王維云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裴迪云綠堤春草合王孫自留翫李嘉祐云細草綠汀洲王孫耐薄遊又白雲宗悉草王孫轉憶歸皇甫曾云復送王孫去其如春草何劉長卿云春草萋萋綠王孫舊此遊張祜云何堪衰草色一酌送王孫韋莊云非知南陌草却醉望王孫翁兒云萋萋芳草色終是憶王孫錢起云王孫莫久臥春草綠萋萋又春草怨無色王孫後入關溫庭筠云萋萋得王孫歸意切不關芳草綠萋萋皇甫冉云處處汀洲有芳草王孫非青念歸期錢起云王孫興至幽尋好芳草秋冸景物和比肯以王孫芳草並古之者至如王子淵云芳草憶王孫錢起云王孫尋芳草李頎云窓外王孫草劉長卿云惆悵王孫草又日歲莫王孫草又云草色對王孫皇甫冉曰借問王孫草耿湋云王孫對芳草陳祐云秀發王孫草靈一云別後王孫草羅隱云翠軟王孫草李嘉祐云不堪秋草送王孫孟遲云蘼蕪亦是王孫草薛宜僚云王孫草色正如烟此皆以王孫芳草合言之者

○段成式 柯古臨淄人太常少卿晚唐

折楊柳 樂府題鼓角横吹曲有折楊柳枝相和大曲有折楊柳行

枝枝交影鎖長門嫩色曾霑雨露恩 首二句託喩少年曾承恩寵

鳳輦不來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黃昏 鳳輦不來空留鶯語隱然見孤處寂寞無人共訴之意曰春盡曰黃昏又隱然見老之將至

謝疊山註云謂此詩即長門怨按漢宮人大寵者皆出居長門武帝時陳皇后坐巫蠱事罷居[illegible]此

○司馬禮 大中時人稱為先輩晚唐

宮怨

柳色參差掩畫樓曉鶯啼送滿宮愁年年花落無人見空逐春泉出御溝 末句與前首同調李益詩云却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illegible]

○張喬 池州人隱九華山晚唐

宴邊將

一曲涼州金石清邊風蕭颯動江城坐中有老

沙場客。橫笛休吹塞上聲。[illegible]
○李拯 昌時隴西人咸通末進士唐
退朝望終南山 此後長安後車駕還京作或云時裴王煴僭偽
位逼拯爲官返不得於此見意
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
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惟有依舊四字是詩眼
赤色曰鳳黃色曰鵷青色曰[illegible]
鸞○丹鳳樓在含元殿南[illegible]
〔敖子發曰〕亂後還朝惟有山色如舊凡興
第文物異昔時矣感慨之詞寓得體麗
○崔魯 廣明進士晚唐
華清宮
草遮回磴絕鳴鸞。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
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illegible]
〔楚辭〕鳴玉鸞之啾啾○〔長安志〕華清宮有九
龍長生明珠等殿○〔明皇雜錄〕明皇與貴妃
夜倚玉闌自誓
願世世爲夫婦
〔楊用修曰〕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每各精鍊奇
麗遠出李義山杜牧之上○〔敖子發曰〕與陳
羽吳城弔古王建綺繡宮詞常華清宮劉禹
錫石頭城烏衣巷南遊感興李益緬懷宮入
詩皆賦故國故宮舊京之景想像昔日豪華
之盛恍如夢幻感慨極多〔司馬溫公曰〕詩貴
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正謂此耳萩洛衣
所謂透徹之悟者此也○〔胡元瑞曰〕崔詩明
月自來還自去更與人倚玉闌干李詩所說
香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同味玉環事
也崔則意極精工李則語由信筆
然不甚並論者直是氣象不同
〔附記〕魯華清宮三首門橫金鎖閉無人落日
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兩
如璧○銀河漾漾月暉暉樓礙星邊織文機
橫玉叫雲天似水滿空霜霰了仙飛○降掩
金鄉蓄禍殘果華西棚○蜀雲飛沐燕一門翔
元闕不見人歸見燕歸○〔陳羽〕吳城弔古吳
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隋
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王建〕綺繡宮玉
樓傾側粉墻空重疊青山繞故宮武帝去來
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杜常〕華清宮行
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
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劉禹錫〕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淮水東
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烏衣巷〕朱雀
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
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南遊感興〕傷心欲
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還日暮東風春草
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李益緬懷宮〕漢家仙
仗在咸陽洛水東流入建章野老
至今猶望幸離宮晚樹獨蒼蒼
○韋莊 端己京兆人入蜀爲相
古別離 一作送別
晴煙漠漠柳毿毿。不那離情酒半酣。更把玉鞭
雲外指。斷腸春色在江南。結有餘恨[illegible]
〔高廷禮曰〕晚唐絕句之盛不下數千篇雖興
象不同而聲律亦未遠如韋莊後出其贈別
者篇尚有
盛時餘韻

附記韋莊江上別李秀才二首前年相送灞陵春今日天涯各避秦莫向尊前惜沉醉與君俱是異鄉人○千山紅樹萬山雲把酒相看日又曛一曲離歌兩行淚不知何地再逢君○又酒家贈別詩天涯方嘆異鄉身又向天涯別故人明日五更孤店月醉醒何處各沾巾

○李建勳 隴西人仕南唐為丞相

宮詞 [illegible]

宮門長閉舞衣閒。略識君王鬢已斑。卻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御溝紅葉唐人固有此事

○張子容 襄陽人與樂城人孟浩友善盛唐

水調歌第一疊商調曲隋煬帝幸江都所製按唐曲凡十一疊前五疊為歌後六疊為入破 [illegible]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孤山幾處看烽火。戰士連營候鼓鼙 以上三詩賦事而其情自見

涼州歌第二疊宮調曲開元中西京府都督郭知運所進前二疊為歌後二疊為排遍按古樂府雜錄曲調有大遍小遍曲遍繁聲謂之入破

朔風吹葉鴈門秋。萬里烟塵昏戍樓。征馬長思青海上。胡笳夜聽隴山頭 [illegible]

水鼓子第一曲 說見張祜胡渭川題

雕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夢水河邊青草合。黑山峯外陣雲開。 [illegible]

詩王風君子于役篇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夢水黑山並在肅州衛北沙漠中

○陳祐 世次無考

雜詩 收才調集 [illegible]

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只一句寫悲

無定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廣記夏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圁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更今名在延安府青澗縣南入黃河○赫連臺今寧夏衛城東黃河舉側晉特赫連勃勃所築○函谷關在河南靈寶老縣西廢田文東出皆此

○無名氏

初過漢江 襄陽城北大江即漢江也此篇載盡中集

襄陽好向峴亭看。人物蕭條屬歲闌。為報習家多置酒。夜來風雪過江寒。此等用筆乃得遜 [illegible]

襄陽記峴山南有習家池後漢襄陽侯習郁守此中依范蠡釣魚法作大陂[illegible]池名處晉山簡鎮襄陽多遊池上置酒輒醉言此是我高陽池

胡笳曲 已見此首載唐音

月明星稀霜滿野。氈車夜宿陰山下。漢家自失
李將軍。單于公然來牧馬。[illegible]
○王列 大曆中與宗同時中唐
塞上曲 樂府征戍五曲之一
紅顏歲歲老金微。沙青石年年臥鐵衣。對法 白草
城中春不入。黃花戍上鴈長飛。[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
孤城夕對戍樓間。廻合青冥萬仞山。明鏡不須
生白髮。風沙自解老紅顏。塞上曲多矣此二首為最發

○張敬忠 開元初拜平盧節度使初唐

邊詞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掛絲。即今河畔
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說得寒出 [illegible]
五原塞名今延安府神木縣有五原城
○張謂 陳王楊與劉庭琦善初唐

九日宴

秋葉風吹黃颯颯。晴雲日照白鱗鱗。歸來得問
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幾人。[illegible]

○樓穎 天寶初序國秀集盛唐

西施石 會稽土城山西施□禮處

西施昔日浣沙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姑蘇
不復返。岸傍桃李為誰春。[illegible]
○盧弼 郝繼先渭與李光遠同時朔元常直作盛唐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

八月霜飛柳遍黃。蓬根吹斷鴈南翔。隴頭流水
關山月。泣上龍堆望故鄉。[illegible]
（秦州記）隴西郡一百六十里隴山秦人西役上此莫不回首悲泣為隴水歌歌曰隴頭流水為聲嗚咽遠望秦川肝腸斷絕

又 [illegible]
朔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夜半火來
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言外使有□□之狀
（水經注）始皇二十四年使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東暨遼海西並陰山凡萬餘里今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問之皆秦築城卒取水處也○（涇陽圖經）賀蘭山在縣西九十三里今寧夏衛地山草多白遠望青白如駮北人呼駮為賀蘭鮮卑因山谷為氏族云
（謝茂秦曰）盧弼和邊庭四時怨極似太白絕句○（胡元瑞曰）四時語意新奇韻格超逸此

盛唐高手無疑又曰七言絶李王二家外王
翰涼州詞王維少年行高適涼州王之渙
涼州詞韓翃江南曲劉長卿昭陽曲劉方平
春怨顧況宮詞李益從軍劉禹錫堤上行張
籍成都曲王涯秋思張仲素塞下曲□□曲
孟郊臨池曲白居易楊柳枝昭君怨杜牧宮
怨秋夕□□□□琵怨陳陶隴西行李□填
□詞盧弼四時詞皆樂府也然音響自是唐
人與五□
絶俏興
附記盧弼邊庭怨二首春衣昨夜到□闕故
國烟花想已殘小婦不知歸未得朝朝應上
望夫山○盧龍塞外草初肥鴈乳平蕪曉不
飛鄉國近來音信斷至今猶自著寒衣○高
適營州歌營州少年厭原野皮裘蒙茸獵城
下虜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劉
長卿昭陽曲昨夜承恩宿未央羅衣猶帶御
爐香芙蓉帳小雲屏暗楊柳風多水殿涼○

劉方平春怨詩曰紗窗日落漸黄昏金屋
無人見淚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
開門又朝日殘鶯伴妾啼開簾只見草萋萋
庭前時有東風入楊柳千條盡向西○顧況
宮詞玉樓天半起笙歌風送宮嬪笑語和月
殿影開閑夜漏水精簾捲近秋河○劉禹錫
堤上行酒旗相望大堤頭堤下連檣堤上樓
日暮行人爭渡急槳聲幽軋滿中流○又江
南江北上烟波日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
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張籍成都曲錦
江近西烟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
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王涯秋思曲輞
軒涼吹動秋衣夜憶更長玉漏稀月度天河
光轉濕鵲驚秋樹葉頻飛○孟郊臨池曲池
上春蒲葉如帶紫菱成角蓮子大羅□□
倚迎風雙雙伯勞飛向東○白居易楊柳枝
曲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
兩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昭君怨曲

莫使却回憑寄語黄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
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又□牧宮怨
詩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須朝不是恩銀鑰
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黄昏○秋夕曲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
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溫庭筠□□詞
□□怨冰簟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
輕鴈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李
洞繡嶺宮詞春日遲遲春草綠野棠開盡飄香
玉繡嶺宮前鶴髮翁猶唱開元太平曲○餘
詩並已見

○崔敏童 惠童兄 弟盛唐

宴城東莊

一年始有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能向花前
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 貧一作頻
王元美曰後二句與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同一可憐意也翰語爽歆
童詔幾共嘆
法亦雨反

○崔惠童 尚明皇晋國公主盛唐

奉和同前

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値且銜杯眼看春色
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

○王周

宿疎陂驛

秋染棠梨葉半紅。荊州東望草平空。知孤宦天涯意。微雨瀟瀟古驛中。

○釋皎然 字清晝吳興人謝靈運十世孫盛唐

塞下曲 已見

寒塞無因見落梅。胡人吹入笛聲來。勞勞亭上春應度。夜夜城南戰未回。

勞勞亭 金陵有勞勞亭古送別之所三國吳建在府治西南(太白詩)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又金陵勞勞送客堂青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此地悲風生白楊

○釋靈一 越雲門寺僧與劉長卿皇甫冉相唱和中唐

僧院

虎溪閒月引相過。帶月披榛掛薜蘿。分明畫出無限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

盧山東林寺三門內有小渠名曰虎溪遠公居東林送客未嘗過溪陶淵明陸修靜訪之與語道合及送不覺過溪一人

徐伯臣曰皎師與深山習思遊滄洲游之既勝與然後讀其詩深究邑相叫其才力在諸師閒閒一公之外卓非等等一公詩雖後彌精律調要之殺之彼泯未勝皎然而梁家之致終當之獨步

唐詩選註七卷 終

唐詩選七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李攀龍編唐汝詢註蔣一葵直解攀龍有詩學事類汝詢有編蓬集一葵有堯山堂外紀皆已著錄攀龍所選歷代之詩本名詩刪此乃摘其所選唐詩汝詢亦自有唐詩解此乃割取其註皆坊賈所為疑蔣一葵之直解亦託名矣然至今盛行鄉塾間亦可異也

尺牘清裁六十卷補遺一卷

〔明〕王世貞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尺牘清裁六十卷補遺一卷》提要

尺牘清裁序

太史公無後先齒肴蚕暮

一先朝露便自千古所

以子相碎金零縑汗簡

見乃手鮮云逝宗匠先

寄家兄搜緝遺裁妙簡

登選緣是博極載籍益

加採錄比於初刻十饒

六七乃知挂漏寔獨用

惰惜其完書屬余手寫

隨寫隨校遂積日月用意良亦勤矣齋渠而後力不更翻閱煩名筆益光後乘暇猶長康噉蔗當令覽者無倦耳

辛未夏日世懋再識

尺牘清裁後序

夫文之近事理會人情剸決剖悉莫善於書箋表章啟奏記尺牘皆書之沿也而尺牘之用最繁其體最簡何則賓主交酬書不盈尺或事須憑几而辦或辭

緣倚馬而就既無關浩汗而雅有思致使攬之者易盡而味之者難窮非夫巧於用短其孰能之故曰體簡而用繁是尺牘家之言也若孟公之親疎有意靈寶之五版並答斯皆其人矣六

朝以還談者務以議論為宗不復明短長之用尺牘從此詘焉西蜀博雅君子楊用修氏始輯是編肇自左史包兩漢迄六朝而止專以雅辭敘登答之旨而巳中間繁者略損而就簡遂使

琳琅錯陳典刑載見雖王生論衡寶惜於中郎裴郎語林傳寫於都下方之是編曾何足云稍恨世次多舛裒錄之外不無挂遺家兄元美讀而少之為整齊其次多所裨益且使唐宋迄今片言之長咸得自附簡編之末彬彬盛哉尺牘以來於斯備矣或者疑用修絕簡末為無意今之續編將無以博病精余謂不然用修好古之士裁而患寡若乃醫師擇良有蓄必用哲匠披

沙在寶則獲毋傷古人之調劑成一家之言博而能精又何病焉即使用修復生固當不易斯言耳瑯琊王世懋敬美甫書

尺牘清裁卷之一

吳郡王世貞編

告魯　　周襄王

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按穆于春秋傳止載二條然皆口授之語以其辭旨古雅且或出于簡牘故略而記之

賜齊侯命　　周靈王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

命

請晉城成周　　周敬王

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寡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告衛侯

肸以嘉命來告予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告宋　　衛州吁

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州吁弒君自立將修先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時公子馮在鄭故云除君害

告陳　　衛石碏

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二人者謂州吁與子石厚

辭宋使　　魯隱公

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請薛侯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

時滕薛朝魯爭長

答齊侯

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 齊魯鄭伐許克之齊以許讓魯

告許大夫百里　鄭莊公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時齊魯以許讓鄭

告魯　齊鮑叔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

弔宋災　魯莊公

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

答魯　宋公

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辭魯卿　陳敬仲

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假道虞公　晉獻公

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先是冀伐虞至鄍攻其三門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

告齊桓公　楚成王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桓公率諸侯伐楚楚使屈完問師

請秦戰　晉惠公

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 穆公伐晉晉使韓簡請戰

辭晉大夫　秦穆公

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穆公獲晉惠公故

請秦穆公　晉大夫

君履厚土而戴皇天皇天厚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

對王使　　魯臧文仲
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請三師　　晉文龜
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晉襄公母爲秦請孟明等三帥

逆楚師　　鄭伯
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

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時楚破鄭

告唐惠侯　　楚莊王
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奉麋獻楚　　晉鮑癸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射麋獻晉　　楚潘黨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楊云左傳所載

諸國辭命其委容入箴者已膾炙人口若其寂寥數字括而敷含質直而楷豔開後世文人竿牘簡尺之濫觴也

遺魯君　　魯臧文仲
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桐魚冠纓不足帶有餘楊云臧文仲使於齊齊人繫之獄故其書隱語以寄魯君也魯君不知而問其母其母解之云云見列女傳○按齊繫臧文仲事不見正史辭亦類鏡歌非尺牘語以楊所集聊爲存之下同

上楚王隱　　楚莊姬
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覩王問之對曰魚失水

離國五百里也龍無尾年二十無太子也牆崩不覩禍將成而王不改也楊云案此告叶韻覩音以改亦音已劉勰云史傳謬書于羊裘楚姬託諷于龍尾指此二事也

告晉　　衛侯
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殺孔達以說于晉

請晉師
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鞌之役齊請戰

謝季文子　　穆姜
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者猶

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

止子反死　楚共王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

請晉侯　曹大夫

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是大泯曹也先君無適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告諸大夫　晉悼公

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安將用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命子駟毋從晉　鄭成公

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尺牘清裁卷之一終

尺牘清裁卷之二

吳郡王世貞緝

請屬鄫于晉　孟獻子

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告晉　鄭伯

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

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辭偪陽　宋向戌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

告楚將服于晉　　鄭伯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告大夫　　楚共王

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亾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

告令尹子庚　　楚康王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

辭王行人　　晉欒盈

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亾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戒子　　鄭公孫黑肱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求後于魯　　魯臧武仲

紇不侫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請魯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

勳敢不辟邑

告范宣子　　鄭公孫僑

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讓太叔儀　　衛獻公

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而怨寡人怨矣

請印董父于秦　　鄭公孫僑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

復楚子木　　晉趙武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復楚公子圍　　鄭子羽

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

對子羽　　楚伯州犁

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

復辭楚使　　鄭子羽

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

告晉　　鄭罕虎

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

辭太子　　楚椒舉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行成於齊　　燕大夫

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

爲楚王取魯大屈　　薳啓彊

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

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鄭公孫僑

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再歸州田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

辭諸侯 晉侯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

將若之何

告晉叔向 衛居伯

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絕魯昭公 晉侯

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請環 晉韓起

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

答韓宣子 鄭公孫僑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

讓鄭 晉邊吏

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

答晉邊吏 鄭公孫僑

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者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

心

尺牘清裁卷之二

尺牘清裁卷之三

吳郡王世貞編

辭齊使行聘禮　衛靈公

以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

對靈公　齊公孫青

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

答楚使　宋元公

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

日戰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

告魯昭公　齊景公

自莒疆以西請致於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

告六卿　宋元公

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

者請無及先君

答元公　宋仲幾

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

致郈于武叔　齊侯

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告陳僖子　齊悼公

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

請救于吳　邾茀夷鴻

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告魯侯　齊閭丘息

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

使冉求弔宋景曹　季康子

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告隨人　吳王闔閭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

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答吳人　隨侯

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境敢不唯命

答羊舌肸　鄭公孫僑

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叔向書別載

移公孫聖　越王孫駱

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悟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詔到車馳詣姑蘇之臺

致命吳王　　晉楚隆

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日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請成越王　　吳王夫差

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

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

遺大夫種　　越范蠡

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

辭越王

愚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雪耻請從會稽之誅

遺楚將　　魏將宋石

二君相當兩旗相望惟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遺楚懷王　　秦昭王

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

與楚頃襄王

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

既詐其父又逆其子秦不仁甚矣始挑禍以陷親復爲讐而自伏頃襄得謂之孝乎

與平原君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與樂毅　　燕惠王

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

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亦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按樂君報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宛曲懇至足以飾前非而動忠志故聊爲錄之

與樂閒

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

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

與信陵君　　魏范座

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君將何以止之信陵君言於王而免之甚趙之欲倍趙之割此言有以深中信陵之甚矣故免

與燕太子丹誓書　　秦始皇

子欲歸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

治驪山陵上書　　李斯

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爇叩之空空如下天狀見蔡質漢儀

報丞相　　秦始皇

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遺章邯　　陳餘

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之起並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鑕妻子爲戮乎

尺牘清裁卷之三

尺牘清裁卷之四

吳郡王世貞編

遺諸侯王　漢高帝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按此是漢第一篇然非詔令也

與韓王信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

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敕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
并語於汝諸弟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衰此兒猶小也 此外猶有二通斷但雜故不備錄疑後人傳會之語聊存之以俟識者

遺單于　漢文帝

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使者言單于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謁者令肩遺單于

又遺單于

使當戶且渠雕難郎中韓遼遺朕馬已至敬受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櫱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賜鼂錯

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

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賜嚴助　　漢武帝

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横（楊云漢詔多矣此獨稱書且間闊聞問之文固書簡語也）

報石慶

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

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富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報李廣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

報公孫弘

君不幸惟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

賜吾丘壽王

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輳以爲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賜劉屈氂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毋接短兵多殺傷

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賜楊僕

將軍之功獨有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賜燕王　　漢昭帝

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

尉見高祖之廟乎

報趙充國　漢宣帝

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自愛

報張安世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衞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

强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賜淮陽王　漢元帝

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賜東平王

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思孰惟之

報貢禹

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旣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亾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愼疾以自輔

報匡衡　漢成帝

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

修法度勤勞王家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

報張禹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

答許皇后

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䇿約如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無忽

報王鳳

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乃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又

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

賜王音

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尺牘清裁卷之五

吳郡王世貞編

答匈奴冒頓　漢高后

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汚敝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匈奴嫚書云孤僨之君生於草澤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按報書乃爾雖得柔遠之道不無弊中國之體

與成帝　元后

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乎太后先與帝言用班伯高斥富平侯張放

遺項王　張良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

與韓王信　柴武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大王所知也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

報柴將軍　韓王信

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爲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

遺諸侯王　齊哀王

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后崩皇

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

遺竇長君　季布

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曹丘生故以言激布遂相善也

遺膠西王　韓頹當

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

與公孫弘　東方朔

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座而游垂髮齊年哉

又

木僅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遺公孫賢良　鄒長倩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䌰倍䌰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皆自少之多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按此篇什小長而短法自工是尺牘之流傳也故節而錄之

答牂牁盛覽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　司馬相如

詞賦者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

與摯伯陵　司馬遷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

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楊云摯峻字伯陵京兆人也與太史令司馬遷善隱於岍山遷以書招之

報司馬子長　摯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此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楊云峻始終不仕卒於岍山岍人立祠號曰岍君其十二世孫恂字季直隱於終南通五經百家弟子扶風馬融沛

國桓驎皆知名騭妻郎恂女也其後有摯虞知名于晉

報李陵　　蘇　武

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况於家室孤殘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捐功名雖尚靦息與亾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茆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氂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按李陵書先儒以爲六朝人僞作則此可知弟其辭嚴切慷慨自足傳者不必論其眞僞也

辭右扶風　　丘　訢

明府欲臣訢邪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楊本作扶風尹按漢有右扶風無扶風尹今改正

與楊王孫　　祁　侯

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王孫報書文頗多祁侯曰善遂臝葬

與江都王女弟徵臣　　魯恭王后

國中口語籍籍愼無復至江都

謝江充　　戾太子

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亾素者幸江君寬之

遺廣陵王　　劉延壽

願長耳目毋後人有天下

與魏相　　丙　吉

朝廷深知弱翁行直方且大用願少愼事自重藏器於身不顯其能

上霍光

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答張博　　淮陽王劉欽

子高迺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

又

邇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惜然不知所出子高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

上趙后　趙昭儀

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三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匹瑠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貍席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

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彄環四指若以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盎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筯二雙碧玉膏奩一合

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出伶玄所著外傳楊本西京雜記云今月佳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踴躍其月有金華紫輪帽金華紫羅面衣馬腦彄迴風扇椰葉席九華扇七枝綠香螺卮同心梅合枝李凡三十五種襚所奏物但不同文亦小異但西京雜記是葛洪作伶名劉歆恐不如伶玄所叙差真耳

報東海相朱登遺蟹　張敞

蒙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於一老尊行者易敢獨享之

與某公

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托騏驥之尾乃騰千里路然無損於騏驥使蒼蠅絕羣也

與嚴延年

昔韓盧之取狡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少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與朱邑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

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以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以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與族弟安國　孔臧

相知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非難正

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爲議也

與子琳二條

告琳頃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息善矣人之進退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登非漸之致乎

侍中安國舉臣中近見崇禮不供褻器猶復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

尺牘清裁卷之六

吳郡王世貞編

答張敞　漢嚴延年

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

上漢宣帝　烏孫公主

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移游徼王卿　朱博

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閲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誡子　劉向

汝非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籍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與王音　谷永

夫上德厚則下受深下受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尋將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審脊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為福

謝王鳳

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賓朋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刺趙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智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與段會宗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側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

與平阿侯王譚

君侯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今大將軍不幸早薨累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竊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為君侯安此

與翟方進　胡常

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有所不宜

下賊曹掾張扶　薛宣

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

移薛恭尹賞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移櫟陽令謝游

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欲遣吏考按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

鎸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剬守

與高陵令楊湛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

與蓋寬饒　王生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

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過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

令子　何竝

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槨亶容下棺

下安定　王尊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詔毋以身試法

與韋玄成　按事丞相史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托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

移郡長吏　陳咸

卿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與陳湯

卿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

移梁傅相中尉　方賞

王背策戒誖暴妄行不伏重誅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致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亾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致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

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
中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諭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

與杜業　　王立

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

答茂陵郭威　　楊雄

爾雅孔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秇者也記言史
佚敘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
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
仲孝友之類後人所增耳

答桓譚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
賦則能為之諺云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答劉歆

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
筆齎白素三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槧次之鉛槧
二十三歲於今矣

答桓生借老莊　　班嗣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不絓聖人之
網不齅騎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
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
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
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
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

與劉艮　　梁丘賜

老子不幸宗族單袴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

辭隗囂　　方望

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
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名兩國猶削跡歸愆請
命乞身望之無勞周其安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
其人願將軍勉之此亦裁節其文者

與劉歆　　蘇竟

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

遺文帝　　匈奴冒頓

前時皇帝言和親事指書意合驩漢邊吏侵侮右賢

王不請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
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
力強以滅夷月氏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
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寢
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世
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虖淺奉書請獻
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
詔吏民遠舍

遺武帝　　匈奴狐鹿孤

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
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糵酒
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他如故約則邊不爲盜
矣

上元帝　　匈奴郅支

居困戹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

尺牘清裁卷之六

尺牘清裁卷之七

吳郡王世貞編

破赤眉與兄伯升　漢光武皇帝

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精明（揚云見東觀漢記○按破赤眉伯升已被害當是昆陽戰後也）

賜馮異

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
負丹青失斷金也

賜鄧禹

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
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

賜王常

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莫往莫
來豈違平生之言乎

賜侯霸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

賜吳漢

比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

又

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部騎赴之適當値其危困破之必矣

賜岑彭

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心若不知足旣平

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

又

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

與公孫述

圖讖云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勿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賜公孫述

往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喩委肉虎口痛哉柰何將師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

報隗囂手書

慕德樂義思相結納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

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今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倘肯如言蒙天之福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傷人解構之言節

又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

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

又報隗囂

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賜侯將軍

卿歸田里曷不令妻子從將軍老矣夜臥誰為搔背痒也

賜竇融

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陀制七國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

又

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叛臣見之當股栗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

又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又

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報桓榮　明帝

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

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帝時在東宮所謂尊師重傅之也

報鄧惲

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念也生其勉之

與東平王蒼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賜郡國行春　章帝

方春所過得無有所伐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

與東平王蒼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報東平王蒼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聞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言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年之後年饑人流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我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

又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

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莫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世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惶惶未有閒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尺牘清裁卷之八

吳郡王世貞編

報梁王暢　　漢和帝

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瑞自克責朕惻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二益小有言終吉疆食自愛

答孫權　　昭烈皇帝

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散髮歸於山林

又

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

遺後主勅

初疾但不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

賜諸葛亮　　後主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勛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報章帝　　明肅皇后

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

當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與諸王子

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亦不加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　按全文甚生楊用修裁耳

賜周馮貴人　和熹鄧后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踰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黄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

答侯霸

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負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

與牛邯　王遵

遵與隗王歃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毋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栗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

遺李軼　馮異

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

與馮異　李軼

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處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

答劉揚　耿純

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

上隗囂　　申屠剛

璽書數到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誠願反覆愚老之言

誡兄子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

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誡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與馬援　　杜林

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常出有餘今奉錢五萬

與陰就　　馮衍

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懇懃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願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上陰衛尉

聞者掾史疑衍之罪衆喣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援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浸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以

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與兄好畤侯弇　　耿舒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兵馬行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可殄伏波類西

域貢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所言

戒馬廖　　楊終

詩云皎皎素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輕狡無行之客縱成盛性鑒念前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

與弟都護超　　班固

今齎白素三疋欲市月氏馬蘇合香闟登

又

竇侍中令載雜綵七百疋令市月氏蘇合香

與竇憲

將軍哀憐賜以玉躬所喜玳瑁簪絡罪衣以帛縞之質被服鷺之彩飾又周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鞶囊一雙

移屬縣　　宋均

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托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

移屬縣　　法雄

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言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

遺戒子　　張霸

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齒髮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長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

尺牘清裁卷之九

吳郡王世貞編

下清河國中　漢劉慶 清河王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既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

上宋由　何敞

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而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

上梁商　李固

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慨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存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明羣臣無救護之節矣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 中黃門使客誣太尉王龔罪帝亟命自實固爲奏記商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遺黃徵君瓊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

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重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明顧季鴻等皆無所采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與梁冀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博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

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至愛至重可不熟慮國之興衰在此

臨終與胡廣趙戒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何圖一朝梁氏迷繆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華陽國志載云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將軍云云至始矣又云將軍亦有不利吾雖死上不慙於天下不愧於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

上梁冀　　朱穆

穆每事不逮所好惟學傳授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

上王暢　　張敞

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

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貽李膺　　荀爽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唯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於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出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煇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

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匿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

與劉司空　　皇甫規

明公至德佐國憂世蒙賜兩梁冠及鮐魚一雙服厚尊貺榮施其弘

謝趙壹

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自有一尉兩計吏不道

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唯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報皇甫規　趙壹

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豈悟君子自生怠倦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遠辱手筆追路相尋壹之區區曷云量已請俟他日

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

與謝伯世　馬融

頃憒憒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蒼出蘢黃棘下兔苇以乾葵以送餘日茲樂而已

與竇伯尚

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

遺馬融　高彪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心腹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養痾傲士故其宜也

與鮑盛　字仲公　丁鴻

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切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

溝壑

與馬續　梁商

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敵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夷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與劉佑　延篤

昔恭伯三讓人無得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

子懷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處三光之明未服以天下爲事何其劭歟

答張奐

睢別二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盈四紙讀之三復喜不可言

與李文篤

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與劉郃　　陳球

公自出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

與崔子眞　　張奐

僕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羖羊矛如鋘錐盾如榆葉

與陰氏

舊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奕讀周旋紙弊筆渝不離于手

上段熲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返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托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漠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

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賓之儻同文耶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

奐與段熲爭羌事有隙後奐罷官熲爲司隸逐歸涼州將害之省書哀憐卒不忍也

誡兄子

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聞燉煌有人來同聲相

道皆稱叔時寛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
汝得惡論且自以汝貧乏為師汝父寧輕鄉[illegible]
少多失改之為貴

尺牘清裁卷之十

吳郡王世貞編

遺矯慎　漢吳蒼

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遁跡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

與崔子玉　張衡

乃者朝賀明日讀太玄經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論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待能者

徙朔方上書　蔡邕

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按此非全文又上天子書楊用修特以其語近尺牘故節而存之）

辭郗辟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誇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溼輕重方之於邑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遺申屠蟠　　黃忠

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跡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夙蹈其跡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

與弟圄　　李固

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游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乎（按此非李太尉也太尉益州人年五十四）

與人　　袁隗

趙瑤在緱氏猛虎斂跡百里均耳叔平何難（見華陽志）

臨終遺子　　范冉

吾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必便穿穿必便埋其明堂之奠千飯與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與竇玄　　竇玄妻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天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與妻　　秦嘉

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知所苦故

耳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

答秦嘉　　徐淑

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之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

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嶻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恩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皇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重報妻　秦嘉

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悵恨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

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

又報秦嘉　徐淑

旣惠音令兼賜諸物厚顧殷勤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旣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照敘情想彷彿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勑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鑑形斯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鑑當待君還未覩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淑又與嘉書云今奉金錯椀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椀一枚可以服藥酒

與夫　高文惠妻

今奉織成襪一量願着之動與福并

寄子元珪季珪　杜泰姬

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怕爲天下名士 見華陽志

與諸葛元甫　崔瑗

今遣奉書錢千爲贄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雜帖

賢女委頓積治此爲憂懸燋心今已極佳足下勿復憂念其信來數附書知閒以解其憂

臨終命子

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賻贈之物一不得受

臨沒遺令　酈炎

炎荷天之罪以致於死名殁身弊神而有知炎之歸覲在旦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魂哉其卽自安其目慶臣去矣

又

白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孫裸葬班固以爲賢於秦始皇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不爲也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槃地取容棺喪葬無費先人之兆域必於瘠确之處而已

呼甘陵夫人共居也

又

白與讓考喪早葬玄讓之等玄兄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供養謝嫂以老母相托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母已死矣猶云云者憤亂之語然可以觀孝也

又

下邳衞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君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今我溺於地下思恩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矣陳留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我仰之猶父不敢以爲兄彼必愛以爲弟九江盧丈吾父事之張公褒張子傅王延壽我之朋友也鮮于中優我先姑之所自出也汝不能往從之學爲咨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焉其永覽於此按炎全文殊蕪雜不可讀今爲節而錄之見古文苑

答曹操　楊彪

彪白雅顧隆篤每蒙接納私自顧慰小兒頑鹵謬見采錄不能期效以報所愛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恒慮

小兒必致傾敗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聞慰之日心腸酷裂凡人情誰能不爾深惟其失用以自釋所惠馬及雜物自非親舊孰能至斯省覽衆賜益以悲懼

答卞夫人　袁氏

彪袁氏頓首頓首路岐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小兒疎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及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

命埃土遺育孤幼言之𣪶瀆明公所賜以多又加重
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操役傷修而慰藉其父母若此固姦雄之常然為彪者亦已危矣彪漢室元老復受曹丕名祿故不得從官寧例然千有疑于此書者操封魏王始爭漢中還乃殺楊修卞巳為王后不應稱夫人亦不應稱操明公也且操久已禮絕百僚而書辭若僚寀者恐未可信

尺牘清裁卷之十

尺牘清裁卷之十一

吳郡王世貞編

與韋林甫

漢孔融

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評憤處坐舉杯相抗以為邑邑前日元將來雅度弘毅昨仲將來開敏篤成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遣書通心

答虞仲翔

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非

但會稽之竹箭深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

相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與宗從弟

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癖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惟仁弟實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遺張紘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與王朗

世間隔塞情分斷絶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游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寛仁貴德有過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黄熊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與邴原

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冊命恕切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

乃或晏晏居息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

難魏武帝

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以迓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卮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醇醪無以脫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法令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與曹操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絶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與張紘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

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倉卒益怒槊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權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復會面爲愁歎耳

與邴原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椽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而已阻兵之雄若棊奕爭梟

答王修

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庭其可辭乎

與高密令

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

誡子　　　鄭玄

宿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秋觀省野物胡

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敬順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戒子　　　司馬徽

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與董卓　　　蓋勳

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

貽李傕　　　趙溫

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不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

上朱儁　　　陶謙

徐州刺史陶謙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幕府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儒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

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生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謹同心腹委之元帥

答袁術　　　陳珪

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按術書云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

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爲之時
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于實爲吾
心膂

與袁術　陳登

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隕生民無主恐懼姦雄
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
備府君以爲宗主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
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

與王匡　胡毋班

自古已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

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
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
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
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
暴無道之甚者也夫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
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
身沒之後愼勿令臨僕尸骸也

遺袁譚　劉表

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
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
有不弟之傲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
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

與袁尚

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青
州天性峭急仁君度數弘廣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
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
不亦善乎　表全文不能佳聊采之耳尋表此言可謂藥石而譚尚終焉授手漁人惜哉然表徒知之不能行之易簀之寄不藏本初亡跡亦等良可笑也

與子纘　公孫瓚

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
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張燕速致輕騎到者
當起烽火以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
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與袁紹

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
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
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

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illegible]將軍之脊血
墤之幸也

尺牘清裁卷之十一

尺牘清裁卷之十二

吳郡王世貞編

招蕭建　漢呂布

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

答曹操

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效

與韓暹楊奉

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代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

與袁術

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

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

與袁術　　袁紹

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而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紹欲立劉虞故）

答袁紹　　袁術

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漢家小厄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哉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況非君命乎慺慺赤心志在滅卓不知其他（術不利長君故托辭耳）

與呂布

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入門戶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讐恥使術明目於當世生死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至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

答桓範　　管寧

乾道惟誠誕膺嘉祚應受多福爲國藩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翹望何慶如之昔值險阻越竄海表淪濟歷載風綱不紀槃蒙國恩還踐舊土滿祚多難恆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階從愛過隆遠辱綸墨降尊紆卑訓諭過泰見得思義抱以踧踖不勝來願裁因答辱（按此書在魏朝時耳楊子以寧全志不辱故係之於漢桓範書在後矣）

與杜微　　諸葛亮

服闇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等每歎高志未見其舊猥以空

虛統領貴州徼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天資仁敏愛
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
明主著勳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絶守
勞而已不圖自屈也

又

曹丕篡弑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
羣賢以征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山野丕又
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
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君但以德輔時耳不責君

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

與關雲長

孟起兼資文武雄猛過人一世之烈黥彭之徒當與
益德並驅爭先未若髯之絶倫逸群也

與兄瑾

殷生嗣秀才之儔盼者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
此人

又

孝悌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
有可貴者

又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不爲重器

與陸遜

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
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

與張裔

君昔在柤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
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

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
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
不能忍耶

與孟達

往年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
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托名榮貴爲
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凌足下以傷先王待
士之義又鴻道王克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
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

書

答李嚴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先國戒之以勿揚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竝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

與留府長史參軍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

又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與李豐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則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將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豐李嚴子也

尺牘清裁卷之十三

吳郡王世貞編

與蔣琬　漢諸葛亮

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孝起陳震字正方李嚴字）

與羣下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

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與吳王

所送白旄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又與兄瑾

既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子喬孫松也）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與張俳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與兄瑾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答蔣琬

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誡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

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答先主　劉巴

昔遊京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内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豔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先主在荊州欲遣周不疑就學故答

與諸葛亮

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

與曹孟德

爲怯偷生自竄荊蠻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漂泊風波絶糧茹草欲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絶糧益州復有峻防仰企光靈何由假翼自致哉

代孔明與孫權

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有納以慰將命

與孔明

聞洛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教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管弦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與孟達　李嚴

吾與孔明俱受寄托憂深責重思得良伴

與蜀太守王商　宋仲子

文休倜儻瑰偉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文休許靖也

與荀彧　袁徽

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

寔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所謂[illegible]庶名滿天下豈不信耶

與所親　張裔

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休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君嗣爲丞相長史故有是言[illegible]脫誤家去

臨終與孔明

明公視諼猶子諼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用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諼雖死無恨於黄壤也

移吳關檄　陳震

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

與費禕　張嶷

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

與諸葛瞻

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耶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大傅誰復自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

奏記州牧劉焉　秦宓

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舉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答王商

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業未足

多也僕得懸昔乎隴私之中誦頼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

答李權

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至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微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

邪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權借戰國策故云）

與王商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答鍾會　蔣斌

知惟臭味意眷之隆推托未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

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

答李嚴　雍闓

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

與諸葛亮　孟達

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卷十三終

尺牘清裁卷之十四

吳郡王世貞編

魏武帝

報蒯越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時越已死故作報書焚之）

答呂布

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

朝廷信將軍使後重上以相明忠誠

與荀彧

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爲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爲建計君之相爲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又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冲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爲之盜况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耶

又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柰何

又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

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必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爲不但見計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又

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按志才戲志才也或乃薦郭嘉原本既無姓楊作錢志才尤誤）

與朱靈

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

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
咎過未必如所云也

與孫權

赤壁之役値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
名

又

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
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與王修

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監功重於軍師恐旁人淺
見以蠡測海畫蛇添足張甲李乙有此空聲冒實淫
畫亂耳亦厭鍾期不失聽

與閻行

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
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
也

與鍾繇

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
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

報楊阜

君與郡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
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

與楊彪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
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鍾
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
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之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

即有貧將延尊門太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
此悼楚亦未不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
杖一枝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
乘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疋金飾戎裝鞍轡
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
裘一領織成鞾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
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與孫權　　文帝

前使于禁郎及所遺吾孰騶馬木欲使禁自致之念

將軍倘欲速得令故以付徐奉此二馬朕之所常自乘調良善走數萬匹之極選者乘之眞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耳

答孫權

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鷄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刳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然始

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又

昔隗囂之弊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與朝臣

江表惟長沙名有好米何如此新城粳稻邪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賜劉楨

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

與吳質

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餶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劉孝標送橘啓云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採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脈不粘膚食不留滓甘逾萍實冷亞冰壺可以薦神

可以羞鮮可以漬客豈瀟之果寧有此邪○此啓似爲南橘解嘲故附之此）

與鍾繇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又

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嘔噱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念荀許亦已足矣（孫權稱臣太子丕書報孫孫答曰同郡故可笑荀奕言人多過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願念孫權了更嫵媚不復書云云）

又

袁王國士更爲脣齒荀宏勁悍往來銳師眞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

又

昔有黃三隅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

釜五味時芳夫周之尺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讚揚洪美垂之不朽（太子丕作五熟釜銘鍾繇功以賜之）

與大理王朗

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帝時在東宮疫癘大起故云）

與孟達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興廢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時爲魏王）

又

今者海內清定萬世一統三垂無風塵之警中下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網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愼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

與吳質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者獨不及門瓶罄罍恥能無悵愧

路不云遠今復相聞

與劉先王

獲累紙之命兼美人眖他既備善雙約爲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貢則執事之遺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充篋塡府者固已無數矣

答繁欽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頃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律六歲於今十五素顏玄髮皓齒丹唇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淸激逸足横集然後循容飾粧改曲變度斯謂聲協鐘石氣變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鋒樹淸歌莫善於宋臘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横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轉長吟所能逮也吾練色徵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閒房 繁欽遊車子箋見文選

賜曹植　　明帝

吾旣薄才至於賦誄特不閑從兒陵上還哀懷未散作兒誄爲由家公語耳 謂平原公主

尺牘淸裁卷之十四終

尺牘淸裁卷之十五

吳郡王世貞編

與楊太尉夫人　　魏卞后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𢘅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性當時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不自勝夫人多容卽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收納

與司馬懿　　曹植

今賊徒欲保江表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宇內角勝平原之地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

原缺第二葉

若若絶而後連者數矣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連蹇之隔耿耿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

與孫策

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剌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夙好一爾分離欻然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愍存捐捐旣往之猜保六尺之托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

與鍾元常

朗自近聞室人孫氏歸武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旣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於歸而不返乎不得面談裁書叙心

與楊訓

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曹公進爵爲王訓表稱頌琰戒之曹公見之遂殺琰疑其異己也○楊云譏謗之意蓋欲姑徐徐云耳非異操也琰之死其不幸與荀彧也

與荀彧　　趙儼

今陽安郡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爲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緜絹何以勸善

上父恭　　張就

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報國之臣寧憚妻孥耶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

答張紘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與臧洪

隔闊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趨合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悢可爲心哉

與主簿劉彧　　　司馬芝

君爲太宗加股肱郡而賓客姦不與役既衆庶怨望
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華時發遣

代武帝與楊奉　　　董昭

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
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群
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
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
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

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
之

與管寧　　　桓範

鑿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
於是復顯嚴平鄭眞未足論比思請見于蓬盧之側

上曹思王　　　劉楨

厥途無由托思晨風
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
不小愚實懼焉

答魏文帝

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
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
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
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
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
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
所帶無他妙飾若實珠異尚可納也文帝書在前

與劉靖　　　應璩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烏峻
絶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灾農器必具無失
時之闕蚕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
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
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
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與曹邸伯

坐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烏雀損書及遠若徵
雲墜

與董仲連

糓糴驚踊告求周鄰日給數升猶復無薪可以給之出蒙譏於恤護入見謫於嬪息忽便悒憤不知處世之爲樂

與西陽令孔德琰

嘉麥頽祥惟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黎念存良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駱背晞首奔走道路旌表曜日鼉鼙雷動以此掃敵必將席卷況於妖蟲能無驚駭卓茂治密魯恭在中牟時雖有災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巫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比典不降靈雨屢此二灾憂心忡惙逐蝗之道敬聞命矣不審致禳將以何物

與州將　應亨

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罔遺蚌山無逸璞歸數日臥思得一人陳國有袁琇字患瑛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棲遲可以勸厲後進斯所服聞而未嘗接顔交言也文宗今文早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

報麗惠恭　應瑒

夫蕭艾之歌發於信宿子衿之思起不嗣音兄實三歲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阜蘇在側悒憤不遑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巳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緇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

與陰夏　應璩

從田來見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問之乃知郎君頃有微病告祠社神將以祈福聞之悵然以增歎息社樹能有靈應哉

報燕中尉樊彥皇

登輿比踐燕趙路分當化銀龜以爲黃綬青紐以爲紫

與許子俊

足下以方剛之盛年應不羈之勁勇將發虓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吳泉獨定功萬里而劉備不下山孫

權不出水武力不奮猛氣畜勇其毒何

尺牘清裁卷之十六

吳郡王世貞編

為王凌答吳將孫布　魏滿寵

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

與荀彧　衛覬

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

謝劉表　劉廙

考躬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殞命精誠不遂兄塋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神明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

至之間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堙滅取笑明哲是用進竄未涉川路即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

啓太祖 高柔

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

與司馬師 王基

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

上司馬文王

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由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懸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饑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

又

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酈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

奏記魏公 韋誕

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喜之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之言

上魏文帝 王昶

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

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厲恐見遺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不爲此公婆娑之事右書辭古而寄況深所謂退不標跡也見晉書逸傳

與衛臻　蔣濟

漢祖遇亾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

答蔣濟　衛臻

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輕之舉開拔奇之津

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上曹爽　毌丘儉

閑喜裴秀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眞性入道奥博學强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太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

上司馬文王　鄧艾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可封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又

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

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

答魏文帝　丁廙

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悖自屈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

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

答荀融　王弼

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

與荀彧　袁徽

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

與步隲　謝承

所在近比無他異物裁奉虎頭綬囊可以服之

答司馬懿　田豫

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如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與司馬懿　郭淮

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

與姜維　鍾會

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

斯好

與蔣斌

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之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墓當灑掃墳塋奉辭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等琬子也自是揹青布欵矣鄧艾誘思遠王爵斬其使者不大徑庭哉）

上荊州刺史裴徽　趙孔曜

平原文學管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

神幽藪畱精九皐翰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

答宋權　　杜恕

況示委曲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東海乘桴耳不能自諸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北征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程征北

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　按尚書袁侃書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但仗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恕不爲意後復云云程遂深文劾恕

誡子

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中心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從何而來

答趙景眞　　嵇茂齊

足下琬琰之璞未剖而求光暎之價騏驥之足未攄而希絶景之功心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弦歌不廢幸吾子思弘遠卽含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絶馳遊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

尺牘清裁卷之十七

吳郡王世貞編

與劉勲　　吳長沙桓王孫策

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

答呂布牒張紘

海產明珠所出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木州哉

與虞翻

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

與曹操　　大帝孫權

嚴刺史昔爲公所用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今欲討之進爲國朝掃除鯨鯢退爲舉將報塞怨讎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地海內所瞻勿復聽受

又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還

與諸葛孔明

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與浩周

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爲之細然父子恩情豈有已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寫令具言露

報陸遜

玄德昔遣之孔明至吳孤語子瑜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答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瑜之不往也

與劉先主

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

上魏王

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値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

顒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爲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袞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

又

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爲先王所見獎飾遂因覲恩綏撫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庭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祚威仁流邁

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紱權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未執一心惟察慺慺重垂含覆

與浩周

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分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闇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

又

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歎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

報陸遜

甚善令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

與孫皎

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

賜顧雍

貴孫子直令間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

答諸葛瑾步騭

腹心舊動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意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横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倚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

患乎

與王濬等 孫皓

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大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與舅何植

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開拓洪基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悵恨於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不復守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瞑目黄壤當復何顔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

遺群臣

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没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戒詩人有彼巳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横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雄展節之秋也管仲極雠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爲漢臣舍亂就理非

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昌休尚愛敬動
静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答華覈辭東觀令

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
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吏乏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
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
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非
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

與步騭　孫登

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登受性闇
蔽不達道數雖復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
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弗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
於君子哉

上孫權　周瑜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
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
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
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
之聚此三人者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
物也

臨終與孫權

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
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
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
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
朽矣

尺牘清裁卷之十八

吳郡王世貞編

與魯肅　　　吳劉子揚

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

與孔融　　張紘

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玉璵磨益光不足以損

別孫權

傳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

與漢昭烈　　魯肅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爲報曹公　　黃蓋

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

因事變化效命在近

上劉先主　　諸葛瑾

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群后也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與陸遜

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

遺關羽　　陸遜

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㧞節想遂捲席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脹來西延慕風塵思稟良規

又與關羽

于禁等見獲遐邇歡歎以為將軍之功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保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

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若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

與全琮

卿不思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耳

又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

與呂岱　　張承

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邪

與弟　　虞翻

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下生子天其福人不

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與所親

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寄也子瑜常為之解釋故云

與客

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翻年十二客候其兄不過翻追與書

與同僚

丁子賤塞淵好德堂備克舉野無遺新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

與徐陵

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元大陵字）

與暨豔　陸瑁

夫聖人嘉善矜愚忘功記過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議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

與諸葛融　朱績

昶遠來頗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

責子　潘濬

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謂隱蕃也後果叛誅）

移諸葛恪　薛綜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食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諫諸葛恪　聶友

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

與滕胤

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謂諸葛恪也）

獄中上吏　　韋曜

囚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合當灰滅長弃黃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記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以官爵令之所急不宜乖誤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秘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

醴梅　　皇　象

歸想必醉令醴梅羹芼以相待

與友人論草書

欲見草書宜得精毫䉉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粘汚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可以小展

與兄　　陸　景

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之寶錄兄書積之盈笥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溫故以釋其私有信勿忘數字每見兄書如復暫面

與從兄

仰承發止巳次新林三湘與區九疑形勝如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豊辭富賞味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啟綠字可得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無宜

與兄

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胷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巳千里其為思結纏在心膂於是離析路人悲之況處此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寒向隆經途轗軻既宜保德為世作資厚自珍愛

臨終授書　　孫仲奇妹

鏡與粉盤與郎香奩與若欲其行身如明鏡純如粉譽如香

尺牘清裁卷之十八

尺牘清裁卷之十九

吳郡王世貞編

與諸葛孔明　晉宣帝

黃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去口實黃權字

與孟達

將軍昔弃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

答弟司馬孚

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戰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

答曹爽

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爽書與懿云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於今未及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

訓太子

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愼也明當大會羣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恌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顒顒式仰

再訓太子

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

於下刑措之隆寔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

與許允

鎭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着繡晝行也

與王基　文帝

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與鍾會

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

與山濤

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萬斛

答王基

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罷軍嚴

省啓帖　武帝

省啓知既下須防具具揚州寒到有者此尚擬之動靜更啓也數遣信還

答魏舒

可散愁養氣更增滋味仍給陽燧四望總戶車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

徵冷帖　元帝

忽中秋但有遠懷便徵冷恒何如比殊不能佳惟勿得慰抱念及不多

答太子

去垢甚佳身不極也

答劉琨

豺狼肆毒薦覆社稷億兆顒顒延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尅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猥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

問沐啓　明帝

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

與諸葛恢

今送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於中而寄乎物

與溫嶠

痛謝鯤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雋才不遂其志痛切於心廙明古多通鯤遠有雅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相視何如

問慧遠　安帝

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
諸惡情遲兼常本既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
所患水疹邈無復因增其歎恨

答殷浩　　　　簡文帝

爲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
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
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綜
領不振晉綱不紏顧盻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
下去就即是時之興廢時之興廢則家國不異足下

弘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
羣情也

與桓溫

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
今者儼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
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
之訓當何可寧濟也國事家計一託於公

與山濤　　　　司馬攸

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右識宜得篤粹有行檢六

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望也

下國令

吞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敍才皆朝廷之事非
國所宜裁也

下吏兵教

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扑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
之朝猶須督責而欲撿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
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
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

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
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皆如舊規庶
以免負

與陳敏　　　　司馬越

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勳及曹沭昌之亂則首
率義徒以寡敵衆隻身挺立雄略縱横擢奇謀於馬
首奮霣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於楊楚攻
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劾敵自滅五州復全苞
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遊寬河濟

鼠伏雞竄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想剖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郵國難天子遠巡鑾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王幹承書夙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運

與阮瞻等

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生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

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與江統

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

上中山王

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

與弟　羊祜

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可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師也

誡子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恭爲德首愼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耳不得宣思而後動若

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答陸抗求藥

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

與從子預　杜有道妻嚴氏

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

尺牘清裁卷之十九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

吳郡王世貞編

與子晛　杜　預

知洪頗欲念學今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與王濬

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上杜預　劉　儈

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祜祜參同庶事祜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旣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六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鎭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彊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幾而隕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

答辛曠　皇甫謐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況愛不遺損降德音情義款篤訛誨欣然若饗太牢抱佩至眷銘於心膂鄙薄才頑行穢天奪其志神迷其心因托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閉命悚灼如臨春冰

來東帖　索　靖

七月廿六日具書靖白雖數相聞不解夢倦信具得去宅及計來東言展有期索靖白

月儀帖

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逍遙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眷然之感裁復具書不悉

又

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忽此反信飛沉壹姝何緣音讌所冀爲時節寶光儀

未面帖　　衛恒

一日有恨知問未面爲歎欲七日去邪恒白

答傅玄　　王沈

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敎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下豫州敎

後生不聞先生之敎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

以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敎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

與魏舒　　郤詵

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廻法堪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弃之可不惜哉

答潘滔　　王接

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莫有覺悟耳滔書云摯虞卞玄仁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秀才行

與刺史周浚　　蔡洪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例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士季忠則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體履清和黃中通理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illegible]氣清純思度淵偉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張威伯禀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

光也見蔡傳又世說所載云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

與傅咸　　楊濟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

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恕慮破頭故具有白（楊本節文作上濟非也見本傳）

答楊濟　　傅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正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答吳國　　鈕滔母

胡桃木生西羌外剛樸內柔甘質如古賢欲以奉貢

與從弟孝徵

省爾譏我以養鶴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衛懿之好民無投車之載鶴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盱以王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適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

與虞定夫人鷹環夫人

頃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亾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迹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殞半年彥奄亦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與妹劉氏　　徐藻妻陳氏

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執詠反覆感賴交集輒不自量

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勳則聖檢道長祚短時之識眞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蹟者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邪可共詳之

答阮咸　　阮咸姑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咸受（姑胡婢生子乎與姑書云胡婢遂生胡兒姑答云）

與褚陶　　張華

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illegible]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

甓西帖

得書爲慰僕諸惛疾已甚甓西臥歸還乃悉比將念反不具張華呈

答雷煥

所致詳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至不雖然天生[illegible]物終當合耳

與妹憲　張君平

念諸里舍皆富財賄袿襹襲蔽紛華照耀於是之際想汝懷愧（右見婦人集太平御覽引）

牋與天公　劉謐之

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人借袍南岳送火

與弟雲　陸機

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瓿耳（謂左思也後思賦出機大服）

至洛與成都王

王室多故禍難薦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於贅瘤伏惟明公匡濟之衆義命方宜先戎既啓威風雷赫機以驚暗文武寡施偎蒙橫授委任外相輒承嚴敎董率諸軍唯力是視

上趙王倫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處上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爲司空即辟淵）

與督護衛博　羅尚

昔年得李流箋降心款款由時感帖得還爲寇闇特委誠於下吏而流驟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見華陽志）

謝賜障日　孫楚

大恩賜障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弘昔衛綰賜六劍

珍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

薦傳長虞

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見耀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下荊州教　劉弘

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

甚厚自今不得分別

與齊王冏　摯虞

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一

吳郡王世貞編

與兄機　晉陸雲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疏枇剔齒纖綖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汙手衣臥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牘大小五枚書車又作岐案以臥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

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璨筆一枚所希聞

又

三臺上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可見之不今送二螺

又

前省王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爲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意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

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閑居恐復不能不願當自涓息

又

二祖頌甚爲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成貧儉家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子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者不罷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

又

兵眞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頭覩之正自使人意惡

又

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爲之次弟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爲清妙恐故復未得爲兄賦之敍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訣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滅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眞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

又

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潔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文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共宗其言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爲爾不九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爲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進望不言

又

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其吊夷齊辭不爲偉兄二吊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當以此言爲高文耳

又

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種文此爲宗矣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嘗語若消息小往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耳

戴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眞元盛稱九辯意甚不愛

又

所誨云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黄刻頌恐此不得兄比聞兄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饜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

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絶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乎

又

蔡氏所長雄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乎乎耳兄詩賦自與絶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固爲未及彥藏亦云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唯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雌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雲謂兄作二京必然無疑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爲耳答之甚未易

又

古今之能爲新聲絶曲者無又過兄兄往日文雖多瑰鑠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

又

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

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鈎除差易爲功力誨已定敬長誄意當闇與兄合雲久絶音於文章由前日見救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爲御欲有所爲以忘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誠可悲

又

張公賦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詩由已而言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約耳

又

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
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爲作傳不可著
儒林中耳

又

君描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實唯見其登
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仿實兄兄文輒云欲
燒筆硯曹志苗之姊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
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爲之不知兄盡有不

與張光祿

顧令文彥先每宜隆眷彌泰之恵懷德惟慙守以反
側既晞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同骨肉憑頼之
懷疑心如結

又

加蒙顧遇重以傾倒唯亮歸誠石行文敦素篤邃道
實茂淑器敏既美思學又快南州艮德今者東行望
風自託其意繾綣顧厚接納副其乃心

與戴季甫

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輝蔭引領惟慕東歸之後
疾患增瘵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便久念自修而經年
不果雖在伏枕至於結心注望實係光塵累蒙誨命
舊眷惟新執對之日如或面展長塗自替聽誨末由
瞻企今更縈情季鸞公世相係徂落俊德茂業邦家
之彥一朝奄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奈何
奈何江南初平人物失叙當頼俊彥彌遂其闕加在
二賢楚國之良沉寶積實未重大朝東揣痛恨言增
哀咽誠念仁風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
誠不可言備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益以惻愴

又

武陵於荆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
人並爲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才之秋也
不審達者凡有幾何無因聽承誨語咨稟未聞每懷
勤企表不盡言

又

長遊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以爲喻分別恨
恨於今戀之當暑遠涉益追心懸清粹沉茂思敏通

微居德履道秉心真實貴一時良彥君之別久見之
懽察風姿美令心神烈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款然
至實近聞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與楊彥明

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為慰時去荏苒歲行
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已欲熱想自如常悠悠
守限良談未日眇然東望思以紋至及反憤罔不多
行矣愛德往來相聞

又

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速之甚
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之人
道多故歡樂恒乏敖遊此世當復幾時各爾永隔良
會每闚懷想親愛瘝瘝無忘書無所悉

與陸典書

自曠但爾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親未期悠近晨風
傾筐結言來誨綢繆篤眷彌隆誦玩千周以當侍會
静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汜愛在我猶弘每銜思戀
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遙瞻靈丘感時情傷

往來信理自更繼情如有信唯不王音

又

國土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遐世立德龍蛻東嶽
三讓天下垂化遺迹百代所睎高踪越於先民盛德
稱乎在昔續及延陵繼響馳聲沉淪漂流優游上國
聆音察理智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叡哲言復昭烈
於孔堂貞武遺功於諸侯自秀傑相承明德繼踵亦
為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下華夏
也來誨所及遐邇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或生羌

狄或在邊域勳美之隆實如嘉誨愚以此國之士進
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昔若皆未如意雲之鄙姿志
歸丘壟華門閭裔之人敢睎天望之冀至於詔季札
之遐蹤結高肝於中夏光東州之幽味流榮動於朝
野所謂闚管以瞻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申不烈

又

巨卿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南之貴
寶真不但會稽之篠簜也每會常共歌詠信無一曲
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攜手散今日之思耳

弔陳永長

永曜茂德遠量一將秀生奇蹤瑋寶灼爾夌羣光國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業攜手退遊假樂此世奈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痛楚肝懷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何可爲心臨書鯁塞投筆傷情

弔陳伯華

昔與大君分義款篤綢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烈好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獨先早世遠聞訃問若喪四體

拊心慟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情當何可言令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喪以叙悲苦託往人到貴合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欷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一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二

吳郡王世貞編

答陸雲郎中令　　晉司馬睿

令多病疾難以辭公事爲自力風疾速動故未能用小差當如所陳乞每識忠至之誠輒以存心

與陸雲　　車永

間因王弘季有書悉足下無答外甥石季甫忽見使爲鄮令除書近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罔然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二四日中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不

可忍視外甥之中老人眞自愛恤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舉家慘慼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良爲愁憤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

又

卯日得報披省未竟懽憙踊躍輒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兩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

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懽忭笑也府君入後月當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答不復多士龍書佳而長當別截

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　劉琨

前得安州乾薑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潰悶常仰眞茶可信信置之

與親故

吾枕戈待旦志梟　虜恒恐祖生先吾着鞭

與人　王澄

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謂胡毋輔之也

又

兄微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與朱誕　孫惠

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二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爲悼歎

與周浚　何惲

書貴克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

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愚不取也

上瑯琊王　王導

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　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笑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

與王允之

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

與人

周侯雅流弘器何可得遺謂爲荆州盜傅密等所敗不得用

答陶侃

默居上流之勢如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

寄王廙

兕純虎犢還其所如（謂子弟不令也）

與僚屬　王敦

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衛玠今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與王導

世彥識器理致清隱明潤堪爲保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位望絕爲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又

溫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楊云觀敦與導書如此敦之逆謀導豈不知蓋坐觀成敗敦勝則從敦晉勝則從晉千古漏網之賊也其得美名者子孫貴盛彌縫之也○按此通鑑全文也晉書止前二句下云表諸奸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可焉此說於前楊復承之於後）

上瑯琊王　顧榮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於

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敎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故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與親故

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報虞預論楊方　賀循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父甚有奇名出其胄臆乃是一國所推如方者乃是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佳穀

責子　陶侃母湛氏

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也（侃爲魚梁吏以坩鮓遺母封還責之）

答溫嶠　陶侃

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

與王導

郭默殺方州即用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楊升菴只下自謂道養時爾乃是道養時賊也按史導答書云云但乃示人曰猶養肝賊也今附於後不知果出何典揚又云導之舉措如此與唐之盧杞李輔國何異史之溢美多矣雖然亦有此處逆漏也楊語殊未公茂弘此舉蓋從庾氏蘇峻之後又未知陶士行意何如耳姑息之政則有之至於輔國賊君幽父盧杞陷刻召亂事若冰炭楊升菴學不精而膚於持論往往如此

答庾亮

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敗亮與蘇峻戰敗遣[illegible]傳請

又

朝政多用門生國禍喪敗之來豈獨由峻也

又

賞罰黜陟國之大信切惟翻然獨爲君子亮辭爵賞故

答慕容廆

夫功成進爵古之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權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箋上進可否遲速當在天朝也

答溫嶠

奉所送帳下得蘇峻兇牟戰器不事須此也意謂不如甲令者逆賊身所服此是凶器古人惡其名得此兇牟者猶以有功合賞之細葛一端

與荀崧

杜曾凶孜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

答王敦　　荀崧

承以長蛇未翦別尊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政亭月直訓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

答王敦　　劉隗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

答甘卓　　司馬丞

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體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誠足以決一旦之機遮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志力未展猥辱來

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孰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里電赴循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貴拙速未睹工遲足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

與王導　　陸玩

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楊本作陸琓誤

問訊王導　　顧和

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與國臣　　衛瓘女

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楊本作衛夫人云名鑠字茂猗晉汝陰太守李矩妻李充之母○按張懷瓘書斷云鑠廷尉展女弟恒之從妹也恒惟子鑠係瓘從女本傳止稱瓘女與國臣書不言衛夫人恐楊誤耳衛夫人又有一札云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書論草隸通解不改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昔人咸謂此書是李充母所僞作故附致於此云

臨終與庾亮　　孔坦

未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欲即命多恨耳足下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三

吳郡王世貞編

報孔坦　晉庾亮

得八月十五日報知疾患轉篤遂不起痛悲恨傷楚不能自持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

答諸葛恢

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亮子婦爲諸葛女將改適）

答郭遜

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周流宣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可任非其人

報溫嶠

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與從叔父　虞預

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梟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

與親友　孔羣

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事

與弟　蔡謨

軍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遙見鼓可遙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近別拔孝者皆當解之而王荀諸人疑頑之甚乃至於是常令人惟之

然烽鼓之法當預勑諸軍見烽聞鼓便嚴而此間恒舉烽之後須文書上言乃符遊軍遊軍須被符乃當嚴昔年石頭夜半舉烽至明日食時臺中乃知弟在石頭時隅中舉烽至下晡遊軍故未嚴此卽是符賸等覆車之軌也

與王導　陳頵

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馳騁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

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修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

又

開闢承家小人勿用公仗德義以廾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何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

與殷荆州　　顧愷之

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與王導　　梅陶

蘇峻勇而無謀兵家所常弊也長廣人釋鋤犁執干戈何知戰法

與曹識

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皆不能及也

與王羲之　　庾冰

得示連紙一丈致辭一千徒增其歎耳了無解於往懷

與溫嶠　　卞壺

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任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螫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

答問疾　　王廙

輒自消息無所爲慮

與藉之家書

七月十三日告藉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言月行復半念汝等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雨涼不悉

答兄冰　　庾翼

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雖之自頃以來季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參蕭之也大較江東致以偃僻豪强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輙施之寒劣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白而治之

與桓溫

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大者也道生名恢沛國人

與殷浩

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静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競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稱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如是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

與慕容皝

今致襦鎧一領兕牟白氍自副

又

鄧伯山昔送此犀皮兩襠鎧一領雖不能精好謂是異物故復致之

又

今致朱漆鏑二十張班石蠹幡黑毦自副

答殷豫章送折角如意

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在荊州與都下人

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與羲之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楊云庾與羲不服右軍故有雞之言及見右軍與庾亮書乃深服之猶羲之之於張伯英宋思陵之於吳傅朋也

答翟鏗

甘露自古佳祥而頃天下多故何以致此且其味尚薄未知瑞應不耳近得一白兔尚羸小且養之并上

與殷浩　孔巖

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為政防之人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惟不爭則萬物

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

與王導　何充

孔沉文思通敏宜登宰門

答主簿虞褰

若使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褰欲使充宗人爲客可通者通之充手筆作報）

上會稽王　王述

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拔之嶺外竊用愕然頗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

答揚州主簿

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與庾安西　王胡之

此間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綸下一筌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皆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何得鼓枻而歌滄浪也

又

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王衛命將出而殷初至爲彪府長史）

與撫軍　桓溫

北胡肆逆四十餘年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過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爲未豐方之古人復爲未儉少康以一旅之衆思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有

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民兵之力賊之彊也猶復遂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掃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失恥爲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

與弟沖

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二書極堪並看）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三

吳郡王世貞編

與褚裒　晉袁喬

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泣岐路之感楊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夫御器者惟制衆以約廟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

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

與桓温　王濛

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與劉惔

淵源觸事易長

與桓温　孫盛

州遺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州將爲怪鳥

答謝尚　殷浩

眞長黨同伐異攸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與之驅馳耶 謝爲劉惔求會稽

與王羲之

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辛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何以求美政

與支遁　謝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

水山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棲悶帖

每念君一旦知窮煩寃號慕觸耳悲踊尋繹荼毒豈可爲心奈何奈何臨書棲悶 此悶帖也楊本止二句又作臨川非

答王坦之

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之[illegible][illegible]濟情義無所不可爲聊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illegible]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麤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耶故知莫

道未易爲人

與王羲之

散和栖託好佳（散和王洽字）

答謝安　王坦之

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

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想君幸復三思

臨終與謝安　桓沖

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托不終以此爲恨

與韓康伯

檳榔信南遊之可觀子既非常本亦奇特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槪其內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縆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樹南海遼然萬里弗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楊本在漢按韓康伯殷浩之甥與俞益期東晉人漢止有隱士韓康字伯休恐楊誤今改東晉）

與郄超　范啓

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

答范啓　郄超

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無眞者

與袁虎

殷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劉孝標曰此語疑勅袁勿友殷自發其美○楊云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與弟姊　謝玄

此二日東行遊步阛中已極有在家湖行模也姊想觸此亦小有可散

與兄

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又與兄

昨日疏成後出手所獲魚以爲二坩鮓今奉送

雜帖

奉白糧穀數十斛是釣池上之所種

與謝安　　習鑿齒

每省家舅目檀溪念崔杜之交未嘗不撫乘踟躕悵悵終日矣

與桓溫

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

與燕王

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親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與謝安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 楊云按出三藏記載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徧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下

答桓南郡　　袁崧

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矣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泠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爲徵此一致大疑嘯歌所拘耶

答龐參軍　　陶潛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其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病多年不復爲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輒依周禮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與子

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爾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窓

下臥遇涼風蹔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又

汝且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與親知　　戴顒

近至剡如官舍（嘉賓爲治宅也）

與冉閔　　辛謐

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伯夷去國子推逃賞此往而不返者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無異山林斯窮理

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要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見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雖生僞朝而不屈節故超置於此）

與僧肇　　劉遺民

頃餐徽聞有懷遠想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蘊

與劉敬宣　　諸葛長民

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

報諸葛長民　　劉敬宣

下官自義熈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

問行帖　　無名氏

天氣且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得且佳爲佳耳（楊云此帖或以爲眞卿書非也乃眞卿寫晉人帖辭耳或以爲右軍帖亦無的證故標以無名氏附晉人雜帖

云○宋辛稼軒詞官游吾倦矣玉人留我住道明日是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晉人之語一入聲律其妙如此）

與桓玄　　殷仲堪

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饑人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永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歸之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傅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彊

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

答司馬道子

奉所賜馬鐙既以獎勵儒心又以光華遠任

上桓玄　　羊孚

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五

吳郡王世貞編

答殷浩　　晉王羲之

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迹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楊本節文）

與殷浩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節文也○楊云殷北伐既敗復謀再舉右軍止之）

與會稽王

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本勢舉謀之未晚（楊云觀此三書及王略帖逸少經濟

之才卓矣○按此皆節文其全篇自可別錄

與吏部郎謝萬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治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適衣食之餘欲與親

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楊本節文大略別摘一味之甘二句爲分甘帖殊爲遺漏又作與謝安石書想是未見本傳耳

又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成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

存之

破羌陶穀家藏又名王略帖

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羌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爲定今以書示君黃伯思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矣遯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之時志猶不息豈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

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

安西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督表亦復常言耳

進鎮

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稚恭庾安西字也○黃伯思云按庾翼鎮荊州以石虎衰暴屢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代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爲然故逸少以爲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尅定有期則始雖同衆議而終以爲當亦猶趙充國之計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

昔頓首服無足怪也然冀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
而茂一統之功此志士所爲嗟嘆也○二帖散見今
萃爲一此帖有關於江左國事不徒筆語之工而已
昔人謂子美爲詩史若右軍此帖謂之字史亦可也

鹽井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爲欲廣異聞具示

月儀

日往月來元正首度太簇告辰微陽始布罄無不宜
和神養素

與所知

子敬飛白太有直（書苑云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見戲北館取帚霑泥汁中以書）

壁作方丈一字曉暖斐亹極有好勢右軍見而歎其
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右軍於是作書與所知云云
父稱子字
亦晉人然

與桓溫

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
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安復

安復後問不想必停君諸舍疾若差也便疾縣篤了
不欲食轉側須人憂懷深小妹亦故進退不孤得散
力兄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經月兼焦勞不可言迎集

中表親疎略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此一
條欲不謝二疎而人理難知患此不知小却得不冀
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排棄無益快
共爲樂欲以少日補頃者之慘戚也

去冬

去冬在東鄙因還便自廢伏想至是頃公私無信使
故不復承動靜至於詠德之深無日有墜省告荷眷
顧之至尋領三四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疾日
甚自咨無復髮展語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將無其人

何以復言惟願珍重爲時筆絕情塞

辭舉

前得君書即有反想至也謂君前書是戲言耳亦或
謂君當舉不失親在安石耳省君今示願知如何老
僕懷謂君禮之方復斯言愧誠心之不著若僕世懷
之不盡前者自當端坐觀時直方其道不因放恕之
會奉身而退又爲年幾何而遜者相尋此最所懷之
重者藥石之資如有一方欲盡頤養遂此以往未之
敢聞言盡於今也

與弟洽

弟書遂不減吾

虞義興

虞義興適道此桓公權宼囧不如意今以當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蹤使人歎慨無以爲喻

晉新

惠野鼎一雙秋來未得始是晉新遠能分遺但深佩戢耶

與周益州 周名撫爲益州太守有惠政見成都古今記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楊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爲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嶺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汶古岷字見史記

答周益州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土人多有尊老者皆卽分布今知足下遠惠之至

送邛竹杖

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老或須今送

清晏

知彼清晏歲豐又所使有豐卿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何可以不游目

成都城池

往在都見諸葛顒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

此郡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治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爾

講堂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因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

弘遠

弘遠比當造頃遲見此子真以日爲歲

參朝

吾怪足下參朝少晚不審有何事情致使如然也

廿七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報得十四十八日二書知問爲慰寒切比各佳不念憂勞久懸情吾食至少劣劣力
謝司馬書不具

石脾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唯上聖乃能窮理

愛鵝

數日雨冷腎氣痓腰復嗽動靜過風緊脹湖泛漲船不可渡勿訝謝光祿鵝在山下懸情可愛

薦虞安吉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下僚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從事

從事經過崔阮諸人昨且與書疾故示毒愁當指其疾吾如今尚劣劣又晚熱未有定發日有定
與耳近書或欲留吾甚欲與俱而吾疾患進退無賴其竟云何足下今知問

諸問

十四日諸問如昨云西有伐蜀意復是大事速送袍來

荀葛

羲之死罪荀葛各一國佐命宗臣覩其微迹實有上也然荀獲譏於憂卒意長恨恨謂其弘濟之心宜被

大道諸葛經國達治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於數代至於建鼎足之勢未能忘已所謂命世大才以天下爲心者容得爾乎前試論意久欲呈多疾憒憒遂忘致今送願因暇日可試垂省大期賢達興廢之道不審謂粗得阡陌不

小女

延期官奴小女並得暴疾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慰餘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孫夭命旦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纏心無復一

至於此可復如何臨紙咽塞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五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六

吳郡王世貞編

清和

王羲之

伏想清和士人皆佳適桓公十月末書爲慰云所在荒甚可憂殷生數問比事勢復云何想安西以至能數面不或云頓歷陽爾耶無緣同爲歎遲知問

遷轉

賢妹體中勝常想不憂也白屋之人復得遷轉極佳未委幾人吾齲痛所作讚文恐不任當示殷也

轉差

重告慰情吾腹中小佳體痺乏氣便轉差深以爲慰慰足下意也

玉潤

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瘡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以潰尚不足憂瘡病少有差者憂之燋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疚未之有良由民爲家長不能剋己勤修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

已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

積雪凝寒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而不解闊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狼毒

須狼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兩停須故示

自愛

不得執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愛數惠告臨書悵然

諸賢

比諸賢粗可時見省甚爲簡闊遠頃易多小患而吾疾篤不得數爲歎耳

感懷

秋中感懷雨冷異足下各可耳脾風遂欲成患甚憂之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服食

服食而在人間此速弊分明且轉衰老政可知乃欲與彥仁參界上甚佳諸如此事皆所欣也乎自可爾何所詐人外將何必拘小繩墨且令吳興不出界當可耳便當因餘杭而行耶不因此會再舉難也君便可以僕書示之但俗多怪且在草澤者爲爾扇動蹤任恐惡之者衆

又

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可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

逸民

前來東粗作足佳覩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示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歎書何能悉

諸從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修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一一

譙周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任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皆

有後不

兒女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已畢惟一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至情委曲故具示

七十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懃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

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汶領即岷嶺右軍帖多用古字

與謝安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 楊云逸少慕蜀中山水之奇見於與周益州及謝東山者不一而足然竟不遂其懷志山水於高人亦有緣及限耶〇蜀中舊有石刻今亡見峨眉山故志

又

復與君此章草所得極不爲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胡桃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奉橘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

採菊

不審復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當晴不耳

黃甘

奉黃甘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不知前者不至 楊云送橘有二種不知孰是常時所稱前帖語也甘古柑字博物志橘屬有甘橙枳文選詩在南稱甘度北則橙甘音鉗見左傳

送梨

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言敘卒何期但有長歎 楊云或以爲小王

青李

青李來禽櫻桃日給滕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

皆生也吾篤喜種菓今在田里唯以此爲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大惠也 楊云右軍又有荷花想已殘一帖好事者合前採菊帖計送梨謂之四芳帖然或謂荷花帖筆語皆俗宣和僞摹以取賞者故不之錄而以青李補之

章草

皇象章草旨信送之勿勿當付良信 楊云旨信送之答其人來旨欲信送之之也勿勿當付良信言此際勿遽不暇後當付良使也信即使也今法帖作勿三非

飛白 三

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或作復與卿 楊云右軍飛白妙絕今古今不可見矣臨池之士亦不知飛白何體也惟唐順陵碑文中有數字可視古迹

省飛白乃致佳造次尋之乃欲亂本無論小進也稱此將青於藍

致此四紙飛白以爲何似能學不

論書與人

羲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楊云由此觀之右軍之聖於書亦由積習苦學而能也今有妄男子師心任塗信手謬繞以誑愚俗而張虛名使右軍家奴有靈必見笑於地下矣豈復有書乎

安和

伏想姨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復得一集且悲且慰何指喻姨疾至篤憂懷甚深穆松難爲情地自至猶小差然故勿勿冀得涼漸和耳

秋月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歎信反得去月七日書知足下故羸疾而觸暑遠涉憂卿不可言吾故羸之力不具

九日

得都九月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運遲可憂耳蔡公遂委篤又加廗下日數十行深可

憂慮得仁祖廿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長風

每念長風不可居忍昨得其書既毀頓又復壯溫深可憂謝生多在山不復見且得書疾惡冷耿耿想數知問雖得還不能數可歎

丹陽

知比得丹陽書甚慰乖離之歎當復可言尋答其書足下反事復行便爲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

具

雨氣

念足下窮思兼至不可居處雨氣無已卿復何以耿耿善將息吾故劣力知問王羲之

朱處仁

朱處仁今何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黃伯思云古者謂使曰信故逸少此帖云信遂不取答言其來使不取回書也與謝云公至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尚誠傳云別州信去尚侍物當落帖云明日當還仍過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其與帖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宜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餽物爲信故謂

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題書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淡悶

足下各如常昨還殊頓何中淡悶干嘔轉亂食不可彊疾高難下治乃甚憂之力不具王羲之 黃伯思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干非也

西問二

得西問無他想彼人甚平安此粗佳玄度來數日爲慰

不得西問耿耿

太常

太常故患脚炙命體中可可耳僕射事已行未知怒不未復司州旨告瘛疾郗陽歲使應有書而未得

擇藥

鄉里人擇藥有發簡而得此藥者足下豈識之不乃云服之令人儇不知誰能試者形色故小異莫與常見者謝二侯 簡或作夢

哀損

民以頃情事不可不懃思自補節勤以食噉爲意乃勝前者自喪初不哭不能不有時惻愴然便非所堪哀事損人故最深益知不可不節之

羣從

羣從彫落將盡餘年幾何而禍痛至此舉目摧喪不能自喻且知方左右時務公私所賴一旦長逝相爲痛惜豈唯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

小差

頃小差欲極游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嘆東陽花果

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六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七

吳郡王世貞編

御世　王羲之

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區區一方任耳而恆憂不治爲時恥之

奉法

者亦知足下奉法轉到勝理極此故滌塵垢研遣滯累可謂盡矣無以復加吾所奉設教意政同但爲形迹以小異耳方欲盡心此事所以重增辭世之篤

甲夜

甲夜羲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至家乃解尋憶乖離其爲歎悵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復何云唯願足下保愛爲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

斷酒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尚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當可勝言追復重論想當有理卿可復論

裹鮓

裹鮓味佳今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虞令

省別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去日

吾去日盡欲甞女過吾去自當送之想可垂許一出未知還期是以白意夫人涉道康和足下大小皆佳

度十五日必濟江故二日知問須信還知定當近道迎足下也可令時還遲面以日爲歲

諸葛

諸葛田者君識之不才幹好佳往爲錢塘著績又入僕府有以盡恐宰民之至也甚欲自託於明德云臨安春當缺爾爾者君能請不僕心至欲得佳長史亦當是君所須旣得里人共事異常故乃耳須還告之

隔久

隔以久諸懷旣不可言且今多慘戚遲君果前期楚得一散懷知以多疾不果乃當秋事省告同此歎恨如何可言葬事不可倉卒當在九月初過此故欲一與吳興集冀無不尅耳然事來萬端不知如人意不非書能悉君數告以慰之耳

追尋

追尋傷悼但有痛心當奈何奈何得告慰之吾昨頻哀感便欲不自勝舉旦復散行之益頓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誨然吾老矣餘願未盡唯在子耳一旦哭之垂盡之年轉無復理此當何益冀小却漸消散耳省

卿書但有酸塞足下念故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頓首

文集

比日尋省卿文集雖不能悉周徧尋翫以爲佳者名固不虛序述高士所傳小有同異一一問應止楊王孫前以共及意同可試述敘之耶暇日無爲想不忘之

辭郡

篤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

重如此都郡江東所聚自非復弱幹所堪足下未知
之耳

方回

方爲遂衆爲侍中不知卒行不云相意未許爾者爲
佳比得其書云山海間民逃亡殊異永嘉乃以五百
戶去深可憂深可憂此間不乃至此足下郡內云何
糧運日虞遠恐此不弊不已

雜帖

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

又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噉而猶
有勞務甚劣

又

不得臨川問懸心不可言子嵩之子來數有使冀因
得問問示之

又

想弟必有過理得慰寫懷若此不果後期欲難冀臨
書多歎吾不復堪事比成此書便大頓

又

君頃何以永日憶去冬不可得知如何如何

又

慈顏幽翳垂三十年而吾忽忽不知堪臨始終不發
言哽絕當復奈何

又

問轉久勞想豈今知足下當得之卒未近緣如何足
下數令知問

又

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爲戰
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

又

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

又

鶡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

授衣　王獻之

獻之死罪授衣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慟痛毒難居
見徐攜并使君書承比極勝但承此凶問當復大頓

耳皆憂馳無復意不審尊體云何腳及可痛氣得此哀號何如先大惡時炙創特不堪此不乃為患眠食幾許使君今地實難為識然所以為識政在此耳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算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因緣耳比者切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殊之死罪 右授衣帖凡一百四十三字今法帖缺當今可復以下四十三字

辭中令

外出謂公私可安耳勳賞既寒亦已息望但使明公不遺有會不忘亦何憂便餓耶民志不慕高情不忘

榮懇懇祈訴惟願離今任耳餘無所擇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也 全文頗雜聊節其槩耳

與兄子猷

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返乃自可矜

靜息

兄靜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伏想比消息理盡轉勝耳舉深是可疑事兄憙患散輙發癰勢為治乃不易願復更思

鏡湖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世說王右軍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游與此可互觀父子高致如此○按世說稱子敬云不言尺牘疑傷別有本耳

豹奴

豹奴此月惟有一書亦不足慰懷深悉足下情素耳 豹奴桓嗣小名嗣王氏甥故二下帖中時及之劉次莊釋文作狠奴非

鵞還

鵞還慰姊意今已嘗向發分張諸懷可言殊嘗復憂

懸

鵞差不甚懸心宜道尋去奴定西諸分張少言 楊云慎案兩帖云鵞者王以子姓之小字如袁羊顧虎豹奴驥子之類耳或以此鵞即逸少所愛之鵞甚可鄙笑也或又有問余曰小王帖中又有云崇虛劉道士鵞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此鵞豈亦人之小字耶余曰此鵞羣一帖後人贋作也此見亦俗而語又非晉人尺牘體蓋以逸少嘗爲道經換鵞而山陰曇驥村道士舉羣贈之故以此事傳會耳又考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上去晉人相去無慮五十餘年何得預稱之其僞可無疑矣併識於此○按此乃黄長睿東觀餘論而楊引爲已辯亦可笑也然自宋頗重鵞羣帖

與郗超

彥伯已久殊足興頓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爲人甚小郗當復差耳（謂袁彥伯也）

與郗氏妻

雖奉對積年可以爲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之暢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耶俯仰悲咽實無已無已惟當絕氣耳（按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室郗曇女也）

又

相過終無復日悽切在心未嘗暫輟一日臨坐日想勝夙但有感慟當復如何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洞盡此處殆無恨于懷但痛神理與此而窮耳盡此感深殆無容處常恨洮相遇之難而乖其所同省告不覺淚流既已往矣亦復何言

雜帖

衛軍猶未平和而哀勞殊未得盡消息理常以不寧僕射得散力甚慰表解臺職不知得恕不後冠軍告懸企

又

不謂郗陽一門艱故至此追尋悲惋益不自勝奈何奈何政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熱賴子高在此不爾無可成

又

玄度時往來以此爲慰與公使適還數日具都下問人情所憂良可歎息諸從數問齡前來經日極爲差云仁祖欲請爲軍司不知行不

又

知鐵石前往快作樂諸君善處世一途於當年不復過此僕端坐將百日爲尸居解日耳不知那得一散懷何其相思之深臨書意塞

又

敬祖日夕還山陰與嚴使君聞頗多歲月今歲天寒擬適遠爲當奈何爾豈不令念姊遠路不能追求耳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七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八

吳郡王世貞編

與韓稚　　晉張軌

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傳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

下涼州令

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

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甚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

與南陽王保　　張寔

王室有事不忘投軀抵州遐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忽聞此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

唯公命是從

答索商　　張天錫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遺郭瑀

仁生潛光九皐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極者乎今九服分爲狄

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

與會稽王道子　　桓玄

王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嶇崎九折風霜遠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實之未易耳

又

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賓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耶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

實

與遠法師

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佘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爲神宅寄生棲照津暢明識雖托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麁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亦無害於神亦猶滅天地間水火耳

又

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己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生應則自然之迹順何所寄哉

與殷仲文

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不可得也（桓崖有好桃而惟齎求之不得故殷與仲文道此）

與羊欣（羊孚卒故云）

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予之歎如何可言

與袁宜都

論卿歆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爛爲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聽

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一鼓玄默爲之解顏若人之與逸響惟深也哉

與劉牢之

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惟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勳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蔣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翫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與劉道

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云所道

答張駿勸稱藩　李雄

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于斯莫大

與鐵官令毛詵中郎李敞　李猛

昔曾侯失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蹤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枉漸吾郡詵等逐建寧守杜俊猛爲朱提大姓亦逐守雍約

上寧州校尉李毅　李敞

生長遐荒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略地渭濱冀北斷褒斜東據永安退考靈符晉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革面歸罪有司係二見華陽志

答劉琨　石勒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

與王浚

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

心慈眄如子也觀此則勒之詐彼信所謂鐵中錚錚者矣

與祖逖

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

與庾冰　慕容皝

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信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竇武何進

好善虛己賢士歸心雖為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復以不驕圖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遭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耶

答慕容恪慕容評　慕容暐

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惟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勲高魯衛翼贊王室宜慈惠和光而務其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掃羣兇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闔有有未賓之氐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己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襄之大

再答

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橫流乾光墜曜眇眇猥荷大業不能上游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為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

殄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致風垂美將來俾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

答苻融　苻堅

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

與諸征鎮

晉氏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鑿齒跛一足故戲之）

與晉人

已為晉君於長安建廣廈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尅日入宅也

與張天錫　王猛

大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廻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

黿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

與慕容垂　　　　符

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illegible]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

訓子　　　李　暠

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尅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

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於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八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九

吳郡王世貞編

上大將軍武陵王　　宋高祖

粲等備位大臣所懷必盡執憲不允自應據理陳訴而橫興怨忿歸咎有司宜加裁當以清風軌

與孫季高

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傾其巢窟令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時爲太尉）

下有司

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兔罝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雁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

與劉毅

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

與劉衍侾

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

旦至此痛惜兼深往本當復如何

與韓延之

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軍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媿又無表疏文思經止不反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郄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艾吾

誠不分故具示并示同懷諸人

下關中

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復王祚遂建勳烈外夾勍敵內清姦軌皆邦人州黨竭誠盡力之效也情若風霜義貫金石今當奉辭西旆有事關河弱嗣叨蒙復忝今授情事緜綿可謂深矣頃軍國務殷刑辟未息眷言懷之能不多歎

付朱齡石

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

與臧熹

頃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姓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介軌然荊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

答郡臣　文帝

皇運艱弊數鍾屯夷仰惟崇基感尋國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賴七百祚永股肱忠賢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驚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時爲宜都王

賜彭城王義康

今以謝述代曜共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

又

會稽姊飲弟所餘酒今封送

與魏世祖

自頃歲成民阜朝野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遊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捜長洲之苑舟楫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

賜蕭思話

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所得不日義耶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收相借因是戴顒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

與衡陽王義季

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悅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 殷名景仁

與江夏王義恭

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

又

事至於此甚爲可歎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存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務周但當今所事必是小事耳亦恐其此輕重未必盡得彼之疑怨來或由此耶 時義恭與劉湛不相能

下蕭思話

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恭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銓管要機適來所寄丈人財用體國二三惟允

下皇太子　孝武帝

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多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邪

下王玄謨

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 玄謨未嘗笑故以此戲之

謝賚柹　　劉義恭

垂賚華林園柹滋味殊絶

與王玄謨

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也

與江夏王　　劉義季

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淸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

與殷琰　　劉休祐

君本文弱素無武幹足遠近所悉且名器淸顯不容

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切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莅援絶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大小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虀膾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形那得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

與王弘　　成粲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翼）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收鐵鉤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灾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與

與謝晦　　傅亮

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

與兄齡石　　朱超石

登北邙遠眺衆美都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核按北齡石之弟楊本誤在後

又

洛下道路本好青槐蔭映可愛

與子恢之　　王敬弘

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與弟晦　　謝瞻

吾得啓體寺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

獻宋高祖　　徐廣

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宋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敘難盡萬機繁於國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群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逆思改調之道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侑順群情抑揚隨

俗則朝野歎泰具瞻永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

與高祖　　劉柳

處士雁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鈞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昆弁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冠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與友人蕭斌　　到彥之

魯軌頑鈍馬楚粗狂於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爲可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九

吳郡王世貞編

與謝靈運　宋范泰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行緬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闕也見熾公阡陌如卿問棲憺於山誠是美事屢攺衆邈未爲快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淺緣森今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頗而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

又

祇洹答內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與人歌而善

答范特進　謝靈運

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腳諸疾此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饑渴山淵幽阻音塵淵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輙奉和如別雖詞不足睹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哀宗之美亦有一首幷以遠呈

又

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鶱望不絕即時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爲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輙復承問三月一日謝靈運白

答綱林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

與廬陵王義真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與弟

聞惡道谿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

道歎其奇絶遂書突星瀨於石楊云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得惡溪惡途傳李北海灘開謝樂康當以此書入注乃見其事今本灘誤作歲

又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與王曇生　顏延之

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掾染家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

與孫詵　羊希

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府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

與張永　張暢

近有都信具汝刑網之源可謂雖在縲絏而復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滔滔稱人意耶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群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帶芥尅申舊情

答李孝信求甘

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嘗之絶故不復致按此亦是口語得本載之豈以辭近尺牘耶

答始興王濬　袁淑

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予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竊邇旬日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窺大國之政濬欲謁淑故餉米百旋復使使奪之曰斛乃誤致耳淑此書戲答淑字陽源後死元凶劭之難贈太尉謚忠憲

與何尚之

昨遣修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疏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衞淪懸乎羲篇規追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歎畢冲玄之適但淑逸操偏廻野性多滯果茲冲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途聞者謂丈人徽明未耗聲業方隆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含南顏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

與魏人　臧質

示詔虜中諸士庶徂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

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

與何昷　孟靈休

劉邕向顧見啜遂舉體流汙血（邕有嗜痂癖常詣孟恐剝炙瘡痂與之故）云

與到彥之　垣護之

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逆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漢窮掃遺醜況迺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修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洛逆寇自然奔

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

與諸朝士　柳元景

國禍寃深凶人肆逆氏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剪討元惡司徒臧冠軍並同大舉舳艫千里騰旨之利備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總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奕世忠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虜廷莫由申效想聞

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屆道廓清唯始企遲面對展寫哀情

與王僧達　丘珍孫

聞褚先生伯玉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栖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栖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

答丘珍孫　王僧達

褚先生從白雲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子孫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波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與子侄　雷次宗

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托廬山事釋和尚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隴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勵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聞

與顏竣　　劉瑀

朱修之三代叛兵也一朝居清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孔向人（楊本作顏竣字修之文　劉宋人傳中皆大誤）

與親故

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爽處側延不爲多上

答妻　　蔡廓

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與何偃　　王微

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者天亦我

小善矜我不能唯賢叔耳（謂何悠之　偃叔父也）

又

吾性知畫蓋鳴鵲識夜之機盤紆糺紛咸紀心目故山水之好一往迹求皆得髣髴（見張彥遠名畫記）

與弟僧綽

闔門皆蒙時私吾高臥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也（楊本作王誕與弟僧綽　又列之梁朝皆誤）

上刺史張悅　　費文淵

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圖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忌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使四輩有憑也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一

吳郡王世貞編

奉宋武帝（時爲宋王）　宋蕭思話

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關陜既還在路潘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笙言奉被今敎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下官累荷榮涯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悲慚心爭口每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

與劉義宣　沈慶之

從荷任一方面與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剪撲罪逆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

答羊希　周朗

吾昔病不及死役不至身甚蔡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祿是諮自絕世豪之願塵生床帷苔積階砌又檐中山木時華川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變且室開南左亭有脈泉十餘庫隅奧有所得偏酒數壺按絃拭徽譬方袪石時復陳局嘗初月府星晚雖然不覺是衰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

與晉安王子勛　孫冲之

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

辭衡陽王義季　孔覬

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志加性情譁落者覬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聞假吹之方斯非濫覬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息懷若實有螢爝增輝光景固其腐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

與王道隆　王景文

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既媿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乎理惟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恩罔昧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

麤褐不類堅風客貧吾自了不作驕猶如不作賤故
只答自想爲申啓

與江夏王義恭　謝莊

脇臆痼疾始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
心氣發如經利患數年遂成痾疾吸吸惙惙常如行
尸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家世無年
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
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
救自固

爲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顗

大夷險相因興革迭數或殷憂而啓聖明此既著於
聞見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
九幽功貫二耀匡拯家國提攜蒼生若不南向子民
將使神器何主當誓衆奮戈剪此朝食若自延過聽
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
乃當射鉤見相矣

下會稽郡　蔡興宗

秩年之貺著自國書恤貧之典有聞令甲況高柴窮

老萊婦也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
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耇方嚴山陰來百
年道終物表妻孔耋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
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

答尋陽王子房　吳喜

前驅之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褒駭聖上以神
武撥亂德盛勲高厮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勲業之
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鴞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
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

與顧道士　謝鎮之

敬覽夷夏之論清辭斐暐宮商有體玄致亹亹其可
味乎

又

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概從略諸近要以標大歸卿以
寄誰倘不賜怍

諮顧道士　朱廣之

廣之叩頭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
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惟心所安耳何

必龍袞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負研散沈替絨卷巾牘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罪階每獨悲慨遂夜輒起巾且恐寐而心清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沿埋則輕泛無主轉墮之實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申述鄙心頒垂爲誨啓敷導厥源

與殷琰　　劉勔

㤼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將已及故丹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耶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膚髮不全兒侄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

與道明　　袁粲

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閒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

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

通世子解　　鮑照

僕以常材無用於世遭逢謬幸被受恩榮誠願論畢久宜捐落仁矜篤終復獲淹停感今惟昔銜佩無已但自無堪尸素累載腹心之愧寤寐爲憂今請解所職願蒙矜許自奉清塵于茲六祀墜辰未往遺恩在心執紙哽咽言不自宜

重啓世子

奉還誨深承殷勤篤眷之重披讀未終悲慨交集僕以常人所蒙隆厚久應知退非適今日銜恩戀德用缺進心今者之請必願鑒許且僕棲遲無事咫尺館第食稟風徽非旦則夕居職遠私兩者無異而於僕無用有以自處豈非仁念始終之惠重致於月彌深懇感

與妹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以及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一辰去親爲客如何

如何夕長[illegible]寒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唸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憂悲不可說也（藝文類聚所載𣂏語全文頗長不錄）

與蕭道成　　沈攸之

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門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耶（亦節文也）

答人勸仕　　沈驎士

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

答吳興守張永

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蟬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未忍受此黥刖

與從叔永　　張融

昔求三吳一丞雖屬外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之融不知階級陛敘亦何不知融致以求丞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與王吏部僧虔

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風土融亦欣晉平閑外（此書在宋作故係之宋）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二

吳郡王世貞編

齊高祖

與褚淵袁粲

下官常人志不及遠隨運推斥忝踐非涯才輕任重夙宵冰惕近值國危含氣同奮廢昏紓災微效何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右秩加爵上瞻言崇衛愧沖宸際銜恩化旨忝乘陵固識藏防萌宜戒搆禍引請歸咎既已思頃乃復乘災求寄擅亂取貴斯實國家之恥非臣子所忍也且榮不可濫寵不可昧

乞蠲中侯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輪效淮泗如使伐何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辭矣平桂陽難後增封邑

與王廣之

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耳此外罪不可勝數第自悉之今啓依法

與虞玩之

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大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

與世祖

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謂柳世隆也

賜張融

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過爾鑑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與劉悛

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

軌豈有去纏續微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耶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太祖時爲領軍

與崔恩祖

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音未達耶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明名僧紹

又

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耶卿以爲笑卽前僧紹也婁聘不至

與褚淵

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
甚佳

與王延之　世祖

阮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

賜虞悰

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

答吏部啓王儉喪

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
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

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

答豫章王嶷

茹亮今啓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
何意爲作煩長啓事凡諸普勅此意可尋當不關汝
一人也𡧍有勅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委悉書不
欲多及屋事愼勿强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爾
白澤文惠太子小名也

又

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

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況
復汝耶在祕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
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鎭自異還京師
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改亦復有
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析衷但令人
臣之儀無失便行也

又

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郭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於
有勅耳小兒奴子本非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物汝

知令致物議耶吾已有勅汝一人不省俠轂但牽之
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即令答不煩有此啓須聞
言自更一二

牓世隆卒示吏部

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効痊差可期
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恒之深此何可言其昔在郢
誠心宿烱全保一藩勳業克著尋准契闊增泣悲咽
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

與僧法獻

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叙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

報檀珪

征北板北歲處遐小僂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郎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

與兄子儉

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堅敗後東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亾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令樂署一人根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爲思之

戒子

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懷

與張緒

孔佐彼庾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答何昌寓　褚淵

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晰理有適從建平初阻元徽末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於時正亦謬

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將深

上齊高祖

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元徽之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行路寒心往來跼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衞門闕衣介之夫一淪疑似身名頓滅時經隆替歲改三元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紆憤仰希神照辨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然而

不泯

與蕭繇　王儉

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實須緝理公臨涖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期月有成而旬日成化豈不休哉

答陸澄

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糜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

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戒子　張融

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又

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父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遣爾旨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隤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與周顒

古人遺族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

與劉悛　王元曾

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言悛子獻也）

上竟陵王子良　樂藹

丞相沖粹表於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儀算不追感纏奉車恨百留滯夙稟名節恩義軫慕望塋結哀輒欲率荊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

遺張融　陸靜修

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融有早譽陸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故云）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二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三

吳郡王世貞編

與僧遠　　齊蕭子良

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潜山樹美四海餐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神化開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

答王僧虔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子邑左伯字）

答魏高祖　　曹虎

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阜蘭隨水瀍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孤總連率任屬方召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郡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爲惆然

與王儉　　蕭緬

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沈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

與劉懷慰

膠東流化頳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與親知　　劉休

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揚云王儉與虞玩之言論相不饒玩之歸儉不出送傾朝無餞者休與親知故云）

與王儉　　張充

充崑山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

不見知己造時人騁遊說客與屠博之間其歡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

答魚復侯　　宗測

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答豫章王

性同鱗羽爰上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

與王僧虔　　檀珪

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曬腮蟬腹怨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嚙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肯

又　　毛

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

遺友徐祖思　　劉善明

昔時之游於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聞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

上聞喜公子良

竊見沵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祗應轉竭蹙迫

驅催莫安其所每至沵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杻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箸當書偃筆爲之久久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

與何點

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在不近全菜耶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彼就宛蜒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歔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沉使人物憐悼況可縱心撲䶩加復恣忍吞嚼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膂皆由其積壅癡迷沉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

與京產

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報王長史秀之　荀丕

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如長史耶

答荀丕　王秀之

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理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鮮哉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除無以貽離故爲貧者之贈

與朝士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咎（謂晉平太守虞愿也）

與妹　崔恭祖

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況得從先君游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欤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亾矣

與從弟　崔慰祖

嘗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泥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

上豫章王　孔稚珪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斬冤既申私禮繫頸就欸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即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朱謙之報父讎故上啟）

謝賜生荔枝

角卯輿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丹華吐白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折龍眼之房也

與蕭令王僕射　虞義

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衛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日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輿處顯不驁道均無欸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亦移人所不間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illegible]

崑岳推峰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褩謚於山遺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謝竟陵王示法制　王融

翔慧燭於昏途灑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出界之訓戚惑淨照之旨固以行昔霜威字端風厲信可以糟粕五書糠粃百氏所謂窺七澤而狹潢汙登泰山而小天下

謝武陵王賜弓

殿下摛藻蕙樓暢藝蘭苑敷積玉於風筵曡連珠於月的兔園掩秀鄴水懸奇融揖讓木工濫升下飲之賞操弧反正謬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逸幹捎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與劉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勁味遺腴業遵雅尚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痗我心不遠千里尺書道意

與謝瀹　謝朏

今致數斛酒可力飲酒勿豫人事

與王儉

所貴天下之士上則閟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投紱居築夢爲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若相如之奇任達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爽淡彼四賢者並馳神絕景御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咫尺千里志之所存滄洲邈然揣而論之實由阿之不肖者也

謝隨王賜紫梨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滋豈徒眞定歸美大谷懸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王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三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四

吳郡王世貞編

答蕭穎胄　梁高祖

今坐甲十萬糧用日竭況所籍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待年月乎

答劉之遴

省所撰春秋義此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林之所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答蕭子雲

得所送飛白書練屏風十疊迺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壺便覩蟬翼聞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與始興王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賜何點手書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

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擬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

賜何胤

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方賴清徽式隆大業聽覽暇日角巾引見宵勝汾射茲焉有記一旦萬古良懷震悼謂何點也

又

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復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闊傾首東顧曷月無懷疇昔帷邇叟祕儒肆實欲臥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今者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己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婿還輪慰其引領初作相時書

又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兼以世道澆薄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

戒昭明太子

聞汝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此更無病爲汝胸中亦圯甚應加饘粥不使我恒懸

答陶弘景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眞蹟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可付也

答陶弘景論書

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疏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値筆連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

又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與同所未可知悉可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爲任靜書鈞所送靜書諸字相附近二紙靜書體解雜便當非靜書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眾情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跡并摹者並付反

又

鍾王乃有一卷傳以爲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

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捨道歸佛書

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菩薩僧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眾生於苦海引含識趣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弟子經遲迷荒躭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眾生共取成佛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

答智藏

求空自關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足勝業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悵然岐路聯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疑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安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藏上啓乞歸故

答明徹

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移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雖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畢悽愴不復多云

○答晉安王　昭明太子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豔既溫且雅豈眞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史回八辨彌有玄府之致銀鉤金雲殊

得物邑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懌遲回乃悉此不盡言。

與東宮官屬令

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峰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楊云吊王規也杜詩淮海維楊一俊人本此○按楊本稱司空王規誤）

答湘東王

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遊籍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為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

與劉孝儀

賢從弟中庶孝陵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縟博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四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五

吳郡王世貞編

與晉安王　昭明太子

明北兖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去歲陸太常殂殁今茲二賢長謝皆海内俊乂東序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游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

為明山賓下書

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與殷芸

北兖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為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謂山賓）

諭殷鈞手書

知比諸德哀頓為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強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口具

與晉安王

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允當傷懷也此人物零落特可潸慨有今信乃復及之

與張纘

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郤縠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揮筆無次（謂張緬也）

與何胤

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

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方今㤗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夕老得從容每鑽閲六經汎濫百氏旣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答徐摛　簡文帝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以此慙惶無忘夕惕觀夫全軀具臣未嘗識細民困苦玉饌羅前黃金在

握吧訾嚛斯咨與自意亦復言羲軒以來一人而已見此良足長歎 按此書端爲朱异老姦釀臺城之厄寧無遺恨千載而下讀之如新

答湘東王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盡遊玩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卧疾極成委弊未堪執筆敬祖前遊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愍然失慮江之永矣緬然相思每得弟書輕痾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答廣信侯

仰承縱賞山中游心人外往而忘返有會昔言來物從務無由𠉀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 楊本作晉安王列之晉太誤

又

綱白闊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每憶華林勝集沐浴妙言下車以來義言蓋少影末波餘希時灑拂但暌違轉積興言盈臉願加亮納言不宣心

與慧琰

五陰消空韶光表節百華異色結綵成春道體何如恒情宜也弟子俗務紛糺勞倦特深睠然北領欽賢

已積事等饑渴仰望來儀敦遣此信無述寸襟

又

旱來雲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眷佇之深無時不積追往年之痾眷述即日之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遣承問佇有還書

答張纘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旆拂日時

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流
吟篇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答新渝侯和詩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
含超潘陸雙鬟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
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
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答南平王餉舞簟

灈龍之水文蹻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

九折出桃枝之翠笋綺欄霞舒製雲母之修竹南湘
點淚喻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與魏東荆州刺史李志

卿門世奕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
播越不及俱邁豈可屈志羶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
掃天鉞四臨海蕩電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剋是卿之
具聞也且僞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奸牝雞亂政
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壯
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㫖投昔人爲誡鄭蕭㫖

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歸簡

與劉孝綽

執別灞滻嗣音阻闊合璧不停旋灰屢從玉霜夜下
旅鴈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
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頗得暇逸篇章
從容文諷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桂棹先
征夕鳥歸林孤帆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邅迴但
離闊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與蕭臨川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
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黑水初旋未申十千
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
清夜西園眇然未剋想征艫而結歎望挂席而霑衿
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
青泥之封且覯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
歧路眷慨良深夌護波潮敬最光彩

與廣信侯

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極鷲山微妙

密藏於期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闢豈止心燈夜銑
亦乃意絮晨飛毎憶舉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
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多省攜手登臨兼展
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
此時足稱法樂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

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謝故巧不
可階裴亦質不宜慕王釋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
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

竟不精討錙銖校量文質有異巧拙終愧醜妍是以
握瑜懷玉之士入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
鄉而歎息

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眞草皆得似望城扉
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
廷中置之帳裏作楷銅鉤時懸欹案戢意之深良不
能已

答安吉公主

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來
靴轡旋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
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滕新奇
伏增荷忭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五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六

吳郡王世貞編

與武陵王　梁元帝

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玆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渙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歡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殘忍行若豺狼而以獷文飾之往往如此

與鮑泉

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與劉璠

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

答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

南康兄器宇冲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號師範用今方昔若吞雲夢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起猶冀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且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綢繆宮闈不過紈綺之歲離羣作鎮動廻星紀之曆志冀雙鸞之集遂切同鳥之悲松茂柏悅夙昔歡忭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與蕭挹

闊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息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恒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紱龍樓允膺妙選良爲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

後唯在茲日唯昆與季文藻相暉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上東宮古跡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曹喜之書莫不總萃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鷟之勢既聞索靖鷹時之巧又顯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烏頡魚頏表煬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禮向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髣髴空慕河門

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頗已鈌然北海
楷穎終成辦擬
報顏之儀獻神洲頌
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
鯁慰良深
謝東宮賜彈棊局
繹本悲遊藝彌愧拂巾鳳跱鷹揚信難議擬烏跂星
懸曾何勞旅進花木易工脩不工緣邊之法應遵細
栁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了相有錫聞於遂

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謝東宮賚柿
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
秋獻靈關晚實無以匹此嘉名方茲擅美
答齊國餉馬
名重桂條形圖栟谷襄陽地穴近來木易漠池水裏
遠訪猶難假匹龍媒聲齊騕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
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
金銜鞍揭鏤衢光含日月纓縈紫褸色麗雙絲方嗤

晉后悄乘鄭國之駟吏部曹君惟餉蜀王之馬
又
半汗而馳可以及日躊躇而跦可以追風赤菟之騰
聲的顱之濟主陳王有熠耀之說班生有纆絆之談
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
璧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謝晉安王賜馬
繹武媿仲都送蒙大驪之錫儒謝恭卿空頒名馬之
賚故以取方驂友自疋龍媒不待景公姚如齊書無

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感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
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驎猶深戀主矧伊伏櫪爾結懷
恩
謝東宮
伏承賚辟邪子錦白褊等者江波可濯豈籍成都之
水登高爲黯取映鳳凰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
穀色方藍浦光管靈山試以照花合燭銀之狀將持
比月亂含璧之輝
遺周弘直

遠在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縉紳無不間道王克巳為家臣陸緬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恒思吾至如堅歲焉松柏後凋一人而已

與周弘正

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寻子夏問西關而求伯起遇有今信方附相聞遲比來翻慰其延佇

謝賚車螯蛤蜊

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鷰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

答劉縚

昔經陝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游目枕中之記即用為枕帷前之帙仍可為帷對此自娛敬以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鐘汲而無竭復乖井養

答王僧辯

昔文康獻楠上有二子用今方古從有慙色今景之兇惡既稔凱歌之聲已及嘉瑞遠臻但增鰓慰 僧辯獻楠一蒂二十五子

下荆州

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劬屈志陳留比日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騎意既同魏侯致禮

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歎

答皇太子示大法頌　蕭綸

慈鋒欝壯妙辯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析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眞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網蓋幟開羅散關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凰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蔑如

與湘東王

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為藩屏盤固宗鎮壃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

戒子崧　　徐勉

吾清明門宅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謂此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暢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

定是誰室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節文也）

又

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閒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凡為人長妹復不易當使中外

諸紆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報鄧元起　　張沖

足下在後方在先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荊棘生焉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六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七

吳郡王世貞編

謝賜絹葛　梁沈約

素采氷華綈文霜絜變濟暑於閶闔起涼風於襟袖

上陶隱居

先生糠秕流俗超然獨遠列霓羽帶經塗丹霞方當名書絳簡身游玄門憑星夕臥望日朝飡而至理深微跂然難覩雖欲下風問道未知歟路若夫棲遲閒遠咀嚼璃芝出入清都所友靈聖循崖返跡無缺惟心

又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時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放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假仲長遊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既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敘會更共申析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

六時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甕莿或義單小辯莫不雕風煙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玄體妙凝神宙表蔭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正水之安流爰建三達十號之尊宗四辯八聲之妙極法身於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答劉繪

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中郎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宣王冠冕彝倫儀刑宇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比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敘謝令旨便是以禮許人聽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楊云繪請沈約爲竟陵王碑文約答書辭之後竟爲之今文選有此碑文當以此入補註）

報王筠

覽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

有餘慙孔翠群翔豈不多愧下情拙目每好新奇爛
然總至惟典已盡會昌耶發蘭揮玉服克諧之義寧
止筆賞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戀念昔
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
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閒日清覲乃申

答僧法雲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
殿内亦蒙勑答一本欣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
外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

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曆疑叙比展具
以呈也 武帝以范縝神滅論示雲雲作書與約故答

謝齊竟陵王賚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襦

繭以積絲成緑散繭騰花巧擅汾水之間價貴衆堂
之下氏受祿爲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覆
袖縕襦豈伊佰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與陳居士　王僧孺

雲波遼夐燕越數千行雲嚮術征禽難使用隔巾卑
未能捫札引領南望悵矣心飛

南越求士

此境三閩奧壤百粵舊都漢開吳列分星畫部風序
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嶽所産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
羽而已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有
陳元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望與稜懷仁抱義繼跡
前史

答江琰

猥惠嘉章用燭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嚮谷之
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管亭海

鳥以醇醪嘉膳棲林狖以榮楹曾拱荷非其實立有
驚怖況復以一離訴棄賓實滙然豈復能使一笥可
輕入廚斯引且登清奠于棄黃汙塗影析支爭塗再
揖其或蹲林臥石籍卉班荊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
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羹藜含糗果然滿腹寧有旙
旗貴客車馬大賓

辭南康王

尉羅栽翠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
方去五湖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跳寄心骸何

施眉目顧步高軒悲如霞委躊躕下席淚若綆縻倜儻
將為南康長史以下僚之蕩遣南司故辭王云

與何炯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為勞未能忘爾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巖綱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僩濡兕久不調以人何炯猶為記室丹致書以見意

與沈約　任昉

范僕射遂不救疾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與江革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吊樂永世

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竣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因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溺溺自辯餘息雖存視陰無幾終始之托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答何胤

得書知便遠追疏董超然高蹈輕棹已遥供餞莫伸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潸然久之

答皇太子　何胤

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悠來年齒衰暮荒徑樁梗緘默跧跋棲息丘壑秀木清潭於茲永已伏惟明察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

習猶留神六經降意百代闡承華而延儒雅掃黄閣而列文學胤無解頤之談屢蒙剪飾匪南皮之儔每荷問存銜茲汗朽罔知攸寘

答梁高祖　袁昂

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東國賤男了了食人之祿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躕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於心忘

其所屑誠推理塞猶懼威臨

答法雲師　王泰

一日曲蒙譏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人逕侹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垂示聖旨徵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永祛矇惑弟子王泰和南

答法雲師　韋叡

至理虛寂冥默難辯言有以無言無貫有妙於老談精於釋教辭炳金書文稽玉牒者上上道振宇宙明

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照有無之要巳覽遂垂以明論訓折臣下尊誘既深訓誨方洽凡在有心孰不慶幸蒙示天製謹加讀誦亦各雲消特兼懽忭法師果深昔緣因會今法離五慾而入八解去三界而就一乘復得預聞德音彌足欣讚惠告沾及戢佩寶深（史稱韋公不事佛此書當由畏梁主耳）

答法雲師　曹景宗

往告所宣答神滅救理周萬古旨包三世六趣長途於此永悟五道恒疑曉君發蒙自非鑒窮八解照併

十號排罔遁俗安得如此奉佩書紳敢違寢食法師識踰有境學詣無生揄揚之善煥如東里抜萃周環用忘所疾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七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八

吳郡王世貞編

與梁武帝論書　梁陶弘景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唯周喜贊夫以含心之爻實伺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中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沉朽不能仰讚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遒媚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法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

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以不啓

又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眞竊自信頗涉有悟箴贊過爲淪弱許靖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奬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皆兼復兩玩先於都邈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跡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辯惟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閒願仍以奉上

又

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節至二百七十餘許無已

又

第一卷中有雜跡謹疏註如別恐未允愚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㥽悖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塡卽餘條並非所唯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爲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爲不少前旨唯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

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否

又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㛹頭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又不識誰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二紙治廉瀝一紙（是子敬書亦是摹迹）後又治瀝貍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是摹迹右四）條非右軍書

又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十一條皆非甚合迹兼多没林於摹起難復委曲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懷幽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張書被油）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人所學非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欬方一紙（是謝安書）右十條非右軍書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任靜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翼張澄謝安書公家應有

又

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書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儒肌不沉泉夜惟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變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一機神寶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常日就輟筆反古歸眞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

启比世皆尚子敬書元常繼以齊代名實脫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黜湼而不緇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

又

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歎息皆竚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眞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月願得工人摹塡數行脫蒙見賜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來旨以黃庭像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

又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

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末年之譏阮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簏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否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覬

與曇鸞

去年耳聞音聲玆辰服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眞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竚聆警錫也

與從兄

仕宦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卽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朝奉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

○答謝中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淸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與其奇者

答虞仲

夫子雖迹纏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高岫飛霜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托形崇阜息影長林毋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谿而髮容難待自非齊死生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共憂

答趙英才

子絫學區中飛才旬外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茂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壠

薪并汲樂有餘懽切松煮术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閒

○答朝士

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雖然試言之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旣足表裏堅固河山可

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
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
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
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
功令滿亦畢竟滅矣

○訪陶弘景　梁朝公卿

嘗竊覩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
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
而昇金石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喝

其川岸請略聞雅說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八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九

吳郡王世貞編

與呂僧珍　梁裴邃

昔阮咸顏咸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非其類也
將如之何

辭餽遺　江革

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

與穆四　王樂道

出師頌絕妙古語借書一瓻還一瓻

與顧章　吳均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
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
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
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
豈徒語哉

與施從事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尺孤峰入漢歸
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

羅被徵信足蕩累頗物娛衷散賞

與朱元思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峯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經綸世務咸窺谷忘返矣

答昭明太子　殷鈞

奉賜手令并繆逌璪宜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

無情動不及禮但稟生尫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月亂玄黃心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葅桂之滋實聞前典不避梁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聖言思自補續如脫中延實由亭造

爲衡山侯與婦　何遜

帳前微笑涉想猶存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

謝晉安王賜婚錢　劉孝威

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平非垿之才偶同王粲聰言前事良以自慚曲降隆慈俯垂珍賜使使齎錢獲聚纁幣有資佩服寵靈殞越非報

謝賚藕

色華玉樹味兼瓊漿根出陽池開之童約子爲靈散得自莊篇楚后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水產莫敢相並

謝東宮賜淨饌

糜獻午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蕨棕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謝賚林檎

竊聞齊國止錫二桃遠至仙方裁蒙數粒豈如恩豐漢筵賜踰魏餐姹女數而僅通算郎計而方得生於玉井之側出自金膏之地上靈所貴下土希逢

謝南康王餽牛

雖復蜀守祠牛泰公怒特移王自所何氏瑩蹄無以
踰其勁力邁其致遠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逕
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承
奘於博陽

答劉之遴　劉孝儀

九冬有隙三秋暇時多游書圃代樹萱蘇若夫採壷
壷於湘紙閱微言於殘竹嗌飫膏液咀嚼精華不知
地之為與天之為蓋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牒搢管
聯冊纂茲英奇螢螢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
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滿耳豈莫藏山之名播
於士大夫哉

與何炯

許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皦皦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答郭峙

聞君子舊矣但人非豕鹿轉加遲滯波駛雨滯勁間
山川故無由交羽觴薦維佩覘浮雲以搔首臨清風
而浩歌變燧廻星亦云勞止

追答劉沼

劉侯既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職竟未之致也尋而
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
家得而示予者予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亾青簡
尚新而宿草將烈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
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
訓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
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
劒空壠有恨如何

北使還與永豐侯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埃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
迄屆氈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而毳幙難淹酪漿易
厭王程有限將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
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旋故墟人獲蒲桃歸種舊
里少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持蟹螯亟覆蝦椀㑹取朱
顏咯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楊云㑹取一本作未改）

上東宮

亾從宗遵百行無黜千里同志追碣宮陪宴釣臺從

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恭睞與善一旦長辭劒匣光
收壁碎符采躬摇神筆親動妙思雖矜想南皮書憶
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董此深仁齊茲舊愛

謝始興王賜花純簟

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
日煎沙香粉猶棄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謝晉安王賜柑

便得制彼金衣咽茲玉液甘踰萍實冷亞冰壺立消
煩餶頓除酩酊追嗤齊相進不郤之實逐笑魏君逢

裂牙之味

謝始興王賜柰

酒泉之實稱於王賦瓜州之味記自張文亦有太冲
嗟其夏成子建暢其寒熟潘園曜白蒸井浮朱並見
重於昔時而霑恩於茲日

謝豫章王賜馬

出自冀北來從東道僻越兩驂驅同八駿循坂且厲
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

謝始興王賜車牛

下官安於蹋屩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肯心慈遊
無涯矜垂獎飾無復辭載之朋將申共弊之美濯龍
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不能均響

答皇太子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
預覩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修未殫
寶笥顧慙先哲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
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與劉孝標　劉之遴

聞聞足下作類苑括總百家馳騁千載義以類聚事
以群分述作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吾
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
異書

上皇太子

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之言則山西餓夫東
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
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竊痛友人沛國劉瓛璡
横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陶梏郢都歸

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遊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
願鴻慈降茲脣藻榮其枯骴以慰幽魂冒昧塵瀆戰
慄無地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九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

吳郡王世貞編

與臨賀王　梁蕭子範

上藩昔佐於茲再忝河南雖伏自此重升以老少異
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貲

○答梁武帝　蕭子雲

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
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隷法言不盡意
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勅

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
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年研思方悟隷式始
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

謝裙襦　任孝恭

庭闈桑麻室客機杼床無嫚席衍靡懸衣值蓬巷北
郊厲飛南浦雪闇河陰冰生海岸而繩帶屢盡苦風
霜之切弊履恒穿踐泥沙之冱自憐袖短雖內手而
猶寒每恨衣輕徒斂襟而彌愴

為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

昔陸賈皇華定知交於南越長卿披綱通夷險於夜
郎傳美往書流芳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貂
譽既深承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是卽江山
間阻銜杯酹以何因容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業咸
儀門勒鍾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遂我不才無乘文
武濫私弗替應茲閫外麾蓋所臨實宣慈造足下剌
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俟高算

答湘東王　謝幾卿

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

渥陪奉游宴汎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蘭香兼
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
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
卩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摶雲易
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

謝東宮賚園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服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
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辯常願卜居幽僻屏絕喧塵
傍山臨流面郊負郭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

胥豪傑所競從佑好時必待使越之獎詞當可[illegible]
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
潭百仞前通通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illegible]
臘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蹄躞戶牖
不異登臨升降堦墀已窮歷覽

與陸襄陸晏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惟貴門喪寶實
亦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也賢兄子賢弟神情
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覩始無再問懷愴抱奈奈自

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獎謂陸昊公也

謝皇太子賚果然褥

狐裘熊席徒負舊名玄豹青猿未能適體嚴冰在節
朔飈結宇吹綸愧綏挾纊慙溫但勒非伏寢思重夜
覆遊媿經明坐叨重席卽榮循愧進退在顏

謝曆日　庚肩吾

夌渠所奏歲星既符鄧平之言錙銖皆合登臺覩朔
覩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
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此日爲年

謝賚棃

睢陽東苑子圍三尺新豐箭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因
粉水産自桐丘影連鄧橘林交乾㭰遠鷹中厨爰須
下室事同靈與有願還年恐似仙桃無因留核

謝賚菱

上林紫水雜巖藻而俱浮芸夢清池間芙蓉而外發
凌霜朱柄愧此開顔合露蒲桃慙其不倫

謝東宮古跡

仙巖遺轉入搨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晒

厨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
未損松鉛鵠反鸞驚之勢不侵湘竹必使酒肆來人
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謝東宮賚米

溢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肩吾入慙
振藻徒降雲櫩之松職濫便繁空掖家承之俸成珠
委地事重逢仙游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淑水滄流
不待監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誚文學之篇

謝東宮賚檳榔

無勞朱實兼荔支之五滋能發紅顔類芙蓉之十酒
登玉案而上陳出珠盤而下逮澤深溫柰恩均合棗

謝湘東王

味重新城香踰澇水不待侯沙同新淦之再熟無勞
拜石均遠倉之重滿前恩未答次渥仍流懸耀假以
故書裴楷慙其國賜

謝湘東王賚柑

傳名地理遠自武陵之洲族茂神經逸聞建春之嶺
王逸爲賦取對荔枝張衡制辭用連石蜜足使洋賓

非甜蒲萄猶餉

謝武陵王賚絹

鵠露宵凝輕絺立變厲風朝急冶服成溫

謝陶隱居賚术煎

綠葉抽條生於首峰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巖之下
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籙木榮火謝
盡採擷之難啓旦移中竊淋漉之劑故能競爽雲珠
爭奇水玉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還年
坐生羽翼臨洗丹井方覺可揖鄺縣菊泉無勞復汲

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鶩霍山共陳生爲侶
諸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謝陶隱居术蒸

味重金漿芳踰玉液足使芝慙明麗丹愧芙蓉坐致
延生伏深銘戴（楊本作沈約似誤）

答湘東王示忠臣傳　王筠

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惑昔淮南鴻
烈事無的准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傭爲片
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

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與劉溉　殷芸

哲人云亾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托

與智聚　王暕

遜聽清規其來有日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
下筵餐承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岫川途
不遙翔鷺之濤風烟相接必願振忍辱之衣赴翹勤
之望（僉子作齊非）

答貞陽侯淵明　王僧辯

嗣王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倘能入朝同奬王室
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

答許亨

省告承有朝援良爲德舉鄉楪尚惇深文藝該洽學
優而官自致青紫况久羈駿足將成頓轡匡輔虛闇
朔寄實深旣欣游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栖鵷常以增
歎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升差自無愧且卿始
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
復來翰姝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寧

限城闉存顧之深荒慙無已

謝賚合心花　弘夜姝（梁元帝妾）

夜姝昔住陽臺雖逢四照曾游灃浦慣識九衢未有
仍代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
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官之恩有志嘗能
無期投閣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一

吳郡王世貞編

遺虞荔　陳高祖

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廷維新廣求英雋豈可棲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

與虞荔　文帝

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務而刻迹丘園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耶必願便爾

假裝且爲出都之計唯遲披覿在於茲日

與智顗禪師　宣帝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爲弊

與智顗禪師勑

解夏非遠秋水乘流賜答來期必當無爽用茲歎喜

楊云禪師請禁海際捕魚滬業帝勑答之

與江總　太子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服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熱甚帖　伯智

熱甚汝習讀爲勞吾疾劣遣不具

與智顗　徐陵

注仰之心難可敷具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遲復存旨

與周弘讓

仰披華翰甚慰飢緒承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雖復考槃在阿不爲獨宿

與楊愔

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

掩泣夜萬緒而廻腸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路孤墳恒表鄉思之夢

上皇太子　周弘正

頃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使無爲之化復興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與豈不盛與簡文帝也

弘正在陳傳故載此

答王褒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來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値邕熙並懽衡泌茲琴促坐無乏夕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惕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平生難爲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鴈頳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但寄相思搦管操觚聲淚俱咽

與子　周弘直

吾今年已老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

與顗師　柳顧言

猶自巖藹未即祇覲望雲延顧珍納行人今返辭豈宜具

答尹義尚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雀而無遂神游

漳水與金鳳而俱飛弟留連河北義等周南僕此殊才實可傷歎吾晻嵫既暮容鬢凋朌風氣羸留砭藥無損追唯疇昔共備行人家國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管千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歸鴈銜蘆多歷寒食端言念此如何可忘

答陳高祖　蔡景歷

走賤妾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慙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等衡門衰素無所聞達自賜九遷屯天步艱阻亟隣危殆備踐薄氷今王道中興懸憂啓運獲存微命

足爲幸甚方歎飲啄是謂來蘇

與沈炯　　張種

虎丘山者吳嶽之神秀者也雖復峻極異於九天隱磷殊於太乙衿帶城傍獨越衆嶺控繞川澤顧絕群岑若其峰崖刻削窮造化之瑰詭絕澗杳冥若鬼神之髣髴珍木靈草瓊林碧葉飛禽走獸茂義脩仁是以歷代高賢輕舉栖托梵臺雲起寶刹星懸自非玉牒開祥金精蘊耀豈其神怪若此者乎

答張種　　沈炯

三江五湖洞庭巨麗寫長洲之茂苑登九曲之層臺山高水深雲蒸霧吐其中之秀異者實虎丘之靈阜焉冬桂夏柏長蘿修竹靈源祕洞轉側超絕遠澗深巖交羅戶穴 按此二書存吳中故事聊爲錄之

與兄子秀　　陳暄

但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墓道足矣述營糟丘吾將老焉汝無多言非爾所及 此節文也

朱方帖　　無名氏

朱方風土異宜流金在節攝衛多不調適每有劣然眞在歲陰必期展覲

吳郡王世貞編

魏世祖

與宋文帝

自天地啓闢以來爭天下者非惟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疋并氈藥等

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未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

賜王慧龍

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

高祖

賜彭城王勰

每欲立一宗師爲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勅仍執冲遜難違清挹往再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朝補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鉞罰汝躬綱維相勵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

賜元彧

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義

賜任城王澄

王康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勅付應以成君子大哉之美（澄得私遣馬以驗表上之故答）

戒咸陽王禧等

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皆可修身愼行勿有乖爽

賜廣陵王羽

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沔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梗勢臨荆徐聲過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愼汝儀勿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戒

歟

賜北海王詳

比游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政風猷爾是禁旅

遺南齊將軍曹虎

神運兆中皇居闢洛化總元大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爲兩上之隔幽顯含嗟人靈壅泰且漢北江退密邇乾縣故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闕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憂頓長沔

機勇兩缺何其嗟哉比乃欲造卿遏宄未果且還新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修爾略以俟義旆

賜王肅

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月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勅

與劉杲

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illegible]學欲罷不能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一笑耳

賜太子手書

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絜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每請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百年之後聽其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也

世　宗

賜元英

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略宜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算雖方叔之制荆蠻召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如

也新州初附安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

勞元英

知大摧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壒聲被荒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驅吳會翦拉遺燼截彼東南也

與彭城王勰

恪奉辭暨今悲戀感咽歲月易遠便迫奠冬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頓違至德出蕃累

朔荒馳實深ム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顧父來望必當屆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

又

恪言奉還告承猶執沖遜恪實暗寡政術多批臣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希清尚也便願紆降時副傾注之心

賜安東將軍邢巒

知大戡醜虜威震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壒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比者宿豫陷殁淮

陽嬰城凶狡猖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滅長鯨大憝千里折首殊勛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窊盪乘勝掎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恁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算

答裴衍

知欲養痾中岳鍊石嵩領棲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

答高歡　武帝

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典之戍送相州之粟追齊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别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溫子昇之辭也

答令史張普惠　元澄任城王

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耻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乘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内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宜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王功衰在身欲集文武於北園馬射以普惠之奏記而意納其言乃託辭以自罷也

遺公卿百寮　元　樹

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臣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乂本名夜乂弟羅實名羅利夜乂羅利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

與知故　元　熙

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顏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

率民兵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媿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

遺楊佛嵩　許　謙

慕容無道侵我疆埸師老兵疲天亾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勛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二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三

吳郡王世貞編

與李神儁等　魏王誦

盧寇軍在此時復惠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名盧義禕

喻青州刺史沈文季　慕容白曜

夫見幾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

與高允　宗欽

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慨尚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造京師比公私理異晴咨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音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爛椽奮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

規舅崔亮 吏部尚書　劉京安

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士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材行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

臨終勅子姪　崔光

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

夫復何言可速我還宅

報刺史李崇　裴絢 揚州治中

比因大水顛躓不免羣情所逼推爲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將士

答親識求官　甄琛

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於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

報爾朱光天　賀拔岳

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
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間自相猜
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鎭關
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
可以克全

與宇文泰　賀拔勝

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
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
耳

答崔謀求麋角翎羽　李繪

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下海下官身體
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遺張普惠　杜弼

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昨承
胡司徒第當面折庭爭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
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纔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
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
裁此白　普惠持議太后父不得贈太上公

與邢卲

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
師聖物各有心馬背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衣何
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

辭邢卲冕　袁聿修

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
不貽厚責

答袁聿修　邢卲

老夫匆匆意不及此敬承此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淸

郎今日復作淸卿矣

遺辛術

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
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上高歡　劉晝

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
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
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　桉云
桉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雖何悅存須臾以後佛生惡意不與菩薩不可

托佛倚法而亂人俗以損天胎地獄之設彼惡得不自入哉（妄度據此則尼之醜行固亦佛法所惡也奸僧宄梵）

與鄴中諸貴　北齊神武帝

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尊貴親暱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

與清河王　文襄帝

叔爲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嫌而納之

遺李元忠

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淸德也

與武成帝　昭帝

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

遺李槩　崔瞻

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答陸士佩　陽斐

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隤牆填塹亂以收罝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祗足昭其愆戾也

與陽休之　祖鴻勳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

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淸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照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

遺郎基　潘子義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郎謂人曰在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事惟）

樵令寫書潘故云

答潘子義　　郎基

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與王昕　　邢子良

賢躬彌郎意氣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咏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憂其不進也

與達奚武　　斛律光

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

遺楊歆　　高湝

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氣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亦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

與陸令萱弟聖達　　祖珽

趙彥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四

吳郡王世貞編

責侯莫陳悅　　後周太祖

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狠妬聖嫉賢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黨同戕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靦面目專戮遂旨罔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

賜公卿

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

賜都督李遠

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嘗校獵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虎射之鏃入寸餘太祖聞而異之）

與荊州刺史長孫儉

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

下再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為而已未有如公刻身伐己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

又

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

賜岐州刺史鄭孝穆

知卿位職近畿留心治術凋敝之俗禮教興行版亂之民襁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慙德

與行臺王思政

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否（宣猷崔猷字）

與唐永

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縱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

勞達奚武　　高祖

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峰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於懷今賜公雜綵百匹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

遺梁都官尚書沈重

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下賓復潤於荊陰前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來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介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謝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涪始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為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蔚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

答沈重乞還梁

開府漢南杞梓舜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束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祗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

報子　宇文護母閻姬

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宇文護母閻姬等先以兵亂沒齊齊欲通和爲母作此

報母　宇文護

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

負媿神明霈然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傷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

與高湝　宇文憲

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汚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

復王思政　崔猷

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州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充斥徑至城下輒以愚情權其利害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治所潁川置州遣郭賢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

戒子　韋夐

昔士安以蘧蒢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

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

遺周弘讓　王褒

南北姝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攝衛惟宜動靜多豫弟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

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惕日類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游空思鞏洛灞陵南望惟見長安所媿書生之魂還依舊里射聲之鬼無恨他鄉浮雲在天遐無由矣會見之期長無日矣援筆覽紙龍鍾橫集 褒以江陵之難仕北

謝賚馬

漢時樂府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僊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應驚香氣

謝趙王賚米　庾信

比陋巷簞瓢楖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蟄鷰於寒山仰賚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信亦以江陵之難仕北

謝趙王賚皁羅袍袴

懸機巧緤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衿冒廣厦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謝趙王賚雉

夏翟秋飛江鄉春潤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賈大夫之妻已應含笑仰賚中厨來供下客山川遥遠口腹知恩

移齊國　邊將

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曰班師係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職矣罔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爲惠不終祗增深怨 宇文護書既至齊更致重報往復再三終不發遣因令有司移之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四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五

吳郡王世貞編

賜李穆　隋高祖

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

賜梁睿

公英風震動妙筭縱橫清盪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爲盡善

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誅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

賜源雄

公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別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藩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

賜元孝矩

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令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

又

知挽議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徙節涇郊養德臥治也

賜晉王

此二公者深謀大略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謂賀若弼韓擒虎也）

賜賀若弼韓擒虎

中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

賜張照

初臨四海思存政術宥齒名賢實惧勳佇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

遺韋洸

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擊威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

遺雙林寺僧

敬問婺州雙林寺慧則法師朕尊崇聖教重興法典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志法門專心講誦宣揚妙典精誠如此深副朕懷既利益羣生當不辭勞也猶寒道體如宜今遣使人旨宜往意

賜田德懋

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

與梁主蕭琮

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思自力諧輯內外親任才良聿遵世業是所望也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埸之間猶未清肅惟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爲國爲民深宜抑割恒加饘粥以禮自存

遺史祥　煬帝

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較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衛寇

盼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俛仰不遂每一思此我勞如何

賜史祥

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略其孰能與於此耶故聊示所懷亦何此

賜徐則

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

沖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术棲息煙霞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廷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入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帝時爲揚州總管）

與崔賾　楊暕

足下博聞强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

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

與王貞

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飈陵霄偃掌方承清露想攝衞攸宜與時休適廚笥滿屏宜條楊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摛詞眷言高遊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托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今遣行人具申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饑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

答齊王暕　王貞

屬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昃歸來反覆心灰遂寒曾謂橫議過賞虛塵席覽枉高車以載屣費明珠以彈雀但以積年沉痼遺

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

除詹事謝東宮　江總

庇身修德濫跡端形陳蘿故葛攀附不涯解角蛻鱗超踰非次方辭璽書親收渥澤

與子弟　韋世康

生因緒餘夙沾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除方岳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

栖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今世穆
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沖復要遠任陟屺瞻望此情
爾切意欲上聞乞遵常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與言
遠慕感咽難勝

與張衡　　房彥謙

并州之亂變起倉卒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
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
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身自滯於杜石見知方
當書名竹帛傳芳萬世寢莽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

時須存謇諤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
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愚誠野人想誓不知忌
諱

臨終與弟訣　　陸瀹

自釋耒登朝於茲二十三年矣雖宦非聞達而祿喜
逮親庶保期願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薦臻
兄弟俱被奪情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貫氣摧魂
者也瘵已豐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
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

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遣已有書并得與汝面訣忍死
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
何言

與牛弘　　王孝籍

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廪賞不沾賣首爲之
田供釋之之費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遞闕
關山超遠鬱鬱爲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
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子無
徵齋恨入冥則虞卿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

爲之不樂也情繫拳拳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
離朱所不見況淪東觀悲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
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倘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
愁之餘屬離憂之詞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
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願少加憐憫留
心無忽

答皇太子　　史祥

行人戾止奉所賜況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
層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幙穹艦之鄉俄聞九奏精駭

恩越莫知啓處祥自忝釋褐載離暑寒身在邊陬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啓路思托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潸結

答董景珍　蕭　銑

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徼福於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哉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六

吳郡王世貞編

上世尊　維摩詰

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敬問無量興居輕利游涉康強少承福慶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忍界施作佛事令此懈廢之人得弘大意亦使如來名聲異聞

與行郷僧　西竺千歲和尚

三峨高出五嶽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楊云震旦一作眞丹音義同

辭石虎　佛圖澄

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儀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

謝勞問

賜月和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遐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至十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悵良無以喻

答王謐

昔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

檀越既履順而游性重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之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以得之爲復酬來信耳

與鳩摩羅什

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日殊域越自外境於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頃承懐寶來遊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增其勞佇夫栴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且滿願不專美於絶代龍樹豈獨擅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坐爲着之

重與什

日有凉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不傳不虛衆恨何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

三答什

欲令作大智論序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巳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懐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

答盧循

捐餉六種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楊云愼按盧循以茶藥六種餉遠公書稱范陽盧子先叩首遠答之云云循書稱字佛也或曰此賊叩首和南非佛也已自稱字而斥人小名自是東晉澆薄之風耳循曾以益智粽餉劉裕何此賊屢辱益智耶○按裕報以續命湯便是英雄一技）

與辛中舍　法琳

乍覽璚章用袪痾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蘊蓄懐袖不覺紙渝字故

答慧遠　鳩摩羅什

鳩摩羅耆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詞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絶傳譯來說麄述風德比如何必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凝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言通好因譯傳心豈其能盡粗訓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着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罐可以備法物數也

什并遺偈一章曰既已捨染心樂得善摽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誕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答報以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乙揆詞林之藻則慧似經通關佛日之規則鳩爲本色要之彼勝耳

與慧叡　

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裁以入絃爲義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

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

答劉遺民　僧肇

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復欣若暱足

答支道林　深公

對涼風戒節頃當何如

未聞巢由買山而隱林從深買印山作答

答郗超　道安

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爲煩

與道安　竺法泰

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波奄復多年其淸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

與道壹　帛衍猷

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峰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

與傅玞　玄暢

貧道棲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諠所以遠託岷界

卜居斯阜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瞻九界以去年四月創功覆簣輒疏山讚以露愚抱

辭劉善明舉秀才　僧儼

此日之事爲可聊作一槳不謂恩旨綢繆芳音驟届勞謙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媿汗交集然鄙志區區已備前款願貸愚執賜遂陋襟

與周顒　智林道人

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歎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

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
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
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
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

上梁武帝　傅大士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
欲修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
著爲宗亾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
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

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
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傅暀馳書

致玄奘　智光慧天

今共寄白氎二雙示不忘心路遠莫怪其少

答西域智光　玄奘

苾蒭法長至蒙問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摧割不
能巳巳苦海舟沉天人眼滅法師夙承雅訓叅升堂
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何奈何願自裁抑昔大覺
潛暉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化毱多闡其嘉猷今法

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惟願清詞妙辯共四海而恒
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

答西域慧天

辱書敬承休豫用增欣悅又領細白氎兩端讚頌兩
夾來意既厚愧無以當昔因遊方曲女城會此立大
乘之旨彼竪半教之宗往復之間務存正理廓護人
情輒生凌觸罷席之後尋巳豁然今來使猶傳法師
寄申謝悔何懷刃之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堅操遠
後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勗良規闡揚正法至於理用

言表無越大乘意恨法師未爲深信所謂耽翫羊鹿
棄彼白牛賞愛水精捨頗胝寶明明大德何此惑之
滯歟壞器之身浮促難守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
使臨終方致嗟悔

啓唐文皇

玄奘少踐緇門服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
從俗無異從流之舟使棄水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
令腐敗也

上高宗

玄奘拙自營衛冷疹增動幾至緜篤始辟昭運天恩矜愍降以良醫針藥纔加應手而愈駐頹齡於欲盡反營魄於將消顧循庸菲屢荷殊澤施厚命輕罔知輸報惟憑慧力庶酬冥祉

又

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惟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竊承此州嵩高少室嶺嶂重疊峰澗多奇含孕風雲包蘊仁智果藥豐茂蘿薜清虛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等寺皆跨枕巖壑縈

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也實可依依以修禪觀兩疏朝士尚解歸海巢許俗人猶知栖箕玄奘出家爲法翻滯𡨋中清風激人念之增愧帝答書略云知欲晦跡巖泉托慮禪寂仰挹風徽實所欽尚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儔智皎心燈定凝高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空寂可舍豈獨少室幸戢來言勿復陳請

上唐文皇　懷仁

昔韋文休見二皇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書也若夫天鋒秀拔頹鬱遒健該五賢之總體盡先哲之多能爲毫翰之陽春文字之寡和者信歸之於聖也

與律公　懷素

鴈蕩山自古圖牒未嘗言山頂有大池相傳爲鴈由石下二潭爲龍湫山南有芙蓉峰下有芙蓉驛西竺經諸矩羅尊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爲花名

召玄覺大師山居　朗禪師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遊石室巖前拂巾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

名花異果蜂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儻有寸陰願垂相訪

答朗禪師　玄覺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何如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慎節操獨處幽栖泯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闃然獨宿孤峰端居樹

下息繁餐道誠合如之

答圭峰　　清凉和尚

領大教旨趣悽然心納吾自講以來或面言心受展轉分照盈乎異域然伯牙絕絃仲尼傾蓋亦藉形骸矧乎不面而傳意猶吾心未之有耶非悲聖力必假宿因當自悲耳輸王真子可爲喻也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七

吳郡王世貞編

訊上元夫人　　西王母

敬謝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吾致以愆面吾久不在人間實爲臭濁然後時可游望以寫思念客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蹔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

答西王母　　上元夫人

阿環再拜上門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繫無違省香至奉信聞命之

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敕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蹔去如是當還還便來席顧蹔少留

報麻姑　　王方平諱遠

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安此想姑能蹔來語不

答王方平　　麻姑

比不相見忽已五百年餘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按行蓬萊今便蹔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

別蘇林　　涓子

吾餌术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游名山看望八海回翔五岳休息洞玄藥林草之垂條與鳥獸而相激川瀆吐精丘陵蓊鬱萬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玄鯨靜心山岫念真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衞辰轉六合無所羈束寧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宴樂中仙不求聞達今卒被召上補天位徘徊世澤惆悵絕氣吾其去矣請從此別子勉力之相颸室也

答桑轎

吾子來問云有死亡而復有神仙者事兩耶子不知乎言固可兩有耳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有松柏之倫芝英萍實竹嬰戒火長生不死者何怪乎仙耶

與張儀蘇秦　鬼谷子

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按此非全文楊所裁耳

與太極官僚　姜叔茂

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飈轎宴于句曲唇言永歎徂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

示許長史　右英王夫人

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夫蕭蕭者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能仰飛空同上雲玄之涯否道易聞而患不真書易得而患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蓋真仙比肩也我亦無咎於不能為者心不定而欲書將欲沾之哉意不往而求真似欲術之也願告

又

含仁守慈發拔幽憂單心慈誘栖神靈境者許長史其人也所恨在於應物速招真急耳夫浩虛挺應乃可守雌巳求故當能守之守之蓋易恐亦妄無不可耶

又

遺滯愫賴窮行德不亦甚佳乎不患德之不報所患種福之不多耳此一行則似乎福田也萬事云蠢可觸類矣

示許長史　紫薇夫人

夙生之機得失之會蓋更切耳何不遠存玄味犹虛標流乎求之近感應更賒也此亦入失之路耳想體尚高韻不細求之於毫末矣

示許長史　茅中君

玄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自分必能鵬飛辰阿雲扇靈元高振玉宇攜轡秀真可謂逸乎其奇落絕之視也於是洞陰之宮內臺下觀鳳無羽琅之鼓草無璅金之流響雖渟光正明動回五象固乞屈

之夾觀小天之浮景耳何足結卿司之至念紆蘭真以將汜耶肰鑒無不應圓想必通所以輿詠事外迹亦竝市苟誠之所企吾無隱也想善建重離之明以期於必遇之會皓清明朗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等有歷額下風矣弘之而已

又

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沾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上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溉耶子其祕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

又

八月八日書云謹操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目接温顏耳聆玉音此語為求道之甚急也得近書具至心可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宫又書不應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書疏亦甚為班班停之如何此書疏慎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靈山崩之罪大也

答許長史　中茅君

昔累得書見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景衰頹待老中夜慨歎莫與酬諮夫誠感有在亦得之無晚也次書告有年之志疇昔之好恒願真人稟受要訣靡接容景親奉徽音夫懃未上徹精未廣登真要之驂未可豫及也

又

吾發自玄授金闕素名誇邁世跡超登清虛何玄標之眇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剋已洗心沐浴芳流若能

斯者今其時矣未書云厠聞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
造閬圃東遊玄洲不爲邈絕矜而誘之引而致之是
謂言貫于心良可啓矣伇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
跡未闢內眞是以雲車靈轅相適猶遐

示許長史　小茅君

近不得以疾篤告者我慎法之故且世人知未病之
因必泄三官之禁則累加漏身增瘵絕疾今何乃用
憂之甚耶名身誰親蓋宜思之

示許長史　保命君

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眞豈若守根淨冲栖研
三神所以彌貫萬物而玄同鏡寂泯然與泥丸爲一
而內外均福也可示虎牙

又

衰年體羸多爲風寒所乘當深順養晏此無事上味
玄元栖守絳津體寂至達心研內觀屏彼萬累蕩濯
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憂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
甜靈空洞存心澹泊纏綿亦弗能達也漁陽田豫曰
人以老馳車輪者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

人也以此喻老胥好行來屑屑與年少爲黨耳若今
能誓不復行者則立愈矣如其不爾則疹與年階可
與心共議耶隱居註引豫言欲長史去官也

示許長史　定錄君

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勸也况復求之於無涯耶
假令東山忽有石髓磐結紫芝映林夜光煥燭燕胎
曜峰靈津肆斷衆眞羅吟人人往者皆得掇玄華而
揖玉脥對天仙以散想也將必相與把臂太虛駕絡
卿雲矣未審子當力赴此二日蹔游山澤不將故以

官私自切不獲一果耶今之所爲懈難者蓋闇推於
有無之間耳以無期我我亦無也空中有眞子不覩
之不可謂罕彷彿矣所望在於不褰裳耳

上司命　許謐一名玄

欽想風流託心靡景覬以從昧鄙忝素彰思自策勵
沐浴陶冶濟否之階幸垂眷逮耳

與王羲之　許玄字遠游

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
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楊云東坡詩倘容逸少問金堂更與嵇康求石髓用

此事也

與長史　許邁（即遠游）

聞弟遠造上法偶真重幽心覩靈元氣陶太素登七闕之巍峨味三辰以積遐詠明霄表積洞九玄此道高邈非是吾徒所得聞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始得遊者常險乎將失遐覩於勤神歸精極用心待真招之須臾若念慮百端狹以營道雖誦百年亦無冀也

又

芥子蕭蕭其可羨也各不自悟當造此事芥獨何人

享其高乎師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真在於此舉也吾方栖神幽室蔭形深林采沂浴之幽芝掇丹草以成真矣昔約遐成當還詭信雖未都通徹粗有髣髴亦欲蹔偃洞野看望墳塋不期而往冀暫見弟因循簡略臨書增懷映謝（映遐之小名也）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七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八

吳郡王世貞編

告右英王夫人　許穆

昔因華氏糸白書敬靈道高邈音響冥絕仰瞻九霄注心罔墜矜逮不遺特蒙訓告雲華曼暢玉音粲發誘道恂恂啓悟丹至至於水火之戒冰炭之喻則然照豁敬承清規務損之又損以至於死灰也歎覺悟之不早恨知幾之將晚用火之言其旨顚微思之而類良迢愧悚

又

昔憑鞠華氏弟輒獎勸賴其有成得見陶冶而舐咏華競路遐不篤恒欲與盡清閒使意盡言苦而已遐何不同密言難遇然哽咽之懷要欲獻其丹款耳不審故可復有冀否（真仙初降華僑僑漏泄得罪）

又

穆惶恐言仁愛之至猥思新詩雲蔚綺絡金聲玉粲誠翰林之奇秀華錦之盛肆也義類淵微仰覽無射佩之丹心奉以周旋功德淺觸冥報已重稱田之喻

敢不自勵憑託欽歡情若山海動靜啓悟望垂欽象

又

穆惶恐言沉滓鄙俗流浪塵昧罪與年長愆隨日積幸遭玄運靈啓其會披散氛霧朗然達觀真靈清秀並垂戒悟猥辱文翰華藻成林金聲玉振規矩有章父子凡微何以堪荷夙興策勵不敢怠惰顒顒傾注言不自暢

又

穆惶恐言逢遇玄運得聞宗告每事將順啓悟胸心

仁蔭纏綿仰感罔極至於始終之分天然定理樂生惡死人情常感哭泣之哀奔臨之制內以叙情外以順理賢𠊓所守莫之廢也穆內雖修道外故俗徒未能披褐山西帶索獨往不得不叙順情理允帖內外一旦違之既恩情未忍亦懼傷之者至矣

又

夫人之言宛而附情弘道長敎可謂遠矣輒當奉遵告敕使哀不至傷哭不過慟栖遁任適不敢有違謹白

又

穆奉被音告頻煩備至仰銜恩潤光華彌煥披覽欣慶感荷罔極真一之雖其道玄遠妙出祕領穆愆穢未蕩胸心滓濁精誠膚淺未敢預聞南真哀矜去春使經師授以方諸洞房步罡之道八素九真以漸修行不敢怠懈九真至須幽靜人事錯雜然在未專耳昔人學道尋師訪友彌積年載經歷山岳無所不至契闊險試備嘗勞苦然後授以要訣穆德薄罪厚端坐愆室橫爲衆真所見採錄鑒戒備至啓悟非一去

人有言非知之難其行之難夫人垂恩所賜自可徐徐移東山然後親授道之來也不計遲速恩之隆也何限蚤晚命使願告敢不上達謹白

上茅中君　　許穆

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之別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中官府曠大爲宜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包山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得入此宮不爲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

在何處愚昧冐啓懼有干忤

又

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爲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在遲速之間不敢悒遲

又

告書疏班班欲停如何凡書疏之興所以運達意旨旣蒙眷逮親奉覲對司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其運沐浴聖恩復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不審右

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今在何處內人喁喁爲欲知之

上長史　許玉斧

甌茗即至願賜檳榔斧常須食謹啓

奉許長史　楊羲

自隔暉塵行已今日東眄雲漢渺先言隕伏想玄宮融和所莅休宴時乘八風平蕩滓翳六天攝威消滅魔氣願使眞正之信流行三元玄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臨發頻頻想夢所見贈惠手迹爲信旣感冥通銘德之厚倏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卽疏記所夢密呈

又

先昨亦得車問想當不審且以施恒自非研玄貿精有凌霜之幹者亦自然之常也

又

此間故爲清淨旣無塵埃且小掾住處亦佳但羲等還不得久共聞耳尋更白

又

奉告具諸一二動靜每垂誨示勞損反側

又

承撰集得五十許人又作敘眞當可視乃益味玄之徒有以獎勸伏想慨然義聞似當多此比頻慕當倒笈尋料得者遣送謹白已具紙筆須成當自手寫一通也願以寫白石耳勿以見人

又

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傳如爲清約輒寫嵇所撰季主事狀讃如別謹呈

又

季主學業幽玄且道跡至勝乃當在卷之上省也東卿君大歎季主之爲人又羨季主之高沖矣承撰集粗畢極當可覩未覩華翰頃以欣歡承覲一二謹白

又

義白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舜華補云皆于述古封禪亦七十二人）

又

仙傳猶未得治要當待東卿至乃委曲耳昨日更委曲再三讀之故爲名作益以慨然

又

義白昔得小掾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然此遍左邊虛妄之說是故不復稍說耳自當以此物期之甲申也諸所曲屈筆不能盡謹白

又

奉告承尊體不和餘疹連動懸情灼想當偶爾行損承欲章書自陳亦足以斷注鬼之害也夢悟亦不可尊信惟當以心鎭之耳尋復平承楊義頓首頓首

又

情兼無以喻懷尋省來告粗承同之僕尋往相見近矣比者翹注良不可言給事安和（即長史也）以十九日南州二十二日當還功曹已入昨相見慰懷（掾虎長兒小名揆者）方爾悠悠未卒歸也將琴絃之陰德乎聊當一笑（琴絃事出彭素經）

又

乃遂送來將供洞齋之備耶若君遂研玄鏡澄靜上意在深林之中遯人事之跡使此物之來卒無緣也於今遂耳誠理盡備矣（洞齋即大洞齋法也）

又

故服餌不恭草生此物易尋想數尋玄水之處道遙也僕此月必往敘其不久（餌南天燭也）

將昇化別親故　　謝自然

寄語主人及諸眷屬但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併諸善心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原之鄉即與相見

遺趙無邺　山陽侯使　神

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嘴鬈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黑姑

報劉聰　猗尼渠餘國　神

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獻指使姜知古　趙　否　鬼

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被髮叫天有怨必伸無道則見流於往史載在前文否一介遊魂九泉冈象德不勝鄉隣不勝人無廟貌於世間遂湎沉於泉壤自蒙天譴使掌冥司伏寀渤澥高公令君毀否墳闕否謫居冥府天賜作城平生無戰伐之仇邂逅超誅夷之罪得不撫銘旌而憤志托飢翰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鑒特於萬難免此一坏倘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高駢發古冢取甎發成都羅城鬼見形獻書

與子節　蘇

吾性好愛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覩邙山上樂哉乎為代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攻塋買數畝地便自足矣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九

吳郡王世貞編

答李密　唐高祖

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顧此中原鞠為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盡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

勉茲鴻業

賜許紹

昔在子衿同游庠序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闊累葉同之其間游處觸事可想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曩好爰自荊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糺合賓僚踰越江山遠申誠款覽此忠至彌以慰懷

賜李襲志

卿朕之宗姓情異於常家第侄並立誠效公又分遣胥領申諭諸州情深奉國每所嘉歎不能已已令並入屬籍著於宗姓

賜李靖

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

遺竇建德　太宗

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復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才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後悔難

追

答薛收

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戒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鋌以酬雅意（帝時為秦王以收諫獵故答）

與薛元敬

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驅驅經略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悼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

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循撫以慰吾懷謂薛收也

賜李靖

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

賜太子

數年來每有征動雖復事非爲己尤恐下有怨咨所以廢甘泉之游屢憔金之弊寧可違涼忍暑不能適己勞民想汝誠心惟吾是念省受潸然善自將愛遣此不多哥哥

賜李大亮

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惻覽用嘉歎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若一

又

公事之閑宜尋典籍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爲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賜大亮荀悅漢紀

賜魏徵

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

賜魏王泰

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東觀石渠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

賜褚亮

昔年師旅卿當入幕今茲遐伐遂已懸車倏忽之間

移三十載眷念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于朕不惜一兒於膝下耳

答劉洎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誡吳王恪

汝地居茂親寄惟藩翰勉思橋梓之道善侔閒平之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慎宜自勵

志以最異日汝方違膝下懷戀何已欲遺汝珍玩恐
益驕奢誠此一言以為庭訓

與王遠知

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充粹屏棄塵雜栖志虛玄遊邁
前烈聲高自古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
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勑不違高志并許
置觀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屆江外所營構宇
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

與滕王元嬰　高宗

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與王下上考以愧
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與言
及此懸歎盈懷

與叔書

叔藝蘊多材慈深善誨嵩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
之工尚其比來復變飛白昨故戲操翰墨聊以示嵩
懸六文之麗則異五際之芳詞忽往來書談飾過實
顧惟發跡豈敢當仁披覽循環祗以增愧故斯表意
餘不多云　按黃長睿辨為高宗頗有據故列此

賜魏元忠　中宗

衣錦晝游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茲辰

賜武攸緒

王高標夔尚雅操孤貞草芥貂蟬錙銖纓紱逍遙林
壑傲睨箕潁有年歲矣長望高烈思滿風烟駐蹕看
巖追尋大隗鳴鑾崆峒詢訪廣成機務殷繁有懷莫
遂今遣國子司業杜慎盈以禮命徵辟揚夔龍之節
虛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豈以黃屋之貴傾
彼白雲之心遁變之玄希從降志延佇朋闔若在汾

陽

賜寧王憲等　玄宗

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
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

又致寧王疊座手書

一代兄弟一朝存歿家人之禮是用申情與言感思
悲涕交集十數年間棣華凋落謂之手足唯有大哥
今復淪亡眇然無對以茲感慕何恨如之厥初生人
孰不徂謝所貴光昭德行以示崇高立德立名斯為

不朽大哥事跡身殁讓存恭維緒言悅焉如在寄之
翰墨悲不自勝

賜宋璟

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

勞解琬

頗斯側景頗言勇退章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脫屣
歸閒拂衣高謝冏可以激勵頑俗儀刑庶僚永言終
始良可嘉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頤

賜席豫

覽所進寘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

答張九齡等

兄弟之喪人倫所重哀廢飲食禮訓有變雖欲自抑
有如此情（時薛王業上減膳故）

又

項賜扇聊以滌暑卿立賦之且見情素詞理高妙詳
之久矣然佳彼勁翮方茲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
當也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九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

吳郡王世貞編

答李德裕　唐敬宗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郡肅清全吳化洽行
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
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發君之誠
喻詩人之旨三復規諫累夕稱嘆置之座隅銘諸心
腑荷有過舉無怠密陳山川既遐瞻屬何已

賜裴度　文宗

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倡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平
固無心力待異日進來春時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
就和平千百胸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毋憚奏請之
煩也

賜蕭俛

吾以元子幼沖切於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冀忠
孝之規日聞於耳特遣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高蹈脩
然屏絕趨進復遣令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
遠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省來章致煩爲慨

又

卿道冠時髦業高儒行留芳幾廊逸老林巒志不可奪情見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歎

答劉仁軌　　武后

呂后見唾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

上隱太子　　李綱

綱耄矣日過時流幸未就土許傳聖躬無以酬恩請劾愚直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儿爲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

與友　　歐陽詢

詢年二十餘至鄱陽地土沃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游賞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放誕亦具雅致彭君摛藻亦有自然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

與人　　虞世南

賢兄處見臨樂毅論便是青過於藍欣忭無已世南近臂痛廢書不堪覼縷也

與僧　　褚遂良

家弟至承法師道體安居深以爲慰耳復聞久棄塵滓與彌勒同龕一食清齋六時禪誦得果以來將無退轉也奉別儵爾踰三十載卽日遂良鬚髮盡白兼復近歲之間嬰兹草上驚雀之志綱緒生悲且以卽日蒙恩驅使盡生報國塗路近止無由束帶西眺於邑是悲惘更深因任還州慘寒不次

與弟　　盛彥師

奉使無狀爲賊禽誓以報國弟宜善侍母勿以我爲念

答王績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貧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攀

丹桂籍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

與人　王紹宗

鄙夫書無二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
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
寫故也聞虞被中晝腹正與余同

寄東方虬　陳子昂

文章道弊五百年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有可徵
者嘗觀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竊
見明公孤桐篇骨氣端詳音韻頓挫有金石聲遂用

洗心收眎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

示子

往在中書遘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書多闕薦賢自
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
骸人主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
王逸少云俯仰之間已為陳迹誠哉是言

上張說　王泠然

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相公五君詠蘇公一聞移公於荆府積漸至相出蘇

得也今蘇栖居益部公在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

臨終與姊　楊慎名

拙於謀運不能靜退兄弟亡命緋姊尚存老年孤煢
何以堪此

與田遊巖　蔣儼

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霞之逸氣
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內
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
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足下受

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
歲向使不餐周粟僕果何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
為不達謹書啓予

招裴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
敢相煩輒獨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
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
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
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

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黄蘗人往不一一

與魏居士

古之高者曰許由掛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扣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答楊憑　權德輿

黄鍾大玉慶霄天籟奇彩正聲鏗鏘照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

與外孫　李華

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二時侍

食飲食訖然後食猶責不如禮今者日出諸子高眠乎覽盤器何時有此儀可爲太息

與朱滔　劉怦

昌平有大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比忠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悔

答嚴給事　張九齡

春中有書薄言求庇足下不諒此意以爲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救故人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纖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于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齟齬求入然後爲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倘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一

吳郡王世貞編

上樊澤　　唐符載

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凌遲丘隴頹没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縉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内勞賓客牵耗歲時或有未追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

○與子弟　　顏真卿

吾去歲中言事得罪以不能達道徇時爲千古罪人

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汝曹當須諒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與人　　宋僧

今秋盡野外草木變衰長郊蕭條風物凄緊清都久客莫復相視足下退食公庭睡罷私室偷沐晞景收視解聽悉念歲華不待厭倦爲旅之士哉項者醮玉初令絃撫亞調竟欲左攜鄭君幽指藥妙右對薰吏高談道微情暢世忘浩去塵秭足下能順試實其事爲何如哉

與楊炎　　劉晏

晏賓於東朝猶有官謗相分終始故舊敢不悉力以報所知相公匡戴明主爲富人侯使僕滌洗瑕穢率罄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堤冥勤在官不辭水死

○答元稹　　韓愈

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勿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

○與馮宿

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曰世不我知無害也

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

答崔羣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窮困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脱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于長久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

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可相就矣

上李中丞　　柳宗元

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紓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緝咯成數卷閤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緇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顧視是自棄也敢飾近草合四十三篇倘以爲有可采者當緝錄其餘增几席之汙

與裴塤

此當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舍憂慄則怠而睡耳

○與蕭俛

讒語轉侈嚚嚚嗷嗷漸成狂人飾智求仕者更署僕以悅讐人之心千載如新可爲長太息

與李建

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負墻搔摩伸展肢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天窺地不過尋丈終不得出復能久爲舒暢哉

○答友

自孔氏以來茲道大暢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矣其間耗廢簡牘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乎率皆縱誕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蹶思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

○上蕭俛

倘因賊平慶賞之餘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

與姚諫議　　李德裕

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閤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遠逾溟漲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槁木漸榮寒灰稍燄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屬纊者數四藥物陳裛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羸敗至甚自料此生無由再望旌旆臨紙涕戀

與孟簡　　吳武陵

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謫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卑世而怒人臣耶

與田承嗣

昨來半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

答薛嵩　　田承嗣

某之首領係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

甲裳放歸田里矣

○寄元稹　　白居易

僕去年秋始游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竿青蘿爲墻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

○與元稹

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

與令狐綯　　柳仲郢

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

○與韋應物　　劉太眞

顧著作來以足下郡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暢茂遒逸如此沈謝何劉如精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流師摯之始關

雎之亂於足下見之

與人　　杜牧

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門便經旬日弔慶參請亦多廢闕至於俯仰進趣隨意所在

○答賈秀才　　孫樵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以頷驪龍文章亦然

答張生　　崔氏

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

其堅潔不移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
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
敵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
爲好耳幽憤所鍾千里神合春風多厲强飯爲佳

上座主　劉軻

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天寶末流離於邊徙貫南鄙
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農圃餘隙積書窓下日
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寖成書癖

與王駕　司空圖

吾適已自編一鳴集且撑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
當吾言之不怍也

與李茂貞　王珂

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而朱公不顧約以攻弊邑
弊邑亡則邠岐非公所保天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安
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
惠我西偏之地以爲扞守蒲請公自有之

與楊行密　田頵

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於海雖狂奔澶漫
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楊爲大刀布金玉
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願悉儲峙單車以從

署榜下書　夏州民

馬逸及挚不辭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并亡
馬謹納於路（李惡爲夏州客訴亡馬者屈爲揭榜之三日得亡馬及良馬於榜下仍繫以書）

答田告　南唐徐鉉

負鼎叩角頗廬築巖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
何常之有

與侯君集　高昌王智盛

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
位未幾不知所以倘闕冀尚書哀憐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一終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二

吳郡王世貞編

別徽宗　宋明節劉后

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聖骨九泉魂魄不離左右宗廟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欲忍死與君問訣別詞限已盡不得少留冤痛之情言不能盡

答王觀察　宋張詠

少年無思算好陪狂徒高談劇飲消於登朝又佇邊郡塞外清怗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與投壺奕棊排象旋子斯賓耿未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踘引彊擊射算帖擺秋韝肘舉呼盧贏其或八月草枯從獵渴飲已乏之酒饑餐進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猿猱引前擊劍電轉角觝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飣籩顏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眞堪喪魄

與慈明師　李遵勗

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衰落恐死以一見

與謝希深歐陽永叔　錢惟演

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

免奉使謝政府　夏竦

比膺指使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況多俯憋竇濟空拳然念順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恐聞禁休

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旣嫌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慢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

與韓稚圭　范仲淹

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安少服藥專於積氣養生之說也道書曰積氣成眞是也唯節愼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迂怪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已亂必無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肯服藥有

差望耳亦未醒

與晏尚書

衢欲二水合於城隅一濁一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釣相望凫鷖交下有嚴子陵方千之隱茅君峰四來翠盈軒窻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游潑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

與劉原父　歐陽修

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絶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

與程文簡公

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匆匆殊所不暇秋凉必償素願得次詩栁之末亦大幸矣

與蘇子容

拙詩趂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行香後乘凉枉駕作一盂飯奉侍郝有絶品茶數種可試

與仲儀

新歲晴和不審尊體何似湖園清曠春物稍榮然尚在遏音必未欲會衆其如閒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傾羡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略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衰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怪也

答蘇子瞻　王安石

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慨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婉麗與鮑謝似仲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

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此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皆好過乎

答蔡天啓

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水合此而成身衆生爲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既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即所謂見同生基也

與吳特起

今歲暑雨特甚多逃於北山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
氣候殊爲憊頓書不及悉

與沈道源

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卜歸之思耳上聰明日隮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栢間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因欲漸治近屋矣

與王賓微拱辰

伏承屢求自佚聖主念賢想必未遂高隱無緣造詣

登勝企仰安石衰疾日積待盡丘園無荷眷記但深感切

與王安國　　馮京

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事

答馮京　　王安國

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便是一重公案

答韓維

此雖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寛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三商而眠高舂而起淨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蒱博琴尊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沼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

上樞密　　司馬光

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悖妄爲勢無所至早晚之間終就屠滅昔日除惡務本周頌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主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

與范堯夫

久絕榮進之心委順田里凡朝廷事未嘗挂慮數年以來都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故事多所遺忘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人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望深教督以所不及隨時示諭勿復形跡此不敢望於他人者也

○簡呂公著

比來物論譏誨叔慎默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誨叔矣

寄人　　范純仁

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餐餺飥不知身之在遠按此自政府謫永州時書也

與王尚　　曾鞏

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至南豐又得貴牘復愛其文而吾子復以文見貺私心喜慰何可勝

言惟強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三君也

答秦太虛　　蘇軾

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米斗二十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

喜作會吾事不既濟矣乎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

○與李端叔

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偶俗侶對梅二丈詩云耳

與李方叔

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為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

答李方叔

軾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踰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暫駐省靜寡過之地以餞餘年不知果此願不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陳季常

軾職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閒人不覺切切過日勞而無補頹髮蒼然見必笑也

答陳季常

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

草履相從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
見女態也

與姜唐佐

今日霽色猶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
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中無肉相與啖菜
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三

吳郡王世貞編

與王慶源　　蘇　軾

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祖可奉陪於
瑞草橋上放歌倒載也

○又

遠冰寄示老手高風欽詠不已知宅醞奇甚日與蔡
子華陽君素聚會每念此則致仕之興愈濃也

○又

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
也軾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
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籍草之遊樂如之何

○○與潘彥明

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廢終
當作主與諸君游如昔日也願偏致此意

答劉貢父

軾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
作久安計况當有以救督之茯苓松脂雖乏近效而

歲計有餘也黙坐反照閉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與王定國

數日卧病在告不審起居佳不知今日會兩府清虚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氷玉相對得無少濟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覺人可慍之物公𢌿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夫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濟甚往發一笑

與知縣

晉卿相見殿門外悵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夢耶亦不足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大主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耳

答士信

雪霽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易議優劣也

與李公擇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徃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與蔡景繁

臨臯南畔竟添屋三間虚敞便夏蒙賜不淺朐山臨

海石室信如所諭前軾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凉州凛然有氷車鐵馬之聲婢出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

又

承愛女遽棄左右痛割難堪奈何奈何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處置爲佳也

答趙昶

藤州美風土又少訐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軾亦甚

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答趙仲修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無乃浹旬蔬食耶一噱

與毛維瞻

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之愧想當一笑也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飯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

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茶兩片食已可與道媼對啜也

與楊元素

城南有亞父冢然非也冢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耘老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没興底張鎬

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

又

今日無別事舟中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不若與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斛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答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蒙心送盎然有得莪之而南矣

答李端叔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與程全父

軾與兒子粗無病但黎獠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為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游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答程全父

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也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舉為有識者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出門下客也兩漢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幸廣問學以期遠到

與楊元素

近聞小人輒賣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觀之何啻蚊蝱一笑可也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聲此外勤學自愛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為益不小也

答增城令

示諭劉某已到城流寓中一喜然老稚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

○與循守周文之

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

與楊濟父

軾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翛然處也

與劉宜翁

昔葛稚川以丹砂故求句嶁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一游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

與蘇伯固

到虔州日往諸刹游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

肥矣何時得與公父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四

吳郡王世貞編

○答王敏仲　蘇軾

軾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東坡家風也此外宴坐内照而已

○答毛澤民

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未以爲好

○答錢濟明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呈切勿示人

與元老姪孫

海南連歲不熟泉廣海舶絶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

胷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答孔毅父

承諭子由不甚覺老公蔚茂如昔不肖雖皤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奈何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參寥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為默禱於佛欲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為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為世界所梅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

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

與寇君

軾日夜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乎及今為樂異時一為世故所縻求此閒適豈復可得耶

與鄉人

軾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一處

所以為喜幸然此郎君廼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故詳及一二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棲賢開先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耳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夜闌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

○與趙德麟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為無理也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與程天倬

白露峰新居成當從天倬求四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

○與毛澤民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

○與鞠持正

兩日海有秋氣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粉壁者頗挂公齋中其可以一洗煩暑也近晩上謁次

○答范蜀公

請公試觀能感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力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

與大別才老

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

萬萬自愛

與徑山長老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耳無足道者唯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答陳師仲　蘇轍

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自亦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得其所爲輙諷詠終日譬如新病瘖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與人　米芾

吾友何不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蓋其體已古但少爲蔡君謨脚手耳又無索靖眞跡看其下筆處月儀不能佳恐他人爲之只唐人耳無晉人古氣草書若不入晉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

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䛒光尤可增惡也

○又

海岱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書眠又少人往還惘惘足下比時何所樂

○簡邵彥瞻　秦觀

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

與王觀復　黃庭堅

今年戎州荔子歲登一種柘枝頭出於過巖中大如

雞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此行似不虛恨公不同此味又念公無罪

○答王子飛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

○與李端叔

老夫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及少游嶺外文將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又

數日來驟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窓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詩耳公比來亦游戲翰墨間耶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陵厲中州恐不減晁張但公不識耳

與劉溫如

昨日過峽州適值斷臂道者相俟不得却歸山中恨不更與斷却一臂也

與輔聖

庭堅碌碌中秘書幸得窺金匱石室而歲來老嬾無復日新又衆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溫飽耳

與王瀘州

棄捐源沒早衰多病杜門不與人事之日久矣不能承動靜缺然累月引領旌旆何日不勤庭堅已成老農唯種摩圍之下粗給衣食無緣瞻望臨書增情

與東川提舉

某名在不赦之籍長為人間棄物屏疏隱約蓬蒿之下直偷生耳已無冠蓋可從人間禮數幅巾短褐僅自蓋纏不可以參謁使車道左竊惟盛德之度可以存而不論言語鄭重老病之常態冒瀆情重悚仄無地

與李德叟

蒼顏白髮已成老翁但以老者係戀兒女不欲向江湖直强顏班列中耳局中文字煎迫舊書亦荒廢日憒憒了無可樂者甚思阿翰誦詩蝟毛森張慰此寥落也

與元不伐

所諭家徒四壁應舉蹉跎貧者士之常富貴在天安可人力較耶知寸心不與萬物俱盡則在此不在彼矣千萬開拓胸次衡門之下古人不遠

又

知命挾雌將雛下荊峽迎元明未得近音也文章殊不能下筆蓋才智與齒髮俱衰憂病又侵其半所謂吾猶昔人也有放浪石刻數種亦可以見其衰颯散誕矣

與滎州薛使君

貴州士人維周彥衣冠之領袖也其人深中篤厚雖中州不易得也紫衣僧祖元亦彥族兄抱琴種竹有瀟灑之趣以星曆推休咎常得十六七八試問之可知也

與黃魯直　陳師道

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不何以自存有相恤者不令子能慰意不風土不甚惡不平居有可俱語者不仕者不相陵不何以遣日亦著書不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未知此生亦復能相從如前日不

○與陳仲清　陳瓘

與仲清闊異省已畢歲向仰引領未嘗一日不在懷也老矣倦於遊騁俯仰自悼能不慨然大觀者不趣外遊役形者不能捨相情隨事遷豈有終極人當自信所悟何在契迹古人暮年每事與關是非長短齊於一致仲清昔也氣盛或以慨激為事吾所不敢今亦老矣當盡舍故懷隨其所遇以時自樂觀流咏竹

足以永月不言之化契合無生又何在託於言述然後為得也此懷萬萬非言可既在痛察而已若未以為然當以見謝無外

○答陳永年　陳若水

領諭良極欣感幽室靜坐終歲無與語者同遊於娛樂之地有何人哉今覽盛述殊暢所懷若虛室之集清風也人情悲樂猶流水之流無有終畢人之所同然者有一大事不在世情之外自古自今非長非短得此者未嘗得至此者無所至豈死生悲樂之所能

遷躁靜視聽之所可係歟今覩老兄所諭因得之矣
向之云云及吾昔者之言已陳之迹今何在哉自是
吾無言矣何由會見以既此懷臨風引仰但有惓惓

按二書乃集蘭亭字而成者詞理亦可取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四 終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五

吳郡王世貞編
家孫靚

與張右丞

臨川山水佳絶別墅又領其高要情思超然獨擅一壑每讀九章想見其處而以不得從杖履一快洞心駭目之觀以爲恨也索詩輙牽課上呈幸一簡置之

與胡樞密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輙談世事便當以太白浮之使不得

言也如覩當晨夕奉杖履亦復掃迹贍悵不可以言

與何樞密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故今復有此命辱此隆冬乘單車犯祁寒絶大漠折衝口舌之間必有神物護持之助覩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

與李尚書

省書喜聞眠宿大佳覩已遂首丘而公亦安於閒[illegible]相望耿耿如太白之配殘月也

又

雅醞籍尊賢貴老自有家風寓公錄無泥中之嘆相之猶未造官殆是閩盜未靖之故福唐太府置家其中度無可慮者舉之詩語益奇廼翁一部鼓吹也

與常州徐守

衰老不堪兒女之債比客去已恍如醉夢中矣雪餘台候萬福勝否比客過都迎餞良若第當脂轄送將無庸祝之便生四角也一笑

與無爲趙守

鍾陵舊國故都江山雄奇天下絕境部使者風采震疊百城而有方外之樂一行作吏豈復有一適如公者乎

與人　米友仁

蒙勤勤之喻深悉謹與之隆然友仁今投閑祉門未嘗輟敢以書干諸中外在位者縱干之豈有響應之理蓋世法中物態從古如此惟冀萬深亮

與叔輿　韓駒

浮江二千里眼厭旌旗不料到此復見擾擾也然[illegible]

閒關自賊中來最能言其情狀若無內應決不能入故須靜以俟之擾則民怨驚則民駭二者足以召變不可不知也

與人　虞允文

河朔鵞梨五十枚甫詔餘柑子一桶納上方尊俎報答春光之勝亦或一助

答陳撫幹　王十朋

蝤蛑風味不惟勝無腸公子自可並江君瑤柱臨食必起故鄉之思但不能如張翰勇決耳遠蒙分貺以

養吾老饕愧感俱不少也道山石渠輙納壁本致之悠然閣可與南山俱入眼劉子政乃天祿閣中人豈容懷惓惓之忠久屈於外耶

答鞏仲至　朱熹

放翁詩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跡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計今決可免矣

又

熹衰病沈痼日甚一日告老之章且幸得請將謂世

已相忘然猶未脫誰何之域尸居餘氣何足加念彼亦正自過慮也

上吳大尹　　楊天惠

自開府以來西南文藝之俊聯薦墨附賓籍者焯焯有聞矣高者殆將與之同升金玉王度下者猶使之有立鼓吹儒林而某以貧窶之故受塵帆山之陽令指𤞤衆待耕耨而後飽誠不可一日舍穉亨以游至以不幸負幽憂之疾行辭違之累懸恐[illegible]齒於人倫尚敢驟首叩聰希咳唾餘澤於一二英賢後耶今穉事有間舊疾小愈忘自念言前日聯薦墨附賓籍者非同社之良則皆旁邑之望也故願上名謁仰門下之多獲俛賀吾人之有遺闕下引之斥之前之郤之唯命是須弗敢去也

寄蔣左史　　魏了翁

經由錫麓室邇人遠回首十年前良肯領褒辇彥泛雪敲氷裴回累日而後去今何可復得趣知樞庭督府於我何加所謂武夫從者祗赫童孺耳

回李宮教　　文天祥

令弟來聞病日少寬爲之喜幸日欲專价詳問塵坌因循心甚愧之昔人云身在則有餘舉天下不如意事屏置度外專精神事醫藥靡不有濟川敢於岐黃忠愛之外輙奉清心一方爲献

與朱太博

聞車騎在郊外正欲嗣訊韓星忽來偉然朶雲之贈故人渠渠勞苦行役諸兒那識此意曉起入山新流沒岸棋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往往如此可超然一笑承有訪沙之約上巳前後携山行數日須主人在竹所可乘輿分沙一席已戒白鷗退避矣呼燈走筆馳意次寥

答鍾叔玉

杜門避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到夢寐問聞命誤飾湘羅笑人方循墻丐祠以安半菽倘拜命音春畫花陰猿鶴飽臥亦五雲之餘蔭也

與梅制幹

風雅比興韶鈞交作長軸大冊一再寄意而不倦鬼神呵吾山數千百年今而後衣被雲錦草木澤澤光

價益倍章之謹頓首謝子秀別三年漸成六考近者
謂赴吏部銓將取一㽞人豪如此猶落散子選非朋
友之責哉
答謝
寒齋積雨料櫢無悰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天祥落
落白雲間一時春綠自飯吾猶浮世榮辱事付之山
外褒借所蒙君子過矣
與繆知府
天祥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

爲公私撓獨時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天惠仁侯
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嘷虎嘯各適其適則其
受賜多矣
與趙監丞淇
天祥漁隱半席自分小休誤渥自天俾尋庚謝舊盟
意此是枚拭苓背之陋耳三辭弗可乃以陽月之望
東書出天台涉重湖越大江以是月丙寅抵贑事凋
城敗屋椽然大瓠耳搔首踟蹰望洋氣縮
與李安撫芾

辱知愛門墻非一日之故風流雲散每一念此神爽
飛馳明公當世人物卷韜山林四海顒顒望其一出
方時多艱撥觪忘食然見王茂弘者固以爲江左有
管夷吾某有訃日以侯鋒車耳區區走趍實在中台
之里如聞杜門謝客雅意絕塵然猿鶴必不我拒相
望在近凝沂神馳
答唐書記
天祥花朝前四日抵雲合又十日奉重聞沂灘而上
禊前一日抵空同郡事稍簡俯仰半菽皆爾無賜也

江湖寥落鴻影參差安得素心人相與數晨夕每誦
此詩明發不寐輒承咫尺小濟我弘采采淵片臨風
如結
答曾迪推
單車馳峋嶁下十閱月大行白雲繚繞清夢陳情一
再天高聽下畀以便符奉重符抵空同三見蓂莢矣
聞車馬行色且旦夕出領某備未以罪去得握手道
舊豈不快哉占謝葩如馳邈一碧
與趙子昂評書
元鮮于樞

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壞不可復理

與鮮于伯幾　趙孟頫

常州張治中有虞永興枕臥帖筆意清峭絹與內府故物足爲希代之寶吾兄伯幾不可不知也自公枕臥來七八日未云世有呈凡十餘行頃都下四次借閱因不肯嗟賞遂爾寶秘不一兩亦不甚愛可惜可惜有建業文房之印絹與小璽平生僅此一種虞書耳

又

都下近見有晉人謝稚三牛圖妙入神非牛非麟古不可言

與張伯雨

獲領世外之言使人忘人間之累

又

所惠周鐘其日立秋而鐘適來則亦可喜之事

與朱萬初　虞集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絶人爲取老松栢之根枝實葉共擣治之研風肪羼和之[illegible]劑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至石鼎清晝香空齋蕭寒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

與昭文相

集之西游獲衣被光華以遂登臨之樂又以其閒得申其情事於百歲荒殘之丘壠大梁昭文之賜也還京之日即圖謁謝而旌帷容容已在鈞陳豹尾間矣

與張伯雨

承含福眞便向江東西名山縱游此最上奇事惟在身爲仙眞神人即未便居天上要亦不肯來塵中汨汨山水勝處多所恒游願吾伯雨早有玄遇其俗緣未了此事但輸一籌先耳

與張伯雨　馮子振（即待制海粟也）

尺素自華陽來與良覿不異度月後必作句曲之游脊晤決矣側聞公山居即梁昭明讀書處不知雨苦露蘚物色尚有婆娑漫滤片段否山中著述至時琳琅珠玉一日畢見大蘇云不意暮年見此奇特當共

一賞嘆惜其非其人也

又

貞居一賦筆力高絶直可追聲千載是王子年叚成式向上人物

與張伯雨　　吳　畛字楚卿

憶三峰雪霽斗柄插卯倉皇分袂於洞泉石磴間爾後萍寄錢唐春又仲矣仰惟宴坐南巖尚友千古采芝服朮種竹栽桃山靈相其出入洞谿進其班斧去冬溥聞羽車蹔出京口意或可陪眉叟眞人一還武

林乃竟高蹈入林徒令悵惘茲鶴使良便冒致空函倘有風郵以俟嘉信

與石介　　倪　瓚

瓚奉别後從閶闔東郭門外人家少憇三日待荆溪發行李來即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差追促騷然因歎那能復以憤憤從彼之榛榛乎便命扁舟入吳寓村落中調氣靜坐得以少捋其中磊磊者一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巖山覽覩天池石壁之勝尋姑胥臺古跡若司馬子長蘇長公悲世憤俗有不勝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蹟觀以自解惜不肖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祐黙數螺若芥舟泛泛杯水中者當是銅官離墨因並吾寄止公政着白雲滅没處杜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見於當世眞爲之泣下沾襟也

吉德帖

吉德所臨風俗爲厚望進此道寵辱俱忘僕僕多福僕數所積而我室人亦成長往哀摧哽塞大不可言日月不居奄踰兩月依依故物觸事損心奈何奈何

以世緣言之悲歎何能有已若以法眼觀之則我此身誠亦無有此宗少文所以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耳褏事粗畢大山長林之思此心已羣於鹿豕間矣

答梁王　　大理段寶

殺虎子而喂虎母分狙栗而詐狙公金印玉書釣魚香餌繡閨淑女掩雉網羅平章既亡兄弟罄絶今止遺一羑一奴再贅華黎氏羑又配阿檻妃如此我必借兵如其不可待金馬作縣蒼昆明作西洱時來矣

阿檻梁王女也王忌段功强以女配誘而害之後功子寶長王有必冦借兵答書云云

尺牘清裁卷五十五　卷終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六

吳郡王世貞緝

答大理段寶　明傅友德

我 大明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天兵所至神龍助庾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運已絕於元世寬命延息以至於今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

答郡守　宋濂

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怖杵擊下上面無色澤近來衰孱益甚自度亦不久

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峰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茅架草屋三間以奉老親此足一出衆事皆棄

與鄭叔度　方孝儒

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菜麰盈疇家人報絕糧輙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餅無儲粟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

答楊仲舉

別後次日覩蔣家墳得暑疾雖服藥少減至今牽纏腹痛無半時寧息也苦辭可量而與人作二詩亦勉强自排耳

又

別後吉語游至遂弭杞人之憂且又放意作江湖歲時詩客也風雅冀望發來便裝補註煩轉達存誠乞賦蒲隱詩一二日送卷子來

與徐少詹溥　楊守陳

平昔才無半手而喜作文飲僅可數合而喜與賓客

燕酣行不能里計而喜游陟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游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一白髮青衫厠其後雖未謀引去宦況已索然矣

與牛都閫　張寧

此後湖山風月當盡入尊俎閤下遂爲東南一偉人矣少間當操豚蹄壺酒爲歲寒軒賀其始有主人也

與彭鳳儀　何喬新

陳公甫出處自有深意閤下列薦於朝實好賢之篤也然使起而任事得無如魏桓之言乎志有不行得

無作周仲叔恨乎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正不必強之出也

答李鐩

歸田以來憂患不干其心毀謗不入于耳視陸宣公在忠州蓋過之矣方少壯時猶不如人況老且疾豈可再起以取後生揩畫哉倘相知有問及者煩告之曰老病日侵不堪當世用矣自古及今再起者孰能善其終哉寇萊公王三原且然況其他乎

與楊應寧　　李東陽

花帯一條得之謝先生者轉以相奉願附於呂虔佩刀之義物不足論其人故可重也

與王濟之

自接蹟臺閣四三年來飲醇挹清賴以不墮汙濁者多矣撓亂之懷近益加甚亟欲乞身辭退而横罹羈馬緬思班馭既仙東南洞天夐隔塵世羨慕之極不能爲情憂勞併集久踈候問亦坐初心日負無辭以相白耳

答李憲長　　陳獻章

破數百金先生不惜與人顧受之者汗顏耳病夫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闋後采藥羅浮訪晉南嶽山下黄龍洞嘯歌祝融峰少償夙願然歸拜先生之賜未晚也

與左行人

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口東望羅浮鐵橋之勝遂登飛雲訪朱明洞天此其時乎近蔡十數緑剡紙早晚東遊則此紙或可隨行有至飛雲頂且令從者歌之爲我通一語於山靈也

與左知縣

昨來枉顧老夫胷中又着一左明府矣

復丘學正　　羅倫

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倫夙慕斯人而顛沛一出昔淵明之出爲饑所驅爲倫驅者寧饑已乎

簡辨上人　　程敏政

承惠佳菜又於禪榻臥餐漸成有髮僧矣所和詩佳句層出但微有重複今用古人摘句例商確數處足成四章請録入卷庶此歸林下把翫如挹清風也

與張進之　　　儲巏

雨中檢敗篋得舊稿數篇奉覽甚媿涴目鼎珍禁臠飽飫之餘亦須一嘗葵莧之盤知世間別有此味也

答林待用

平生用人多循資望世安二者兼有之感公意欲以積薪待僕不知當路之見正如太倉之放陳也呵呵側室比生一子今已彌月親賓致賀俱堅卻只乞公一詩爲此兒壓災也

寄邵國賢

子仁書種種臻妙天付此脫與渠想亦憐其窮厄然耳

寄楊君謙

承屢既問冗懶之故奉答不敏君謙當諒其無他也噓在此忽忽度日計平生竭蹶以得者不滿君謙一咲亦以是沮於執筆耳知之知之

答楊應寧少傅　　林俊

事叢身益瘦每及歸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易退一小節茲出將併失去矣三月滿力請骸骨卯橋

夜話當數夕我也

奉楊石淙先生　　李夢陽

壯歲任狂膽氣高視獨行四方是負義之所拂投冠便往以爲軒冕之耀不若丘壑爲安於是一擬江左再圖裹漢心勇蹟阻竟還舊棲才弱力寡自鄙自喚去年室人喪亡子惷孫儒家事坤躬頗毛澌種種矣夙志謂何臨境竊歎邇卜城鈞州大隗山地其泉石幽曠想於茲焉老矣

又

西巡諸作矜持嚴整大而未化立朝之作廊廟冠冕俊拔典則邊塞之作忠誠奮揚規畫架見歸田之作幽眇流行情湛意層變化百出矣雖唐宋調雜瑜瑕靡掩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

與吳廷舉

僕與公雖幸並生明盛之世共有海內之名而往昔邂逅湖東交袵接席奇情未諒各負氣不下致生異同此亦古今豪傑之常然於心無他也忠難相值夙萍偶聚頭攢耳摩臥起相聞酒食延呼數月之間兩

襟遽豁轉爲綢繆前何以戾今何以歡隱衷作懷彼
此獨知矣

與黃宗賢　　王守仁

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鴈蕩之約覯友牽絆弗能自由
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復不果將與曰仁
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絶處相期候宗
賢一至即往又月餘乃從上虞入四明覯白水尋龍
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
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

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彷徨望雨意𢡖然不樂遂自寧
波買舟還往返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其最
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

與楊仕德薛尚謙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
有必破之勢憶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
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諸賢勉之

答弟德充上書　　康海

白七弟晚且寢矣覽爾所上書深有意致即爾不知
吾意在所然其言自多愛敬欣然終日且知弟由是
以往能改過亮德也益大喜飲酒數杯至大醉臥矣
恐爾不知吾樂故以此告爾

答寇子惇

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垂二十年雖鄉黨自好
者莫不恥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阮籍之志
在日獲酩酊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

答王德徵　　王九思

九思者當世之狂人也翰林不容出爲吏部吏部薦

罪在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里當世之士自負豪
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罵而執事之書曰吾何愧此
可發英雄一笑也

與張允清　　劉麟

計別後當坐對空尊日嚼杞菊豈不自苦奈何天復
苦之燬傷屋廬爰及琴書近來敝處何如行窩何安
偎眷郎君非僦居可廣及門之客幾人想揮毫吟灑
不讓杜陵歌腴庖丁能無改乎

又

思先生一航常似米家如蘭亭護持者尚多虛致明
日坦中風雅當是煨燼之餘亦可以例推感先生不
事家人生理僅有此樂用切拳拳忠悅生之典少損
爲不樂者累日雖然神物之妙實存乎人至于玉體
者鑒識百靈之主可罪一嘆于其間耶況八萬蠻牋
到荀天趣出諸手中豈若他人託形影於糟粕之餘
耶世澤汗牛敢附一問

又

龍津一志麟感激欲死裴度還玉不疑償金何足以

喻不然則馬周自應名世耳麟藉手以見龍津于地
下文字大物生死大義匪遭盛德何以稱如古有大
賢指其腹曰容公等數百輩麟今遊公腹中公知之
乎於死友惟此欠事今得之可以死矣而時叩首

又

麟曾以收骨事告公公不一許今前路轉逼必須垂
聽大義如公天地幾人古云使死者有知生者不愧
其言可謂信矣公今一言是季路要我豈泛泛哉浚
之銘冲之傳麟藉重其義一也

五十六卷終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七

吳郡王世貞編

與陳魯南　明 顧 璘

璘今春長居墓田舊時草堂移入山中數舍四面竹
松前通古道可步尋諸寺有稱金古貴杲斌諸衲談
禪和詩皆有能事後有崇岡飯食一登南對牛峯石
嶺西望大江令人灑然忘亥去公別業僅可三里仲
子亦嘗步造他日與公樂事無窮只少耐耳

與何塘　何景明

海內朋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昨仲木退耕
於高陵獻吉羈處於大梁德涵久廢於岐下子衡伏
竄於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窮無云亾殄瘁之歎
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於情得矣恐不免於褊心
之譏而或謬於進退之道也

復文溫州　徐禎卿

枉手書垂慰謂當以三代人士自期僕何人敢奉明
誨竊聞之人性不同譬之牛羊自有順逆但貴無邪
恥而合大雅耳僕雖好小技亦非大垢惡俱遘垢辱

殊不愧此心三代人士固非所望有知我者亦當置我於名士間矣

○與劉子

僕少時不解人好憎往往學吟咏擬古人賦謬爲先輩所推獎而忤於時流排於俗吏羝羊逆性卒不能與時低佪方欲飽核聖經周覽子傳准史記子虛之文以坐償宿心未易一二道者（徐有貞書三篇是六朝高手當删綴）

復河南憲司　崔銑

諸公欲立後渠書院埋負郭官田偁寃戶爲業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禩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蚤失偶一婢結灑掃一子能自力食財一孫甫成童自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玩止易論語亭下修竹十箇又愛古人始生非祭不宰雞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辭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恩老式痌大慶

荅張秀才　祝允明

大都欲務爲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譌語假人脚汗不能自得觀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唐文無若觀六朝晉魏等而上之以極六籍元與　本朝雖佳者亦毋必多視其否者請遂絕跡毋令厠我而側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堠一乘飛黃便自千里安可忽諸

與朱憲副

老夫憑杖患人藉臂忽然失之顛躋委頓適以溯廼夙賴鐫輔自頃睽判闊然春秋明公翱翔沖舉切摩煙霄賤迹淹伏迷藉志闕紆鬱腸非木石能不能摇明發不寐何復自已

與唐寅

吾昔窺是業甚蚤及其漸深時乃更以自淺袖手斂視者甚久不敢妄一跳躍以得躓跲故且循涯而涉至於今雖略獲其蹊武然故乏踏鐵之跡料其後恐終不入伯樂氏目極自恍也然不能無望於中毋覽熟事詩筆必與觸此意或相面則輒爲家市薪米之語所先氣已衰暗此意竟不得大發而長嗚之

柬何文西

咎廚之良醞亦是急務昨見君所泥尊滿地能分一
笣過一河舉酹也靑蚨繼往是故園價僅欲鄙句爲
博猶能搖脣鼓舌誦伯倫之頌唱子美之歌也

嬰友人

登高落帽皆爲風師雨伯阻之雖病齒少飲安能鬱
鬱獨抱膝坐屋子下對淋淫乎駝蹄巳熟請午前來
呼盧浮白共銷之也

答倪宗正　鄭善夫

善夫自抵家削跡荒村與野老無別近哭

先皇帝一進城耳又家食朝饘暮粥飲水甚甘也天
下將太平吾輩耕巖釣海何適不樂秋末天台諸友
欲往少谷遂爲羅浮之行非湯說也

與楊東濱　陸深

深南來一行人皆賴庇寵適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
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都丹崖碧
潭隨處而有至於橫嶂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
舒其下劖削點綴疑有神工鬼斧不可名狀每每思
返恨不强東濱來共此爲之悵然

又

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船載鼓吹來何如昨至湖石
數株西堂添却一倍森爽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
製隱居冠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

又

僕出巡將千里往返山川有極佳者太率太行西麓
爲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州縣城堞外
四面皆山也五臺尤雄偉而長松奇木高下森矗如
虬龍肩輿只行樹杪也六月須挾纊都無暑氣尚欲

抵雲中覩漢武帝五將軍出塞之地土瞖巫閭然後
南還耳

又

僕夜歸宿山中晨起覩初日散影遙田滿地皆白雲
以軟輿經過瀰漫霖沐俯見城郭此身真在天上須
臾扁舟亂流還坐南榮映月從兒子寫漢書一兩段
方啜新稻飯一盂此樂恨不與東濱共之急足報去
能乘興來此一話何如

答黃起亨　魏　校

久不把碧梧翠竹之姿時入懷抱鑑湖風月無恙否雲霞出海其樂何如校多病杜門聊以拙自修時出觀化俯仰宇宙氤氳寥廓欣然會心物我俱忘觀來昔似猶以舊事芥帶願開拓萬古心胸虛名在人間世譬猶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語曰達人大觀無物不可狂言何如常甫久不間起居頗叱姓名致意

與霍渭先

別後有懷高風退而賦隱桑以見志不識以何日覲

天顏對天第一義安出信衡何如儻有未合願益在誠潛思以求感悟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春而生常爲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

與支孝先

昔聞論及華人農惰而不知耕山有葛而女不知織養蠶矣而不知治鹵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因贊曰若與此數利此廟食百世功也願爲蒼生汲汲

與鄭希大

初八日鼓枻橫絕大江乘汴船渡淮過此則天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遺利故民窮甚於吾鄉沿途每接士夫好爲苛禮而少真率自度吾輩傾折腰人難諧俗出既無補於時而俯眉往來江山相近對之不無愧色何日始得相攜而撫孤松也

與張含　　楊慎

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拍罪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盂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

逕惟持麗公空諸所有四字

與劉瞻

策奏以還願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黙補削自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弢矣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貨物且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燃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耶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頗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

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與王中丞　　文徵明

伏惟臥護閩浙甫及歲暮風聲所被遠近肅清屬茲多事厭難折衝良亦勞止比聞江皐撤警幕府燕閑台候萬福徵明犬馬之齒八十有四吝髮衰變日益頹墮待盡林間無足道者

與皇甫子循　　許宗魯

不才歸田以來放達自居比跡嗣宗希侶謝鯤惟求晦廢奚恤指誚竊意樗櫟苟全冀以長年耳何知郊

畿小警遂犀　簡書騶驥之選旁及豕鹿奔赴皇皇復蒙譴罰竟膺一秩奉衛　陵園揆之初心大不類矣勉事冠裳整頓舊態老嫗再醮新婦是師良可醜也

與林希元　　張岳

奏已行追之無及亦不必追欽州非用武之地尊相無封侯之骨恐有後悔（林欽征安南）

答吳邦貞　　胡侍

雲罕風於俄傳西邁虛伺累日渺焉莫懷儻在及情誰能無憾使者忽至遙辱寄聲敦舊諭衷意彌不淺子以程期悠迫祇役弗遑匪遺夾也平凉氣勢高爽山川雄美崆峒朝那名超圖識黃秦雖遐往跡猶存暇日登臨足暢幽志但公族頻繁供億多負催科酬應不免爲勞耳

答劉致卿

僕襏襫歲久分同灰灰新貴之人多非舊識遽絛戚施之態心復惡之是以一值未同輒意緒落落不能巧發寒溫語直拙之性卒難移奪故能閉戶恐貧尠

諳炎路間有枉訪亦不逢迎匪敢自詭高尚以附橘軌鑿坏之賢直不受俗眼相白耳足下於僕既闊壺簪之歡又隔雲泥之跡而神交千里辟蹋兩端曠覽超然驪黃是略破觚越俗汲世憐才篤逾久要情存莫逆在古賢已難有胡今之人而能然乎無以効削大雅仰酬高誼致足愧也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七終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八

吳郡王世貞編

寄余懋昭　明王廷陳

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惟紓其悰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爲踈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之逝而汙其富每景物會意輙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爲夢厭苦俗途寧獨無

與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苦滑登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略也子亦欲聞之耶

答劉儲秀

冬首復聞旌節暫駐江干僕以跌痾無緣蒲伏候謁乃冀返棹必得扳留野人理釣臨江磨刀向鮮俟晨起除筋內治具王趨在瞻松桂含色而執事又以間道直趨會城雲雨虛無延佇徒切使我林壑無光囂囂見嗤世路莽蕩再覿何日

答人

執事結侶張筵虛左爲敬崇樹曲房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移羲和既逝蘭宵嗣旐逆與狎悰干霄溝雲禮廢罰弛履遺襪絕俠氣溢於四座餘歡庇於脊輿斯眞人靡麗之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希也

上楚王

獻歲發春元夕且及華燈預製火樹風成輝焰蒸而侯揚絲肉奮而思御將使月現重輪烟呈五色龍飛

星於几席生彩霧於櫚楹透驚電於綺疏備生品於采繪而又敦崇大雅招集羣材於是漢水爲瞭大別化肉蘋餘之沾與臺鼓腹誠　君王壯麗之極娛也陳何人斯亦獲濫竽書幣至門倉皇拜受即以告諸先廟修諸親交巾車既脂征徒已飭而節神姤暖寒疾忽贋呻吟伏枕神馳念往若以　君王之惠得免溝壑之憂則伏謁殿庭周旋觀沼因以狀朝雲而譽雄風固有日矣

與柯分巡　顏木

奉面論中丞公奮然與志謀欲召本充筆研之役連朔聆愕神魂如失亡數年來躬親翰墨書史文學塵積蛛網重以體貌山野禮數迂疎少加約束則心煩性懊輒至流汗譬之林藪麋鹿之物一旦羈絆籠絡之將有性命之憂非但不食不飲而已伏望明公俯垂仁惻曲施風便早賜轉達善爲我辭

答袁永之　高叔嗣

金門多暇持戟自適勉事　聖君流聲當世使僕夫得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視

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簑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言不盡意努力自愛

復劉司空　袁袠

今晨慧公過峴山僕居始得夏秋書問僕罪禍之人百憂千慮無可言者分當縱放山水閒近者臨安天目富春嚴灘遠則天姥赤城　一游之陶朱五湖子長萬里豈獨昔人耶長與去此半月路耳屢欲爲栖

何侯門屏一憩胸中邑鬱之懷恐公復趨溧陽乃不果耳九日有客期登碧巖聞此地有瀑水數十丈此可觀公嘗游否

奉錢太守　陸粲

江西事辭粲獻吉　朝廷何以處之昔人論孔北海謂當時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庶幾不死今日亦有若人焉矣乎

與李仁甫

僕以疏戇獲戾　清朝期月之間再下詔獄猶蒙

異恩得全要領雖沈淪異域固沒齒之幸矣惟昔與兄輩周旋玉署行則聯袂止則同席以爲燕燕之樂當終始相保而不幾時雲散四方邈焉隔絶頫仰今昔傷如之何比得子潛書知子忱物故敫言勳停景仁削籍同館之厄併於一朝念之未嘗不涕泗交頤也

與王道思參政

不共談對十餘年矣兄高蹈海濱韜養沖邃文章行業當世所尊仰甚盛甚盛粲性資猥下方少壯時其

志所欲爲者無窮而癡懶玩愒弗自強勉今顛毛種種百無一成雖眈恍文史未渝故習然精力已大耗減每展卷有得亦復欣然會意不數日旋卽遺忘或操弄鉛槧有所述作他時更取讀之乃如啖水酪了無適口之味田光有言騏之老也駑馬先之固知古人惜盛年之難再圖美業之早成良有以也

與岳厚夫

迂疎之資不適世用甘守一壑無復他望近者不幸爲匪人所薦深用愧憤追惟往日與兄冒死進言幸

而 聖心頓悟國論稍回此正世道開泰之會而斯人者恐倡邪說以壞之險邪更進爲善類之禍其非上通於天矣世之君子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更稱爲賢僕嘗惡聞若說乃今復欲以腥臊之餘汙辱貞士如僕死則死耳肯以是匯匯者易吾初心耶

與聶豹　　羅洪先

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心旣有撥須以靜除欲其盡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動始不動

與王提學

技能之精斂嗜好之沉濃銷除針芒元氣盡散江海之積洩於漏卮此更不可不愼也其向背輕重足以移精而易智在自察自決而已

簡兄冲　　皇甫涍

時會牽局忽忽歲月文章事業兩無所成此涍所以疾首汗背皇皇食寢也涍之於兄同情共癖每恐潦倒鄙文終不得一容足於七家之廡以恨生死頓神魂恍忽各相抵捂不見實効孰若一其志庶有成乎

與友人

僕之於詩自昔好之游詠累年稍克有悟妄謂作者乃大謬不然久之有得更覺開朗近復探繹豁若神解自以爲枚王復起斯言當不與易所恨其論益精知者益寡況在末微未足以振之耳昨接與言所稱休玄落宿之章少卿浮雲之句冥契鄙心婉得知已良用暢發所得信然其視埃垢細物何足復置慮思以洞鑒府寄懷倡答三篇得之於世亦可以無愧古人寥寥二生當自信自珍要之百年談芭可俟

與陳約之　　王愼中

用命以還耳目就俗羸病交侵檢方服食委餌崇山
飲歡清流今皆叅積減嘗勝僅可進一盂耳時有所
營或終日不思飯氣短力弱欲要收精此納靜坐還
形性復多語不能久默懶慢不受羈束俗聲聒聒便
內熱意嗔舟楫邪許款乃之音觸聲起急文史居前
詞賦置後揖讓姬處俯仰莊佃旅泊淒涼此為可慰
耳

與熊過

一時同朝數子僕所得以文學意氣相周旋者今皆

以罪譴廢放或為吏議所格罷甚或夭亦不存也天
於此輩人豈都無意右之抑其人皆以聰明才敏盜
竊天機播弄造物自當得罪耶

答萬士英

區區文字敝帚自珍不知其醜頊侍應德於武夷山
中始知寡陋空疎雖文字之學猶是臨深為高身心
性情之間又不可言矣執事謬加獎寵猶以文字故
所以悚然退失而不敢承也

答湯子重　　王　寵

家本酤徒生長鄽市入門楣杜塞耳目出則踦足攝屐
呼籌握算之聲徹晝夜無一息須心腸沸熱以故山
水之好倍於儕輩徜徉湖上樂而忘返非周言逃蓬
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雖日羣鹿豕壞斷從絕
僉覺心神俱爽耳且生平無他好頗耽文辭登臨稍
倦則左圖右書與古人晤語縱不能盡解片言會心
莞然獨笑饑而食飽而寢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
誠日夕私賀恐後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

答陸之裘

承惠長牋累十百言兼僕以壹鬱得疾愛則渥矣文
則華矣然未諒乎衷也僕築室石湖之濱山水禽魚
足以自娛頗有遺世之志此休承輩所知也一第得
失何足重輕哉長卿遭遇武帝奮藻雲臺然窮年消
渴婆娑茂陵之下亦豈壹鬱不遇邪若僕以一第之
故遽老莊養生之旨逐子牟魏闕之戀焦心灼腸以
與天競是夸父逐日也豈不愚哉足下何時過我莊
居覽雲物之華窮山水之趣徜徉丘壑游目弋釣亦
且傲然脫滓相忘江湖之上來札所謂被酒悲歌慷

慨淚下亦無庸矣況僕耶方餌朮作報不一

與何憲副　　胡　松

不肖如松投閒司當如公磊落乃亦鍛羽何也豈宦海畏途不易以處固豪士之通患耶於彼雖不吝於此獲所安諒一笑於紅塵之外矣

與胡侍御

里中王進士語公獎掖至情負負不可言蓋排山倒海之勢知非綿力朽材之所能支塞不能不覗之而遁矣即今庶子紫薇有泉可飲瑯琊幽谷有芝可茹

時與樵人牧子詠歌盛化娛以忘貧且以忘老愧不堪遠將持贈也

與田叔禾　　陳　束

承諭知貴夫人捐棄不忖何以為情昨訃甫踰當道楚中時與阿婦言幸且旬而女兒以為憔悴今乃已耳當還白婦共為酸澌耳

又

海內同志亦有毘陵武言其抱痾食不能甓甘便欲捉冠蹤屣相依荊水之上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僮逐什一之息量粟牧雞豕庶幾足饘糜之養遨遊名山沒齒無憾比得李侍御書云江南富人祇欲官人罷則無所干貸誠然誠然眉睫之間何時不爾又望之賈豎乎貧非為病黠嫫原憲彼亦何人儻得與此輩同歸耳

吳郡王世貞編

復張子　徐獻忠

塵土之途以奔走爲能僕不及人者亦其素心至于閟景山壑凌氣厲霞高懷放曠奇任相仰夙昔之懷誠不敢少讓若使病輪不息發劇靡時幻塊纍絫舒轉遂意則二仲在門大雅不克四難并合徒抱負俗之累豈不上慙依哲俯愧前賢哉夫足下既惠施其愛僕雖陋劣敢不自努于志文子有言太上養神其

次養形審此則紫庭玉華靈寶可玩乃知嵇康之論不當至妙持此奉酧足下

與諸子

近巳定計武康山深俗厚去太古不遠誠得墾闢之勞亦何所苦縱不能上承沈麟士之踪究竟其事亦不下堯章白石矣蒼雲碧水與草堂照映更得足下名文記事使大宇之內徐君不死更何所多望乎

與馮息

頻年作事皆出乘興未嘗量度時力用是多致狼狽然巳刻貧籍無可脫身矣尚幸貧自氣習不復知苦屋後開荒漸成菜畦接果餧鶴時有佳况野蔬淡粥神恬氣清不知爲窮人也異日老兄功成便用此作梯子時復往來結社清明重九餻勝相遺幅巾逍遙存問鄉曲與野老談水[illegible]習農桑雖有他樂何以加此不知老兄胸中果有着此念不

與吳之仲

足下高蹤曠度遂復遠謝人羣正馳宵慕何意辱老春鳥鳴於谷中流雲宿于楣下久無俗跡况復虗懷

春韭方荷槽聲亦沸客到即醉醉即熟夢足下舍此主人雖十日醒亦無益也

與何禮部

令鳩羅刹擾我印度諸大夫奔走風塵望覩公等爲南宮列仙不可跂及以足下不自惜也別來無狀可以上塵觀聽稍欲棄家室行乞都市傍看公等鳴騶呵護亦浮生一樂然未易易耳奉寄此語聊以充信

與王履吉

石湖志略僕尚未見往時於姜堯章集中見范老有括蒼烟雨樓是晚年意此及志否此老高蹤橫絕所賴足下錯綜其事不敢不問耳僕業已稱山人吳興九靈山中有竹嶼松門靈泉石供足以自老更後三數年便可作湖南老傖矣此地與足下南北相對將欲與高士韻人乘朗月泛湖登林屋眺望姑蘇臺吊古悲世因訪足下石湖之濱天不靳此緣終當發興耳

與楊子乘

別後甚馳想乃足下過期不來知有湖山剩緣也向來僕亦相遺貧加於舊樂亦過之近入吳興山中經月方歸金山之麓發一泉玉色照映甘冽勝常水計已津津出流下注廣畝金山多雲氣業已名白雲泉矣安得足下過我同賞樂之

答陳鶴　孫陞

詩如畫意與所到形神畢具稱善畫詩又如樂羽于在列節奏比和稱備樂故詩不得含聲調而專氣骨畫不得遺色相而事模臨樂不得廢音響而尋條理詩本難言然可意求格由深造亦從調入足下其謂何日來泅泅無奸懷搖筆向足下乃覺滌去塵穢動我詩神輒復傾布若此無難作者亦鮮賞音故於足下惓惓焉

遺二子

京邸交游本貴酬應兄弟同爲美官又世家之子較常數倍汎追逐則勞爾形神守簡避則鼓人脣舌故應世最難量己量人處之有道士立身務名節忠義立朝務正直忠厚毋忘先烈毋墮家聲逌吾子也汝

曹勿念我我宦情既澹乃又兩子立朝我當依慈水山廬曰父母在此將安適今其意豈二也

答敖祭酒　王維楨

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觚稜益務不可下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額昂首掀眉揭膺闊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蛻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

擇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則必不願也

答王立道

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辭不理此近世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奈何效之

與李主事

僕守在祠曹論四六校聲律自其本事顧念頻歲四郊之壘農夫輟稽工女下機商旅不行吾安事筆硯間哉以數從容談戎務究所爲破狂胡而紓中國

者言者紛如卒未效實公以餉事親行塞上熟悉之矣其教我無諱

與盧司成

南中故稱卑濕北入游其土言不便者十九若鄙人之見以爲男子生墮地天地四方皆所有事陸人苦舟舟子苦騎各背所習也客久習深與土人奚異

答王元美　朱曰藩

家室刼燼之餘糊口冷曹復以愆期被譴無聊中奉椄苕芳訊叩頭發封喜如之何嶶音在筐文既在椷令人屏息不能當背植公與管夷吾謀于臺上望之者知其在莒爲其口張而不能歛也日藩之拜賜得無近之乎

與王元美　吳維嶽

僕須仲秋可旋濟足下於時西來凉風漸快稍脫鞅掌借足下登華不注狂歌浮白一嗣射柳之興耳見朝詩惡劇饞口搏笋茶鷄鮨計乃出此還嘗於鷄鳴閣中一笑述之見答三絕校閱委頓時披誦可作盎氣散也珍念珍念

簡崔丈　凌約言

兒曹入塲傳小者病不終事此正魔君設難以試我不知邯鄲一夢雲房公先已點破淮南子精神訓首言輕萬物則神無累輕則自忘此人間一粒靈丹也司馬子微之論不詠矣

示兒廸知

山巨源掌銓勸嵇叔夜入仕至貽書絕交我反低頭向雲中客乞一官耶還有㬥䰽之困雖綴行春伏與少年作隊已自醜顏更以顏色媚人萬狀可醜浮世

功名縱到白頭亦何佳趣豈若漆園吏逍遥閒散以
自適耶浚書來勸弗再往深合我意

與李于鱗　　宗臣

憶昔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漸垂眇人
白髮負心梁生青鬢長往俯仰人事但可悲歎吳生
亾賴耳目縱橫意常駕僕僕髮短心長頗得意於此
生此生擔屬非僕當之幾負矣

報沈二

洲上草堂得子培當不令穢第白鷗怨侶青羆失色

寒江聽雨徒勤夢思抵蔔門便與案牘作役稍得王
吳二子一破之

報陸子和

足下殊釆絕調卓立羣倫會時龍變當以文章主盟
區宇青紫浮榮僅高達之餘緒非鄙人內所急也鄙
人即日坐塵埃中寄心特遠時與王吳二子握坐深
語共策不刊外是者跡與之游失之矣

報高子明

臥病江干頻得故人來訊雨中連榻花下飛觴進旋
長波散髮弄月紫簫玉笛颯起中流白露可餐天河
在袖此人間至勝而僕得與故人共之

寄徐子與

我輩情深蓋自天地間一遘耳二君猶得蚤暮半途
獨使我日折腰諸貴人前鬱鬱之懷誰與爲語生非
金石堪此侵鑠足下念我至甚何以策我

報張助甫

鄙人兹歸請家君倘果五岳之志則武夷天台之上
有丹竈在焉足下能早遂初服僕將遣白龍而俟之

浮世紛華已盡耳目即使白頭于此亦何佳況草木
同腐壯士恥之故人知我當不許其言之迂也

報子與

裨將來辱書抱讀臨風碧雲秋色侵人矣足下須命
毛穎先生數百坐石上待我二人題名也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九

尺牘清裁卷之六十

吳郡王世貞編
明李攀龍

與王元美

足下贈子與長歌十絕句大自氣色適盧柟佗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足下海內獨步茂秦瑣瑣木强十倍不及也知言哉至所贈子與文又濮人以下不能矣學龍則不以示盧也

又

張戸曹持書來云足下高會未嘗不念攀龍也戸曹

生得出足下左右者不久計又以使行財無異開刳天而蘇猶嘈嘈耳前爾許趙州乃在郡齋中出足下贈章時攀龍且醉眊眊把誦不覺髮上指矣悲壯哉張氏園五言諸篇攀龍一人能作爾設令何將軍園詩亦當鴈行避元美元美自愛宗吳兩生麾下不若縧牽各千里駿也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豈謂公等哉

又

祇役信都遂滯音問可無渴心耶得一郡如斗大龍也固爲非人哉夏月訟息日游園中時時拋書晝寢君子之至於斯或不見也

又

秋高酒熟極思携元美子與輩飲燕市中醉爲吳歌相枕藉股掌間也而不可得又不能奮飛爲奈何郡甚邇鄴滑舜能閒謝客新詩酒令張佳胤亦美士也嘗扼腕自恨不得見王生嗟嗟一時傾蓋遂成曠代之遇精元契合氣數適值當今之世令我其誰吾弟少年名家子激清風於千仞愈益振響矣唯時拔進

勿負聯璧之約不朽者文不朽者心

又

眞定邸中開械知元美病疾甚即驚愕不識所措手不覺吞聲實涕矣元美素健如蠲馬何至此哉幾免身一男子太自慰情幸無恙當氣弱也示詩哀激如秋雨眞不可讀竟歌諸卿愴然矣憊困之餘非此人無此語也

又

辱諭兼得奉揚佳篇於指掌中見元美近專何似攀

龍業已濩落不爲國奈何元美亦復在雁猶泮渙之間徒借姓名重他客也明卿謫矣吾道錯莫攀龍不去難終不解子相乃自謂與元美爲衆所急攀龍郡國吏當末減也此殊悞

又

足下亡恙河間邸中夜臥誰爲搔背痒也月朔高戶曹出元美登盤山詩及趙分司所乞贈篇爽然矣高似不解其詩沾沾自喜爾漁陽以來出入上谷開所由邊塞將千里今不知作何語何以爲寄

又

太行在七月閏自秋色何意使者乃能就李生於此然攀龍尤不奈饑渴元美何直欲披髮相飲河朔始快於心耳邢州守臣無狀囹圄輒空虛郎屬吏亦不能具十大獄上使者使者據牘操鉛槧崇朝力爾今豈無班班河間作苦乃李生日閉郡齋曲肱自愛又奈何

又

向見紫髯魏從事併念足下不識玄德夫人嘗如孫仲謀面孔否也

又

日者攀龍與足下握首上國二三子不皆夙夜在哉今未及朞月削跡四方矣人生何可如也覩郡後愈益相念然無奈拳拳折腰貴官前作舊態何何攀龍之頑鈍也月旦當冊績諸司勳倘太夫人法不有詰責則僕有御板輿而去耳

又

河上一別黯然自失歸臥閤中沈頓如疾不意東吳

燕狹中有如此情人也宗子相書來果有深意似姤我太行之游者老母幸足以當
帝恩月朔　命下矣

又

杪秋登太華絕頂信宿玉井上夢見元美明卿益二十七日也比反舍重得元美書自慰而雄篇盈把矣大閱五家兵奚減携徐卿東望大海樂乎

又

屬報貽見書未浹旬使者又持問至何見存之亟也

不佞業自發曾無意出對客願得元美一詩伏枕工罷官行豪哉豪於罷官矣辱豆篚自遠却致腊二十箇秋石二兩提杷桼歸一斤

又

何物作驚人語如此太華既以不佞生氣可以侪宗丙不遇元美乎僕秋色中欲過絕頂永如更能作何語孔邇德音當縷縷此中

又

旦起視滑苦屬且醽焉而使者以珍至矣安能復讀寒溫語剖橘削筍藜藿屏廢果然就飽也奈元美何幸爲拳龍賦一田家行俾主人得和歌猶之于旄也

又

徂暑之月蓋不佞祗役上郡道中忽隷自山東來持元美報書及郵卒自隴西以小馮君所致元美遺僕書各至發之如見元美也詩凡十有四章咄咄生色矣時拳龍披髮據胡床高坐以奏江湖太華之篇則飛霜自塞外來朔氣逼人肌骨胡笳頓咽代馬踯躅也悲哉豈齊音故有鄒生之風耶泰漢以還三千載

乃有物如此拳龍且歸矣許長史猶在人間得足下書輙馳示拳龍云足下視管鮑直賈豎耳

又

元美無恙兒女之情須爲自禁抱一惡乃至無復佳夢如此不佞假息之民業且治幽憂之疾非足下旦夕相存何賴焉此語殊不利於大司馬且謂拳龍非人也

又

明年一切謝絕客不然恐海剛有不下之色也

又

足下云云欲僕辟地他邑未嘗一日忘之將買山城南棲巖谷中不則杜門而老焉終不能復見顯者矣

又

元美念拳龍甚珍也辭曰起宅郎戴安道當奈郗公何寄示二樂府以漢人語擬時事如舊有之殊見國風非拳龍可及也憶東郭醉中促膝談不佞詩者縷縷至今服足下裁鑒然得其旨而忘其辭足下可爲布之篇章得置座右龍也雖耄猶可折莖使也

又

不佞業已自厥有高臥鼓腹而已不欲見客也長史嶽嶽數語與彼爛熳矧伊人哉獨恐元美不能自禁耳青乘元美自異何更屬不佞

又

足下兄弟聯翩薦疏嚶鳴　聖朝二三子與俊乂之獨兩游自輕戇君乃欲相吏耶敬美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耽耽欲作江南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也

又

所答子與書非敢以爲不當出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譬君也先是姑蘇邸中夜語時元美兄弟在耳不佞固已有意於此而辭溥晚者久之上覩下獲業以前出處二少年見以我借餙爲重而乃爲是諛故卒不敢發虞詡有云天下一人知巳者足以不恨則不佞猶可恃者在也

又

元美亦復入少年場乎然後乃知不佞屐齒作苦事歲當歸故山請爲君殷淵源倡首如何

又

往夜別足下似不與不佞此行者不佞信何功德乃敢玩世自以作達坐目危殆赴誦四詩乃爲狂奴所名指天上一星聊作使中原紫氣渡江來不當如是耶惟玆雄唱得和愈傳出處所關後賢是㕞不即付一介者須起居與居也春深不任秦中故態飛揚之甚竟當成一妄夫無疑矣

又

舉龍岩穴不深致有是役孟浪如何即小草渡江數月作秦中故態再劾元美以復此斷然已不免畫蛇之誚矣足下視我豈非一矢封之窮交乎幸出會諸冊中姑感故人十年戢予之情

與王敬美

更不意晚得一元美於敬美形氣故相類哉士亦安可輒定交也北行諸稿老筆餘功實嚴且體乎里長風巳在蹄下所願摶搏曲折蝗封斯秋駕之技巳

又

不佞之於足下覼猶元美也豈以友于一堂爲何慰籍斯人二三子遂願交驩此自足下載錫之寵[illegible]何兼鍾並毓維天是私崛起鳫行翱翔氣類使不佞睠焉有意乎其來者頃子遺病夫處身僻左所不聞問遠莫致之實無便報以問不忘有何指趣如諭幹過乎

與徐子與

不佞巖穴不深自取侮于小草渡江不勝故態復作之甚敬美欲復作達飛揚自喜維夏尋且淌邀再寵

元美亦恐不能堅臥且巢阿閣暮翔千仞當與不佞同之不佞以足下寵靈自恃犬馬之齒尚堪善後傾止於遂初而已輒起輒罷何害焉此舉龍不自知其不可者敢布腹心夫玩世之難於辟世百倍也則不佞黽勉自苦矣

又

佳篇答歐文學以下如篋裏夜光等語非元美不能也足下必自駭之乎何繇而驟造此乃亦文章老自神耳吳越一撮土有兩生奉一不佞鼎立中原比肩

千載圖盛事者邪許殷卿促不佞之官殊力唯恐不佞不一渡江與兩生者周旋鞭弭也昔在貢禹貢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爲出黃金以裝其槖中乃左史媿贐盈鎰亦難矣

與俞仲蔚

惟梁君備狀起居比躅脩尚古之逸民願執鞭矣私懷偃蹇敢謂氣類亦自一老諸生在田間者耳華山圖生韻古瀟披帙如夢斯王安道可知不但前輩多賢新題悲壯雅與爭奇二幅巳充庭矣謹附謝尊取

和諸以惟梁君

又

傾仰重名三十年于茲矣只尺貴盧自貽伊阻然往來皆以夜過遂不敢請之冊中以取嫌當時而重不佞慢賢之罪徒有式爐翹注而已奈之何唯是齎致片牘以聞所幸裁赦不宣

尺牘清裁卷之六十

尺牘補遺叙

余所編尺牘自謂隋氏之前亡復遺挂矣既剞劂而竟有未盡旁搜稗史復得四十條令劉孝標陸澄爲之當免此失因書以志余愧

尺牘補遺目錄

漢元帝　班婕妤
賜婕妤　報諸姪
孔臧　光武皇帝
與子琳　答耿純
張讓　陳寶
與丁孝正　答何進
趙嘉　張芝
與兄子　與李幼才
傅幹　葛龔
與張叔威　與張季景
與梁相
孔融　諸葛亮
與諸卿　與張裔
彭羕　魏文帝
與許靖　與孫權
與群臣　答卞蘭
與劉廙

明帝　毋丘儉
與曹植　與弟
應璩　孟達
答韓文憲　與諸葛亮
又
王朗　劉楨
與許靖　與曹植
吳吳粲　虞翻
與功曹謝謂　與客

晉司馬攸　楊濟
與山濤　與傅咸
傅咸　華譚
答楊濟　與袁甫
陸機　劉謐之
與弟雲　與天公
王佐　殷仲堪
答孔琳　爲太子與宮臣
殷仲文　晉女淑
答會稽王道子　與兄弟書
魏盧璩　周武帝
與崔元　與傅伏
孝敬太子
答邢文偉

尺牘清裁補遺目錄終

尺牘補遺

賜婕妤　漢元帝

自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不深相過望前數以顏色不平應對舒遲爲譴卒不能自收婕妤方見親幸時老母在堂兩弟皆釋金鈕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母弟尊哉今過蒙譴獨奈老親兩弟何見婕妤集

報諸姪　班婕妤

祀吉爲見元帝所賜婕妤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憀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謝實若家人夫婦相子書矣故略陳其長短令汝曹自評之

答耿純　光武皇帝

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純當就國高陽以涿守英有仇自列故改

與丁孝正　張謏

吾聞班固善王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飾終夫倮以矯世君子弗爲若乃慕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助中庸以建基獲美稱於當世不亦優哉

答何進　陳寶

久絶人事飾巾待終而已

與兄子　趙嘉即趙岐

大丈夫遁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與李幼才　張芝

弭仲升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有新豐土所當出也

與張叔威　傅幹

吾與足下義結統素恩比同生

與張季景　葛龔

夜從劉伯宣舍西垂過龔家無飯噉煬蝦

與梁相

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胆不足明報

與諸郡　孔融

鄭康成多臆説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與張裔　諸葛亮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與許靖　彭羕

竊見處士綿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

漱流吟咏緼袍也

與孫權　魏文帝

今因趙咨奉石蜜五斛

與羣臣

新城孟太守道蜀肫羊鷄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飴蜜

答卞蘭

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生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帝爲王太子蘭上賦頌德）

與劉廙

劉生帽裁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

與曹植　明帝

王顔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今者食幾許又啖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宜當節食加餐

與弟　毋丘儉

今别致絳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纁緇也）

答韓文憲　應璩

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顔涿五十始涉師門朝聞夕隕聖人所道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加以學藝何晚之有若能上追南榮忘食之樂下蹤寧子里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規富貴之榮取金紫之爵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與諸葛亮　孟達

貢白綸帽一以示微意

又

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微意焉

與許靖　　王朗

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廄事上共論道足下至於通夜不寐忘倦饑渴亡已

與曹植　　劉楨

明使君始垂憐哀意養眷日崇譬之疾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針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營魄自盡也

與功曹謝譚　　吳粲

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翮於天外潛鱗於重淵哉

與客　　虞翻

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于此子似之欲爲求婦不知所向君爲訪之勿怪老癡譽此兒也

與山濤　　晉司馬攸

太子中庶子東宮職加侍接左右宜誠德篤粹有行檢之人必允衆望

與傅咸　　楊濟

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太重以爲但然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常飲酒令體中常煖爲佳蘇治瘡止急痛故寄往之（濟晉時尚書丞郎有過輒杖咸時爲左丞）

答楊濟　　傅咸

違距上命稽停召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罰擿良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爲劇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於養瘡可數治也

與袁甫　　華譚

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貪其自匿隱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長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翩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

與弟雲　　陸機

仁壽殿前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着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一怪也

與天公　　劉謐之

昔申酉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亥之歲值堯水滔天火延燒其廬水突壞其園由是家無擔石室如懸磬

答孔珠　　王佐

尋此鞶囊是內則施鞶之遺象此爲箴線之屬非朝服所宜着

爲太子與宮臣　　晉殷仲堪

朝廷遂爲吾營宮室顧省不才而大興役費深用愧惕冬氣已應作者殊常寒苦可使監殿舍人一月賫酒肉稱勞賜之吾蒙月俸錢上生塵無所用之可以供事

答會稽王道子　　殷仲堪

所致玉珮光潤清越

與兄弟書　　晉女淑

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僶俛求生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祀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旣不能厲高節于弱志發明明於閨牀許我他人逼我於上晏嬰不以白刃臨頭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怫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兄弟備禮學門不能匡我以道雖曰旣學吾謂之未也

與崔元　　魏盧琮

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

與傅伏　　周武帝

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今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公宜急下伏不受命

答邢文偉　　孝敬太子

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硏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衞竭誠耽誦因卽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加以趨侍含元溫凊朝夕承親無自專之道

遵禮以養爲先所以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雅易式薦忠規敬承來請良符宿志撫躬三省感愧交深

尺牘補遺終

尺牘清裁六十卷補遺一卷內府藏本

明王世貞編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是書蓋因楊慎原本而增修之慎所錄自左史迄於六朝共爲八卷世貞益爲二十八卷復採唐代至明之作通爲六十卷又旁搜稗史得梁隋以前佚作四十餘條爲補遺一卷然頗龐錯雜簡擇未爲盡善也慎書本作赤牘世貞改爲尺字趙嶠石墨鐫華曰宋游師雄墓誌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通楊用修以尺牘爲赤牘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鷃上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隱僻故改作尺牘據此志則宋已多用之非僻也云云嶠好金石之文故字體喜於從古然書契之作將使百官治而萬民察原取其人人共喻必用假借之古字使學士大夫讀之而駭義雖有據事實難行如歐陽書作歐羊亦有漢碑可證廬陵之族豈肯從之改氏乎況文之工拙書之善否亦絕不在字之古今平心而論正不必是慎而非世貞矣

文章正論二十卷（一）

〔明〕劉祜選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徐圖揚州官署刻本

文章正論序

東萊中丞劉公所輯文章正論成直指徐公將刊布焉走使濟上問序於不佞不佞受而卒業喟然曰二公之於文深哉夫文道之顯而心之華也道不正則非道心不正則非心故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彼其世道清夷人心粹白吐辭為經矢音依永無之而非文無之而非正也世衰道喪文乃滅質雕鏤以為工刻削以見奇譬之宋人楮葉班氏木鳶撲本實而鑿生理令天下波流茅靡日趨於淫邪而不自知禁

也名矣故是輯也有三善焉先六經之
文而後及諸家源流畜矣無論體裁惟
明義理切世用是非不謬於聖人者收
焉矩矱端矣高文大篇世所珍嗜而不
軌於正槩置附集別以緒論義例嚴矣
夫文亦不同有造道之文有見道之文

造道之文得者什九見道之文得者什
一何者心有離合言有純駁響應影
隨理至不誣又況乎不正其心而徒工於
言者乎其何文之為哉業是編者求文
於道求道於心求心於正以仁義忠信滋
其原以剛大直方厲其氣以神變化

達時中妙其用由是用之居身則為正
人用之經國則為正事自是匡世道挽
人心將正已而物正天下文章孰大乎是
故曰至言無言至文不文是三代之上
理而六經之作用也不則藐塗澤以長
浮華寔筆墨以徼利達將世道人心

益用蠱蝕則是書之輯亶甚狂瀾而
助之流耳非二公之意矣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庚辰進士武林
文陸鍾化民書

文章正論序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文以載道外道非文故王通氏云言文不及於理是無文也葉氏亦云文

章不關世教雖工何益其孔子之所謂文者在斯乎舍是言文秋焉耳且自書契肇興墳典丘索之文載籍極博學者獨取信於六經豈非以言本諸理有關

世教發明聖學如孔子所謂文與春秋以來作者衆矣雖時有升降文與世移然正理在天下未嘗一日亡則正言鑴簡冊者亦昭昭可覩也但諸家纂集大

率以辭之工拙為高下而論世攷德溺其職矣至專主雕虫小技於理道則疎或醇駁兼收而薰蕕無辨俾後之讀者茹菓忘饑浸淫於浮靡而不自覺世道

人心不古有繇乳朱子所謂文自文道自道也文之不取重有道者以此至宋真西山正宗暨我明崔太史文苑崇雅黜浮惟庶

近道余以古百家文課子廼取材諸說比二子而損益之惟準諸理不以異同自嫌凡古人之懿行嘉言有切於道德裨於治亂及褒刺足垂法誡者自左國

以迄唐宋備錄之以經序冠諸首其蔟明聖道使受讀者即知經自闢之飲水知源也次之諸家雖體格不同惟明義理切世用羽翼六經是非不謬於聖言

者取之欲學者格物窮理反諸身而實踐之耳輯成題其端曰文章正論蓋竊附於易之養正詩之無邪春秋之大居正云其他淵詞鉅筆素為博士家所歆

艷而理有未純於世教無補者
置諸附錄曰緒論蓋不以二卯
隨棄干城不以藝文先道德已
餘文浩瀚取之不盡敢曰天下
文章止是哉觀者誠顧名思義

刻意尚行則聖學端本澄源之
化不外是得亦挽回世道人心之
一機也會吾鄉徐侍御雅意崇
古今按治淮揚將闡揚理道以
鼓率羣吏爰付剞劂氏以為風
教一助云
萬曆辛卯春王正月
賜進士出身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奉
敕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前

兵科左給事中東萊劉祐撰

文章正論序

古文當為言者本乎性靈
發於神智而詳於倫紀
立言以雅其文者思理實極
之故揚文之澤理斯稱
而於論文者準於理矣
稱而刊由射其擬度於百
步之外要之能貌中之者
難而以不失乎正而已吾棠
中丞劉公西疇先生不佞往
捧呈後進嘗以操持之疑
以習公見公採所望言惟取

其間源經術羽翼聖真者
彙為一編名之曰文章正論
以擇其尤能是旅也合者取
否則所艷言詞之別而論
之日積經歲以云以之廣覽救
非吾所好也乃其所尚弱冠
已久雅不屑畢即于里公
之崇正學教之後無人識
循覽既竟一會以亟請而命
梓以公之人之表揚尊
雅好古之教者宜之風至自
興乎蓋公昔在陳垣以是

事
明年已而一拜府雲中卧鼓銷
烽吏民文武咸取正焉 然
終立朝大節炳炳寰中
即居鄉無事無博大樂
善意施於人士無麗不雅
載而歸之者是公之生平心世
一本規非正宜其生於文之志
繼以正也今擇其精純者
公以教天下 不復以師
公之訓公之是編挽回在茲
補劑人群 將其精矣說公又

云年來士之願學公者當奉
得曰以正而復學正之而復
文正之求此以此經正乎
矣不必而後求之簡編回
者以資博洽則當以
之心共堂不後命擇之
此按直隸監察御史癸
未進士朱荣緒書

文章正論目録

卷之一 五經序

易傳序　春秋集傳序
詩經集傳序　書經集傳序
春秋傳序　禮記集註序
左傳國語
召公諫監謗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虢文公諫不籍田　芮良夫知厲王敗
仲山甫諫料民　仲山甫諫立魯戲
襄王賜齊桓胙　伯陽父知周亡
　　　　　　襄王拒晉文請隧

襄王赦衛成　富辰諫用狄師
富辰諫后狄女　倉葛不服晉
定王辭晉獻齊捷　太子晉諫壅川
景王責晉伐頡　單穆公諫鑄錢
單穆公諫鑄鐘 伶州鳩附　敬王請晉城周

卷之二

石碏諫寵州吁　石碏殺州吁及厚
臧僖伯諫觀魚　隨季梁勸脩政
屈完使齊　宮之奇諫假道
管仲論鄭子華　陰飴甥復晉侯

臧文仲諫焚巫尪　臧文仲諫備邾
子魚論用人于社　子魚諫圍曹
子魚論戰事　狐突不教子貳
介推不言祿　展禽却齊師
甯武子保身濟君　燭之武說秦伯
臼季請用冀缺　郤缺請歸衛地
文公遷繹　王孫滿對楚子
申叔時論縣陳　解揚對楚子
苗賁皇請釋齊臣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
逄丑父代君免　國武子對晉人

知罃對楚子　季文子語韓穿
鍾儀不忘楚　劉康公論成子
子叔嬰齊復季文子　祁奚舉善
魏絳以刑佐民　師曠論衛出君
臧孫論詰盜　祁奚請免叔向
叔孫豹論不朽　子產論重幣
齊鄭求釋衛侯　子鮮終身不仕
叔向不患楚衷甲　子罕論向戌去兵

卷之三

季札諭諸國大夫　季札觀樂

北宮文子論威儀　子產擇能而使
子產不毀鄉校　子產對晉壞垣
子產論尹何為邑　祈午以信諭趙武
子產對晉侯疾　醫和論晉侯疾
晏嬰叔向論齊晉　晏子辭宅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女叔齊請從楚求
叔孫婼殺豎牛　女叔齊論禮
蹶由對楚子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
孟僖子語大夫　子產不毀墓道廟室
子產爭承　叔向議獄

荀吳不登叛人　子產重環
郯子論官　子產對讓登陴
子產論政　晏子論和同
晏子諫誅祝史　孔子不許弔宗魯
叔孫舍以禮立身　沈尹戌論城郢
叔孫舍責意如逐君　游吉述禮儀
晏子論禮可為國　晏子論禳彗
沈尹戌論費無極　叔向母論娶
孔子論刑鼎　包胥乞師
孔子相夾谷會　孔子墮三都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仲尼論用田賦
子胥諫伐齊　子貢止吳尋盟
子服何不屈於吳　芋尹對吳子
葉公討白公勝

卷之四

宰孔料齊桓晉獻　內史過料晉君臣
史興知晉文伯　史過知虢亡
單襄公言陳亡　臧孫救魯君恤衛
臧孫告糴　展禽論祀爰居
宗有司止逆祀　穆叔不欲作三軍

敬姜論勞逸　欒共子死節
史蘇戒大夫女禍　史蘇戒大夫亂本
狐突諫戰翟　杜原欵死申生
叔詹盡辭就烹　叔向譽單靖公
叔向以德示趙文子　范文子不欲伐鄭
諸大夫勉趙文子　夙沙釐從鼓子
管仲論處四民　齊姜諫懷安
申叔時論教太子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
左史規申公　王孫圉論寶
鬭且論子常　申包胥論戰事

葉公諫用王孫勝 以上俱左國

戰國策

屈原卜居

趙良說商鞅

魯共公酒味色論

魯仲連義不帝秦

信陵君諫魏王

莊辛幸臣論

卷之五 兩漢

入關諭 高帝

伐楚告

勸農詔 文帝

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詔

除肉刑詔

增祀無祈詔

除誹謗法詔

議佐百姓詔

賜尉佗書

令二千石脩職詔 景帝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武帝

止田輪臺等詔

省賦詔 昭帝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宣帝

有喪者勿繇事詔

賜周黨帛詔 光武

封卓茂詔

地震詔

報臧宮詔

作壽陵詔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行養老詔 明帝

尊師傅詔 章帝

講議五經同異詔

賜胎養穀等詔

董公乞為義帝縞素

賈山至言

賈誼過秦論

治安策

論積貯

請封建子弟疏

鼂錯言兵事書

又上守邊備塞事

又上募民徙塞事

枚乘奏吳王書

鄒陽諫吳王書

卷之六

董仲舒天人策 三

東方朔化民對

諫起上林苑疏

司馬相如諫獵書

司馬遷伯夷傳

屈原傳

汲黯傳

嚴安言世務書

中山靖王聞樂對

壺關三老茂救太子書

桓寬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蘇武報李陵書

王吉諫昌邑王疏

魏相諫擊匈奴書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伐匈奴對

路溫舒上德緩刑疏

王生予蓋寬饒書

蓋寬饒論用刑任人之失

鄭昌愍上書頌寬饒

王吉言得失疏

蕭望之論諫官補郡

貢禹減服御出宮人數

除贖罪之法

趙充國上屯田奏 二

卷之七

劉向條災異封事　匡衡治性正家疏
侯應罷邊備議　賈捐之罷珠崖對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郭舜論通康居　梅福論王氏書
請封孔子後書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諫起昌陵疏　劉輔論立趙婕妤
辛慶忌上書救劉輔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日食地震對　論神怪
谷永諫微行宴飲　論微行宴飲
師丹為共皇立廟議　王加論董賢封事

賈讓論治河奏　申屠剛對賢良策論王莽

卷之八

鄧禹說帝延攬英雄　伏湛征漁陽諫
竇融讓隗囂書　班彪王命論
桓譚上光武皇帝疏　鍾離意上緩刑罰疏
第五倫乞除苛尚寬　魯恭伐匈奴諫
班固異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崔駰戒竇憲書　張衡論宦官疏
班昭請歸兄超書　李固對災異策
崔琦外戚箴　荀爽對便宜策
黃瓊上桓帝疏　劉陶陳時事疏
張綱論外戚縱恣　論宦官縱恣
陳蕃論宦官　理李膺等黨事
盧植獻書規竇武　張鈞乞斬十常侍
延篤仁孝論　楊賜書對
朱穆崇厚論　仲長統昌言理亂
又昌言法誡　王符潛夫論貴忠篇
呂強論宦官疏　蔡邕郭有道碑文
荀悅申鑒　邯鄲淳曹娥碑
孔融復肉刑議　薦禰衡表

諸葛亮前出師表　再出師表
正議　絕盟好議

卷之九　三國六朝

徐幹法象論　曹冏六代論
陸機五等諸侯論　江統徙戎論
劉毅中正疏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
范甯春秋谷梁傳疏　范曄黃憲傳
申屠蕃傳　干寶晉紀論
陶潛歸去來辭　顏延之陶徵士誄
魏孝文議服喪　蘇綽六條

王通中說
卷之十 唐文
傅奕請除佛法表　張蘊古大寶箴
貞觀君臣論治　魏徵十漸疏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諫伐高麗表 房玄齡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王義方請除李義府
羣臣諫立武昭儀　蘇安恒請復位太子疏
狄仁傑諫造大像疏　駱賓王為敬業討武曌檄

袁楚客規魏元忠書　岑羲議削武氏爵表
桓彥範諫韋后預政　盧藏用紀信碑
姚元崇氷壺誡　潘好禮諫立武惠妃
張九齡徐徵君碑　上姚令公書
李翰比干碑　白居易動靜交相養賦
元結大唐中興頌序　崇化論
賈至微子碑　張謂龍逢碑
楊綰條奏舉貢疏　賈至取士議
柳伉請誅元振疏　李泌諫廢立
陸贄奉天論急務狀　論赦書狀
德宗奉天改元大赦文　請不置瓊林大盈狀
卷之十一 唐文
裴度武侯祠堂銘　權得輿宣公集序
兩漢辨亡論　韓愈原道
佛骨表　與孟簡尚書書
伯夷頌　張中丞傳後序
平淮西碑　禘祫議
圬者王承福傳　諍臣論
師說　雜說論醫
祭十二郎文　柳宗元箕子碑

貞符　與退之論史官書
梓人傳　郭橐駝傳
捕蛇說　睢陽碑
段太尉遺事狀　李翺平賦書
楊烈婦傳　呂溫人文化成論
皮日休請孟子為學科書
政事堂記 李華　陳黯詰鳳
梁肅西伯受命議　高郢魯議
張彧漢史贊弘羊評　盛均人旱觧
孫樵復寺奏　書褒城驛

李德裕丹扆六箴　牛僧儒守在四夷論
楊夔原晋亂說　杜牧阿房宮賦
罪言　劉蕡賢良策
元稹為穆宗戒勵風俗德音文
卷之十二 宋文
贈韓通中書令誥　中興詔
代金詔四方詔　田錫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王禹偁待漏院記　錢易請除重刑
李沆論治　張齊賢諫北征
寇準論澶淵　王曾諫作玉清宮

孫奭諫天書　范仲淹論老莊
嚴先生祠堂記　岳陽樓記
論脩建北京狀　狄梁公碑
韓琦答詔問　富弼辭起復表
論選舉　歐陽脩議西賊議和狀
本論　朋黨論
縱囚論　伶官傳論
宦者傳論　上范司諫書
錢君倚義田記　李泰伯袁州學記
卷之十三
周子太極圖說　范鎮請建儲
邵子擊壤集序　程子定性
論君道　論學校
伊川經筵劄　張子西銘
司馬光應詔疏　與介甫書
進通鑑表　諫院題名記
劉邠與介甫書　呂誨論安石
以疾喻政　蘇洵六國論
辨奸論　審勢
蘇軾治道論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荀卿論　秦始扶蘇論
敦教化　教戰守
表忠觀碑
卷之十四
蘇轍論呂惠卿　論分別邪正
王安石孔子世家議　召公不說論
子貢辨　鄭俠流民圖
劉安世論重館閣　去邪疏
范祖禹論立后　論聽政
論農事　孫洙資格

曾鞏顏魯公祠記　陳瓘進尊堯集表
論蔡京　鄒浩諫立后
楊時論安石學術　任伯雨論章蔡
陳師錫與瑩中書
卷之十五
李綱中興十議　宗澤經國疏
胡銓上高宗封事　馬伸論黃汪
陳東乞復李綱職　黃龜年劾檜主和
胡寅論遣使　論吳玕莫倚徐秉哲
胡宏論治本　朱子封事

戊午讜議　呂祖謙論申生
陳亮復讎書　楊萬里論監司守令
真德秀上殿疏　邊事狀
文天祥御試策　魏了翁上理宗
正氣歌 文天祥　謝枋得上程御史書
與魏祭政書　宋子貞志耶律輔政
許衡立國五事　吳澄太極說
卷之十六 緒論左國文
臧哀伯諫納郜鼎　季文子論出莒僕
論妾與馬　曹劌敗齊師

桓公伯諸侯　管仲反侵地
狐偃冀芮託國議　復國議
晉文公亡本末　晉楚城濮之戰
晉楚鄢陵之戰　趙宣子論伐宋
呂相絕秦　悼公初政
子產獻陳捷　魏絳和戎
辭樂　叔向賀宣子憂貧
鄭無正論壘培　莊王不為京觀
子革規楚靈王　伍舉論章華之臺
白公子張諫靈王　薳啓疆諫辱晉使

申無宇執亡閽　聲子復椒舉
昭王賞讎　穆公任孟明
卷之十七 緒論戰國文
莊周養生主　秋水
天下　列禦寇天瑞
力命　孫武虛實
蘇秦說六國說 六　說齊湣王
燕王遺燕間書　樂毅報惠王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荀況儒效
君道　楚黃歇說秦昭王

楚人以弋說頃襄　虞卿論媾
范睢見秦王　蔡澤說應侯
韓非說難　呂不韋貴公
李斯諫逐客

卷之十八 漢文

賈誼弔屈原賦　服賦
鼂錯論貴粟　賢良策
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鄒陽獄中上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精神訓　主父偃諫伐匈奴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喻巴蜀檄
東方朔客難　非有先王論
司馬遷答任安書　太史公自叙
日者傳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楊雄法言學行　諫不受單于朝書
解嘲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嚴尤三策

卷之十九 東漢六朝附

朱浮譲彭寵書　班固答賓戲
崔駰達旨　蔡邕釋誨
曹植求通親親表　求自試表
與楊德祖書　陳琳為袁紹檄豫州
王粲登樓賦　李密陳情表
稽康與山巨源絶交書
養生論　劉琨勸進表
李康運命論　孫綽遊天台山賦
韋曜博奕論　陶潜桃花源記
王中頭陀寺碑文　江淹詣建平王書
蕭統文選序

卷之二十 唐宋

駱賓王上裴吏部書　王勃滕王閣序
楊烱渾天儀賦　李白大鵬賦
張説姚公神道碑　韓愈進學解
原毀　柳子厚墓誌銘
送李愿歸盤谷序　初上宰相書
毛頴傳　柳宗元宋清傳
封建論　答韋中立書
與崔連州論鍾乳書　寄許京兆書
元結時化　世化
王禹偁黄州竹樓記　歐陽脩晝錦堂記

醉翁亭記　豐樂亭記
蘇洵春秋論　高祖論
審敵　蘇軾韓非論
范增論　留侯論
鼂錯論　勵法禁
倡勇敢　韓文公潮州廟碑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王安石禮論　曾鞏戰國策目録序
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後　吕畏齋謝勢啓

易五經之原也孔子晚而好易易者時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易之與也其於中古乎易之贊也其於末世乎程子淂明黄朱子淂邂之同人

文章正論卷之一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祜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岡校

易傳序　程子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經世大法微[illegible][illegible]貶法包於褒貶之外褒貶寓於法之中非[illegible]窺其旨不能[illegible]此彼道[illegible]位在之說殊屬孟浪

春秋傳序

程子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為百王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興於詩聖王以詩興人而未嘗不以詩自興故勸懲之亦自反而卒不能無勸懲者助詩之所不及也

詩經集傳序

朱子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情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

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漢室諸儒株守章句至十萬餘言了能明堯典二字況之序曰治本於道道本於心只此兩言已足超絕

書經集傳序

蔡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廼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

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又以
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
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
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潘可大曰女直竊縱徽欽比隸非直秦髮吳越之病一方耳高宗方且安之大視春秋復讎之意矣胡氏決律斷例之說義亦有激而云匪失之刻也

春秋傳序

胡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
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
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
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
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
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
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
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
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
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
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
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
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
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
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

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

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輙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禮記集註序　陳氏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為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

道非細故而可畧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為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註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為議論而卑視訓詁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游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

穆天子年臺德隆從化人遊西王母命造父駕八駿躬率轍馬跡犬戎之征豈以不武亦泰皇漢武雖心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然乎故曰卜有行指詩徐方御宸極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昭王子滿也犬戎西戎別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不窋棄之子）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堯封棄于邰至）

文章正論 卷一 十二

（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日祭於祖考謂上食也）月祀（月祀於曾高）時享（時享於二祧）歲貢（歲貢於壇墠）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不供日祭先修意自以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序成謂上五者已成也）而有不至則修刑（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詞曉之也遠者罪輕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其貢雖來見王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

文章正論 卷一 十三

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言犬戎立性惇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民而謗焉宣之防之一也即使王不監謗其免於亂乎召公曰弭樂而喜思難而惻人之道也因敗可以為乃吾何為不邵庶曰可以蘊而修德政子

召公諫監謗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夷王子厲王胡也)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也)召公曰。是鄣之也。(鄣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列士上士也)瞽獻典。(瞽樂師典樂典也)史獻書。(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小師也箴刺王闕以正得失)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百工諫。(百工執藝事以諫謂若匠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者)庶人傳語。(庶人卑賤不得達傳以語王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盡規盡規計以告王)親戚補察。(補補過也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瞽史教誨。(瞽樂大師史大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山川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

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人臣欲得其君鮮有不以專利之術啟之者甚哉利之難言也公之天下則為利歸之一人則非利敵而為前堂之府開閉有不謂人爲有天下者慎毋與民爭尺寸之利

芮良夫知厲王敗 國語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人人皆取用）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邠風七月周書無逸王業服本帝王心法之要也自上以下而溢心舍力何以長王天下乎與侯談籍禮果備惟曰求福用民則延于以千畝之敗為不籍千畝之應亦誣

虢文公諫不籍田 國語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

冠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天子政令不可不慎臣之法也子孫之效尤也王之立戲不足以定魯一傳而奪宜臼以子伯服遂以亡周嗟宣其基禍之主乎

仲山甫諫立魯戲 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為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立少不順魯必犯命不從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魯人殺之立括宮王伐魯立孝公稱

天地職賦物之照照以一亓之氣生育長養成料物之少寡代無一物而為其而料亦無一物而不闕於其心天之所以為天也人上法天亦者而已矣

仲山甫諫料民 國語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敗于姜戎）乃料（數）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于）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合師旅之衆）司寇協姦。（犯刑之類合姦民以知）牧協職。（牧人掌牧六牲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令其數也）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之珍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因籍田與民以簡知其數）王治農於籍。（千畝）蒐于農隙。（春田曰蒐農隙仲春既耕之後）耨

文章正論○卷一　二十

穫亦於籍。（王親至耤考課）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畢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而厭不正能修）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潘星海曰治亂運也運之所陰必生明聖之右授之昇天也告之君神也由是覡之主之瀕懿谷竭山崩亦運而已矣周德若二代之季宣滿於龍齋已兆於及商孫並遂徵於夫竭

伯陽父知周亡 國語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涇渭汭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言民下敍序王）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升）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為陰所鎮）陽失而在陰。（在下）川源必塞。夫水土演（潤）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利澤）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文章正論○卷一　二十一

天子優臣諸侯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見之伯之假也即老氏之困也襲蕪而伐發征戎而令無會柯而信書沫受胙而畏天威桓是無為而為我若曰知于之為取政之實也

襄王賜齊桓胙 左傳僖公九年

王襄使宰孔賜齊侯胙。（周禮脤膰以親兄弟於異姓獨二王後有以賓客之也今以脤賜桓蓋比之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進一等也按外傳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皆殊禮）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不敢怵寵）恐隕越于下。（失禮）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稱不敢以文武之胙忘照尺之天成文乃於宅邦之功邀先王之大防文不如[illegible]叔曰私[illegible]淺抑勞而竭之心其自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云云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言王無他異於人獨以服物采章為異耳隧而可請則無何取於王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温之會挾巳之私乘人之業為臣以執君不義甚矣善乎究濮之盟曰不有居若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唖亦何仇執

襄王不殺衛成 國語

温之會晉文公討不服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衛恃楚不事晉又殺叔武元咺訟之晉故文公執歸京師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從王出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illegible]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鄭之罪亦大矣執王使則王肩使得植文之佐辭其罪而伐之鄭亦何辭辰之諫蓋悲周祚式微而終不諳大義弟以狄伐鄭不如祭之

富辰諫用狄師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王襄將以狄伐鄭以伐滑故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弔夏商叔世疏親戚以至於亡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善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

親睦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武公俾之惠王出奔厲公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祖桓公友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棄嬖寵殺嬖臣申侯寵子子華而用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詩作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變二公所為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子謂頹叔帶之亂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晉星海曰襄之隗獻之鄭也隗以早替敢身奔放定其禍戈鄭以終惑故子賊國亂其禍深利内利外之戒男戎女戎之筬精天人矣

富辰諫后狄女 國語

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内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也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杞繒由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家也齊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家也陳由大姬大姬周武王之女以配胡公而封陳是皆能内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仲任氏之女為鄢夫人鄢為鄭武公所滅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密須為文王所滅鄶由叔妘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女為鄶夫人亦鄭滅之聃由鄭姬聃姬姓國鄭女為聃夫人息由陳媯息姬姓國陳女為息夫人蔡哀侯稱息媯於楚楚子遂滅息鄧由楚曼鄧曼姓國楚曼為武王夫人生文王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羅由季姬羅熊姓國季姬氏之女為羅夫人盧由荊媯盧媯姓國荊媯盧女為荊夫人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内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官有世功受氏姓者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内也若七德離判謂尊貴至親舊民乃攜貳各以利退利其身而退自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南服之伯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平王東遷鄭武公桿之桓王立鄭莊公佐之惠王奔虢鄭厲公納之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階翟禍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語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殺人而取其利曰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遠之則怨不已狄必為患王又弗聽甘昭公惠王子帶也以不得立奔齊富辰請王復之食邑於甘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遂奉大叔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

晉文公定襄王之難乃臣子所當為之事也襄王以畿內之地畀之微弱甚矣晉文辭地請隧至不獲命乃圍陽而爭之君不君臣不臣也倉葛明大義尤見三代直道之風而晉文貪陽無上之罪益彰矣

倉葛不服晉 國語

王襄以陽樊賜晉文公。王絀翟后翟人攻王王出奔鄭晉文公納之以故勞以地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陽人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心叛令將大泯其宗祊。廟門謂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討將蠻夷戎翟之驕逆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習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召應其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言舉兵非義故武黷而人褻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不得承命服於甸而祇以觀武。反見討於晉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去

肇朔之獻捷非法也天子無征討之命齊侯無役敗之喜王也殺然奮天威閒晉之罪周其復振杙柔何循以告慶之禮禮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左傳成公二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淫慝為瀆棣百姓求因俘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士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昆海曰穀洛開北必神怒盖亦若河決云耳壅之固不可聽之亦不可中多推引興亡而徵之以飾亂佐開竟不言何如慶置則禹之跡淪決排非耶

太子晉諫壅川 國語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后。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后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龢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授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

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

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

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禮之為用大矣盛衰可以覘強弱之上即王德可以析問為之楚子周禮可以實省鄭之大天冠冕可以適車田之類倬翼戴天子而加之共善分格于禮也

責晉辭嚴義正矣叔向雖知尊周然言不能無執謬使子辭不直將暴蔑宗周也乎何以讓

景王責晉戎伐潁 左傳昭公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大夫襄與閻大夫嘉爭閻縣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二大夫率戎助嘉)。王(景王)使詹桓伯辭(責)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后稷當夏之世受此五國)。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二國)，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四國)，吾南土也；肅慎、燕、亳(三國)，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據十四國皆薄海亦其邊)？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為(慮後世子孫廢隊王命欲諸侯共救之故為此)，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弁緇布冠也髦童子垂髦也冠禮先用緇布冠欽枯棄髦三加之後弃不復用故以為喻)？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四凶獨言鯀者舉一以見其餘)，故允姓

文章正論 卷一 三十四

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後與三苗俱放三危)。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非晉誘之使來戎何得有周土)。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羊舌肸)謂宣子(韓起)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文公雖伯猶敬事周室)。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閻田，反潁俘。

鑄錢當將害民亦非其時矣劉向所云養魚而沸之中棲鳥烈火之上必至焦爛者此之謂也以炭炭其亡之宗周即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其有濟乎

諫鑄大錢 單旗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

文章正論 卷一 三十五

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雕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

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
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單穆公之說精矣以音決民心離合又以心為耳目樞機至州鳩陳守宮以徼王而終之窮好亶亞六深切著明謹謂聲音不與治通也

諫鑄大鍾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閒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閒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

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

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龢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

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龢

成之城周室後故陰我風夜基命宥密真緝熙基勤也有周二三卿不思以德輔王而勤諸侯以自固夫之所屢其能支乎無怪乎於義者已殉罪之也

敬王請晉城成周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景王崩子朝爭立不克奔楚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請城之狹小故也）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食苗根曰蝥食節曰賊以喻災害）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以為大功）范獻子（士鞅）謂魏獻子（魏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韓不信）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次第）於是焉在（在周所命）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於狄泉辛卯役）城三旬而畢。

文章正論卷之一終

成周不如城之為計利後事吾勿與知為詐忠從命晉國無憂為保功此其實忠為王室者

太子國本也位分不可不早定分定斯教可行石碏之論嚴於分實謹之策詳於教莊公寵嬖本已搖矣河縱教亦之禍貽身後燕燕之詩作丞以送之獨為

驕淫劉批

文章正論卷之二 左傳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石碏諫寵州吁 左傳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石碏衛大夫）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思按石碏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眕重也降其身則必憾思亂也不能自安自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明年州吁弑桓公完石碏卒能殺州吁以復招之譽又州吁其殺了桓公之故石碏子曰石碏純臣也而厚與馬大義及州吁之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雖周公之誅管蔡何以加焉）

石碏能以父殺子王導不能兄制弟適足假手除樾之托滅親之義以欺天下逃冥之中良[illegible]碏矣

石碏殺州吁及厚 左傳隱公四年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厚其子也）（有寵於莊公而好兵石厚與州吁游碏禁之不可乃告老至是厚以州吁不安諮於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存以稱諡蓋追書之）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真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觀魚細事也僖伯箴之以不軌不物采之君天下者大步廣花豹魚侈為盛美濫賦詩篇即英賢滿朝未聞一言及此意執物之廣也[illegible]又學

胡文定公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息棄國政遠之事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是從而為之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

臧僖伯諫觀魚 左傳隱公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諡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音鐸）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也）故春蒐（音搜）夏苗秋獮（音癬）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音石）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略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他竟故曰遠地）

厲君世主戒於神而忽於民禍公曰神必援我齊季曰能事鬼神隨之於楚大山之邪也徽季梁修政之說隨其始乎卒之天去萬疾則民安而神福之也

季梁勸修政 左傳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主其事）王毀軍而納少師。（示弱）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祝官史官言辭稱功德不欺誣）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謂民力完則六畜大而無疥癬備無闕失）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酒之味嘉而將之以致謹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不問僭王之罪而妄稱漢濱故事非其故矣苞茅責貢其足以懾楚乎復辭之以衆而爲屈完所折蓋非盛心王室者

屈完使齊 左傳僖公四年

楚子（成）使屈完如師。（覘強弱）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共載）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加惠於楚以祈福於神）辱收寡君，（不以為辱以同好）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真氏曰：屈完之足以折服齊侯之心，對纔數語耳，子蓋善於辭令者也）

盡言以諫而主不悟知其國之必亡而先幾以去宮之奇蓋真知之士乎

宮之奇諫假道（左傳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音居）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封西吳虞公其後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桓

莊乎其當愛此虞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音噫）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眾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晉滅虢還遂襲虞滅之

呂成公曰觀此言見得管仲備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云云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之爾

管仲論受鄭子華（左傳僖公七年）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音干）之謂禮守命共（音恭）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茍有釁從之不亦

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一人定國當是時召文立之晉之外內定矣不此之務而貪人之成質人之子晉亂之數年並獻之餘烈而文之驅除也於我獨為盟主也

陰飴甥對秦伯 左傳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請于秦伯，乃與晉平。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王城，秦地。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謂其親為秦伯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圉，惠公子。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

群策展力文仲之策何看于邾即以當齊其秦晉吾知有防無患

臧文仲諫焚巫尫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巫尫，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尫，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又諫備邾 僖公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冑，兜鍪。魚門，邾城門。

湯有七年之旱太史曰宜以人禱湯乃身為犧牲大亟於救旱之不得已且寧損身以惠民況無故而戮人之君以媚鬼乎殘虐從夷猶曰不重傷不禽二毛吾誰欺

子魚論用人于社 左傳僖公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小事不用大牲，雜記言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隱十一年傳稱鄭伯之迓使卒出豭行出犬雞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 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鄫子 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 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

詩不服而先有德非春秋之言也聖人之言也惜某公不足以與此

又諫圍曹 左傳僖公十九年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兵法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泓之戰徐偃王之故事也徐偃不忍民之鬬宋襄不恐敵之傷行小仁而忘大義者子閔之

子魚論戰事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

未整陳蘊氏曰公羊嘉之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竊笑之夫襄公陵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為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乎胡氏曰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有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盡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辟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

晉狐突以從亡教子之忠厲懷先以身許成子之忠二父之死有邪正而二子亦有幸有不幸焉

狐突不教子貳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懷公命無從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推之意異於懟矣太史公曰晉文公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之推況[illegible]臣乎

介之推不言祿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文）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二公皆忮害）。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欺）。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與立急乃[illegible]以解[illegible]身以卻[illegible]有不[illegible]未形乎

魯展禽卻齊師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夏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滿可人曰元咺亦欲為忠矣特以叔武之殺激之頓失初心遂與君搆訟忠不終而怨售故望寗俞代了俞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咺之心亦見君有不是處耳

甯武子保身濟君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衛侯出奔楚（晉文公伐衛衛侯請盟晉弗許衛人出其君以說遂奔）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武以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俞）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疑叔武也）甯子先（欲安諭國人）長牂（大夫）守門以為使也（謂甯子為君之使）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迎公）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訴之）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及其獄官質正之蓋）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官有罪先令長驗使奔之義）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以供衣食為己職）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衍醫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魯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雙玉曰瑴）王許之乃釋衛侯

鄭用燭之武與魯求展喜絕相類口舌賢於百萬師而呂相絕秦遂以是為戒看要之武亦用間之法與展禽正大之氣又大懸絕

鄭燭之武說秦伯　左傳僖公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

吾人取士觀其一節故夫婦敵而臼季升芋答危堂國下非有道識之世之意也且以一眚掩大德

臼季請用冀缺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八月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

臼初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晉邑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

賈誼之告文帝曰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治安而已天子且然列侯國伯之可以私人之土乎郤缺之言豈但睦衛所捍於晉雁戍

郤缺請歸衛地 左傳文公七年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有休則美之以休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正德也利用之節也禮以制義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文公遷繹 左傳文公十三年

邾子命在養民之言知君民一體之義矣而從宋襄之亂命用鄫子于社則不忍之心死之久矣遷繹遂卒蓋天道與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邾文公卒。

渾厚蒙庸之答以勢懼明德直上之說以理諭楚子介在蠻夷無王之心非一日矣特以臣庭名義尚不敢犯而二臣凜然變出辭尤屛弃偉

曰德曰命詞嚴義正能折姦雄覬覦之心

王孫滿對楚子　左傳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莊王也）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陸渾氏居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莫能逢之（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

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陳亡於滿而楚貪以貪相去不能以寸叔時取懷與之之說非應侯遠交近攻之謀可同日道也

楚申叔時論縣陳　左傳宣公十一年

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

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猶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鞭長不及馬腹伯宗之言信矣第已則不救而欲揚言以堅人之守徐觀其成敢托國之請何

晉解揚對楚子 左傳宣公十五年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不釋則疑其來釋則欣其來利害昭然是善轉移機括處

苗賁皇請釋齊臣 左傳宣公十七年

晉侯（景）使郤克徵會于齊。（欲召齊頃公會斷道）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先歸。（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身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從會）及斂盂，高固逃歸。會于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弱）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二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使齊人信高子之言）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三子來之心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仲尼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春秋天子之事也僭可以自假乱亂賊之害甚于洪水[illegible]伏猛獸不浮已作之而聽知我罪我於天下若曰華可假耳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 左傳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是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也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 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并告 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 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 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 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逢丑父忠矣晉師未入之先君不勸其君修德防微而免於難乎[illegible]也而不足[illegible]也

逢丑父代君任患 左傳成公二年

師陳于鞌，晉郤克伐齊 邴夏御齊侯，頃 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追之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適 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辱晉及齊 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欲從俱還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國佐之辭甚直意若曰寡君之母勢不俱生存斯志也何志舉族性轅君父為虜而猶稽首謝臣置之不問乎

齊國佐對晉人　左傳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音刑○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甗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音致○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錫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為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欲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晉人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人臣無外交楚子之問非也恩欲歸已將誰怨

晉智罃對楚子 左傳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杜氏曰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已）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若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列國治兵相攻類起於二三心朝歃血而夕背盟焉非特一韓穿已也文子秉正議魯國足賴何有汶陽之田

魯季文子語晉韓穿 左傳成公八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仁信忠敏立身之基也有是無懷儀安得以楚囚終乎殆進於道矣

鍾儀不忘楚 左傳成公九年

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以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 左傳成公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 成子受脤於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 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 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郤犫於欒范川正而立必不容者故次士季文子而假繼范以中其心欲其必去之也

子叔嬰齊復季文子於晉左傳成公十六年

宣伯(叔孫僑如)通於穆姜(宣公夫人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郤犫(晉卿)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譖之)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譖魯亦不事晉)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時文子從成公在晉)我斃蔑也。(時公子偃留守)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用僑如之譖)公(成)使子叔聲伯(嬰齊)請季孫於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欲以親魯甚於公室)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僑如淫於穆姜)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季孟)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國屬他)以魯之密邇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使魯亡而屬於齊楚同於晉之仇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為子請邑。(請邑於魯以悅其心欲使不放行父)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因)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請釋行父)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燮)謂欒武子(書)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邑)

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皆先君後身)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祁奚能舉善　左傳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正義曰：尉佐同掌一事，故為一官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能善舉也夫。（[illegible]）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魏絳以刑佐民　左傳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時晉悼公會諸侯盟于雞澤。行，陳也。雞澤在曲梁縣）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欲執之）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辭，陳狀）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此官）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不犯行亂）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不討罪）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與里革成公之對異指同心而此尤闢路切至

師曠論衛出君　左傳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悼)晉侯曰。衛人出其君。(獻公為孫林父甯殖所逐)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君舉則書)瞽為詩。(諷刺)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傳告大夫)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以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有遒人徇路之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去盜固不可無本源盜尤不可無法法之疏弛盜何以止臧孫之論持救於[illegible]

臧孫論詰盜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謂庶其)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圖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川名迹之或尸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也

祁奚請免叔向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

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謩勳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

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

宣子之問正欲張其先世穆叔不對其意遠矣而乃遂自揚何其淺也豈不愧於三立之言疊海曰故家遺俗喬木存焉詩曰大宗維翰欒郤降為皂隸叔向悲之彼不朽之感事豈不昭昭在人耳目耶故為人後者昭前之光期斯保世

疊海氏

叔孫豹論人之不朽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穆叔（叔孫豹）如晉，（賀克欒盈也）范宣子（士匄）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以德字名字勝賄字賄則敢德喪名賄直不保有人心者能不惕然日進月進之徒蓋可聞君說已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毋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

孫迂齋曰詩之為教大矣衛君存亡係轡柔將仲之一賦詩可不書哉不達用而治治耳三百何為國子子展以之所賦其心後之所賦以明其義故晉侯拜於先而歸衛侯再發也

齊鄭求釋衛侯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衛侯如晉，晉人執之。(為孫林父伐衛之故)齊侯(景)鄭伯(簡)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小雅，篇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鄭風，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遠違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武)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以殺晉戍三百人)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鄭風，義取眾言可畏)晉侯乃許歸衛侯。

謝所宜賞要所宜罰要在處置得宜服其心而已若槃云失信則何手稱定策元老者鄭門生天子也

子鮮終身不仕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甯喜專，(專權)公患之。公孫免餘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止也)君失其信，(許甯喜政)而國無刑，(謂林父不能討)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治其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illegible])

林次崖云春秋時直道未泯諸大夫猶稱信義戰國始純用詐謀耳

叔向不患楚衷甲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向戌善於晉趙武、楚屈建，故欲息兵以為名)晉許之，楚許之。將盟於宋西門之外，趙孟(武)患楚衷甲。(楚人衷甲，於衣中藏甲，欲劫晉)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illegible])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言且食言以為病)非子之患也。(楚自不[illegible])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晉不食言，又何患)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入，宋城[illegible])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我則力可致死以助)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況事不至此)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務文熙曰昇平之世美兵亡之階也雖亂之日去兵成無日矣子罕能直攻向戌能改過皆宋之良也

子罕論向戌去兵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賞。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餘見後合晉楚之成 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 亂人以廢。謂桀紂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

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 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恤憂也收取也 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文章正論卷之二終

李子歷觀齊魯衛鄭勸戒諸賢良誠淵微矣循宗國之禍乃惜然未燭豈處嘗內之間固有所不忍料乎誠以周公之過觀之吾不能不為季子三嘆

文章正論卷之三 左傳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吳公子札論諸國大夫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公子札來聘。適魯 見叔孫穆子。豹 悅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歸公 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在陳氏 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陳無宇 以納政與邑。是以

免於欒高之難。欒施高彊二族強於陳鮑氏而惡之陳桓子鮑文子伐欒高氏四族皆召之 晏子無所往景公出師欒高戰敗陳鮑分其室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吳地貴縞鄭地貴紵各獻所貴示損己不為彼貨利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謂伯有 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孫林父邑 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爭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以戚叛 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衛獻公卒未葬 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

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武韓宣子起魏獻子舒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平公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

季子觀韶亦海之難為水聖門之難為言也且季子讓國不立猶有虞庭揖遜風乎而憂深思遠揖為周守氏之遺民季之心有餘悲矣

吳公子札觀樂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致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于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太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

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為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于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第十三曾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二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

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不偪（謙退）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禮）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叙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家疑於國臣誣於君非一朝夕之故也所由來遠矣易曰履霜堅冰至為人君者夫亦慎所以自持毋滋予借而侈知戟者之深憂也哉

北宮文子論威儀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扎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書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

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後圍果弑共王而立是為靈王亦卒不得死

馮簡子以下見各人之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以下見子產之擇能而使也

子產擇能而使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揮也）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聖人以仁稱以其能忘己能用人也

子產不毀鄉校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欲以威止之）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以鄭人館諸侯誠為有罪弟直不可告論省改而遷辭毀之雖其書之誠文以語長天之詩避實

子產對晉讓壞垣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斥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音恭）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音閑）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圬（音烏）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群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客所當得）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

（患邪無寧字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之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音盈）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懌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胡時化曰此與子路使子羔為宰相似傳言子產之治子皮之功

子產論尹何為邑　左傳襄公三十二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子皮力也

張侔曰不以禍人之心重易我仁人之心大哉言也隱隱有生氣

祈午以信諭趙文子 左傳昭公元年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祈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先歃）今令尹（圍）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屈建）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謂重甲）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以伐齊會于夷儀以討衛會于澶淵）三合大夫（以弭兵會于宋以宋災會于澶淵以尋盟會于虢）服齊狄（來朝）寧東夏平秦亂（為成）城淳于（杞）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不信）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耘）是蔉（壅）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未信）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誠如此言）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楚欲是請恐晉先歃也）晉人許之

說苑曰傳物不足奇四時辨姓之說為晉侯頂門一針

子產對晉侯疾 左傳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

度令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令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扎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illegible]言曰君之失德臣與有責焉和誠醫國手矣

醫和論晉侯疾 左傳昭公元年

晉侯(平)有疾求醫於秦秦伯(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成中和之聲)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聲成五降而息)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不息則離聲並奏所謂鄭衛之音)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而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手足旋急)雨淫腹疾晦淫惑疾(心亂)明淫心疾(心勞)女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為陽進御在夜為晦)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武)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

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為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蟲害器）穀之飛亦為蠱（積穀久化為蟲）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為長女為風在下艮為少男為山在上）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潘可大曰郤欒降皂隸君之薄房社壞明臣之失然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戕之君亦不得辭其責

晏嬰叔向論齊晉（左傳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景）晏子受禮（受貢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音亮）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則十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之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三斗釜八斗鍾八斗）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價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

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音勇刖足者屨言其多）民人痛疾而或噢（音優）咻之（噢咻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令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音覲）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

在皁隷（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隷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

師古曰：世之求富貴者，若登壟斷，左右望而罔市利，聞晏子之風，亦可以愧矣。

晏子辭宅（左傳昭公三年）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湫下，隘小，囂聲，塵土），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塏音凱）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於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而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鹿門曰多難
興邦所[illegible]
望於[illegible]利
人之難而惟
恐已之失臨
深履薄之思
無日忘之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左傳昭公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音預）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音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昭子於此不惟得御臣之道亦有助馬丁公嘗有功于漢高而高帝竟誅之以不臣彼項籓備高帝之餓而孟丙仲壬則昭子之懟觀也

叔孫婼殺豎牛 左傳昭公五年

昭子即位。（先是叔孫豹之奔齊也淫於庚宗之婦人生子名牛既歸為卿牛有寵授以家政牛殺其長子孟丙逐其次子仲壬叔孫疾牛不進食凡三日卒牛立其庶子叔孫婼而相之仲壬至牛政而殺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和順之道），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南遺助豎牛殺仲壬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之）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己為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服虔曰禮有文有實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郊勞賄贈之禮果能以心行之又何國之不保難之不臨

該禮於閑適遠不可移易

女叔齊論魯侯不知禮 左傳昭公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illegible]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始終者）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雖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吳蹶由對楚子 左傳昭公五年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汝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

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言吳有報楚意)

天下勢而已矣鄭勢乘亡而修寸寬德民亦何賴備之救世計其德不足以化民耳若孔子處之施為氣象自當有別

晉叔向詒子産論鑄刑書 左傳昭公六年

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産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産以為己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侯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

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

大惠。(按此私相規儆，非辭命也，姑附此。)

孟僖子語大夫 左傳昭公七年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循墻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為饘鬻饘鬻餬屬言至儉)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僖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黄氏震曰：陰陽家類拘時日忌諱，至虞地上以實地下言之愈詳，而失之愈遠矣。

子產不毀墓道廟室 左傳昭公十二年

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用，毀廟具），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敎除徒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辟，遷道以避）。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司墓，掌公墓者之室，當葬路），毀之則朝而堋（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恐不能待）。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胡二泉曰：象有齒以焚其身，子產之言驗矣。得閻沒、叔寬而用之，叔魚何至以賄殃乎？

鄭子產爭承 左傳昭公十三年

晉合諸侯於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

叔向議邢侯獄 左傳昭公十四年

邢侯與雍子（二人皆故楚人）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羊舌鮒代景伯治獄）。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加罪於邢侯而殺之），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從容整暇而又能見大義

荀吳不登叛人 左傳昭公十五年

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

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

其盟精甚嚴豎豈惟鄭國雖商人亦利賴之

子產荅韓宣子買環 左傳昭公十六年

晉韓起聘於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

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鋭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

富齋評不與韓子玉子產之所能也使商〻必以聞非子產之所能也必有以結之者不然則已先告商人而為發言地也

無彊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遇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郯子論官 左傳昭公十七年

郯子來朝公昭與之宴昭子婼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以有雲瑞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以有火瑞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以有水瑞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以有龍瑞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摯皥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知天時玄鳥氏司分者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鶬鷃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鷩雉以立秋來立冬去祝鳩氏司徒也性孝鵻鳩氏司馬也摯而有別鳲鳩氏司空也平爽鳩氏司寇也鷹性猛鶻鳩氏司事也鶻春來冬去五鳩九鳩聚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五工曰攻木曰搏埴曰攻金曰攻皮曰設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夷平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九農曰趣耕曰趣耘曰趣收曰趣藏曰為巢驅鳥曰晝為民驅鳥曰夜為農驅獸曰為蠶驅雀曰趣民收麥也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不能致遠瑞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不脩職學在四夷猶信

灶之知之鐸晉預也害戮可火之梓刑士兆不備天大也里慎書文之言可人曰裨析知之伯延讖謂之鄭竈知之月已倡而深際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 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皆火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 晉辭

公子公孫而工以若叛晉授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

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

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

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 撊然勁忿貌

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

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

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

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

文章正論　卷三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傳言子產有備

岩之治弊於猛令之治弊於寬故崔寔歎嚴耕勸穗子歎東弱用溟朱子欲以嚴爲本盡皆子產遺意

子產論政寬猛 左傳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 狎輕也 則多死焉故寬難 難以

治 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

人於萑苻之澤 杜氏曰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

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糾猶攝也 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

文章正論　卷三

以寬也 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汔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款其祐之以寬 毋

從詭隨以謹無良 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 謹勅慎也 式遏寇虐慘不

畏明 式用也遏止也慘刻也言爲寇虐嘗不畏明法者亦當用法政糾治 糾之以猛也

之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

各以能進則王室定 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詩殷頌言商政得中和競強也

絿急也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

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胡時化曰和若其中自有可否若同則否然無別矣和同之辨公私之分也晏子亦有見哉

晏子論梁丘據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臣亦如之）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故謂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也。（此言九者相成為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胡時化曰詩云侯詛侯祝靡屆靡究齊之大疾在行政而穢陳氏祝史不其馬三年之艾則晏子論禮之言也舉吉詛君而祝臣疾尚可為哉

晏子諫誅祝史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杜氏曰二子齊嬖大夫人）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固嚚名）（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祝史陳說有功德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其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快私情厭足也）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

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彊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聖人之言，其溫如春，其肅如秋，豈待斷宗魯乃為世常道也。

孔子不許琴張弔宗魯（左傳昭公二十年）

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孟（公孟，靈公兄縶），為驂乘焉。將作亂，（公孟奪齊豹司寇與鄄邑，豹怒欲為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借以善名，故使驂乘）。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失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有終），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祭）於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乘。及閎中（曲門），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牢）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謂豹之為盜，縶之見賊，皆宗魯為之），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食其祿，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以利故不能去，病於邪也），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邪待人也），不蓋不義（以周事豹，蓋不義也），不犯非禮（事縶非禮也。胡氏曰：豹之不義，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非聖人發之，大疑隱矣）。

宣子之執失之驟獻子之求失之貪若士伯詰免于始數禮於終得懷遠之道矣叔孫之閑豐不坐誠是而左顧右顧之約未免狙詐

叔孫舍以禮立身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邾人愬魯取其師故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禮卿會伯子男）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以身歸）士彌牟謂韓宣子（厥）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鞅）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不使出示不欲以貨免）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家氏曰婼豹之子也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强臣之脅制以至於亡悲夫）

顏克曰王人設險以守國未專恃也德之不類而欲以險固九州之險其與一翅乎

沈尹戌論子常城郢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境。（裁自完）慎其四境。結其四援。（結四鄰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己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者皆楚之賢君）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礪州評曰昭子不責平子以義而懼平子以名吾固知良心之始萌而終悔也迨其終也不能討而祈死焉則何益矣

叔孫舍責意如逐君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叔孫昭子婼如闞（以事往外邑）公孫于齊。（昭公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兵與孟氏伐公徒不勝而奔）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何以為謀）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死而生之骨而肉之）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曰。將安衆而納公。公使昭子歸。（先歸謀之）平子有異志。（不欲納公）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恥為所欺季氏曰婼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栽忠也）

洪容齋評曰禮之為體一而所用不同故游吉以好惡哀樂喜怒子以君令臣樂言

游吉述禮儀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在民為庸在功為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陸齊評：自古君臣皆自一心為民，風氣既漓，倚嬪互起。陳氏以厚施得國，田單以濟民，賈氏父子亦然。宋太宗曰：民遂歸心太子，將置朕何地。

晏子論禮可為國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嘆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慆，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有禮義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眞氏曰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以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陳施出于上而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陳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惜哉

子順評彗星者除舊布新也人君鑒之內消穢德外革穢政則今之彗他日之祥運也

晏子論禳彗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祭以除之禳 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見補之曰無極之惡極矣而周旋平昭之間微尹戍之言且將令終胡子胥之怨能鞭平王之尸而不能權致無極若芘唯之斬親務頑批

沈尹戌論費無極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 謗詛也 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廄尹陽令終 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 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郤宛直而和國人說

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享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子惡郤宛字令終陽句子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

王遵曰人生皆善少曰豺狼之聲生而滅族於化氣質之功可弗事矣不可以剗

叔向母論娶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聽)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黰)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官長)

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觀此則孔子之論為政不以政刑為先而以德禮為本也有由然矣

孔子論刑鼎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冶石為鐵用扇鞴謂之鼓此蓋令衆各出力鼓石為鐵計令取一鼓而足也)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蒐于被廬)(作執秩以正其官蓋修唐叔之法也)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罪之輕重在鼎則棄禮徵書)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

之亂制也(夷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致賈季箕鄭之徒作亂)若之何以為法

伍胥貽申胥書謂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之蠢之吾王孫子曰余雖覗然人西扎而行禽耳夫胥不惜劉行以為親蠢不惜行禽以為國包何悟雀立秦庭以為君弍忠ㄕ芉子心事類如此

申包胥乞秦師 左傳定公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楚平王殺伍奢及其長子尚次子員奔吳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後讎以滅楚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吳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若滅楚則鄰秦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共分楚也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哀公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取脩我戈矛與子同讎之義九頓首而坐詩三章每三頓首以謝秦師乃出以救楚

錢豐寰曰謀詐之不如德義也以理勝也德詐之不如謀義也以東勝也孔子能兵萊人於夾谷而不能樂女樂於齊郯彼婦之口司以出走信夫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 左傳定公十年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氏曰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遠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將盟告神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犯之為不善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乃須齊歸汶陽田當共齊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故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言秕不成粟稗似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之草者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知齊侯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孔子墮三都 左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費季孫氏邑郈叔孫氏成孟孫氏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叔孫州仇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武所築者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胡氏曰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僭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然也而制

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成雖未墮無與為比都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其門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負不勸吳勝德格天通攫越之報而欲殄滅之非夫意也夫差之暴即幸而滅越夫下其無蠱扎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左傳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緍方娠后緍相妻娠懷身也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后緍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巳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

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康自有鬲之收二國之[illegible]以滅浞立少康而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過澆國戈豷國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豐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

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仲尼論用田賦 左傳哀公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張小越曰錢塘怒潮子胥餘憤嗚咽江漢之濤焉不為靈動伸氣

子胥諫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也）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道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口血未乾治兵相攻伐者可勝道哉

子貢止吳尋盟　左傳哀公十二年

公（哀）會吳於橐皋。吳子（夫差）使大宰嚭（伯嚭）請尋盟。（尋鄫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固）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滔星海內吳誠夷德齊晉畏之魯國區區而何之一言重魯九鼎國有其人何難撫哉

子服何不屈於吳　左傳哀公十三年

吳人將以公（哀）見晉侯。（定公時吳王夫差與晉定公盟於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也侯牧方伯也）伯合諸侯。（伯諸侯之長）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景伯名何）於魯矣。（不避因執）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地）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將告神云景伯不會以祭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有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觀迴瀾曰以尸將命禮也茢古者人君將弔必以桃巫先之主除不祥雖賓不與主同留尸國門而副介以尸名將事于朝似為得體

陳芋尹蓋對吳子 左傳哀公十五年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良吳地 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 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 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 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備副也 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 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其殯斂所積聚之用 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令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

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 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 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 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 按左氏辭命有其辭甚約而足以服諸侯者如諸侯之大夫如晉葬平公既葬欵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以孤斬然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必具以喪禮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真可謂善與賓客言者矣以其僅數語故不錄他放此

觀賽以動不違其志揮後以立不居其功葉公處此可謂曲至

葉公討白公勝 左傳哀公十六年

白公作亂。白公大子建之子勝也令尹子西召之吳葉公言不可子西不從使為白公欲報讎遂作亂 殺子西令尹 子期司馬 于朝。而劫惠王。葉公沈諸梁 在蔡。時居於蔡 方城之外。眾民皆曰。可以入矣。子高諸梁字 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欲待其斃而討之 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冀其來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安之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

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助為亂 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柏舉之敗子西子期之功多 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 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 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 而老於葉。蘇氏曰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後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哉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有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然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道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

文章正論卷之三終

邪晉二國一口道破矣輕致重遣是齊侯病根不逹輕行是晉公死法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祜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宰孔料齊桓晉獻 國語

葵丘之會（齊桓公衣裳之會）獻公（晉侯）將如會，遇宰周公（宰孔賜胙）。（於齊不與盟而先歸）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垂橐而入稛載而歸），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之類），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謂束牲為盟皮馬為）幣。三屬（會）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築鹿門以定魯城夷儀以救邢）。是以北伐山戎（為燕闢地），南伐楚（責貢包茅），西為此會（葵丘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虎行），而暇晉是皇（不暇以晉為務）？雖後之（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勤無勤於行）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遠居）汪是土也（夫其）尚違其違（去邪），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釋舍閉守修治也），輕於行道矣，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

（晉獻公二十六年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八年（越年）八為淮之會（此之謂東略）。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納孝公殺無虧）。

穆文熙曰晉侯非嗣踐作且不正其始又以賄得國安知恭敬為何物

内史過知晉君臣不終　國語

襄王使召公過及内使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 拜不稽首。首至地也 内使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戎祀 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以心涖之

度人之心以臨民也 恕 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庶衆 孚信也言為衆所信 祓除其心精也。潔 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内之賂。不予秦地及里丕之田 虐其處者。殺里丕之黨 棄其信也。不敬王命。執玉卑不稽首 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

日恪位箸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策命 加鉞 猶有散遷解慢而箸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以立 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縱欲 而遠其鄰。背秦賂 陵其民。殺里丕 而卑其上。不敬王 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無以自重 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 夫天事恒象。事善象吉事惡象凶 任重享大者必速

及。及禍 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欺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禄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謂呂郤 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秦怨惠公背施伐之獲惠公以歸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冑。惠公卒懷公立秦内重耳晉人刺于高梁 秦人殺子金子公。呂甥郤芮悔納重耳欲殺之寺人披告公 公潛出二子求公不獲遂如[illegible]上秦 繆公誘而殺之

君利臣而曰
樹於有禮艾
人必豐臣利
君而曰民未
知義於是乎
出定襄子以
示之義

內史興知晉文必霸　國語

襄王使大宰文公、（王子虎）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牛一羊豕爲一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文公祖廟）設桑主、（禮既葬而虞虞主用桑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文公立獻公之主者不款繼於惠懷故自以子繼父行未踰年之禮）布几筵、（周禮司几筵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右玉几）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玄端委貌士服也未受爵命故服之）大宰以王命命冕服。（鷩冕七章）內史贊之。（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則策命之）三命而後即冕服。（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後就）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公受王命待以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竟逆郊勞）奉禮義成。（謂士服三讓饗餞）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不偏）仁所以行也。（有恩）信所以守也。（不貳）義所以節也。（制事）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謂三讓）服義（謂端委）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厚報）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王后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之而卒帶奔既後通於襄王后隗氏王廢后頹叔桃子奉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晉侯納之。（納王）（而殺子帶）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晉敗楚師于城濮于衡雍襄王下勞文公）（公率諸侯以朝遂以俘獻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策命晉侯為侯伯）於是乎始霸。

言神而徵之民述古而驗諸今為不誣矣

杜伯忠也焉有生為忠臣而死射其君乎至丹朱憑房后則又失之野

內史過知虢亡 國語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神不饗)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加誅無罪曰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潔)而民有遠志(欲叛)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

回祿(火神)信於聆隧(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商之興也檮杌(鯀)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神獸也)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鳳也)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在史籍者)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爽亡協合憑依儀匹也)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一不遠徙遷焉(一心以依人)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丹朱之後)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勿有求請禮之而已)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數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狸姓在周為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一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邪)離民怒神而求利焉(請土)不亦難

乎十九年晉收虢

治國之政無微不理，亂國之政雖大必棄。送往迎來，執事之大，九經之一也。箋視王使其無主乎？人亦無之，其亡決矣。

單襄公言陳必亡國語　分四段　不授時　不恤農　不除賓

定公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

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

陳之將亡事非一端，而君臣宣淫於夏氏，尤其亡國之斧斤云。

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

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高季迪汀人野仕文仲者不過以救雖偪班脫成公之急耳余竊以仲有可醫有君為位綱成公免則元恒之沿若夫剋地發尚亦有賴我

文仲教僖公恤衛侯 國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示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

急於民事恪恭命雖但一年不熟遂至上下相賴重臣自往齊國預備之術踈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

魯饑臧文仲(辰)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鑄錢)藏寶財(財玉)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自選擇其職事)文仲曰賢者急病(以民病為急)而讓夷(以治平為責)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

(祼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祀廟)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周公為太宰太公為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之祖)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緩久積則朽敗)(執事所要也之所以紓其憂)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裴淵憲曰張竹之荒有鳥曰鶢嘉陵之墟有鳥曰飛扶桑之野有鳥曰桂光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無名之禽又何鶢哉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鳥益國法也祭）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禮祭法以烈山為厲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

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禹之功自商以來）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閒有識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為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故祀以為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能修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以敘民稼穡以安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勳也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野死謂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也）鯀鄣洪水而殛死，（殛誅也鯀顓頊之後禹之父也堯使治水鄣防百川績用不成堯用殛之于羽山禹為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禹能以德脩鯀之功，（鯀功雖不成禹亦有所因故曰脩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為堯司徒能敬敷五教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為夏火侯以寬得民除其邪謂放桀扞大患也）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周語曰文王質文）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氏禘在夏殷為二王後故有祭郊宗祖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上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為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帝嚳帝契父商之先故禘之鄭後司農云商人宜郊契也）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顓頊有虞氏之祖也報報德之祭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夏道者）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之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太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

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以其有信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于民心）。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金木水火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知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為無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唐荊川曰：僖公魯之賢君也。魯欲尊僖，曷若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當神保民為尊大，實歆與以祇贊躋之。

宗有司止逆祀（國語　左傳　文公二年）

夏父弗忌為宗（宗伯，掌國祭祀），蒸將躋僖公（升僖公於閔之上）。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工，瞽師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後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誥），宗祝書昭穆（宗，宗伯，掌其禮；祝，太祝，掌其位），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為明而升之，是先禰後祖），自玄王契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棄）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語）。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謂僖為兄），故鬼小（謂閔為弟）。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傳）。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齊肅聖明），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不以為不肖而且祖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穀梁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

淺從之三家能滿亂于

穆叔不欲作三軍 國語

季武子（宿）為三軍。（魯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叔孫穆子（豹）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天子六軍，王從。大國三軍。）諸侯有卿無軍，（次國有命卿無三軍。）帥教衛以贊元侯。（則有元侯命卿帥其所教武士以佐之。）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命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為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

胡時化曰：敬姜及叔向母，皆賢婦也。所稱撫民淫民勞其莫甚惡新迫逸鑑也。

敬姜論勞逸 國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干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大采，袞織也。）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祖，習也。識，知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

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糾，共也。虔，敬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說云：紞，冠之垂前後者。綖，謂紘所以縣瑱當耳者。）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自庶士以下，皆衣其

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事農桑之屬冬祭曰烝獻五穀布帛之功 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欲使我不績而自安 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穆文熙曰民生於三視之如一而死君一節當視大義何如食人之食固宜死人之事然明其義者必不妥食

欒共子死節 國語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言武公知成將從君死故使止之未知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為貳也 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

史蘇郭偃言
雖稍別各極
禍福淺深之
趣
濟可大曰晉
諸大夫若史
蘇郭偃士為
里克依宊業
皆知亂本莫
肯一啓口為
公言之聽言
則封諸言則
退豈妖豔內
亦雖言無益
于此勸賢所
以先遠色也

史蘇戒大夫女禍國語

獻公伐驪戎（公卜伐驪戎史蘇謂其兆勝而不吉不聽）克之獲驪姬以歸
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
戎（女禍猶兵）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
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
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伊尹
相湯伐桀妹喜為之作禍故云比）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
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自殷適周）周幽王
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
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人為王卿士）逐大子宜咎而立伯服太

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
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曰俘）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桀紂
幽）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挾會也猾弄也）
（謂兆端左右釁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銜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害獻公卜伐時龜有此
兆）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往令告龜辭往伐戎也其兆離散應我以
不吉）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有害於國不能安居）離則有之
不跨據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
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據國得君）
（言從皆謂驪姬）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
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

不疚（不以為病）肆侈不違（無所避）流（放）志而行無所不疚是
以及亡而不獲追鑑（鑑前失）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偏方之侯）
其土又小（不如夏商周）大國在側（謂齊秦）雖欲縱惑未獲專
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以為師保）多而驟立（數置其君）不其集
亡（桀至紂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龜兆銜骨齒牙皆在口）三五
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也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
（少則三君多則五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
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
也其與幾何（言骨在口但口不能勝耳不能乂為害）晉國懼則甚矣亡
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小德）不足就

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薄祿）不足紐也不
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
服（服人）吾聞以亂得聚者（財衆）非謀不卒時（二月也齊無知之類）非
人不免難（衛州吁之類）非禮不終年（十年也齊商人之類）非義不盡
齒（楚靈王之類）非德不及世（世嗣也晉夷吾之類）非天不離數（離歷也五
季之類）令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
得人廢國而向已（盡逐羣公子以立己）不可謂禮不度而迂
求（以邪尊正）不可謂義以寵貿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
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
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

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為他人所取）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謂偃能戒）抑二大夫之言（謂史蘇郭偃）其皆有焉。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納惠公文公殺呂郤）五立而後平。（奚齊卓子惠公懷公文公）

申生不得其死，奚齊由以召禍，雖由驪姬之女戎，然獻公好兵不已，殺人之子多矣，禍及子孫，宜扎重耳之霸，猶為倖

與林次崖曰：驪姬非欲禍晉，不過去群公子，為已子地，丹述似報父，譬而申其，誠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為

史蘇戒大夫亂本　國語

驪姬立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申生，驪姬欲廢申生立奚齊，故為請）重耳處蒲，夷吾處屈，（重耳犬戎狐姬所生，夷吾小戎子所生，曲沃蒲屈皆在河東）奚齊處絳，（晉都）以儆無辱之故。（出三子鎮外以備戎翟，使無辱於國）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往）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極也）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先王用兵皆為民除害）是以民能欣之，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厚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以見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立驪姬）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申）其欲，雖好（美）色，必惡心，不可謂好。（美）好（愛）其色，必授之情。（許立其子）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驪姬果作難，殺太子（申生）而逐二公子。（重耳奔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

狐突逆申生於下國豈申生不用其言而死猶能以精氣相感召乎申生而有大伯之行哥無丕世之亂矣

狐突諫戰翟　國語

至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好艾謂多嬖臣大夫殆好內好內謂多嬖妾適子殆社稷危若惠順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衣之偏裻之衣示中分也而告我權佩之金玦示以兵決事也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蝎木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

張子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杜原款死申生　國語

申生出公命殺杜原款申生之傅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於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心之權度棄寵棄太子位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不敢與申生俱去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受讒無所控告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不反讒申辯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為民所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

縶布精杰英然解衣鄭芝赴鼎旨襲詹之術也然詹言甚正大

叔詹盡辭就烹 晉國語

晉文公伐鄭，反其陴。反撥也陴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文公過鄭鄭不禮叔詹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按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詹云然謂淫放於曹不禮公子觀駢脅之罪同耳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材，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述前諫詞今禍及矣。尊明請禮公子勝患，遏亂階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潘星海曰周之興不獨邑賢天不祐周主世乔弱單靖之敬儉亦守府一姓不再興重其然乎

叔向譽單靖公 周國語

叔向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上位在靖公上者視之不敢踰也燕無私，好貨及籩豆之加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語及此詩而樂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形鏤，儉也。身聳懼除治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雜也衆人過鄭單子獨否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備已自勤以成其王功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帥循也循此四德行之而歸於安民其終也，廣厚其心，

以固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穌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靖公）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秋盟末矣歃而爭先鄗孰甚焉葵丘不歃彼固有所以服之也以道武而來楚之爭武之德薄矣

叔向以德示趙文子　國語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武）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設望表（祭山川立木以為表）與鮮牟（東夷）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傳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以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巧見憂端，具知國體。務文然曰：不憂外而憂內，不憂敗而憂勝，不憂戰而憂怨，是善憂國者。

范文子不欲伐鄭 國語

厲公將伐鄭。（從楚故）范文子（士燮）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伐畔之鄭）得鄭，憂滋長，（謂與楚爭）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伐鄭，荊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平）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數加於小人）而斧鉞不行，（不及大臣）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殺過）有過由大，（大臣）而怨由細，（細小民）故以惠誅怨，（除民怨）以忍去過。（以義斷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刑不及）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

聊子厚曰：三郤亦晉之良也，不幸俗侈習驕，以從于難，傳乃附會文致其罪，真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三郤雖亡人之言，然在趙文子則亦所謂孝孫之惡我藥我也。

諸大夫勉趙文子 國語

趙文子（武）冠，見欒武子，（書）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趙朔。莊主，大夫稱主）華則榮矣，（朔為下軍將，書為之佐）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荀庚）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不及見其至）見范文子，（士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不足知者得寵則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惑）風聽臚言於市，（臚，傳也。采商旅之所傳）辨妖祥於謠，（采）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錡）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自恃年少）見韓獻子，（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善惡各從其類）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罃）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成，趙衰；宣，趙盾）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歎其德不能修）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歎其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二君）以諫取惡，（靈公欲害之）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

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昔成叔子（郤犨）叔子曰柳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郤至）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不欲其高遠也）見張老而語之（述前言）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益）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事）備矣志在子（能與否在所志）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訓善）矣是先生覆露子也（成宣之澤）

韓文熙曰夙沙之無二心穆子之能嘆尋可謂兩難

夙沙釐從鼓子（晉國語）

中行伯（荀吳）既克鼓（白翟別邑）以鼓子宛支來（偽作觀）令鼓人各復其（所）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釐）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令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吳）召之曰鼓有君矣（使守之）爾止事君吾定而（汝）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獻功）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太史公曰善者因之次利導之次教誨之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漢千曰管仲之成民以此

管仲論處四民 國語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咙音忙。咙亂貌）。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莫音暮。下同）從事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何音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價）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

耒耜枷（枷音加）芟（芟音山）。及寒。擊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耰音憂）。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鎗）刈耨鎛（鎛音慱）。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襏音撥）襫（襫音失。○襏襫蓑衣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音逡。○竣退伏也。○桓公問治國。管仲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公因問成民之事若何。仲以此對。○參續叟。○參老也。竱等也）

文之興也姜氏有力焉三尸開其外姜氏激其內文之興沛然款能築之

齊姜諫懷安 國語

文公在翟十二年乃行驪姬譖重耳於獻公使君蒲後復使寺人披伐蒲逐出奔翟獻公卒惠公立狐偃勸之行適齊齊侯相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狐偃知齊之不可以動求反國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滅其口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

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奚齊卓子死惠懷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及謂及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能威民則居尊弗畏有刑不畏威則獲罪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欲辟罪故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得國時可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歲星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閼伯唐之火正居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實紀商之吉凶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唐叔至惠公方十四世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尹汝善曰晉臣之傳權曰是在諱也教者固體能質而利之者也周紹曰立傳之適有六君于合叔時之說觀之知所擇傳知所為傳矣

申叔時論教太子 國語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恭王名]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亂]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法天]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法祖]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知百官之事]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省方觀民設教]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比義之與]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文詞詠風物事也]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謙]自退則敬不則赧[懼]

公孫枝之言欲以甚晉君之罪也百里奚之言欲以廣秦君之仁遂一念之公賢必異而人頃誅也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 晉國語 左傳僖公十二年

晉饑乞糴于秦丕豹 晉丕鄭坐里克之黨見殺其子豹奔秦 曰晉君無禮於君 謂背賂 衆莫不知往年有難 謂殺里丕之黨 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薦 進 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 有年 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能禦我誰與

汎舟於河歸糴於晉 語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 穆 謂子桑 枝字 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 奚故虞臣 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宋氏曰按百里奚之言質實渾厚無較計利害之心真賢臣也

疾毒滋厚右猶生我藥石中參忝可二日無扎左史誦祈招以規君稱抑戒以規臣誠箴贊猶其文矣

左氏倚相規申公 國語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 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 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 舉伯楚大夫也 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 承受事業次序也 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 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 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 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

趨車止則持輪 位宁有官師之典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宁師長也典常也 倚几有誦訓之諫 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 居寢有暬御之箴 暬近也 臨事有瞽史之道 事戎祀也瞽樂大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 宴居有師工之誦 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御進也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懿讀曰抑 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 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 若常如此楚其難乎 難以為治 子亹懼曰老之過也 老子亹名也 乃驟

見左史。

務文熙曰澤藪珠玉皮毛齒革與仁賢同類並稱孰謂楚為知所寳

王孫圉論楚寳國語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鞅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佩上横者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寳也。幾何矣幾世。曰未嘗為寳。楚之所寳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毀[illegible]。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雲夢澤夢。連徒洲連屬。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備吉凶珠[illegible]火災角為弓[illegible]

為弭皮虎豹皮也以為茵鞹革犀兕也以為甲冑羽鳥羽以為旌旄毛牛尾以注竿首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寳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寳焉。圉聞國之寳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寳之在人。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寳之祭祀用。龜足以憲臧否。則寳之先知善惡。珠足以禦火災。則寳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寳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寳之。若夫華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寳也。微刺簡子

胡時化曰：宣子憂貧，叔向賀之，貧而可賀，貨馬不必問也。宣子賴叔向之言以保於德，子常悖王之訓以權于亡。貧富之關，禍福速哉。

鬬且論子常必亡　國語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鬬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若眾，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享贈也。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郵，過也。音尤。）則闕於民，（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

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名也。羞，進也。）至於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后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后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后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伺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蹯，音煩。）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栢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包胥曰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岳武穆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智謀之士所見畧同

申包胥論戰事 吳國語

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按子西之始召勝也，諸梁能諫之；及勝作亂，諸梁又能討之。知以均好忠，能匡國，可謂賢矣。乃亂之既弼，又復辭位隱去，其視人之始諫不用，遂悵志坐視，繼能立功，又固戀不能去者，相去遠矣。

溼可大曰：孔子惡似而非者，猶似直強似剛。子西贅於其似，葉公切見其非，廼棄德而近讎，終醜殺身之禍。人固不易知，以人亦不矣知尚乳

葉公諫用王孫勝 國語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太子建之子也。召之吳）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諸梁字）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必行其言，躬不計害），展也；愛而不謀長（外愛人，無遠慮），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力悍），毅也；直而不顧（無所隱諱），不衷也；周言棄德（其言多而不以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讒，平王欲殺之，因出奔），其心又狷而不

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復前言），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帥眾），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謂無極之徒），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長其貪心），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子西將主此禍）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執復父怨以為辭），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子西之弟子期也），故不敢不言。子

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一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致疾之味）夫誰無疾眚，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

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鬬椒也。子干、子皙，共王庶子比與黑肱，皆為平王所殺），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齊胡公靖騶馬繻，繻殺胡公，納之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齊懿公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公游申池，二人殺公，以之竹），晉長魚蟜殺三郤於榭（郤犨與長魚蟜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蟜嬖於厲公，譖而殺三郤），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子般，魯莊公太子，嘗鞭犖。公子慶父通于夫人，夫人欲立之，使犖賊般于黨氏），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

令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
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好勝人不從遂使為白公白楚邑
子高以疾閒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代鄭以報父讐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代鄭楚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怨遂作亂殺二子於朝葉公聞
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
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憂不義也
將入殺之師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

胡時化曰屈原忠而被謗信而見疑故俾為不知所居並舉兩端以卜之其不平之氣勃勃然如龍蛇交韜于胷中

卜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端正也策蓍莖也正策將以筮也拂龜將以卜也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哫訾求媚也慄斯就貌隨其喔咿儒兒強語笑貌婦人諂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常以絜楹乎突梯滑達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也楹屋柱圓物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釐六弘曰商
君徙木立信
至食卬盟棄
梁信詐取三
軍信安在哉
趙良諤諤諾
虞舜於集耳
彼惡知之至
逆旅不相容
驩嚖信哉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

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

[喟]歎曰嗟乎為法之獘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胡時化曰此四戒非獨為君者當知之士庶人亦宜加慎焉於此戒之戒之保身保家之本也

魯共公酒味色論

梁王魏嬰(史作罃)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共)。公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言而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口有所銜也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安寢)，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觀下曰睹)，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蓋莊王云)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連始義切懸盍所秦
之論不之起軻以之
於之動以拜氏不馬
衍以已利謝之知入
也大乃害此談儀也

魯仲連義不帝秦

趙孝成王時而秦王皆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

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同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此語不可為訓）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

詩云彼人之心于何其臻以稱成王觀之允信滿形臣子大義死而叱之無君之罪不容逃矣

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激之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又激之不動又愈激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

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按魯仲連之語。不特折以其反復言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辯。可為論事之法。故取焉。

張大忠公曰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為論事之法

諫魏王書　　公子無忌

（齊楚攻魏秦發兵救魏魏復定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伐韓以求故地故公子無忌諫之）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先時趙奢破秦軍於閼與）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魏人不欲攻韓）（與羣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識知也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鴈行以次進也）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

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强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吕成公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于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猶能收合諸侯折强秦之鋒若用之于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莊辛論幸臣亡國 戰國策

莊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柰何莊辛對曰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蝱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盧（集韻碆可為鏃 盧旅同黑弓也）治其矰繳將

安其舒徐寬緩直從主小處說來一步緊一步收來到襄王身上真足凜凜

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劉礵（石盬鏃利也礵）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抎失墜也）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茹溪溪名即巫山中之溪也）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右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黽塞之內（填兵滿也），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受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鮑氏曰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陽收之桑榆其季年保境善隣差為無事莊辛有力焉）

文章正論卷之四終

李廷機曰漢初去先秦未遠故高祖詔雄而健文帝詔溫而雅大非後世可比武帝以後始事華采而古意浸微矣

文章正論卷之五 漢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祜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入關諭　漢高帝

（入關諭漢高帝撥亂也自周厲王而後諸侯叛亂奪民財殘民命至秦極矣高帝起始有恤民之言爾）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

伐楚告

（伐楚告漢高祖正君臣也春秋以來臣狎於弒君帝納董公之言始討賊也）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李衷一曰道民四字甚得師表之方彼多爲條令者於人情未必合土俗未必宜也

勸農詔　漢文帝

勸農詔漢文帝務本也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是詔也漢文帝與教也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除肉刑漢文帝通變以活民也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增祀無祈詔

祀無祈漢文帝事神也致力於民者備而責報於己者輕矣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除誹謗法詔

除誹謗法　漢文帝求助也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張弘道曰不數十言却四五轉惟文帝切於愛民故求所以佐民之策詳懇如此

文帝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度謂量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末謂工商之業）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陳古迂曰文帝一意在民雖久而不改帝在位幾年矣佐民未嘗不至獨後元復議佐之何也夫減租佐其力也勸農佐其時也振贍養老佐其貧且耆者也甚者佐之以和親而不傷其生佐之以節儉而不損其財佐之以祈福而不失其壽其佐之如此而復使丞相列國議佐之之策嗚呼帝愛民之心蓋愈久而愈不改者

藩可大曰先許以為邊佗实次諭以得一亡十不忍為又云獨與上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使佗而聽耶國足以聞其善意即使不聽耶亦不至失吾體統抑揭閩關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存問兄弟治修先冢非所畏而為之也得至誠感人之道

賜尉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彼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厚薄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李九我曰景帝恭儉之政自文帝家法中來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竝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牟食苗根虫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盜者共盜爲盜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旅謂加惠耆老若賓旅也復謂優復孝弟之人也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祈求也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陳古迂曰武帝刻於待民而厚於待士舉茂材舉孝廉舉賢良莫不有詔獨孝廉猶近周旅師書孝悌睦婣黨正書德行道藝遺意不專尚言語文辭者第爲人上者養其行於先故得其人於後帝多利欲何以率下又無成周敎養之法亾元光詔郡國各舉孝廉一人至元朔二十六年竟不舉一乃詔議罪帝亦可以自者矣後非得王吉路溫舒輩自此選出則帝將何如噫舉孝廉溺如況則責在上不專在下也帝待士以厚不能養士以學惜哉

止田輪臺等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每口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降者）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廝留言前後離廝不相逮及也）曩者朕之不

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匄乞與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見示也）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云云何可久也言匈奴破不久）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大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行將謂遣將率行也）

太史公曰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粵卜巫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潘子曰以是詔所稱大過九言及貳師最吉觀之太卜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

鬴山（鬴山山名）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

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之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既不上書後有降者來及捕虜生口言之乃知此）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方詔舉孝弟而復有喪事勿繇之詔所以成民之孝弟者至也世世帝王宜法也合天下為孝子是亦所以為孝也

昭帝省賦詔

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是時霍光用事復修孝文之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詔辭又皆簡質可尚不事虛文若有其事而無其辭者如始元元年遣故廷尉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究失職者二年三月振貸種食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榷酤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年春正月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凡此皆與民休息之事也魏相之所條奏者其殆此乎

宣帝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十月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有喪者勿繇事詔 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光武賜周黨帛詔

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黨著短布單衣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封卓茂詔

本傳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王莽秉政遷京都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

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下詔云云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愚按西都之亡以士節不厲故厲光武此擧所以洗二百年靡敗之俗與禮嚴光周黨之意同或者乃謂其褒表循吏夫茂於出處去就之節犖然光明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是不惟不知帝亦不知茂矣

地震詔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徳災殃将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貧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光武以兵定天下親見行陣之苦隴蜀未平且將置兩子于度外況宇內稍安兵戈暫息而肯鳴劒馳伊吾之北乎臧馬誠霍之儔光武非武帝之比是以元氣培焉

報臧宮詔

報臧宮詔光武戢兵也相宜度力舉亡過事
馬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徳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徳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徳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也

作壽陵詔

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書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詔云云此不言詔意必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按孝武以後詔令繁文多而實意少至光武乃復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并復故國若侯身已殁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秋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六年五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為隗囂所詿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詔曰敢灸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灸灼者為庶人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若是者皆不炫文采而意旨自足蓋自昔方隆之時事從簡質故文不勝質及世之將敝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自漢以後尊師重傅之風泯矣無論人主御經筵即青宮方嚴緊極未登已儼然正坐聽講端嚴若神何以遂志時敏而使之有獲也又何能數大臣下天下之士也豈胃之禮誠不可不亟講

明帝行養老禮詔

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 按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冰而無攸濟之語說者謂漢詔多出於人主之手殆或然也丙辰詔今不載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緇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

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禮於已太隆也醬醢也珍謂肴羞之屬即周禮八珍之類鄭玄注儀禮云酳漱也所以潔口音胤祝哽在前祝饐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詩鹿鳴雅篇名也新宮小雅逸篇也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章帝尊師傅詔

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詔云云時未改元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趙憙光武時為太尉明帝時行太尉事司空融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詩雨無正之文也三事三公也鄭玄注云幽王在外三公及諸侯隨而行者皆無復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

學之有師猶水之有原也自宋儒筆出直欲心師尼父尚友子淵而睥睨晚世無一可者石渠虎觀直衛官視之噫不有盤何有青不有水何有水宋儒真頗曾乎馬往起孔林而杏壇之五經同異之詔有功於宋儒不淺也

講議五經同異詔 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安樂大小戴謂戴德戴勝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儵樊）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

潘星海曰二代之際未嘗見胎養之令惟越勾踐思蕃育其民以報吳始給民酒肉及復民徭役要之先王時山不槎蘖澤不伐夭獸長麑麛鳥翼鷇卵蠢含蚳蝝而況于民乎養之有素無俟此令

賜胎養穀等詔 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前書音義曰孚葉裹白皮也易曰百果甲折也）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況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乞為義帝縞素行師　董公

出高祖紀二年三月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云云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董子之進說甚正漢室元勳也其實漢亦未嘗以義帝為主因羽之弑遂假此大其辭以伐之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殺讀曰弑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至言　賈山

至言穎川賈山箴文帝也帝於受言而與儆士儀是以箴之也

楊文靖公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實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時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内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

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内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

天殃已加矣臣眛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焉
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
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
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
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
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
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
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

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
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
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
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
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
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
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
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
餽執爵而酳祝餔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

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
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
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事無不聽也昔者
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
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
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
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
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
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

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
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
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
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
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
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
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
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

頫時化曰秦亡養老之誼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事故窮奢極欲陷于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畫議政事而與之馳驅射獵則倖佞進而佞諛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末復開晏游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

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婾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

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捐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

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賊盗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

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章下詰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王鳳洲云此論始皇誼書為上篇盡論始皇襲先世淤大之業仁義不施不再傳而亡非所以守國也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崤山 函谷關名 秦塞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衡音横）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從音縱）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石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大楯曰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

東坡曰紘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饑餓之其勢必至于噬人有天下者卑處置此輩扎秦與隋足可鑒也

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周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為東周君而以洛都為西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粵音曰)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黔音鉗)首隳(隳音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鍉音提)鑄以為金人十二(鍉音鏑足也)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

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言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耰音憂)棘矜(耰鉏柄也矜棘戟也)不銛(銛音先)於鉤戟長鎩(鎩音殺)也(銛利也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鎩鈹有鐔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招舉也)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劉向曰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痛悼

治安策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攘亂貌）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按文帝恭儉之君然不能不耽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誼亦言之）使為治勞智慮

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按漢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此亦人臣所難言）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建國泰大執必相疑）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

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彗音衛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見六韜）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隳人規反）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

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併步鼎反)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言非有側室之埶為之資藉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悳(悳古德字)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䟽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

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按誼歷數四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文盛德孰能容之)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悍勇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䟽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

潘可大曰賈誼明申韓故未免流於刻一旦入朝即欲盡去其舊而牀其新即芒刃斧斤之說與鼂錯刻削之計何異我特從容不驟差勝耳故主偃父竊之以行其說

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頓讀曰鈍)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解支節也)至於髖髀(髖音寬髀音陛)之所(髀股骨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

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吳芮)功少而最完埶䟽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

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
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
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
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
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
子孫也。徙有罪則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
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
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
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

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
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
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文帝果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至武帝始用主父
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分地侯王而後諸侯王之禍息然其弊至於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
枉過直者之罪非誼之策失也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
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信讀曰伸一二指搐
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若蹠盭。蹠古蹠字也盭古戾也○足下曰蹠
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

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
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
曰非徒病瘇也。又若蹠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
下之勢方倒縣。縣音玄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
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
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
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
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亶讀曰但又類辟。辟音壁且病痱。痱音
肥○師古曰辟足病痱風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

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雖有高爵之賞猶將禦邊不得復除逸豫
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
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
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
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
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
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
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按新書此下陳三表五餌
而史削之三表之說不可曉五餌累見匈奴傳贊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奄人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

宋子論振紀綱維風俗而歸之宰相用會其諫補察又本之人主太公至正之心潘子曰思深抉進於誼之策矣

（行強之因以事告匈奴也）漢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獵射之失）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閑讀奴婢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緁音戚）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

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大語）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二太息）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猶罵也）抱

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蹷音厥）六國兼天下（蹷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剟謂割取之 簾謂陵上之寢）搴兩廟之器

（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是時張蒼為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

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虛讀曰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幾讀曰冀）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息三）夏為

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悳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

賈誼之為漢慮深矣竊見文帝刻薄之資而輔之以刑名之鼂錯傾此智囊足亂七國矣故思謂教太子之策尤建諸侯根本也

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

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悳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踰與）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悳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故無可愧恥）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步中采齊(樂詩名)趨中肆夏(亦樂詩名趨讀曰趨疾趨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

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栈景帝為太子以博局提殺吳太子賢實基異時之禍故誼懇言之)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以音)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

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此當為太息之四)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

刑罰禮義一段平正通達渾洋乎盛世之文賢聖之旨

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

秦事以觀之也（此當為太息之五）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同姓作父異姓伯舅）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決罪曰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榜音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行音抗）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

讀者謂賈誼此段闢人臣自栽之端遂至西漢大臣多襲免賜死寔誼之說言臣之自愧也非君之迫色臣陽不歡有殺臣之名而陰促之也用害失其害矣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奊詬謂無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挺音延）之矣（挺延取也）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粹純粹也）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

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illegible]）（[illegible]曰）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請室請罪之室）（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名以劍自刎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文帝有臣如此而出在梁豈天未欲禮樂治漢天下耶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而忘身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

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天下之大命在積貯而趨末則大殘淫侈則大賊漢之文帝免乎此矣是以倉粟陳陳相因而錢至于貫朽不可較也

論積貯

積貯洛陽賈誼將文帝之美也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其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明將化曰古來少有此識見就有此見未必能寫之於筆下明白痛快至此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為梁王後徙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文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代為梁王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一二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植立也）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黑子今所謂黶子也）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

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蝟蟲名也其毛為刺）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為縣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包取也捷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二世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恬安也少謂年少也）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胡時化曰蘇秦之談說鼂錯之敷奏不惟曲盡當時事情而文辭富贍體制新奇足爲作文之法

鼂錯言兵事書

文帝時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上書言兵事時○十一年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

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也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亂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桓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

滿河大曰此篇主意全在以蠻夷攻蠻夷一句而當時則未見其效也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寇邊境屢被其害則錯之策未盡行哉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與猶如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伍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也則匈奴之革

笴木薦弗能支也（革笴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䟽理家理之說似粗而實精募民徙邊公私兩利豈惟有益塞下所以助文帝養民者不小

又上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讀曰耐）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

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壄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此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渠答鐵蒺藜也藺石城上雷石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為中周虎落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

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樂之而不可輕特塞下為然即今天下地曠人稀若徙稠密處依此法實之民樂憂不足矣

又上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后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

陛下財察

按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胡時化曰此書只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譬遠喻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百態橫生真古之善言者後生熟讀亦爲少補

枚乘奏吳王書

乘字叔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云云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音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音愴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

真西山曰按此一段天下之名言

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廼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爲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紞斷幹紞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爲汲索所鍥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礲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按此天下名言也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從孝王游

胡是趙隱語越是吳隱語言漢皆有以得之是吳趙未足為漢難也

鄒陽諫吳王書

陽齊人也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雖為其事尚隱惡不敢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吳王不納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袪

假吳越錯亂其辭若為吳憂恥漢意欲破吳計乃多設漢陰謀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救民之倅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文章正論卷之五終

班固贊曰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有所統壹為群儒首

文章正論卷之六 漢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東萊徐圖校

天人策 董仲舒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焉對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顏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顏曰極中也）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服曰子男子之美號）（顏曰褎然盛服貌也褎弋救反）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顏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曰勺周頌篇與酌同）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筦與管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顏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顏曰反還也仆斃也音赴）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操千高反與讀曰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讀曰嗚呼）

以陰陽配刑德而主之以尚德不尚刑是善談天人之際者符命災異云乎哉

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顏曰夭壽命也仁鄙性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屮古草字）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顏曰為鬼神歆享）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顏曰施亦延也弋豉反）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顏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二跡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顏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

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
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
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還讀曰旋旋速也詩曰夙夜匪解書
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按為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彊勉學問致知也
彊勉行道力行也仲舒斯言可謂得聖賢要指矣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
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
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
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
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

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浹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
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
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
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
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
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
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
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
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
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

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
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
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
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
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
扎復扎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
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
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
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

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
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
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屮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
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
唯甄者之所為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吉延反猶金之在
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
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
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
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耳然則

臣震曰欲善治當更化欲更化當探其本而又自貴者始欲探本反始不可不勉彊學問行道由是上驗諸災祥下徵諸管絃而性命之理得天人之際通矣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

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此則大學所謂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其學可謂醇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

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

冐殊扞。（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冐，犯也。殊，絶也。扞，距也。）孰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

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顏曰：兩觀，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把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與？或曰良玉不瑑，（顏曰：瑑謂彫刻為文也。瑑音篆。）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督，視責也。）成康不式，（式，用也。）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

乎。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憲，法也。）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本謂農也。）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氛，惡氣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濟，（遂，成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顏曰：貿，易也。渾殽，雜也。貿，武又反。渾，胡本反。）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顏曰：牽於文繫，謂懼文吏之法。）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

著于篇毋諱有司顏曰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諱明其指略切

磋究之以稱朕意究極也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趙防曰有為無為所遇之時異也文帝之不盡得無為之名武帝之窮黷非有為之害要之憂勤自律而定於得人人主之所以端拱無為

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良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

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

教化首而篇之要養士者此篇之綱設誠致行一句當是理學名言

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議之）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

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

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

文帝之語釋之卑之無甚高論是以能聽納雅言力行恭儉武帝促欵極文采勢當世則公孫金馬之流也仲舒之愈言而愈不售也宜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徵驗也)善言古者。
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
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寖古浸字漸也)虛心以
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
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
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州縣之縣)
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祖始也)或謂久而
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
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復扶目反)
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
茂明之。(茂勉也)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
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
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
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
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
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
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
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
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
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
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
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
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
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
相應。(此非學貫天人之際者不能言)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
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
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

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
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
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
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
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
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
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
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
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后知仁義知仁義然后重禮節重禮節然后安處善安處善然后樂循理樂循理然后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

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

張以道曰衆偽積弊法言也如生今之世而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不亦泥於滯乎大亦因時制宜毋使勢輕重而已矣

潘星海曰忠質文道之迹也漢儒遂指以為道故太史公亦曰救塞莫若以忠三代之道若循環然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獨不思周秦閒之文非郁郁之文也周文亦何敝哉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愚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出於性而性出於天仲舒此言即中庸之意）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愚按致字當屬下句蓋周文不可盡變宜少損之夏忠則當極其用故曰致）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

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則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

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

詭怪鬼神遷興輕舉黃金祠竈縣圖蓬萊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呼所浮兼者

祿而已不與民爭利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

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在此所謂武者在彼終令後人有以類而附者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罷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漢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之發

武帝多慾之主也仲舒正心以朝廷之對蓋竿瑟之不相投矣宜其三對而三不入也不然何公孫弘一策而位平津仲舒三策而江都之命下有是臣而君不見用則君臣之相遇誠難矣

班固贊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化民對　東方朔

化民[illegible]東方朔告武帝也帝侈天下富溢而恣欲方朔道以文帝之恭儉也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班固贊曰朔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武帝時夜出夕還投宿諸宮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時朔在旁進諫見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

林次崖曰義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辭氣溫厚昌大美麗典則如黃鍾大呂可薦郊廟知黼黻冕弁可表冠裳雖枚乘鄒陽輩以文章名或未能過也

手虎之事大人賦說膽觀多誇似以價誘者然其指誠諫歸於無為至上不垂堂之諭亦必言卻小殊其合從一也

司馬相如諫獵書

相如常從武帝至長楊獵是時天子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諫之其辭云云上善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慶忌吳王之子賁育孟賁夏育也古之勇士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不存謂所不意也而猛獸駭發也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言之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也橛騑馬口長銜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通篇以此傳妙在始引經傳較出諸己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

鮮紫溪云朱子曰孔子稱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此傳渾是怨矣余按此傳始雖不免於怨至得孔子而名益彰不如由光不少槩見則向之西山餓殍適詩篇怨者皆付之冰消風釋矣又何怨此太史公縱橫妙處羅大經謂東坡赤壁狀步驟此傳語然

伯夷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

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太史公曰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德道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

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王鳳洲曰此一段指寫屈原之事如泣如訴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知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

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

王鳳洲曰老子與俗為偕人昭昭我獨若昏借人察察我獨悶悶汶汶即悶悶也太史公連用屈平既絀屈平既疏屈平既嫉蓋反覆狀其不遇為投汨羅地耳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嘆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

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不如是亦何以成名乎

汲黯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

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

唐六弘曰此二句當時武帝之病萬世人君當為懸鑑者

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

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

虛可大曰黯責大指不苛小弘大體不拘文法湯曰深文小苛深文巧詆此而人深罔處亦兩人偶不遇處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

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

黯少戇多狎益漢武處惟積薪之諭若憤然不平而出入禁闥之忠則又藹然忠愛溢於言表

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

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

太史公非知長孺者然即其所栽則長孺之大節自是其不可及

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王鳳洲評余讀主偃父嚴安徐樂三書其文肆錯綜采璨呈奇亦一大觀也

嚴安言世務書

安臨菑人武帝時以故丞相史上書後以安為騎馬令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顯也顯示之使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夸競也矯偽也）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谷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

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術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謟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

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進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

東坡作富公誌用此然安之論本出韓非韓非備内篇曰苦民以貴人起勢以藉大臣非天下長利也

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薉貉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挐相連引也）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

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形束壤制言其土地形執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偃皆隨其末而救之安則探其本而救之本正則末自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歛則蔵帝之利心也曰省刑罰則藥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夫帝之欲不但窮兵一事大本既立數者既除則兵可片言而止至於用兵乃人臣

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關要功生事之口噫一將功成萬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文體似鄒陽而語更緊說讒間處更明白痛快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云又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荊卿不能復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墳墓生荊棘牧豎遊其上孟嘗君喟然嘆息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幼眇精微也夫眾喣漂山喣吹喣也漂動也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橈曲也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折軸謂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折也飛肉謂鳥之能飛者以羽翮扇揚之也紛驚逢羅潸然出涕潸垂涕貌言皆驚亂也遇法罔可為出涕也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燭暴也也舒明月曜夜蟁䖟宵見宵亦夜也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昬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抪布散也昧暗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壅閼不得聞壅塞也謂止也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

遠會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鼷小鼠也）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喻輕也）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蘇老泉評武帝酷烈不減始皇始皇禍鍾二世則武帝之禍宜鍾戾太子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戾太子被江充之害亡以明舉兵殺充奔十湖而縊壺關三老明太子冤也武帝佳兵之報禍其妻子焉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

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身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班固贊曰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生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桓寬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孔子云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

茅坤曰弘羊以賈子心計侍中言利事析秋毫去既益嚴告緡錢縱信民罪梯也然身卒不免亦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桑劉晏猶且不懲而甚之

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况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民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

物價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强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彊暴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

大農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嗇子曰昔之佐賦今之遺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修明墜墳之未能而暇言罷乎

非浮淫兼并之徒以佐國家之急聽其言非不美而令縣官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國體褻矣故開一利孔不如塞一弊孔

海内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明黨禁淫侈絶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

澤不以封為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即位六年公卿無請减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

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絶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為

家其憂在内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

養禽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欲贍其末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税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

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計策國用搆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鋭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虚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率三十而税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

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為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

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以聽廢紀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

其美人之好奇也口奇計曰奇功曰奇論曰奇貨奇愈出而世風愈漓民生愈困曷若平平無奇尤足培元氣也哉

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馬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御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制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

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嬴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之始崇文脩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

此以下歷數古今政教衰微風俗澆惡人情世態昭然指掌竟覽讀之不覺神竦涕零所謂長歌之悲慘于痛哭

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迺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既亂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敝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無而為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殫家遣女繒紈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若胡車之

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繡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蕢抱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槨

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

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為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物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紫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

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飧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通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為都

彊陲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涖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絜己而不能

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晳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獗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大夫曰：今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

賢良文學之言雖不售而弘羊專利之罪已彰矣

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睹鳥獸挂罻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趨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從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

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苦惡，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湛可大曰陵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詩云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陽衣嗚呼陵罪通于天矣

報李陵書　蘇武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氐，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歃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耳，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黃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没命。幸賴聖明遠承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

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絶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覬重遺，義當順承。本為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絶，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甚矣吉之不遇主也不遇于昌邑而昌邑遭廢立之禍不遇于漢宣初漢家闕失權之盛

王吉諫昌邑王疏

吉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

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脃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令人不行則郄以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藏五藏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

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禄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矣今思慕未怠（皇帝謂昭帝）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李九我曰出兵雖勝猶有後憂可謂懇痛讀者更以張方平諫用兵書參之益叡

諫擊匈奴書　魏相

諫擊匈奴濟陰魏相告宣帝也帝類武帝之材復事四夷也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潘星渙曰西漢儒者大率昧義利之辨是以腑常滑稽括不知怪若望之之言義利仲舒之後一人矣然獨不思寵利之戒乎何至老入牢獄哉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望之為左馮翊時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云云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班固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佞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伐匈奴對

宣帝時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等問望之計策望之對云云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盛也

胡時化曰漢宣用刑深刻蓋韓楊不得其死可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其言深刻之極讀之令人酸鼻宣帝見其書而賢之不失為賢君也

上德緩刑疏　路溫舒

上德緩刑東里路溫舒告宣帝也帝有淫刑焉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

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

汗。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嵇可大曰謂進處高則可謂胥爲末非也胥借吳之國以報父故不惜殺已之身以報吳

王生子益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磨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鄭周贊曰蓋寬饒爲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稱國之司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

論用刑任人之失　蓋寬饒

出本傳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云云議者以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

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師古曰言使刑人當樞軸也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上書頌寬饒　鄭昌愍

時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云云上不聽寬饒引佩刀自剄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皇后父史高帝外家也金日磾張安世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僕然難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

鄭處野云是時帝頗好神仙故引年之術故王褒有壽考無疆之頌吉亦曰壽何以不若高宗要之仁壽斯民莫大于禮並惟躬行之其延及百世本支惟禮之壽

言得失疏　王吉

言得失琅琊王吉廣宣帝也帝治精嚴本之則諫吉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美矣帝迂之使其目無陳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王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

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

吾者官無內外推職之侯晚近世重內輕外望之憂末忘本之說固是亦歎離主上不遠也悅若水之望登仙又何異爲

論諫官補郡　蕭望之

出本傳時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內不自得乃上疏云云　徵入守少府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顏曰周成康致太平也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苛責禹者類謂舍本言末舍急圖緩然底蓄宮人後飾服御世主適獎肯如禹言持心日清明身日邏圖人君子所深願

減服御出宮人數事　貢禹

（出本傳。帝初即位，禹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云云。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遷禹為光祿大夫。）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秣，養也。）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琱與雕同。）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顏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費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顏曰：三工官，少府之屬，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顏曰：從太后幸天子。）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填與寘同。）及棄天下，霍光專事，不知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宣帝時，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悉遣。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舍，留置也。）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

臣馬不勝惓惓。

贖刑始于周穆矣延爲世不改豈不誠便於國便於民哉必如說者所云議時務者不可不究心

除贖罪之法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服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謾音慢又武連反）而善書者尊於朝詩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詩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相諸侯相守郡守）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

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
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
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
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
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
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
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
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
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
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讇佞放出

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
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
王可侔五帝可及陛下留意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豈但一時奇策實為萬世邊防迪其幹則日佽削邊防日脩月耗者於是清屯之使出矣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充國既上奏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於是充國復奏云云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
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
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薦草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
主般師罷兵般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
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

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受言去者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也羌虜即羌賊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
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步為一校吏士萬
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
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
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
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
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
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

風寒之地雖霜露疾疫瘃墮之患（雖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墮指也）坐
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
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間謂軍之間隙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大开小开皆羌種也）
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
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
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
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
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文章正論卷之六終

胡時化曰自欲終不言至死無所恨叙以言之意懷切切臣子惓惓之至情亦然可觀

文章正論卷之七　漢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條災異封事　劉向

（劉向告元帝也帝尊任蕭望之周堪然外戚許史宦官恭顯並進剥道成焉）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
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
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
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

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
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
位而從邪議潝潝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潝潝訿
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
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

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
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
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
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
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
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
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
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
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

篇以和字為骨

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
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
梅冬實七月降霜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
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
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
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
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
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

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
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
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
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
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
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
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
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
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

列孔子叔孫可見向未附道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尊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

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

聚枉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上

胡欽堂曰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中言者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斷其優劣

胡觀瀾曰首二句包三段意若法祖若治性若正家皆當用心在所當也此所謂性指氣稟非天命之性也而元帝之失正在溫良少斷

治性正家疏　匡衡

治性正家北海匡衡告元帝也帝儉而亡剛寵嬖人也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武王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知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禍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

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黃星海曰十議供憂深慮遠而中策逃已說所以為中國者亦未恐德漢說所以料夷狄者明

侯應罷邊備議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天子乃詔勿議罷邊塞事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

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自易有重門擊柝之象而城戍之守已立自傳有周索戎索之語而夷夏之分已辨國不可無備久矣抱虎而寢安保其不噬枕蛟而卧安保其不躍狼子野心變詐叵測其強也則有嫚書之辱其弱也則有渭上之朝未易以俄而測也呼韓單于求婿漢庭而挻欲撤備戍心果可恃乎侯應之言蓋漢之所恃以存者嗚呼漢之邊患北為甚而西次之唐之邊患西為甚而北次之為國不可以無備而況疏且忽乎

胡時化曰此對吉珠崖當罷誠爲有見今珠崖已入職方爲文物之邦捐之之策又似勢矣葢古今時勢不同今之議安南者多拾捐之餘論亦未之思也

罷珠崖對　賈捐之

罷珠崖洛陽賈捐之告元帝也帝用其言楊雄曰否則齗齗介易我冠裳也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惓惓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北越南獻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

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

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茅仲曰。匡衡說詩甚精。衡延欵留神動靜之節。此非成帝所不足也。史稱帝善修儀容。臨朝淵默。尊嚴若神。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為於邑。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成帝立。匡衡正其始也。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

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謝可大曰階遊干羽越裳致重譯自古而已然矣舜篤不曰我何德以來之拜乎而以拜否為通絕欸以譯權遠人慚服與國抑來奚

郭舜論通康居

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言故不省視漢使也 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

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 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 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驕黠謂康居使也 非至計也

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雖周贊門梅福之辭合于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

梅福論王氏書

(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年群下莫敢正言梅福上書上不納)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

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

以諸起歸之失士可謂知本

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時廣漢男子鄭躬等反)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索隨和言求索隨己及與己和也)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等術)今臣所言非特九

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

勿失其柄要
攬管求寬

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泰阿劍名）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謂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謂管仲）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

則智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詩小雅十月）留

意亡逆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鐵如星飛上去景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

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没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侯王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夫子可謂至聖矣湯可謂大曰至聖之後不封非所以善承天也李燾陽曰聖嗣自宜封奚必續殷後又降繼嗣之微於不封則既封之後胡不以昌報乎

梅福請封孔子後書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横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没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歴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絶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武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向之頭陳湯曰灾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湝子曰誠心苦口漢家恭跡此為忠

第一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極諫外家劉向告成帝也成帝耽于酒色王氏擅權趙嬖亂家禍本成矣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

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皂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

劉辰翁曰一言而兩家俱安古未言乎不特為漢忠王氏孫雖為王氏子孫者亦無以加此法

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彊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黄履翁曰人之不朽者不以骨九嶷之山會稽之墓豈謂帝王朽亦以神明之所藏也

劉向諫起昌陵疏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書奏上甚感向言從其計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王者受天地人三統故存三代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觀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呼！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
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
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
列(不改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
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
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
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
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
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
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周游行道不得事在本邦故墓須表識)為四尺墳遇

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
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
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謂人立可隱肘)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
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
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
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
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
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

陳蕃埋利害甚拌悉甚然至遍知墨子之道有所激揚然

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嚴襄者始皇父)皆大
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
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
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
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
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
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
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
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
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

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
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
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
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
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
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
魯嚴公(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
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
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
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

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惽焉。惽謂不了或於此事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語曰妹喜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與太公比而亡殷趙婕好美二十年天子于掌股上若比干江淮而漢亡

論立趙婕妤不當　劉輔

此本傳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封其父為列侯輔上書云云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顏曰代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潘可大曰朱雲折檻慶忌免冠劉輔被庭慶忌首救二人之不死皆其力也帝之不足治輔于理官殆悟於心而迷于色乎抑亦天欲亡漢而奪之鑑也

上書捄劉輔　辛慶忌等

輔既下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云云上迺徙繫共獄減死一等論為鬼薪

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謟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諐。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顏曰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 臣等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豫悅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乃喚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丘瓊山曰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為盛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荒落不毛之區無與焉固所謂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云云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詐諼舜也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乃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

谷永白食地震對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云云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

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

閨門萬化之原也帝而崇聽不言者浚勤政事絕女謁王氏將斂過不給何變史敵圖

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

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

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

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

胡龍涯曰按永策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以永之學術議論使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雖劉向不及大節既虧他美莫贖惜哉

谷永論神怪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祀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上善其言）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罔猶蔽也）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言頑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方士許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水上即消液因假以為神仙道使然也淖濡甚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盪盪空曠之貌）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

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内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禄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

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説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孚觀曰覺微行問天下治不治未祖微行曰有天命然任自為之任嘗曰白龍角服見射[illegible]日[illegible]帝之[illegible]萬[illegible]右之大[illegible]省上之防徵其見矣

谷永諫微行宴飲

成帝永始二年遷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云云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

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閒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

直攻主矣可請勤懇第有秩而動亦何以服趙李之心

用婦人之言自絶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揚寧或㓕之赫赫宗周褒姒㓕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餽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寵褒如之故生此災耳以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上猶加也令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

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横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亂阱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榜箠㿈於炮格㿈痛也炮格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輙墮於炭中笑而以為樂㿈千感反絶㓕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反讀曰憣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掠笞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為之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絶然後天絶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

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

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己復禮毋二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存恤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弭安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夙夜孶孶屢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荅禮至於此永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綸因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重于丁傳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識丁傳而永欽不敢言王鳳其勢然也及欽欲把指厚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甲伯以阿鳳隆平阿于車騎情金火以合可謂諒至而談有者

谷永論微行晏飲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廼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言政化所及仁道霑被雖草木

陽九百六之數談者韙之右人者將遂椒求數耶

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屮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悖乖也郵字與尤同尤過也）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湧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言天以殷紂為惡不變乃眷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

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無妄之卦運（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取易之無妄卦為義）直百六之災阸（直當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雜謂相參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紀久不塞除（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

班固曰察其所言假設經義依託象類或不免于億則屢中

衆以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見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后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媟黷燕飲（媟狎也黷汙也）中黃門後庭素

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

臣謀篡易妖占之維也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
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
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徙年郡國二十
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
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
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
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
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
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
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論

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
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
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
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
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
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
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
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
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
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

欲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
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
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愚按永之二疏可謂鯁切矣然專攻主身及後宮而無一言及於王氏非忠臣也今以其文而錄○又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之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矣班伯數言賢於谷永之二疏故附此○以上戒游畋淫侈

班固贊曰師丹父子相繼爲以重厚至三公丹之轉導刺主於慈揚美傳會善危鄉忠儒進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母后之患燕言不聽終獲忠貞之報

師丹為共皇立廟議

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郎中令泠褒黄門郎段猶奏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丹獨議云云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后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按丹持議甚得禮經本指治平濮議之所據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本儀禮云○以上論陵虞

文章正論[redacted]八。卷七　四十八

賈震曰班氏稱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思未敢以爲信然也嘉本以剛直之資居大臣之位尚得中主事之去董賢者流如殺抵免耳何江河之足云而嘉豈一簣之資哉適不幸遇哀帝嘉所當明行藏之幾耳

王嘉論董賢封事

成帝建平中為丞相哀帝初立時侍中董賢愛幸封高安侯嘉因奏封事云云時建平四年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出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

文章正論[redacted]八。卷七　四十九

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榜笞擊也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令始作治，而

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群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隳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

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户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云云）

賈讓治河上策與李牧備[illegible]相似皆小[illegible]大益牧委[illegible]千人遂保[illegible]年之生[illegible]頭乘咫尺於亦全數十萬之生靈惜於之策售而背之策終未售也然今猶可行焉

賈讓論治河奏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云云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為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反度音六各反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停水曰汙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

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瀕音頻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湛讀曰沈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屬連也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激音一歷反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觀縣名也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

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奸音干

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謂水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尺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行音下更反）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為害也磔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沛水東過磔谿者）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秔謂稻之不粘者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十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莽亦外族也，何以隔絕馮衛？蓋懼其效尤，以分已權耳。卒之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也。

對賢良策論王莽

申屠剛

出東漢申屠剛傳。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云云。書奏，罷歸田里。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人是親，尚書太傅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來，平帝即位，年九歲。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馮昭儀，平帝祖母；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東觀記曰：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光子禹宣帝時謀反覺，禹腰斬，諸昆弟棄市。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歎？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竊號，攻犯京師，平帝時任橫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宮寺，出囚徒。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文章正論卷之七終

帝之得禹若高祖之得蕭何何曰養民致賢禹曰延攬英雄所言出天下自此從也

文章正論卷之八 漢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祜選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說帝延攬英雄　鄧禹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王鏊曰伏湛論根本之為急深切著明然王者以天下為家別中與之主尺地莫非故宇與經營草昧者爲自別

征漁陽諫　伏湛

征漁陽琅邪伏湛告光武也欲取天下者必先固其所都然後可以四伐也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伏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

呂京曰光武之能收隴蜀微獨天命融亦與有力焉使融也東交西結右挈左提其為漢梗豈小哉光武之厚融盡所以間之也

竇融讓隗囂書

王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為張掖屬國都尉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外順人望內懷異心會囂反畔融與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拒隴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之詔報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自失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戹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伯春囂子恂之字）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

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子陽公孫述字文伯盧芳字）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張弘道曰帝王之興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乃紂之所以亡者何曰惟君逆命慰民望以悅天心斯命之既固也

王命論　班彪

出而漢叔傳世祖即位於冀州彪懸任役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云云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皐陶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載乘也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神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享天下所歸往未見運

世無本功德不紀不紀不為人所記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倔起特起也世徒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遇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隸隸賤思有裋褐之褻儋丁藍反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

□可大曰五者之中寬明仁恕為本知人任使為要其他神奇恢異等□□棄之故智耳非帝王之道也

又況么䴠么䴠小也么一堯反䴠莫可反不及數子而欲闇奸音干天位者虖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音節梲之說反之才不荷棟梁之任楶析曰經也梲梁上柱也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斗筲小器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

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扶問反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

愛（晉以不立戚夫人子）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
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廼靈
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
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
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
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
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
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
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
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

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
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覬音冀覦音諭）
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
（冀）為二母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黃震曰。至治之世無國是。濁亂之世亦無國是。惟人各持見議論不定。國是與焉。歐陳瓘鄒之

上光武皇帝疏　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
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
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
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
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
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
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
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
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

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
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后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
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
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
知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
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
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
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
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后忿深前。
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

自刑有二門
然人有二天

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

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劉向曰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于心

緩刑罰疏　　鍾離意

緩刑罰會稽鍾離意告明帝也帝明帝傷於苛也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

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又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此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

乞除苛尚寬　第五倫

本傳倫疾俗吏苛刻及為二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

陛下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晏晏和也品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而議者反以為能。泰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其刺史太守以下。除拜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

是役也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氊遁走于烏孫之地而幕北空矣宜因時勢還南虜于陰山歸西河于內地遂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

更立北虜並恩兩獲縻于呑噬神鄉丘墟帝宅寄誠狋戾不端矣

伐匈奴諫　魯恭

伐匈奴平陵魯恭為和帝陳王道也竇憲寵自章帝仇殺親藩欲立功遠夷以擠罪且張其權也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誠信中實雖他人皆當感而

来從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大漢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綖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彌仁者念之以為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閒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

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願陛下少垂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李九我曰此叙大槩本秦楚月表而潤色成之者文極高古而論亦正大當是讚叙之冠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二表扶風班固作也異姓絕同姓削成莽之篡焉固蓋傷之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

年閒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響應憯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而列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王鳳洲評此敘本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而成之敘事畧帶議論大都言周可為法秦可為鑒而漢以剖封之過削之大甚所以有王莽之變云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阨嶇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

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絶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

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絶

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班固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數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由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周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

戒竇憲書　崔駰

涿郡崔駰雖事憲而進忠言欲安固而危[illegible]宗也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于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

刻諸盤盂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
流無窮矣

太史公曰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昔衛靈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秦趙良寒心同子驂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于宦豎莫不傷氣而況于慷慨之士乎

論宦官疏　　張衡

和帝任宦官以誅竇憲宦官自此擅權南陽張衡諫順帝也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将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熈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影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惟不肖中才亦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群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静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

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踈不失災異示人前后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范曄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貞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言乖議必濺先言之間至戮殘憤方啟幸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班昭請歸兄超書

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乞歸而超妹曹壽妻昭亦上書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輙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

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懽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

匃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獲。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漢順帝無蓋李遵其言丑斗之杓説禍爲鳥得有宦侍之禍爲萬世裂扎陋聱薦而終迷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烏能用之兆

災異策

李固

災異漢中李固對順帝也帝即出阿母內常侍罷黜因亦被構西歸也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

詩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喉舌調則天下之元氣通喉舌閉則天下之元氣塞

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

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廸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于內。而應于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漸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

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獻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呂京曰謙則致福而保位今家盈則致禍而夷滅故流比黨之大戒也

外戚箴　崔琦

涿郡崔琦戒梁冀也竇憲梁冀大將軍者才劣而速敗也母后專朝故其宗必盛也是故君崩主幼擇賢宰而委之政古之道也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妹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便宜策論親喪尚主宮女三事　荀爽

潁川荀爽對桓帝也奏聞即棄官去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親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群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

唐太宗之以禮下嫁王珪之夫婦受拜爲近于順無忝

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

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察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察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

周制內官不過九御是以徽嗣蕃育培長壽命之原晚近宮女數千適以滋陰鬱而多斷喪耳故一簡出宮女亦一盛德事也

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福咸備各以其敘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制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瓊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

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繒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

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胡時化曰說亦當時利病令人忿怨令人流涕而佳言好句滾滾疊出愈讀而愈不厭

黃瓊上桓帝疏

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延熹七年疾篤上疏諫云云其年卒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虞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阤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書功於無刑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

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

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群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胡時化曰笑詞飫論爽快之口深謀遠慮柳葢皇獻有致命遂志悉語直氣壯

劉陶陳時事疏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太學故上疏其奏不省）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湯伐桀戰於鳴條之野）耳不聞檀車之聲（檀車兵車也）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鹿子曰麑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孔子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婿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時有雉登鼎耳而鴝武丁懼而脩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申甫申侯甫侯也夷厲夷王厲王也）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陳古迂曰草茅之士以分論則不必言以理論則不容不言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凡宇宙之間有一物不遂則吾心不慊焉嫠緯有宗周之憂漆室有倚楹之嘆皆此心也劉陶身非兩府也位非九卿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始游太學乃歷詆政柄之不可假直諫之不可而又薦李膺朱穆以綱維國政雖頻於死而不悔嗚呼其心何超然度越世俗者觀其疏首言天地人物之故則陶所見未易與俗人言也陶之心不以分而以理其禹稷思天下之饑渴猶己也夫

馬貴忠節讜議雖片言隻詞足為世重不可止以文章論也

論外戚縱恣　張綱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廵行風俗皆知名唯綱年少官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云云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用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讃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進不由道位過其任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

論宦官縱恣

本傳時委縱宦官綱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云云帝不省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蕃呈海曰閹尹之禍如毒藥伍斆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柰何為刀鋸之餘奴僕薰腐之徒戕賊天下豪俊哉

論宦官陷害忠賢　陳蕃

出本傳延熹八年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氾乘埶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奏瓆瑨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並坐髠鉗蕃乃上疏云云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瓆瑨皆死獄中

齊桓脩霸務為內政國語管仲曰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踈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胤讓淑忠戟五人與冀同時誅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氾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悁悁忿也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讁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

胡時化曰前段之言可為殺氣後段之言可為痛心

理李膺等黨事

漢衰上思以清議直道而振之君不明市寺快其憤陳蕃極言警靈帝也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心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百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嬴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至於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剳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李屺門曰盧植之規知本之論也夫慎擇英君而立之羅致賢輔而輔之天下事大分矣宦官亦何能為胡武宜之關鍵也武其凝忠哉

獻書規竇武　盧植

本傳武既立靈帝秉朝政議欲加封植乃獻書以規之曰云云武竝不能用

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嫠寡婦左傳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漆室女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人聞曰欲嫁之女曰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乃自經而死）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去聲）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楚公子比恭王子靈王卒比立為君公子棄疾弒其兄比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卿士尹氏立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亂賊因常侍而起忠賢為常侍而亡父趙母張禍亦烈哉時事可知矣

乞斬十常侍謝百姓　張鈞

出張讓傳時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張鈞上書云云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獄有詔皆冠履視事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下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與張角交通）

仁孝一原惟參伯陳情謂以事偽朝似非仁人之忍言者亦委曲以全孝若所云明王方隆唐虞之德也是所以為仁乎

延篤仁孝論

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後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牙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公劉以仁純德曾參以至孝稱賢夫曾閔以孝弟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神聽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漢末羣小濁亂自絕於天天猶不忘儆戒賜之書當復致天烏矣

楊賜書對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乃書對云云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 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蔡邕稱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噫邕之從卓與穆之從冀也疊山已窺其微矣然蔡京之薦是亦不可已矣乎真所謂夢中說夢

朱穆崇厚論

穆桓帝時為侍御史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

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

物不愽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實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庭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匿名遠推隱人過失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贍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戹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蚡武帝皇后弟為太尉韓安國坐法失官以五百金遺蚡即召為北地都尉

淳于以貴埶引方進之言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為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為大夫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司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俗敦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来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

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寗之失度，美韓稜之杭正，貴邴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刋之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乎。

潘可大曰：貴有常家，尊在一人，是人主之所以肆然民上也。獨不曰匹夫匹婦亦能勝予乎。奈之何以天下恣睢也。

理亂　　仲長統

山陽仲長統傷時君也。不知稼穡之艱、創業之難，任小人，惑女寵，好土木，從奢放也。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迺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絶，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迺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

説盡民情敝
服所以然之
故人主見之
何為寒心

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斵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

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蹈高天

詩云有兎爰
爰雉羅于羅
奸人擅無窮
之福利善士
持不赦之罪
章得此詩之
旨矣

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持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將皆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

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嗟呼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得賢臣而專任之可也不肖者而任之專適以階天下亂耳

法誡

仲長統傷漢三公之亡權也光武不任三公終東京之世君子不得有為雖楊震之賢不能去一阿母況其大者焉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二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

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蝝蝗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於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母

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

何其詭耶

揚子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潛可大曰合潛夫論觀之當有堪署處

王符潛夫論貴忠篇

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云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

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

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責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

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鬼神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竭民財力邦本為之不寧逢士逢刑人心為之解體況優官官騷與後宮傷靡漢之云亡具職一竝由此

論宦官綵女等事

呂彊

出本傳靈帝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固不敢當因上疏陳事云云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強為中常侍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並為列侯節等品卑人賤讒諂媚主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稼穡荒疏人用不康罔不由此　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　又詔書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

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又今外戚四姓中官公族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穀梁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圜則水圜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　又聞前召蔡邕對問於金商門毀刺貴臣譏呵豎宦群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

條致邑刑罪室家徙放故太尉段熲毋髪服戎功成皓首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陽球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宜徵邑更授任反熲家屬則衆怨弭矣

郭有道碑文　蔡邕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絶于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

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虚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絶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

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墻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言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傚。

宋儒王氏曰：昔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桓靈之世，君子在下，小人在上，天下無邪，夫豈元禮、范孟博輩危言危行，激成黨錮之禍，至今令人痛悼。惟徐孺子、郭林宗、管幼安、申屠子龍，鴻宜鳳舉，繒繳不及，庶乎明哲保身、無道則隱之義，卓乎其不可及也。蔡邕曠世逸材也，祇緣傾心董卓，遂為君子所不齒。惟有道碑文，褒不溢美，當者無愧。林宗之懿行，非此文無以發之。君子不以人廢言，是之取爾。

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屏四患，崇五政，亦何能為哉？雖奮天威，去此奸賊，此當時最要急務，而悅之所不敢言也。

申鑒　　荀悅

申鑒，潁川荀悅陳古告獻帝也。是時士皆[illegible]操，獎成篡業，悅備事帝也。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迺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七，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眾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

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内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文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内平矣

一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曹娥碑

邯鄲淳代度尚作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冑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三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

鬱伊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絶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刻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脩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亂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於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列之義門惆悵花落飄零早分

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為湘夫人時効髣髴以昭後昆。

肉刑廢久矣三代之法可以仁民者莫如井田不言井田而言肉刑是不敢養人而敢于殺人也漢文之詔曰朕道不純而愚民陷焉教未施而刑加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大哉王言融得其旨矣

復肉刑議

孔融

古者敦龎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下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孔融以征伐之諫照破巢[illegible]邢之災禍命以鼓吏之[illegible]家荊州黃[illegible]禍皆情所不平激而謂者

薦禰衡表

孔融

（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累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殼也）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遭遇厄運勞謙日昃（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

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惟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躒諸夏卓躒絕異也躒力角反）初涉藝文升堂覩奧（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人曰性含于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后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后漢書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閒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足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閒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使卓然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坌涌貌也坌步寸切）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

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纂小者為冠纓）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畧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后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析翳）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循古言王室尚書曰

所賢惟賢則溷人矣 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 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 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 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 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 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 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李格非曰孔明出師表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

孫廷翰評一篇首尾血脈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

胡時化曰內外異法甚是宮治非識治體者不能道

出師表

出師表瑯琊諸葛亮將圖中原去帝淨也正漢賊之名奪彼已之名伸大義於天下也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 益州今成都府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 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詔勅後主汝事丞相如父）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効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師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

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効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東坡評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致也

成敗利鈍都無計較義氣忠肝直欲為知己者死

再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昭烈賊謂曹操）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并二日糧為一日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

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傷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皆當時名士據州郡能談王霸後為孫策所據）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袁紹拒操於官渡曹公糧少議欲還許擊之）危於祁連偪於黎陽（袁譚兵偪之）幾敗北山（即伯山曹公爭漢中運米北山下趙雲敗之）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張魯留夏侯淵守北還後先主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表稅曰賨亮征南中既平即其渠率而用之賨叟青羌皆蜀）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

稟天地之正氣者斯能為天下之正議孔明儔操于項豈計成敗利鈍

正議　諸葛亮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擬者哉

合衆弱為一強小國之形也吳雖借逆未至如魏之篡弑拒魏和吳同是正策况魏平吳亦不能久矣

絕盟好議

諸葛亮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文章正論卷之八　終

文章正論卷之九　三國　六朝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法象論

徐幹

北海徐幹言敬也君子脩己以安百姓也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墮讀惰）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

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

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媟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湣湣音閔碎首於棊局魯生虜宋南宮萬萬歸宋湣公與萬儺因博爭行湣公怒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陳靈被禍於戲言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illegible]於夏氏曰徵舒似汝徵舒遂弑公閻邴造逆於相詬齊懿公刖邴歜之父納閻職之妻二人相詬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子公生弑於嘗黿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

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謀先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虐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

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而無嗣襄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文公以肅命而興嗣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免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免服郤犨以傲享徼亡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於衛衛侯享犨寗惠子相犨傲寗子曰若成叔家其亡乎犨冀缺以敬妻受服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言於晉文公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子圍以大明昭亂薳薳音偉罷以既醉保祿楚令尹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楚薳罷如晉莅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鄭七子餞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伯有賦鶉之賁賁曰牀第之言不踰閾〇第音止君子感以德之如彼見

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天下事不可過為創懲過為創懲其禍且出於意所不料曹丕懲骨內之禍而司馬氏側而懿之天之欲亡人國豈人之智所及備哉曹冏指明利害謂諄數千百言爽而聰之不惟無号髮之事即嘗曰奕亦見於難矣

六代論 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冏

曹植欲奪適丕以術傾之遂疏弱其宗曹冏恐孤立而亡著此論感悟曹爽爽不納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相鎮親疏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

天都錯綜斷入奏疏議論疏若斷續而態實貫串

德其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

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命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

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與諸侯共誅諸呂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

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怒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助祭獻酎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

魏氏開基與司馬一律蓋簒弒得之而亦以簒弒失之天道然也即封建亦何能為

削縣免國侯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
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
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
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
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
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
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
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
獨忠孝於惠文而叛逆於哀平也徒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

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
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
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
立於上臣弃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
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
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安處悲夫魏太祖躬聖明
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
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
都潁邑漢氏奉天禪位大魏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

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
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
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
千里之土兼軍伍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
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
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
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
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
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

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
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
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
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
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
植於宮殿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
於枯槁何暇繁育哉黑墳肥土也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
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
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
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

危之患矣是時天子幼稚作此論感悟曹爽爽不納

柳子厚曰封建非聖人意也程子稱其亦窺得分數要之天下之而已矣古時時宜封建則以封建治今之時宜郡縣則以郡縣治總之謹任人持大體則得矣

五等諸侯論

古制五等公侯伯子男也漢封爵不依古制陸機傷之而作此論也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于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

封建者公天下之大端大本知聖人無所為而為亦何嘗計及禍多禍少

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晁（也猶）四體辭雖而
心膂（膂音旅）獲人。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乘業也。
夫盛衰隆敝，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
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救於彊禦，厚下
之典，漏於末折（末大必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三季謂桀紂幽王也），
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
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
革於時，封畛（畛音疹）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二王夏殷也）
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
不能無敝，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

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
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
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敝，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
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
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
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憂獨饗其利，主憂莫
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
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
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
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桓公振而矜之自誇），

（美中）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
之志（晉侯請隧，楚子問鼎），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敝，而覆滅之
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
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
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
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

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
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
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
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
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
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
者七臣，干位者三子（七臣一曰蔿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嗣王委其九鼎，
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
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安然，以治待亂，是以厲宣興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蹙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邪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奥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

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患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渝可大曰愚讀徙戎論而竊有慨于今之戎也十來十歸窮來富歸勞來逸歸自來自歸若無人者然咩夫幾何而不主戎心也夫言當大亂之山思以感背戎而徙中國一州于在上無文武席擾四海內輯德化之衆豈以安然不為遠境深計哉

徙戎論

江統

漢遷諸戎于內郡至晉種落繁熾陳留江統知其必亂華而預弭之也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彊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

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彊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

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横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

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瘁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群氐。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

仁竹得戎禍石广以安史之亂濁亂中原從至石晉劉盧龍山後以路戎宋氏迄此戎共治天下分南北寫統之北轅南渡晉天率七肖以鮮介其戎冠裳而後已為江統惜者毋徙以晉書論也

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

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為三率太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

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至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

寧長庚曰晉
秋漢月口㯽
務之後以為
既風之弊漢
民之亡也遂
縣而立中正
九流及以得
入手劉殺八
損之說鑿鑿
可証而君方
滌俊臣方清
諛池泄然何
暇論此

中正疏　晉劉毅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决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

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曰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脩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刀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决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刀

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異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守正之法苟
用之官亦鄉
舉里選遺選
恭人情末流
變態百端且
訴訟之禁是
蒞一人之恣
雕也公論何
由起而正人
凡子亦何以
自見乎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
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
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
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
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
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
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
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
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
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

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
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
馬論其能以官其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
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
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
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
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
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
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皆本逐末位以求

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
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
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
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
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
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
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
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
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
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

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
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
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損
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
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
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
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
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
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
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

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
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
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
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
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
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
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
之累毁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
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
制疏奏優詔答之

撥亂世反之王莫近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豈易言哉左氏涉其皮膚杜氏窺其藩籬善學春秋者必先傳聖人之心而後已

春秋左傳集解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
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
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
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
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
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
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
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
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
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
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
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
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
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

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

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

并坤曰魯邾呈祥聖經託始延史遷之紀事亦曰述陞麐以來至于麟趾噫漢武之一角歎麟之詭也魯祁之折足辭道之窮也則謂麟爲不祥也亦宜

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

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

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

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 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事長原曰公羊穀梁事多闕漏詞多詰曲使無左氏此二傳且不可以了故左氏法其精嚴于公穀玩其簡峭可也

春秋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絶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簒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隂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故此序春秋以詩亡之）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絶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自前書此皆先叙春秋所由作）孔子覩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兹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此駁三傳之失）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上言三傳各有失此下言當析之從）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絶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

聖人作春秋寓褒貶如化工之福善禍淫本出無心如必銖銖而求合之則失其意矣惟解之以有心是以誣短俗刻之弊因焉甚則目以腐爛朝報也

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厖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廻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畧名例

林次崖批此序謂春秋本義又三傳得失最明白痛快然文體至此覺已漸發露無復秦漢渾厚氣象矣

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予視昔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弟子各記所職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凋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東漢以氣節相尚釀成黨錮之禍其受害酷烈矣是以晉氏繼之一變而為清

黃憲傳　　范曄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

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此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有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鄙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

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不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涵可大曰屠蟠超然免於許論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申屠蟠傳

范曄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黄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可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黄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别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

意乃相枸敎樂貴之徒邪因披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議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還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楊升大曰此篇最善形容時事鋪叙纂寫變態不窮意歸於禮教不明終始亡國之慘令人讀之惕然

晉紀總論

干寶指晉之所由亡也由失禮教焉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艾善武泰善文）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遂

翦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夏侯玄李豐文欽諸葛誕）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淮浦謂欽誕許洛也）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稍羊祜之策以善為眾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

三國斬艾生靈至晉畧定亦若六國之後有秦也元元黎民有更生之望向使明于大道篤于仁義毋弛武備毋啓宗端晉之為晉未可知也

杜之決（王濬杜預）況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

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方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

器不可治小道蘇子大用之則小用之則

石之将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冦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将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甞暫静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

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比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諭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受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

道德典刑萬世規也晉室開基無有一焉何曾已窺之矣豈必待夫婦之亂兄弟之爭五胡之群擾而後見哉

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大王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

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於王季能貊（静也）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於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皇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煩辱工之教）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

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
自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
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
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
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
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
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
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
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爰及上

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人立政者其揆一
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
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
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
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司馬景王廢齊王芳不得如太甲反位於亳）高貴
冲人不得復子明辟（齊王廢高貴鄉公即位被弒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二
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以創基
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
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
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

易占中饋詩
戕非儀春秋
以來禍敗多
矣司馬家兒
為官而為私
乎何至守節
不辱迅出一
符堅之毛氏
耶

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
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
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
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内
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
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毁譽亂於善惡之實
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録其
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
超越不相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

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
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婣女莊櫛（櫛音櫛）織紝
（紝音壬）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枲音徙）之業中
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
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
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
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
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鑿契與也）
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

賈論其之
別業固異於

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
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
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
傅咸之奏錢神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
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
札必得之於聲樂（平王之時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范燮以君無禮乃使祝宗祈死）
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
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
人之惡乎（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妒忌淫亂事也）懷帝承亂得位羈
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
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
於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
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
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尚文（文一作之）
讖曰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
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長安
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琊王為
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
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二

宋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是言也可謂直矣

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一作乎）淳耀之烈
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休齋曰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遠者焉歸去來自出機抽謂洞庭鈞天而不淫謂霓裳羽衣而不譎

晨光比背之將微旅松比胥將華命而已既不求仕入不求仙優游田園豈得已哉此意濯深言表渾然不露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源流至論云靖節之歸去來有野鶴任風閑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灑忘名利心佳製也或者有以賦為辭之議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陶徵士誄　顏延之

并序陶潛隱居有詔徵為著作郎不就故謂徵士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要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藉資藉也薄賤之也韓詩外傳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盖主君無好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淳于髡一日獻七士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今何士之多乎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浸

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父老堯禹言視堯禹如一父老謂巢父伯成子高也錙銖周漢言視周漢如錙銖謂伯夷四皓也綿歷也浸漸也言世遠而山風漸微也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人自為量言人人自成局量也此其軌跡尚與古人同其清塵及其中塗輟止便與古殊矣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尋陽郡名淵明潛字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傳部荀對泰伯曰夷吾弱不好弄凡物無飾曰素學非稱師文取指達鄙學可為人師終不以是見稱文取達意不以浮華為務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惟藴藉故雖處衆不覺其多惟當理故雖發言益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汲井舂臼不任其勞採藜取菽不給其食藜草也菽豆也

母老子幼就養勤匱勤若也匱乏也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

悟毛子捧檄之懷惟思也韓詩外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以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後漢書毛義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昔日之喜為親屈也衿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

棄官從好偶諧也論語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

跡潯棲於是乎遠世紛世紛紜也務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

祭鬻賣也魚菽之祭祭之薄者貧故也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穀粱粢喜

文章正論　卷九　四十八

出奔晉織絇邯鄲接絇狀如刀衣履頭也音劬莊子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織也蕭蒿也織蒿以為食也心好異書性樂酒德本傳云性嗜酒簡棄煩促就成省

曠張茂先詩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

歟莊子至貴國爵屏焉屏者除棄之謂也又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窮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

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本傳卒年六十三白樂天詩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則知終年辛所皆有可擬今不應言若干其里近識悲悼遠士

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

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靖也好廉克

己之操節也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

靖節徵士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介特也豈伊

遘曷云世及伊惟也遘遇也言非遇時之人亦無世祿之及嗟乎若士望古

遙集若士謂潛也集謂侶也古人而遠與之為侶也望韜此洪族蔑彼名級

韜藏洪大也潛即侃之曾孫茂孫故云洪族名級聲名階級也之睦親之行至自非

敦睦和也敦勉也言和親之行自天生非勉勵為之也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布謂季布也季布重然諾故云布言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夷平也粹不雜也和而

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

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人依俗則以為尚同時則以為好異有一於身必彼談論默置言不為人所非議也因心而違於世事言不同不異也畏榮好古薄身

厚志薄身謂自儉約厚志謂敦道德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霸指劉裕州壤謂

文章正論　卷九　四十九

王弘輩也虛禮即虛名位之意言虛實賢之禮以待之也推風推讓其高風也孝惟義養道

必懷邦義善也懷邦不忘君也天之秉彝不隘不恭秉彝常性也不隘不恭在夷惠之間也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同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薄也度

量難鈞進退可限可限者中規矩也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司馬長卿病免客遊梁邴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以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辯早辯也

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無適非心即無入不自得也汲流舊巘葺宇家林巘山也葺修宇室也晨煙暮藹春

煦秋陰煦陽氣也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

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躬兼猶云身兼也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論語人不堪其憂否不堪也然知也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唯道

性(隱約儉素也遷延退避也言如此非直能明理亦是樂道全性)糾纏斡流冥漠報施(鵩鳥賦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斡轉也吉凶翻覆流轉有似繩纆相纏次也冥漠報施謂神之報施善人未明也)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與善人乎於此實為明智者所疑也)謂天蓋高胡肇斯義(言天高聽卑夫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周易繫信斯乎順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曷憑何寘言不足據也)年在中身疢維痁(傷闞)疾(尚書文王受命惟中身中壽六十也左傳齊侯疥遂痁痁瘧疾也)視死如歸臨凶若吉(達天命也)藥劑弗嘗禱祀非恤(恤憂也言不以死為憂而禱祀求福也)傃(音素)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傃向也幽幽冥也終畢皆言死也)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去聲漢書陳遵口占作書占謂口述其事令人書之即遺令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

薄斂(訃報死也言潛戒令不必達人報訃於親友所賻者皆使卻之哭者無令極哀斂從儉約)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遭逢也壤地也使逢地即穿不擇地而葬也旋葬言僅可容棺也窆葬棺也)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追之自言追念之意化先也)自爾介居及我多暇(爾謂潛我延之自稱也)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閭閻里也盤樂也憩息也不用舟車而携手同行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孫子曰方則止圓則行誨)(教也此延之戒潛之辭)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哲人卷舒謂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此事布於載籍取鑒不遠故凡所規諫子皆佩服)爾實愀然中言而發(潛後贈延之以言也中言而發即言必有中之意)違衆速尤迕風先蹷身才非實榮聲有歇(潛恐延之恃才以傲物遷

寵以陵人故以相誚也)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言潛既沒智於之言日遠誰復箴我之闕失扎)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高士傳黔婁先生死以其甘淡味安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其謚為康展禽柳下惠也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之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加彼言過於黔婁展禽也)

宋儒王氏曰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夫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察爾顏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云張良思報漢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縉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辯隨還鳥泯

迂齋曰文帝短喪之詔嘉惠天下士民非為嗣君設景帝不察而安行之不仁甚矣其辨也一二仁孝之主衆行方始而時臣類執不阿以爭

孝文議服喪

元魏文帝欲終喪其臣止之帝申[illegible]志也漢文遺詔恐妨民業非令嗣君也魏孝以夷君能行之且加於不慈之嫡后是難能也

帝既葬文明太后于永固陵群臣請公除不許。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從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經帶。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

有君如此不能成之與朕世子相類獨不曰是誠在我乎雖夷德請輕之不如諸夏之亡也

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時。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群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群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論。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先后撫念群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期。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群臣各以親踈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

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其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群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旻天降罰人神喪恃賴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

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若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群官亦哭而辭出

潘星海曰首二條幾于理道後四條達于時務守令循此昭準先之軌盡教養之方即三代之盛可幾焉

六條

蘇綽

六條後魏武功蘇綽所制也自漢末之亂亡歲亡兵民不保朝夕宇文泰得政與綽共倣周官作法以息民也晉棄中原諸胡據之能臣策士效忠於夷也

其一治心身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竝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夫所

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

條分縷析意深閒窈

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

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

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若不務省事令人廢農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

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

志行二字甚得觀人之法

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竝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竝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臣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

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因其官而為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

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虚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

訟獄之繁多也貪者賄之贓者昏之酷者賊之滑者舞之國家斤斤三尺其能求尋丈之奸哉

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皆人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無假擾亂細人甚為無禮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賢與不肖別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含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

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怨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棰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

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

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之謂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維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

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楊可大曰文中子言之粹者乃在中說而續經則其僭也大抵急于用世是以至于獻策而自輕急于傳世是以至于妄作而不憚志道者尚憂而游之也哉

以羊陸之事望素是猶舜武于商君也

中說

河汾王通論治之言也天下始有儒焉　　王通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　子曰無赦之

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　李伯樂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樂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

李密得文中子可以師得唐太宗可以君柰何兩失之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悲夫

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　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

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薛收問恩不害義

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子遊大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　鄭和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以為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　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頹綱　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

文章正論卷之九終

畢海曰三塗六道不惟愚者入焉而溺即歸為賢者以心力以窮之而不可得是以陷人最深而佛乃曰妙悟一悟之後顛倒縱横無所施而不可應道固如是耶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祜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請除佛法表　傅奕

石虎姚興以胡據位故佞其胡神中國大傚之相州傅奕惡其害於治陳古以告高祖也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塗謬張六道恐愒愚夫詐欺庸品乃追懺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灋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灋西晉已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輙行髠髮之事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競為厭魅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竊見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佗竟被囚縶刑於都市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

上嘗謂奕曰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

蘊古大寶箴真人主龜鑑竟以一言忤旨身陷大戮太宗真過矣而少恩哉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
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
生乎無妄。故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推恩
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
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
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
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
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
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
國之音滛。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
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
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
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
書云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
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
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
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
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
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叩之者應洪纖
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
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
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
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
金鏡。窮神盡聖。使文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

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授琴命詩。一日
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佑之。諍臣司直。敢告
前疑。

貞觀致治之初太宗之修心方萌是以憂勤惕勵之意惓惓不忘君臣論治之言至今可為師法

貞觀君臣論治　唐太宗

唐太宗諮其臣也言則美矣

武德七年。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高祖立王為太子。秋八月甲子。太子即皇帝位。是為太宗。改元貞觀。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且曰。勳賞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紛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

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上與群臣論止盜。

秦王懷君之心其為不信大者無過于是詔令其小者也

或請重法以禁之。上諭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

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於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

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
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
以來年為始散還之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
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
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
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鄉者
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
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
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録
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

庶務不任群臣群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
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
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群臣而分
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
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
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
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為
侍御史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
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
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

纇太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
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
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
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君愎諫
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
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殺世基等亦誅公
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上謂公卿曰昔
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
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靡麗珍奇

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
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
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黃門侍
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
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
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
已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
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
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
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

太宗知紂之亡身而不知易世之後己之足以亡唐言之非艱行之維艱信哉

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

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上達矣。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

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欲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用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都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

過行二三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氏？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即為之罷役。上謂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

潔可大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大亂之後天之所以開聖人也

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司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

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

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蟊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斲汾河冰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搆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意高熲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

業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安寧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絕讒搆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姦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

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懼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

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魏徵上疏曰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

潘可大曰有司奉行文書無有實事此當今大弊也郡縣督課而俟遷監司望風而首鼠其諫察言而覲色宰相俱主而上下弊窒獨貞觀也

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其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

侍御史馬周上疏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

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特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嚮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不以為儉夫昧旦丕顯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

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

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

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顔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

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

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固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 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水。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

皆由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為貪冒財利。與夫魚鳥何以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為鑒戒。

深乃愛若必污其漸十漸之疏徵誠有益太宗矣獨不能為建元杜牟嬌之漸乎胡明于此而昧于彼也

十漸疏

魏徵

十漸節康魏徵頌太宗之克終也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布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

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此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逾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

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
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
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
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
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
上者柰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
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
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
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
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

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
損己以利物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
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
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
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
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
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
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
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
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

珍奇異獸耳目之玩何損於國而激諫者是蓋獨不觀之宋徽乎靖康之禍花石綱基之也

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疏不
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遠
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
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
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
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
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
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
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
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以來

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
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
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
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
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
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
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
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
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
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

時教習之處道路遥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觀莫虞不虞之變事之不測豈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廷將陳所見欲言則顔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欵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

以為深戒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恒若不足頃年以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欵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

君之勤恤與否不出廟堂而民應之如響貞觀之治猶若此而况皇王之上理乎

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内户口並就關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絶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脱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菽粟同於

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

字字珠玉句句樂石漢班姬之流也兵息則國家之神氣自振役罷則國家之元氣益固而地廣人勞之識遠人樂身之戒即賢士大夫難之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敝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事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停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無揔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幷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沛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

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比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知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諫伐高麗表

房玄齡

太宗既威四夷脱復逞於東館淄房玄齡疾革上諫也若好兵亡不自禍者唐再世而遭武曌也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屆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患害著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

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賈馬撫萬姓以慈遇群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

滿可大曰逆耳之諫與膚受之愬明然有之所由分也太宗高麗之征辨正坐此玄齡指而言之可謂中其膏肓

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絶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塡道之薪則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

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耻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濶略必欲絶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

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内為舊王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誡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儻蒙録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

勤政改過帝王所難文本之諫中太宗之膏肓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産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縣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

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況水雨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星海曰太子天下本搖動每自諸王始太宗早從馬周之言當無魏泰之患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為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

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
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
之所以百姓乂安後至孝武帝窮奢極侈而承文景
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
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
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
臣聞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
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若此而況皇太子生長
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
尋往代已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

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
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
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
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
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
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
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
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饑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
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自無謗讟自五
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

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
之務故也故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
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
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
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
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國家之常事　要
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
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已為之
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
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

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
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
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
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
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
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
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
以誼言為是臣竊觀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
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徒
雖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

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先為之制。以至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 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户不少。好衣美食 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舜崩于蒼梧 禹死會稽曷曾侈其陵寢 而萬世之下 民狂夫殺賊 不敢言毀厝 太宗明主也 世南不以是 覩之乃區區 稱漢哉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舜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

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能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感感也今爲丘隴如此其内雖不藏珎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計以爲漢文灞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

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灞陵今爲隴又以長陵爲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義府擅殺義方彈之當矣高宗阻抑忠直護衛奸回亡唐之禍豈獨武氏為之哉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勦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皆非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獨懼刑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

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聞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伏叱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竭節對敭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群小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廻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甚矣高宗之歐也立后不正其始終欲舉天下而畀之以唐為周焉宗自為之爾惜則天篡位之時舉朝所婦人也

群臣諫立武昭儀

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宗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

高宗時王后之廢侍中韓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况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

高宗將以武氏為后中書令來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太姒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

上元中帝多疾欲遜位武后中書令郝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身傳位太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付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

安恒兩疏當與日月爭光周多作之反而以為己實與謀卒以受戮悲夫

請則天皇后復位皇太子疏　　蘇安恒

武氏據大位廢其子而肆之淫刑以老而馮矣蘇安恒上疏爲宗社計不有其軀也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物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聞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

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群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

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天皆知武后之罪為當討而不知敬業駐師金陵亦以自為幸而勝焉不知唐為何如何獨以灌嬰之事責元忠也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代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子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邊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功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武曌罪惡貫盈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敬業等聲罪致討謀雖踈而義則壯矣昔人比之翟義者是也君子不以成敗論人則賓王固心乎唐室者也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群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况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説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

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群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元忠不待價而沽，已非始進之正；及再相唐室，不省知客之訓，鄙夫可與事君也乎哉

規魏元忠書　　袁楚客

中宗僭因廢而不知舊元忠固位數事君相若此唐敘再亡也陳郡袁楚客規之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晏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緇衣半道。不行本業。專以重寶。附會權門。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正法。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逆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君側之人。眾所畏懼。

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閹豎綰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虛府所。所造皆官供。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是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武氏之復振五王失之而根源則在中宗之庭韋后韋后之惡三思也就使武氏盡滅其無韋氏乎

徐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臣暉等言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於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叡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存一餘類在者投竄荒裔酷虐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

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帝垂衣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誡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以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運曆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謂武氏諸王身計亦危適將有損何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柰宗廟社稷之計何柰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廟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特承寵思竭丹衷既為唐臣實為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焉

履爭之轍人所易鑑中宗親罹武氏之禍而復寵任韋氏彥範之諫切矣如啓主之易感而難悟何

諫韋后預政

桓彥範

中宗復位，以桓彥範爲侍中。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婦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佐天子。

漢祖少恩紀信不敘而大史公以筆佐漢實亦不爲紀氏立傳使湮滅無聞紀壁其遂亡乎

紀信碑

盧藏用

有漢忠烈紀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竭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荐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之所以興漢祖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雲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頹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八千兵，鼓行稱百萬，隳名城，坑勁卒，弒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主約，雖負河山籍舊業，南面稱孤者，膝行請命，舉國受屠者，莫敢牴牾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省所係，羽寔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頎忠節以自効，躬載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魄，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千犨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冑以立誠，鉏麑觸槐以取喪，高辰對諫而赴鑊，仲由結纓而爲壯，其節則全，於大機

則無以尚也。苟息守言而死事。遜讓感遇以自殘。石
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
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
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絕君名。寢齋以
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所謂見危授
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
數百。莫能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祖舜。字奉先。資大
聖之緒。秉忠孝之規。清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
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碩老。攝齋而請。府君以盛
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節。敦學務穡。人無懸耜。野

無青草。可為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墓。淪而不顯。豈所
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咨謀寮吏。稽
古訓典。以謂忘生從道者。仁也。沉斷固分者。義也。威
儀不忒者。禮也。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
大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與運者。明也。夫藏一行於人。
則銘之金鼎。耀爍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
義士之殊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
木。君子韙之。乃推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為臣之節。奮
乎百代之上。凛然可以比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
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豈不褒德而

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倜儻。
奮威武兮。虎鬭龍戰。扶危制變。挫強楚兮。定霸興王。
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兮。
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為代矩兮。肇自三五。愚聖同死。
苟無追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氷壷之誡
□夫然郛羆
小史紙子請
記其潔安在

氷壷誡 并序　　姚元崇

氷壷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内懐氷清外涵玉潤此君子氷壷之德也

玉本無瑕氷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官當官以割剥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懸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此清貧呉飲酌泉麗恭致水席皮洗情緼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禄厚官尊固當發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氷壷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諫立武惠妃為后　　潘好禮

玄宗欲立武惠妃為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讎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事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陰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况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為夫人齊桓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為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間咸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遂不果立妃

徐孺子周伯夷之清風而濟以下惠之和氣張齡言足以及之

後漢徐徵君碑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尚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熹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芻為貴士之感義貫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群頹闔鑿坯以遁迹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登焉

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邦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邵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九齡之風度帝之所畏而敬也姚令公尚通齡規之以直開元數載盛治齡之助為多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必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指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要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弊未

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今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帝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謟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庸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溪音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所以為君侯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户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脩脩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

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濫可大可七
戮流血萬世
派步比干之
死棠棠不云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内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為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

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楚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横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摠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殁則埀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昏者思忠者

勸其為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贖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叙彝倫弘在三之規舉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争覩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為子忠於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為臣

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禋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為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絶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非軾閭刊石銘美以志丕烈詞曰

糜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為臣不易

求靜之心即動息動之心非靜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白居易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莊生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者也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

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為民靜為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為母有為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義明矣所以動之為用在氣為春在鳥為飛在舟為楫在弩為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為用在蟲為蟄在水為止在門為楗在輪為柅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為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亦為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為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子知幾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有盛德大業是言德之未盛則業亦未大已識諷于祝詞中是元結沒大手段

大唐中興頌并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頌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旟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群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於數言之中每三句一换韻又是一體范石湖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元次山以魯史筆法婉辭以含譏後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一罪案耳

元次山文章多傷巧處而崇化之論否泰治亂覺正大典雅

崇化論

此篇論治亂之漸有照應有波瀾而詞句蒼老與泰漢之文相後先者

夫治興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智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哥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亂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群陰惡糾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惟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之所由係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為本以忠愨為節以廉直為限以羞惡為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詠於羔裘者也若乃廉恥道喪國維殄絕汙拔交門邪曲黨媚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並作國胡不亡嚴正忠愨廉直羞惡此[illegible]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象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玄阿附成風固祿容寵依救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猲廣夫秉愨則曰茸材毀蠹揗疵則曰昧體發奸正否則曰機擯賂賮寶者有纈鑾代炎門者有幽默巧容默者有高爵善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陰沽軍功者有上賞閭豪賊

者有疾禍禁私制者有潑詬豺狼載道狐鼠成群搏磔雜用。瓦石同鳴。教化隳頹。仁義不明。賢直嗟怨。閭巷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潑病也。夫明者睹患於未形。智者參慮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豈曰無從。此衰遲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況於人乎。若能補過反德。滌穢布新。砥礪道德之樸。以弘教化之門。熏含鄙之穴。隳強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媒。則大化流通。四方為極。雖有稂莠

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駟。良驥之所必踶。尚何賞而不勸。何摧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旦之功不足準。五之化不足為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皐陶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醯則蚋生。施餌則魚聚。箕梁則化虫視則倡。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上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辯也。

微子廟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既歿。殷始錯命。政有數倫敗紀。事有梗神雷天。迄于獨夫。穢惡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于宋矣。微子諱啓。實帝乙元子。帝乙憎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無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稱焉。觀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沉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君乃受為不道。暴殄天物。剖

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虓饒。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師。卒能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輿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綸。年

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椽欒茨既者月邈頹幾
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
乃作頌曰天革元命皇符在木玄天降災止憏下黷
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赫周邦如臨深谷湯矣微子
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仁而遠害
作誥父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鳥焚其巢桓桓周王
奄有商郊面縛就執牽羊投包祀商修器啓宋分茅
嗟爾宋人來蘇是仰穆如雨潤藹若春養以戴以翼
是宗是長芒芒舊封千載餘響我來祠廟求祀遺芬
荒堦蔓草古木垂雲惆悵懷賢徘徊日曛鐫石紀德
用流斯文

足奥外藝也材專内惡也關大夫低柱其開一日未死夏一月未亡自惧逢段所内外之惡得以自逢夏之亡始决矣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於人心為虺為蛇如豺如虎既毒螯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為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戚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徼福里迂車遠恐其効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禁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拚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跡遠祿厚則恩深

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即義賢哉且伊呂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放人比干攜手而遊耳鳴戲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於邪佞及

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殷朝于京師一覽吳子之文再明闡公之義託於匠石勒于碑陰亦猶公穀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楊綰作相滿朝徹騶減樂其誠信于士大夫有素矣使少延一二年貢舉之法必當次第舉行惜天奪之速也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訛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藝者會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顒顒向化皆延頸

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輙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辯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奥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

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副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脩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

合同議奏聞

揚綰之議是因古人鄉舉里選之制兩損益之可為後王之良法矣當時不能用其弊遂至今日世無善治職此之由豈非千古之恨我李唐名相當以揚綰為首即此可見矣

自唐以來議貢舉者執不一説鄉舉里選之説而終于糊名帖括行之不變豈古法則不善哉蓋亦時為之也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之子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

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是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

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
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
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
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
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
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
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勸甚謬我祗足
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
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諸郡量置
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

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
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棫樸由其歸本矣
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宋王民曰舉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敎民既化
其故見於求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
弊之民下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王而不
肯市泰王化之入人淺兆貿至蔵取士以安
史之亂為驅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
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益國之存亡
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曆促恥尚失所而晉
祚窮其知本哉

星海曰元之意與陸贄同皆欲以罪己之虛辭收人心之既散德宗卒而悔悟而流之策亦字文虎中之無益而已矣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
危必死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
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
夷皆習戰鬬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之師犯闌度
隴歷秦渭牧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闕館穀向有三
載縣地數踰千里謀臣不與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為
陛下效一戰吞携卒伍剽劫閭閻汙辱宮闈焚燒陵
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迴紇
北歸陛下以為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

元勳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
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顔迴慮至使北捐汾浦西失
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
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
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聞
有警急十月初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
下兵一人不至者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
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寮志皆離叛雖有朝恩戮力
陝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乎今臣所言四者皆
叛陛下以為虛邪實邪若以為實陛下以今日之事

然安邪危邪。若以為危，陛下豈得高枕而卧。不決大計。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授藥。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疎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諸州。以朝恩勳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廻付漢官。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大下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已，深自刻責。誓與下寮將相，率德勵行。後宮嬪妃，且移別院。

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動，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為舊惡未悛，脩身有闕，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聽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遍，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計，伏惟陛下審圖之。

詩云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故兇母之門基丕蠱之禍而小人之窺何渙矣德宗欲含子而立姪與武后之欲立三思相去不能以寸

諫廢立

李泌

君不明而多忌，至於疑其子，賴有相救，免於不父也。

德宗欲廢太子，立舒王。召宰相李泌告之。泌曰：陛下惟一子，柰何一旦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誰語卿舒王為姪者。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而曲從，陛下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之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

臣以姪為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

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常監國託付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建寧爲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跡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孫也至於開元之

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郗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

國運盛衰豈曰非數第人君造命必曰陽九百六則一星官曆師能之

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閒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他日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

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孔氏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否泰損益之辯宣公言之悉矣彼昏不知徙其損而反其益樂其否而難其泰

奉天論急務狀　陸贄

德宗遭涇卒之變出居奉天吳興陸贄述五后之興衰以儆之也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即舟人即水舟順水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己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益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

一代規模自有祖宗足法循之者治悖之者亂如漢之高仁勇之太宗宋之彝祖于孫而能循而斃其或法綁至今存可生固不必追𢗟三代

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彊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覽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儆而畏之乎粤自秦漢曁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欲殊時所為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

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畧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讚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詳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閒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

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則攄命甄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

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閒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四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閒皆嬖幸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尅己從諫尊用耆老採摭群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彌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

尚可大曰而情九弊宣公之言甚激令急務之論復欲降旨臨問然非適君臣之情也以此為訓而猶有忠州之貶況其他乎

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眾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訕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回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骾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

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啟城府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眾不離析理尚寬本務因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辭邁絕人倫武畧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

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群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又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蹻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

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本有不興於得眾殆於失人裕於貪諂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過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

吳漢謂愼無赦。武侯為政，國中無赦。赦者小人之幸，而君子不幸也。

論赦書狀

右，恩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以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毗庶未達於暫勞之意，而怨咨已溢，旻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諭太峻，禁防傷嚴，上

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危，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種，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渙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群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翦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

符同，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而措之，無苟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亦何可不務？罄輸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德宗之亡七贄言存之也暴命峻誅疲吐空杼天怒人怒國勢已去其七八乃能光復舊物祀唐配天悔罪之言不為無助

唐德宗奉天改元大赦文

陸贄代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恡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於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

壅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已，遂使興戎，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絶。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

孔德導人則所以清瀾之者波一法歟衆則所以防維之者密二者無靡天下何由而治

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惟省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擬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瞿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群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祗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

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荅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御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内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領之誠，以廣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

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彊，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効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鎮効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敕於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說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義，或未必無構大廈者，方集於群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徒，沉鬱頗久，朝過夕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

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迴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絶。其餘叙録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許迴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鄉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遷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

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玆道夢想增懷而浹澣
之風趍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
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丘園不
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
人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
幷識洞韜畧堪任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
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
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
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
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朕當節乘輿之服御

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為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
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
不急之資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
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
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瓊林大盈庫名也即治朝何嘗廢之領以其職歸之有司而不以其利尊之天子

請罷內庫狀

贄諫德宗之崇私積也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
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
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
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
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
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
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
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

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
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
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
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
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
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
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
抵於玆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
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

可大曰條
感悉所無
者制馭天
之大推也
小怨難任蓄
一終泄于大
非乎何恃

斥遠貪饕雖内庫舊藏未歸大府而諸方曲獻不入
禁闈清風肅然海内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
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
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
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戄然若驚不識所
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
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
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
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
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
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意感
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内防危堞晝夜
不息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
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絶甘以同卒伍
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
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謡
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
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然能無
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恠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
人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

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
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
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
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
百里時患其尚小齊桓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
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辯察茲理洒濯其心
奉三無私以一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
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
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
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
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
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
恩反過差為至當蹙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
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
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
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
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
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
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
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

累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

文章正論卷之十終

杜子美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得武侯之心矣

文章正論卷之十一 唐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武侯廟記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風禾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荆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成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為強國誰謂挫衄勵為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

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
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
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
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
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
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
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
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其權傾一國聲震
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曆五百道冠
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伏曰魚

之有水仲達嫉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
其行事度其遠心頗奮短札以排群議而文字蚩鄙
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
餘孽罷叱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為之父母乃詔
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
服乃理將明帝道敷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蕃殖府
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
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
以膚薄獲忝管記隨旌旆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
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

奉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
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廣此都之人存
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王思啟疆宇攘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
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
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
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
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
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
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

亦皆然矣嗚虖奇謀奮發美志夭遏吁嗟嚴立咸受
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騈邑斯奪繇是
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
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
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
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禹之罪浮于廣大廣不足責也且國步多艱亦非庸才易定禹明經術久位長君屢被顧問地块小節以緩大好尚方馬劍幸而弗加耳于廣乎何誅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簒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貫夷㓕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静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禄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兊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簒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順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

文章正論　卷十一　四　五十三

之災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篤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氷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秉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寖盛之勢上下恬然奄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折廷辨剝當就第宴閒之際屢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欵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盗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逺至東都順桓之間

國統三絶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廢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群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群公耶反狗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来久矣彼梅福以

文章正論　卷十一　一五

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柰何禹廣以宴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蓍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救正然也方又孅熖熖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

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
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
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
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隲之數非
人謀能亢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木偶而尊之被
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
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后為理耶予因隸
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辯其所以然

凛乎大口有其術而無其遇道之不行吾無感也有其術有其遇道終不行何哉蓋遇非所遇必若高宗之夢周文之卜斯為真遇矣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蕕善齊（去声）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偘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為賮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擢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悋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

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禍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即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

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師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竇參忌疾。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欲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

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箴諫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為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罪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板。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群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

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煽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貲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俾僄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

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

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癈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昌黎文之粹者乃在原道然誤訛正不又信致晦庵有道議矣程子謂其所傳何事而以荀揚為大醇尤爲未聞道

原道

韓愈

昌黎韓愈奉王道以闢二氏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之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

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

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
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
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
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
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
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
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
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
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
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

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
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
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
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
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
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
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
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
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

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
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
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
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
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
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
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
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
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
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
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
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
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
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

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

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可也

人主溺志佛老實為可以清淨長生退之歷數帝王夭壽深觸憲宗之忌是以取禍甚酷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

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
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
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
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
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
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
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
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
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
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

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
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
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
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
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
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墨海曰退之闢佛老不過淺其皮膚初非實有定見潮州貶謫寂寞無聊前日紛華頓成夢想此心未必不為大顛所動特不求福田利益數語凛凛有生氣

與孟簡尚書書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此傳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奪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自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

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

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群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

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太史公曰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韓愈曰伯夷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蘇子曰二公之論皆有所為而為也求仁得仁庶知伯夷之心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許遠蓋賢者也。知張巡之才，授柄共守，使早得升太平之朝，固休休有容之相也。

張中丞傳後敘

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

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黨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是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弃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

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援。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

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
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
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
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
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
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
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
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
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
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
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
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
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
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
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
呼巡為兄死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
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
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
蹙人食竭以紙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
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
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

逆天地戮辱黎獻殲除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
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思稔罪盈是賊
滅亡之日其忠勇如山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
戰春來苦孤城時漸危合圍髣月暈分守若魚
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
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
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嶤試一臨虜騎
俯城陰不難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
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淮西之功成于斷，然斷有是非，不可不辨。晉武以斷亡吳，苻堅以斷自亡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呼高切）。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

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一作窮）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去聲）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音合）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去聲）服飲食（音嗣）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衆。入申

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栅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一作皆）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一作走）百二十里，用半夜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

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
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從之斬元濟京
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師山南東道顏胤皆
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師鄜(音敷)坊丹延道古進大
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
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
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
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
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部鄙切)河北
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

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
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
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
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提兵叫讙欲事
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戦
未利內驚京師群公(或作臣)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
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
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
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
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
告功不時常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
試之新城賊遇敗逆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
道無留者頟頟(與顏同 大貌)蔡城其壃千里既入而有莫
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
之卒夫投田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
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
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戦退戮今旰而起左
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
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
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

為不順往斧其吭(古郎切 喉也)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彊
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
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
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
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
明堂坐以治之

禘祫之議歷代無定論蓋主祧則傷子恩主祀則害子義雖在天子之位者無聖人之德是以致此紛紛

韓愈禘祫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大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胡時化曰此傳借圬者之事以規諷當世其意以圬者之賤猶知食人之食不可不事人之事以比為儒者無功而食人之食不尤可責乎此立言之意也

圬者王承福傳

傳承福愈寓言刺汰祿也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

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始責陽子之不諫終望陽子之為善人進之善成人之美矣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

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

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之用心如此茲

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

責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
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
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
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
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
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
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
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
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
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
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
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
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
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
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
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
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
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
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師道之廢非
獨人之不師
亦師之者非
其人耳明道
聯庵豈好為
人師哉德盛
而人化必然
之勢也大山
北斗之愈亦
其次云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
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夫。師道之不傳也。久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
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
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
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
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
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
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
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
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
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
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
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
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

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論醫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祭十二郎文

年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

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殁乎吾與汝俱年少以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

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殁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殁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

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

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周時未至一段捄得謂為奇思深得箕子心子偏以為不然夫箕子傳洪範皆不識天命夫留命之去殷歸周非一日矣箕子蓋灼見紂之必亡待不忍遽去以為是沉晦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故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

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
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
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王灃 六十三字

詩云封建厥福本之畏天畏民彼稱趣上天不畏民孤若秦于漢代之為何以稱馬宗元之論趣絕太史公矣

貞符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量移流人吳武陵謂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嵬瑣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扣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憤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是用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鬬怒震動專肆而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群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籍籍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

曹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為世也以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祇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闒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臣妄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歐縱踊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成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符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鈞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靜亦罔克久駭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

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為清氣踈為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析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懍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反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存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人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

犀死弃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
鴻龎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廟郊文之雅詩祇告于
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興思德
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
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
刃莫畢屠澤熯于爨沸炎以澣殄厥凶德乃歐乃夷
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
厚我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
十聖嗣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

神其祐爾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
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鉛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
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
曷從祝之心誠篤之户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
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
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范祖禹論百官請封禪鄭公止之曰古者天子巡
狩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
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為說以
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

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
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諂
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
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之徵
亦預焉正觀之末終唐之世屢欲東封以事而止
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
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恠也嗚
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王氏曰封禪秦漢之侈心此河汾之篤論也房魏
學於河汾而議封禪之禮不以為非安在其為守
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

乎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
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
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宴安不行
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
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
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
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
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

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楚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以退之平生自負者責之辭義懇切反覆不置所謂忠告而善道之者非耶

與韓愈論史書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外衢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

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亂襍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稍體在任人
而任相亦在
君使任之不
專信之不專
相亦何能為

梓人傳

梓人河東柳宗元寓言制義位也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

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

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彼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

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也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

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以種樹論參入而欲不煩其令以安民生宋牟沆一物報應亦做此意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

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

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飱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種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捕蛇者說

後迂齋云犯死捕蛇乃以為幸更役復賦反以為不幸此豈人之情也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此文抑揚起伏宛轉斡旋含無限悲傷悽惋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

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如何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

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民風者得焉。

湯司大司南人男兒不死則質關之矣可用是故死天下事易成只下事難

唐睢陽碑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羆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穢突河華，天旋斗極之位，地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謨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志。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强，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捍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以絕守疎，勤而彌堅。虜騎雖强，頓盱眙而不進。賊徒乃弃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版。偪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强寇。

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帯紉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燓之嘆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塈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

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闕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慬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與公諱霽雲字其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三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頌斵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交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

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銘曰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群凶害其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横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鈴馬非難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

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恧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群生咸育倬然勳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爵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墓無窮刋碑河滸萬古英風

於太尉上折晞師下戢驕民且從亂社理直益必有明以感之者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

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衣裹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赭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

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之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三百兩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具故封識其存

平斂輕斂之說得太學民財聚散之意

平賦書

李翱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耶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有 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

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彊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来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鄉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土用俘纍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其帥

希烈之婿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

文之本不可無文之末亦不可廢必以威儀為贊服則自黃帝制作以來太朴既盡散執要之不離文物亡有真能在人自得之耳

人文化成論　　呂温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閧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

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將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喪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王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簡編可曰文思安

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廁雜其間乎

首休讀孟子不知孟子樣山之變休乎倨之豈沈於惡幽之報而未携乎士可以去之義也耶

請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道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循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

此篇大勢依全詞決絕健縱橫闔闢自有奇妙處讀之頓覺無厭

政事堂記

李華

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萌伐柰不賞削柰不封開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形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傾身禍敗而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戒

詰鳳

陳黯

嘗得楊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為鑒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猶徊翔其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腧悪德則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悖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晚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為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侔然楊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為事得自易乎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巳不

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揚雄為莽大夫，大節已虧，言語不足論矣。劇秦美新，尤為得已而不已者也。以鳯論不知量甚矣。王安石乃謂雄之仕莽合乎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真長奸詐壞人心之邪說哉。

滿可大曰：詩書之言論其義，梁肅之議探其理，是善學古者。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試言之：夫惟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革命，父為天子，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制。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所歸，

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泰誓紀年盖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敘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禘非禮矣昔論之詳矣魯考伊尹之亡太戊葬以天子禮而其後伊陟世有位誠似為得體

魯用天子禮樂議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大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等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柰何使魯人郊昔

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殺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雖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是發揮之義恐

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呼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邪晉應韓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褻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于太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大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

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下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班固之贊美立賢之無方張彧之評概聚歛之為害要之漢武終是英主雖以弘羊蠹民終以趙過甦民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彧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處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垂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歛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斡鹽鐵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潔已自守不及時欧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柰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旱之為政亦多矣[illegible]政賊行吾不能救之既往修救修備焉可不慎之將來人旱之解蓋有懸而然

人旱解 盛均

沼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逐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禱退龍而誅之昔歲嘗於農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寒陽肆凶下土祇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酒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曷為人旱邦燮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隆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聚於上刑黷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逐龍貨而是猶乘撻適海泰羊望羅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百七十萬戶給十七萬髡信然矣獨不謂髡之為邪而第言蠹害非本論也

復佛寺奏 孫樵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民者群髡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群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繇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群髡凡一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群髡矣武皇帝一旦發天下群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群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也臣以為武皇帝即不能除群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眾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

度其費率中户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户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群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已還開元户口最為蕃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户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群髡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户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榷筦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

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噅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冀異日為陛下言之况去無用之髡也臣樵昧死以言

書褒城驛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涸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

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户口日益破疆埸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一

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貴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刼更代之際黷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户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眊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猶可大冋敬宗冲年盛於酒色是荒嬉疑之諫激矣六箴尤藥石也幸味其言亦何至自絕其生聽命于宦人之手哉

丹扆六箴　李德裕

六箴　趙郡李德裕自外藩獻規于敬宗也

宵衣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鰲沈湎舉白浮鍾魏睿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獻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飡斯可戒懼。

僧孺非正人書頗可採公私論已出人意表乃其不守四夷而守身切中世主膏肓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此篇意思層疊詞氣渾厚善唐文之尤韓而深得秦漢家法者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迨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懵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則死而思近也植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隣也攻邉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覦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書守身之道

足載華而畧實非垂範之旨也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晉之亡臣以清談妨君以奢靡勝君臣相靡以成此禍也使得一明君勵精圖治將談笑廟堂之上折衝樽俎干羽兩階之化可追矣何至坐視五胡之變而咎其臣之自釀亂哉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刱承永嘉之後。賢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壼厲色於朝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隳敗猶歆崇慕虛誕汙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滌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偽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刱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舩而汎巨浸棌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壼之奏黜屏浮偽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捻於導亮

二泉許此篇宏壯巨麗馳騁上下采掇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淫恣衆之弊判於此矣末一段尤含監戒讀之有餘味焉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内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

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夫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

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人主統一天下非獨形勢便地利固蓋亦有天助焉然修厥德克致人和所以得天也唐世有識德疏庸之臣所從來遠矣即日蒭下戈盡得山東而制之杜牧罪言蓋未探其本也

罪言

罪言京兆杜牧嘗特而作也玄宗燕安任李林甫林甫蔽主以固位驟畢制任蕃將遂失河北也德宗而後士夫私黨宦官制主天子昏矣三者不去雖用牧之策亦無濟也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亂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亂浮羨淫工機纖褋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

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衕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裹拓表瀾頑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

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穴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怗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

輟一人以他使我力解勢弛執視不執者無可柰何。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吴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户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

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城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

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彊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驅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驅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止示順向詆侵族釁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

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滿司大曰劉蕡賢良策通達世務不下賈誼治安特決氣少遜耳

賢良策　劉蕡

昌平劉蕡對文宗使制言宦官也唐有天下女寵亂之宦官亡之蕡以布衣登對故極言也若左右侍從則可以伺間密陳焉

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之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王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伏惟陛下少加優容臣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偽滋熾之漸乎臣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

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閽弒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

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
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
内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
狀天子不得制其非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
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宫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
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
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
之寄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
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
名分之誼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

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不相殺不書而此
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
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
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
謹按春秋晋趙鞅以晋陽之兵叛入于晋書其歸者
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
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為亂者
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
典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内之所以
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

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
臣謹按春秋晋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
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戕
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
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
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為陛下言之慮陛下
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
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姦臣
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
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

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
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
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
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
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
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矣臣謂追蹤三
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
堯舜之為君而天下之大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
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
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彊必

誅者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世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辯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絶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為王臣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死傷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

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母之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連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陰陽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

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
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
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
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
莫不抗手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
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
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
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焉選
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敷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
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

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謂欲人
之化也在脩已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已教以導人
脩以德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
是以君子欲政教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
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
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夫
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
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
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
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

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
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於朝廷矣
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
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謂欲氣之和也在遂
於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壽在乎
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
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
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
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
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謂救災

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一年之中三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
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
旱不害物文公無卹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
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謂廣播植在視乎食力
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
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
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三時
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
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國無九

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
其耕食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廪蓄不乏矣臣
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
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覈而
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
覈考課之實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謂豪
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
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
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
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

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
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
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
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
事以脩武備陿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
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暨
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叅掌
居閭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
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
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

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
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
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
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
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
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
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
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
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以達諸侯
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謂生徒墮業

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
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
矣臣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
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
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
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
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謂百
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
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
心之巧智矣臣謂辯枝葉者由考言以詢行也臣謂

刑于耻格者由道德而齊禮也臣謂令煩而理鮮覈
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
之臣奉而行之或戲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
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謂博延群彦願陛
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
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
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
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
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
起殷比干死而起周韓非死而起漢陳蕃死而起魏

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
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
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
啟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革前之弊臣既言
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患脩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
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
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
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
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
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逍遥無為垂拱成化至若

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
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脩閫外之寄念百度之
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
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為
天下教行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
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批唐曰穆宗軍年不久而風俗一成洞患人情情其不能持大公至正之心以端本原而廷國非也先行假言之訓特宋之聞乎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野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君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末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譖進則諫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群居州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盍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持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蒞官則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盡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始欲導之以德不歆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彫訛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寖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文章正論卷之十一　終